

左傳句解

夏傳
署

言文對照

考正譯釋

[

古文評註讀本

是書為清代通商侯黃際飛所選，自周秦兩漢以
 過之。其最大特色，則在不專字疏句檢，俱從要段落處點理之，完備尤
 者為文之法。故是書之末，皆有通評語，並逐段逐句批注，以示學
 子取是書而讀之，便得法。其評語，由是發為文章，則為壽世之文，法不
 難質魯者不若其活繁，而得其旨歸；由是發為文章，則為壽世之文，法不
 為樂幸之文，有上古之遺，無卑靡之習。本社依據原刻，用歷日之活體
 字排印，並於原加新式標點，讀之尤便。全書四冊，定價低廉。
 對照唐詩二百首 詩中會著及詩明，並每首詳有評註，且於每一題
 下，說明作者落筆之動機，尤稱特色，讀之愈增興味。

國學要籍之新貢獻

上海國學
 研究社出版

對言文春秋左傳句解

學者欲明春秋列國征伐會盟朝聘宴饗之史
 實及為文之法，必取左傳。本社依據通行
 已久之韓氏重訂本付刊，俾映文等均仿原刻。另由吳俊王天相先生按舊
 譯為語體文附原文後，以資對照。按：左文價重，而皆藉然名於後世者
 所編選得其實，固得其難，轉得其富，故得其精，而皆藉然名於後世者
 也。譯文不特化難為淺顯，學作語者亦可實為範本。全書用活體字
 排印，對周密，毫無訛誤，以資對照。全書用活體字
 對照千家詩 是書所選，共為唐宋名家之近體詩，音節鏗鏘，學童極
 易上口，故舊式書塾中以為之近體詩，音節鏗鏘，學童極
 釋，在右註音讀如流，而不能得其解，實一憾事。本社特加以詳註，並
 註首尾能細心揣摩，亦可於此中不待言之法。行見此書出世，有志學
 人入視為良師益友，殆可斷言。

我國文化落後，民智低下，有心人怒焉憂之，究其所以至此，則古籍之難解，與新書之不盡切於實用，殆皆爲重大原因。本社爲盡出版業之天職，竊欲彌此二闕，特延梁溪曹國鋒先生爲編輯主任，以研究精神，專心致思，化古籍之艱深爲淺顯，闡發微言奧旨，於明備詳盡而外，字畫務較毫釐，音聲務辨纖悉，期掃除襲譌承謬之弊。自著則隨時代進展，就一般人國文程度之等差，撰爲各類實用新書，以應社會需求。他若新舊說部，亦必選其能啓發民智，有益世道人心者刊行之，爲灌輸大衆知識之助。所出各書，排印固力求精美，定價尤力求低廉，藉能推廣流通，以促進文化，提高民智。世之博雅君子，苟不吝賜以寶貴之意見，進而匡其不逮，則幸甚幸甚。敬白區區，維希

公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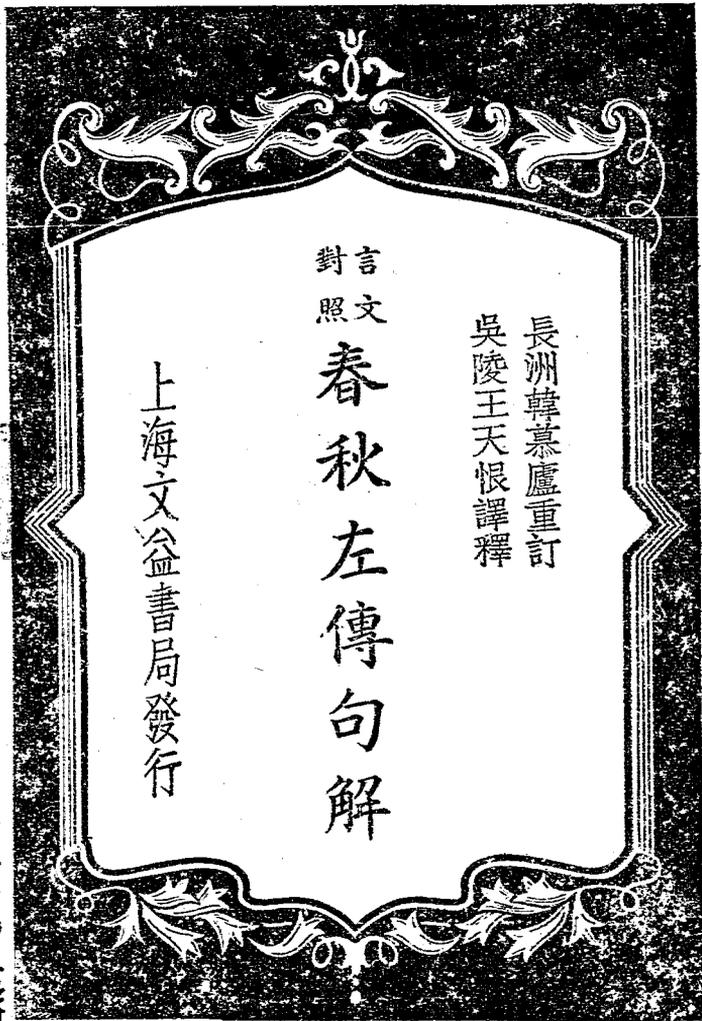
上海國學研究社啓

MG

1228.04



3 1764 5196 5



長洲韓慕廬重訂
吳陵王天恨譯釋

對言
照文
春秋左傳句解

上海文益書局發行

序

卅五年十一月三日
寫於太平後

對言
照文

古文觀止

詳註
細解

要學古文，除掉古文觀止，還有什麼再好的範本？

要選一部言文對照詳細註解的古文觀止，除掉本社出版的，只怕也沒有再好的了。

特點一斑

本社對照文把原文的主詞動詞語尾虛字等都從淺近處曲曲解出，絲毫不失原文的精神；在對照文的本身，又是學作語體文的很好範本。

單字的音義，典故的來歷，書中的人名地名，註釋得特別詳細，讀者對原文不明白的地方，保證不須另翻他書。

編制的方法完善，校讎精密，排印裝訂考究精美，定價卻又極低廉。

● 還 ● 有 ● 一 ● 大 ● 特 ● 點 ●

古文觀止所選，上自周秦，下迄明季，作者有五十餘人，讀其文不知其身世，也是憾事！本社撰有作者小傳，把各人的姓氏爵里著述一一敘出，連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檀弓等都有傳，附刊卷首

上海國學研究社出版

新序

春秋者。孔子據魯史策書而制作。孟子述其旨。曰。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黍離降爲國風。孔子憂之。以魯史之文。載當時之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爲後王立法。故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傳作其辭。則曰。丘有罪焉爾。此言孔子斷之在己。筆則筆。削則削。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就教化言。爲勸善懲惡。就政治言。爲揚仁禁暴。誠匡時濟世之偉業。原夫春秋之名。以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魯史因號春秋云。而春秋傳則有三。卽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氏所作也。公羊、穀梁爲釋經之傳。左氏爲記事之傳。公羊傳大

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並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證春秋之義者在。攷左氏春秋傳。漢劉向、劉歆等皆以爲出左丘明。歆謂左丘明親見孔子。則以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故。其後唐趙匡謂論語之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作春秋傳者非左丘明。宋鄭樵六經奧論更舉八證。謂左氏爲六國時人。清四庫總目提要力闢趙匡等說。仍定爲左丘明作。至論其書。據漢書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則知劉歆以前未嘗引傳解經。亦無章句義理。而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殆近是歟。故左傳與春秋本分行。至晉杜預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唐孔穎達作正義。始以傳附經。而曰春秋左傳。自是治左氏者輩出。宋清兩代尤盛。左氏之學。粲然大明。非若公穀之傳。幾成絕響。不聞有如杜預之嗜而成癖者。竊謂其致此之由。殆以左氏不

僅記事詳瞻。可證春秋之義。且其辭命之善。尤足爲後世學者取法。不可得而遺也。然能使之通行於世。人人皆童而習之者。要當歸功於長洲韓氏重訂之春秋左傳句解。以予所知。左傳句解原爲杜預注與宋林堯叟之左傳句解合刻。而未得見其書。今觀韓氏重訂本所載蒼山魏邦達題。首謂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周申注釋。意者卽輯自杜林合刻本歟。則予病未能詳。韓氏爲明人。經其重訂。及今又數百年。以其義例嚴謹。句解簡明。遂能風行不衰。韓氏良不愧爲左氏之功臣已。今國學研究社主人以句解雖曰簡明。猶非初學所能盡曉。若依韓本另增語譯。爲對照之資。俾粗能讀語體文者以之自修。亦能了然於心。則有裨初學。益非淺鮮。而以其事屬之予。予於此書。固嘗童而習之矣。洎長橐筆春江。入世界書局編輯所。所成多小說之類。以云國故。則有中國文學提要等書。署王羽名刊行。亦嘗埋首羣籍中若干日。尋卽主報紙輯務。

日與新聞電訊相親。歷時最久。戰興又閱三年。始謝去。而任左傳語譯之役。並將語譯四子書及其他。使予復親已習而不復在憶之國籍。甚幸事也。予維語譯古書。以爲易則易。以爲難則難。左傳語譯。坊間似尚缺如。他書則見之夥矣。大抵輾轉因襲。了無新義。舊注有誤。亦承之不疑。此殆視語譯爲易事者也。予殊不敢率爾操觚。句解雖仍原刻。有認爲含混不明。甚或不妥。初不願爲其所囿。必參攷他書。或以研究所得。譯釋之。亦不敢自擬。顧炎武之正杜謬。惠棟之補杜遺。但期能明白曉暢已耳。脫謂予謬。則原注具在。未嘗易一字。固無傷焉。茲且舉其較著之二點於此。如魏絳和戎篇。貴貨易土句。原注謂旣與通利。則貴貨易得於其上。予滋惑之。及檢綱鑑易知錄。注謂以貨財爲重。以土地爲輕。始能豁然貫通。又如句踐圍吳篇。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原注謂吳王自喻以所問不急。由溺人不知所爲。反以爲笑。似不特全般

費解。且注文反以爲笑。尤不可曉。予所釋則曰。吳王忽憶
晉太史蔡墨嘗有關於吳越之預言。續曰。無把持而致沉
溺之人。必受譏笑。我殊欲請問。彼太史蔡墨何以得稱爲
君子。則溺人必笑之言。乃差可得其解。然亦未敢遽以爲
是也。同時予更留意坊本。期擇善者爲鉛槧祖本。則魯魚
亥豕。杖杜伏獵。皆所不免。遺字衍字亦往往而有。如哀公
二十六年。壬申。周王紀年。各本均爲是。歲。周元王崩。子介
立爲定王。定王乃元王五世祖。實貞定王之誤。此一貞字
詎容遺脫。而竟相沿不知。甚矣坊本之誤人也。由此以觀。
校古書且不易。遑論語譯古書。又遑論語譯春秋左傳。予
又安得而不深懷乎。予書之亦不免於誤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吳陵王紆運天恨自題

凡例

一 韓氏重訂本通行已久。教學稱便。故本書卷帙次第。均依原刻。茲更爲學者自修計。按篇譯成語體文。以附於後。

一 左氏句法有倒裝。有回顧。本書譯文以能與左文逐句對照爲原則。不僅以解釋左文爲已足。務求逐句保存左文語氣。不失原有精神。庶使學者於左文感有窒滯。不能豁然貫通時。可由譯文尋繹得之。

一 本書譯文力求淺顯通俗。儘量避免夾雜文言。雖粗能讀語體文者以之自修。亦能了然於心。進而由譯文以求左文意旨。可自俗入雅。自淺入深。

一 本書譯文固以能與左文逐句對照爲原則。有時左文敘事簡略。若無頭緒。則依其語氣。補出文意。使全部神理。首尾貫穿。

一 本書句解雖仍原刻。惟偶有譯者認爲含混不明。甚至不妥者。亦雅不願爲其所囿。則依己意譯釋之。設有不當。至少亦可供教學參攷。

一 坊本眉批有彙列文後者。固是不倫。有徒列書眉。並不恰當所批之處。幾若無的放矢者。亦是憾事。本書則一一移刊所批之原文下。以括弧別之。讀者當更有親切之感。

一 古文譯白之書。坊間出版甚夥。但大都有一謬點。卽譯至書中人語及當時國君卿相。亦稱其諡。而不知死後始有立號易名之典。非同時人乃能稱之。本書不蹈此誤。

原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命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爲文之法故授同知蘇州府事張幼仁俾刻之郡中余敏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以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孔子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齊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鄭子支駒季札聲子沈尹戌蘧啓疆閔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饒厥或若刺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於後世則左氏之於文亦可知

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妖祥怪夢卜識兆之類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余以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耶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則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蒼山魏邦達題

王天恨先生繼續對於國學要籍的巨大貢獻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白話句解及朱言文對照

句解全用語體文。逐句直譯。以原文一句。語體亦一句爲原則。間有原文所包者廣。或必須增註之處。則就原文語氣以意譯聯貫之。他本每有含糊塞實處。讀之如不讀。甚至與原文意義相背謬亦所在多有。本書解者博考羣籍。詳加研究。遇他本含糊處必抉破之。背謬處則糾正之。務使讀者獲有明確概念。又於每章之末揭出章旨。亦僅一句或二三句。提要鉤元。有探驪得珠之妙。採爲讀本。最是相宜。

白話句解既如上述。同時並有言文對照本。將原文之精微奧義。透澈達出。與朱註相互發明。蓋此本係以朱子章句集註原刻付梓。而將對照文附於每章之後者。

兩種均用活體字排版精印各有袖珍本以便攜帶校釋周密亥豕之弊

上海國學研究社最新出版

春秋左傳句解 原序

重訂春秋左傳句解凡例

- 一 依朱文公通鑑綱目例以六十甲子列於逐年之首以便考覽
- 一 周王及列國紀年並詳注於魯君之元年其有易世則各注於本年
- 一 周王紀年列於魯紀年之上者尊天子也列國紀年首以陳杞宋者崇先代之後也次以齊秦晉楚者大五霸也晉文以後升於齊上者晉主盟最久也楚雖主盟而不升者不與夷狄盟中國也次衛蔡鄭者存與國也餘小國不錄者不繫乎輕重也
- 一 羅文恭公節本例以一事首末共載一處雖便觀覽然非本文之正今不敢從其例但於注中詳具本末以見事之終始
- 一 左氏之文善於辭命前後節末務省紙版妄有刊削識者痛之今並載其全文以見左氏刪潤之工
- 一 左氏議論有未妥者各論述於本文之下
- 一 俗本音釋多用借音雜以方言殊乖聲律今本有不可以言讀者乃用釋文音切其或圖破讀或以平上去入別之
- 一 批點左傳之佳文不加點授我明孫月峯先生原有批本此尤著其佳者也但標其字法句法套句可刪等語誠左氏暗刻中一煥今合而重訂之其於蒙士未必無少補又於本書庶成其大全云

言文 對照 春秋左傳句解目次

上冊

第一卷

隱公

鄭伯克段于鄆……………一
 周鄭交質……………五
 宋穆公厲殤公……………七
 石碯諫寵州吁……………八
 衛州吁弑其君完……………一〇
 臧僖伯諫觀魚……………一二
 陳桓公不許鄭伯請成……………一四
 滕侯薛侯來朝……………一五
 莊公戒飭守臣……………一六
 桓公……………一六
 臧孫達諫取郟鼎……………二〇
 師服知桓叔之亂……………二二
 王奪鄭伯政……………二四

春秋左傳句解

目次

季梁勸修政……………二五
 公子忽辭昏桓公……………二八
 子同生……………二九
 楚及隨平……………三〇
 慶公貪求玉劍……………三一
 鬬廉敗鄭師……………三二
 屈瑕勝絞……………三四
 屈瑕以自用敗……………三四
 申繻諫如齊……………三六
 莊公……………三六
 鄧曼知武王不祿……………三七
 莊公不伐齊師……………三八
 鮑叔薦用管仲……………三八
 曹劌論戰……………三九
 臧孫達知宋興……………四一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四二
 楚子滅蔡以說息媯……………四四

鬻拳以兵諫……………四五
 鄭伯納諫徧舞……………四五
 陳敬仲辭師辭夜飲……………四六
 周史知陳大子齊……………四七
 曹劌諫觀社……………四九
 驪姬謀立奚齊……………五〇
 內史過知魏亡……………五一
 閔公……………五一
 管仲請救邢……………五三
 仲孫湫論魯事……………五三
 士蒍知申生不立……………五四
 羣臣論將太子……………五四
 文公中興……………五九
 第二卷……………五九
 僖公……………五九
 虞師晉師滅下陽……………六〇
 晉卜偃論虢……………六二

目次

楚使對齊師	六二	甯莊子勸討邢	九一	燭之武退秦師	二六
屈完使齊	六三	子魚勸宋公修德	九一	蹇叔諫襲鄭	二八
晉侯殺太子申生	六四	文仲諫焚巫尪	九二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三〇
士蔣築城不愾	六六	臧文仲諫不備邾	九三	白季以薦卻缺受賞	三四
宮之奇諫假道	六八	宋師敗績于泓	九四	文公	
楚文王知申侯不免	七一	狐突不教子貳	九五	魯閔非禮	三五
晉仲諫用鄭世子華	七二	重耳徧歷諸國	九七	楚太子殺成王	三五
齊侯下拜受胙	七四	重耳反國	一〇二	臧文仲縱逆祀	三七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	七五	寺人披見文公	一〇三	穆公專任孟明	三八
秦伯納夷吾	七七	頭須見文公	一〇四	寧嬴論處父	四〇
晉侯殺里克	七八	介之推不言祿	一〇五	趙盾作政	四〇
申生請罰夷吾	七九	富辰諫以狄伐鄭	一〇七	論秦三良殉穆公葬	四一
管仲讓不忘職	八〇	富辰諫立狄女爲后	一〇七	趙宣子議立君	四三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八一	文公納王請隧	一〇	樂豫諫去羣公子	四五
慶鄭執射議閉秦糴	八二	展喜犒齊師	一一三	趙盾一縷公	四六
秦伯伐晉	八三	芻賈不賀子文	一一四	卻缺諷趙孟歸衛田	四七
秦許晉平	八六	晉文圖霸	一一六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四九
陰飴甥復惠公	八八	晉侯侵曹伐衛	一一八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五〇
河東置官司	八九	寧武子保身齊君	一二四	晉人謀歸士會	五三
子魚諫用人于社	九〇	侯孺使復曹伯	一二五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五五

葛賈謀伐庸.....一五八
 子家與趙宣子書.....一五九
 季文子逐莒僕.....一六一

第三卷

宣公

華元食士羊羹.....一六七
 趙盾弑其君夷皋.....一六八
 王孫滿對楚問鼎.....一七二
 公子宋子家弑靈公.....一七四
 闕克黃不棄君命.....一七五
 申叔時諫縣陳.....一七六
 鄭伯行成于楚.....一七八
 荀荀林父知難冒進.....一七九
 藥書不輕敵.....一八三
 楚莊王不爲京觀.....一八五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一八七
 獻子勸宣公聘楚.....一八八
 解揚不辱命.....一八九
 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一九一
 晉人滅潞.....一九三
 結草報從治命.....一九四
 成公.....一九五
 孔子惜繁纆.....一九五
 解張勉卻克力戰.....一九七

春秋左傳句解

目次

國佐不辱命.....二〇〇
 楚共王不錮巫臣.....二〇三
 晉諸將議功.....二〇六
 定王卻晉獻齊捷.....二〇七
 晉知罃對楚子.....二〇八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二一〇
 韓厥請立趙孤.....二一二
 巫臣誠萬子備國.....二一三
 范文子論奪盟.....二一四
 晉歸楚囚.....二一四
 晉侯奇夢.....二一六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二一七
 卻至辭楚享樂.....二一八
 劉子論成子不敬.....二二〇
 呂相絕秦.....二二二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二二六
 子臧辭國.....二二七
 申叔時諫子反慎戰.....二二八
 藥卻論楚師.....二二九
 范文子不欲與楚戰.....二三〇
 嬰齊復季文子于魯.....二三一
 卻至不叛君.....二三四
 晉悼公初政.....二三五
 襄公

祁奚舉善.....二三七
 魏絳以刑佐民.....二三九
 穆叔重拜鹿鳴.....二四〇
 魏絳和戎.....二四二
 文子盡忠公室.....二四四
 子產能愛鄰國.....二四五
 子展子駟議從楚.....二四五
 穆姜知過.....二四九
 公子貞諫伐晉.....二五〇
 晉鄭同盟于戲.....二五一
 晉侯息民.....二五三
 子產焚載書.....二五四
 魏絳辭樂.....二五五
 晉諸將相讓.....二五七
 師曠論衛出君.....二五九
 子罕辭玉.....二六二

下冊

第四卷

襄公

季武子如晉拜師.....一
 武仲戒季武子勤功.....二
 臧武仲斥季孫賞盜.....三
 閔子馬使公鉏孝敬.....五

臧孫受盟	六
臧武仲辟齊禍	九
叔孫豹論三不朽	一〇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一一
晏子不死君難	一三
子產獻陳捷于晉	一五
子產然明論政	一七
晏子請復伍舉	一八
楚人衷甲	二四
子罕不忽兵威	二六
遊吉使楚	二八
子產舍不馮壇	三〇
晏子辭邑	三一
季札觀樂	三三
子產料陳必亡	三六
申無字料子圍不免	三七
子產辭政	三八
穆叔知昭公不度	四〇
子產壞晉館垣	四一
子產不毀廬校	四四
子產止子皮用尹何	四六
北宮佗論箴箴	四八
昭公	五一
子羽卻楚遊女以兵	五一

祁午以信諭趙武	五二
趙文子請釋叔孫豹	五四
劉定公料文子不年	五七
子產逐子南	五九
鄭子產論晉侯之疾	六一
醫和論晉侯之疾	六四
叔弓聘晉有禮	六六
晏嬰使晉請權室論國政	六八
晏嬰諷諫繁刑	七二
女叔齊論三不朽	七四
申豐論苞	七六
楚子會諸侯于申	七八
司馬侯論昭公	七九
叔向不虞楚	八〇
厥由不畏鬻鼓	八四
叔向詰子產書	八五
叔向請逆楚使	八八
申無字執亡闕	八九
公至自楚	九一
子產辭州田于晉	九二
第五卷	
昭公	
子產立良止以安民	九四
孟僖子使子嬰禮	九六

師曠論石言	九八
周王使詹桓伯護晉	九九
屠蒯請佐尊	一〇一
晏子勸桓子致呂	一〇三
叔向料楚靈王	一〇四
叔向論單于	一〇六
大蒐于比蒲	一〇七
申無字諫外車	一〇七
惠伯論黃裳元吉	一〇九
鄭丹以詩諫	一一一
區夫不執費人	一一四
叔向料楚子干	一一五
公會諸侯于平丘	一二〇
公不與平丘之盟	一二三
子產爭承	一二四
晉叔向私釋平子	一二六
南蒯奔齊	一二八
費無忌害朝吳	一三〇
荀吳不納叛人	一三一
周景王詰晉不獻彝鼎	一三三
子產不恥孔張失禮	一三六
子產重環	一三七
鄉子論官	一四一
子產弗信禱龜	一四三

子產對晉讓登陣.....	一四四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一四六
沈尹戌論楚必敗.....	一四七
無極不忍殺太子.....	一四八
伍尙勉弟報仇.....	一五〇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一五一
晏嬰諫誅祝史.....	一五四
沈尹戌料子常.....	一五八
鸚鵡之語.....	一五九
子西辭國.....	一六〇
王子朝告諸侯.....	一六一

第六卷

昭公

晏子與齊侯論禮.....	一六五
晏嬰諫禱筮.....	一六八
范鞅難於納魯君.....	一六八
沈尹戌勸誅費無極.....	一七〇
魏舒舉賢.....	一七二

魏舒命賈辛.....	一七四
孔子論刑鼎.....	一七六
子太叔對景伯.....	一七七
子西諫楚子.....	一七九
荀躒唁公子乾侯.....	一八一
邾黑肱以濫來奔.....	一八四
周敬王請晉城成周.....	一八六
蔡墨論事.....	一八七
定公	
祝鮀長衛于蔡.....	一八九
太叔九言.....	一九五
鬬辛勸弟從君.....	一九五
申包胥乞秦師.....	一九七
公叔發諫追魯師.....	一九九
鮑國諫用陽虎.....	二〇〇
孔子相夾谷.....	二〇一
於越敗吳於檇李.....	二〇三
子貢視執玉.....	二〇四

哀公

伍員諫平越.....	二〇六
逢滑讓辭吳.....	二〇八
子西不患吳.....	二〇九
子閭辭國.....	二一一
楚昭王不樂災越望.....	二一二
子服景伯論伐邾.....	二二三
伍員諫遺越患.....	二二五
孔子拒伐大叔.....	二二六
訪用田賦.....	二二七
公會吳于橐皋.....	二二八
子貢譏誅孔子.....	二三〇
白公勝作亂.....	二三一
葉公討白公勝.....	二二三
句踐圍吳.....	二二五
立妾爲夫人.....	二二七
公去三桓.....	二二八

上海
國學研究社出版

學寫信的人，五種不同的尺牘

有這五種尺牘，進了好學校；信速成，又好比請了一位名師，寫信難題全部解決。

寫信不求人

這書編撰的宗旨，注重在不求人，分門別類，取材恰當，又譯成世應用的信，不論那一類都有。文言既有註釋，又譯成了語體，兩相對照。還有完備的附錄，指示寫信方式，寫信留神，並排列各種套語和成句，遇有不明白的地方，一查就明白。省了這本書，寫信絕對不用向人求救。

唐著寫信必讀

這書選材非常精審，文筆矯捷，各種體裁都有，一般初習的人拿它做範本，最是相宜。原書本沒有註解，本社既重新編次，使它適合現代應用；對於比較生僻的字，都註明讀音和意義，並詳細解釋所用的典故。新譯的語體文也極流利，可算得盡善盡美。

尺牘句解

原書文筆，又清新，又雅潔；所分的門類，也是應有盡有，能夠脫盡了陳腐的窠臼。而註解的詳細明白，尤其是一大特色。每一函都附有新譯的語體文。

秋水軒尺牘

這書是清山陰許葭村先生所著，風行數百年，早已名口皆碑，無須多說。本社出版的註解獨詳，按篇譯有語體，使讀者互相參閱，對原文語意有不明的地方，能從語體文裏豁然貫通。所以從前普通人認為難讀難學的文字，現在已化為人人可解，人人可學了。

小倉山房尺牘

這書是清袁子才先生所著，愛讀的人很多。本社為了使人人可解，並增加興趣起見，也詳細註釋，附譯語體，經心着意地校刊，掃盡坊本中魯魚亥豕的弊病。

言文 對照 春秋左傳句解

長洲韓 葵慕廬甫重訂

吳陵王紆運天恨重書梓

(南)

卷一

隱公

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子伯禽傳至惠公凡十二君惠公初娶宋女子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仲子生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立桓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公攝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己未周平王宣白元年周為天子而用曆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三年紀惠公一年宋穆公十七年齊僖公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晉鄂侯二年楚武王十九年衛桓公十三年秦

宣公二十八年鄭莊公二十三年餘小國皆不錄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凡傳言初者因此年事推其所由始也鄭姬姓國伯隱桓公生莊公及共叔段武姜二子長子莊公次子名段後莊公寤生武姜嫌時生莊公寤生至寤方知之武姜者姓姜而諱曰武

生名曰寤生之遂惡之武姜因以為驕○共音恭下同莊公寤生至寤方知之武姜者姓姜而諱曰武愛共叔段武姜欲立叔段為太子欲立之武姜欲立叔段為太子亟請于武公

亟數也武姜數數請命于武公使立叔段○亟去吏反公弗許武公不從其請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而莊公即位為君為之請制制邑名武姜請

為去公曰制巖邑也言制之為邑號叔死焉號叔東號君也號仲號叔皆王季之子一封東號一封西

鄭所滅而死也他邑唯命言叔段不可封于制若欲請京京亦邑名武姜又使居之使叔段居于京

○號古陌反

謂之京城大叔。發叔段為京城大叔。請制諸京皆是姜氏愛段。祭仲曰。莊公曰。祭仲與姜氏反。

過百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邑也。城方丈。國之害也。有雉于國。先王之制。城之法制。凡有三等。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丈。大都三分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下文所云。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其國之一。不過百雉。參七兩反。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

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逾三十三雉。今京不度。今京城過于百雉。非制也。非先王將不堪。言叔段據有大邑。非公必。應祭姜氏欲之。言請京出于武姜之命。馬辟害。所辟之。焉於度反辟音避。何對曰。祭仲答姜氏何厭

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難以鄆國。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也。無使滋蔓。無使如草之滋蔓。難圖也。滋蔓則難。蔓草猶不可除。尙難芟除。况君之寵弟乎。使威勢稍大。豈可得而圖謀乎。若公曰。應祭

多行不義必自斃。言叔段據有大邑。而多子姑待之。汝且少待也。言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己。鄆邊邑也。武兩屬也。果然叔段命。公子呂曰。鄭公子為大夫國不堪貳。言國家不可使君將若

之何。今西北二鄙兩屬于叔段。今若欲以鄭國傳于叔段。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段。而無若也。若弗與。若不以鄭國與叔段。則請除

之。則請除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鄭國公曰。子呂無庸。言無用。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前兩屬者。叔段又至於廩延。廩延亦邑名。言子封曰。公子呂可矣。言今可除之矣。厚將得眾。言叔段

大將得民心。公曰。子呂不義不暱。言叔段為臣而不義于君。為厚將崩。雖土地廣大。民心不附。云母庸又云

厚將崩。鄭莊已知。大叔完聚。叔段乃完其城。繕甲兵。與兵器。具卒乘。子忽反。乘去聲。下。同。將襲

鄭。將不測而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鄭。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以討伐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邑乃命公子呂帥兵車二百乘以伐鄭段于京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伐之鄭有由矣

京叛大叔段不助叔段入于鄆叔段既失衆心乃走而公伐諸鄆莊公進而大叔出奔共叔段奔于鄆而遂寘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名莊公怒叔段并而誓之曰母將誓不及黃泉黃泉地中無

相見也誓言此生無復相見至死後方相見於地下也既而悔之莊公一時忿怒誓不見母未幾而悔之也穎考叔為穎谷封人穎谷即穎城之

疆之官考叔聞莊公有獻於公以物獻公賜之食公以飲食考叔受食而不啜羹欲以舍肉不食對曰小人自有母也言有母在家皆嘗小人之食矣皆嘗小人之食矣言母之所食者

嘗君之羹未嘗得嘗我國君之羹矣請以遺之母也今君賜食故欲留羹以遺公曰告考爾有母遺言考叔爾有母

繫我獨無繫語助也我獨無穎考叔曰問公敢問何謂也言公母見存而公語之故莊公以誓母

且告之悔且告考叔以對曰答考叔君何患焉言莊公不集其若闕地及泉若能掘地使及黃泉則

見隱地道也教公掘地為道自此其誰曰不然誰以然也公從之掘地道以迎母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莊公入隧道見武姜乃作詩而歌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也此句亦姜出而賦大隧之外與武

姜出隧道又作歌詩其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亦詩中要語洩以世反遂為母子如初莊公禮武姜歸君子曰

折之以正大之理今姑存之以備一家之言後凡君子曰君子謂皆做此穎考叔純孝也孝行純篤愛

其母自愛其母施及莊公後能感發莊公使為母詩曰既醉篇孝子不匱愛親無窮匱也永錫爾

類又能以己之孝感吾之其是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皆自未

類是能錫其儔類也其是之謂乎必如此詩取其大意耳後凡引詩書皆做此

肆月葬云：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弟，始言姜氏欲之，焉辟咎。此全無母子之心。後言必自斃，無庸將自及。再將崩，分明逆料其罪惡貫盈，故都不管，所以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呂東萊謂公此等計術，施于敵國則爲巧，施于骨肉則爲忍，信是確論。然則爲鄭伯將若何，緩進逸賊，親親之道也。

【譯文】 在最初，鄭武公娶申君姜姓的女兒爲夫人，後來也謔爲武，稱武姜。生下莊公，又生了一子叫做段，便是共叔段。因爲莊公是姜氏睡着了生下來，醒後纔知道的，使姜氏受了驚嚇，所以取名叫做寤生，很憎厭這個兒子，喜歡她的次子共叔段，就想立他做太子，常常在武公面前要求，武公不答應。等到莊公即位爲君，姜氏就替共叔段請封於制。莊公道：「制這個地方，非常險要，以前鮑叔死在那邊的，如果換一個地方，我總違你的命。」姜氏便請莊公封於京。莊公同意了，使共叔段居住京城，因而鄭國的人就稱他爲京城太叔。一個大夫叫做祭仲的，諫道：「都城超過三百丈，便爲一國大害，所以先王定制，大的都城不過全國三分之一，中等的不過五分之一，小的不過九分之一。現在京城不合法度，違反了先王定制，將來你要受威脅的。」莊公道：「姜氏要這樣，我怎麼能避免這個害處呢？」祭仲道：「姜氏的欲望無窮，不如趁早想辦法，不要使他的勢力如草一樣地滋蔓起來，一旦滋蔓了，便很難剷除。滋蔓的草尚且難剷除，何況是你寵愛的弟弟？」莊公道：「他多做不合法義的事，必然害了自己，你不妨等待些時。」不久太叔竟使西北兩處邊地的人民傾向自己。鄭公子名呂的向莊公忠告道：「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君，你究竟打算怎樣？倘你要把君位傳與太叔，那麼我就事奉太叔爲君，如果不肯傳位，便請你除掉他，免得人民蓄起異心來。」莊公道：「用不着我去除他，大禍快要臨到他自己身上了。」後來太叔索性又把西北兩處邊地佔爲自己的私邑，而且擴展到廩延地方。公子呂號叫子封，又向莊公說道：「現在可以除掉他了。他所佔的土地很廣矣，就要得到衆多的人心咧。」莊公道：「他對君上不知道忠敬，對兄長不知道親愛，就是地大人多，也要崩潰的。」太叔又進一步，修治城郭，集合人民，補繕甲冑兵器，具備了步卒兵車，準備暗襲鄭國。姜氏也準備作內應，開啓城門。莊公打聽得暗襲的日期，說道：「這時候可以討伐了！」命子封帶領二百乘兵車，進攻

京城。京城的人民都背叛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鄆地。莊公追到鄆地；他只得逃往共國去。莊公把姜氏留置在城穎地方，發誓道：「不到黃泉，不再相見！」過了些時，却又懊悔起來。那時穎考叔做穎谷典守封疆的官，聽得了這回事，便藉着貢獻的名義，謁見莊公。莊公賜他飲食，他在吃的時候，把肉羹放開不吃。莊公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小人有個母親，都是吃小人的食物，不曾吃過君賜的肉羹，請容我帶回去，獻給母親嘗一嘗。」莊公道：「你有母親，可以帶回去獻給她吃，偏偏我沒有啊！」穎考叔道：「敢問這話是怎麼說呢？」莊公便將在城穎發誓的情形告訴他，並說現在很懊悔。穎考叔道：「這個何消慮得，假如把地掘下去，發見了泉水，就在地道裏相見，有那一個不以爲然呢？」莊公依了他的話，到了莊公走進地道裏面時，賦了一首詩，那快樂是多麼美暢啊！姜氏走出地道也賦了一首詩，那快樂是多麼舒適啊！從此母子兩人仍舊和從前一樣和好。君子說道：「穎考叔實在是箇純篤的孝子！他愛自己的母親，還能感動莊公，使莊公也愛母親。詩大雅既醉篇上說：『孝子的心是無窮無盡的，他能夠不斷地把自己的孝心感動他的同類。』大概就是指這一等孝子說的罷。」

辛酉三年

是歲周平王崩。子林立。是爲桓王。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此推其事所始。卿士執政之官。王貳于虢。

鄭伯也。鄭伯怨王。

此鄭伯指莊公也。怨平王與虢公也。

王曰：無之。

平王給曰：我無此意。故周鄭交質。子以堅其約。質音至。下同。

王子狐爲質於鄭。

平王以其子名狐者。在居鄭國爲質。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莊公以其子名忽者爲質。王崩。平王崩。至此年而周人將

界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乃負。而將以政事與虢公。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祭足即祭仲也。溫周邑名。四月。祭仲帥兵師奪而取。秋。又取成周之禾。

成周項民所遷處。即今洛陽縣。其秋不熟。鄭又奪而取之。

周鄭交惡。

周鄭自此兩相夾。君子

行筆洵酌兩首詩，都是昭示着忠信的最可寶貴，即使是薄物，也能用在祭祀和饗饗上。

宋穆公屬殤公

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宋商之後，子穆公，始封之君，徵子紂之庶兄，穆公名和，至是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使立爲君也。○父音曰。此下皆屬。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立宣公，以穆公爲賢，故不立其子，而特立穆公。

公。寡人弗敢忘。穆公言我不敢忘先君之德。若以大夫之靈，設若將獲汝，保首領以沒，使善終于隴下。先君若問與夷，我於地下與宣公相見，宣其將何辭以對。我有何言語，可請子奉之。我今所以請汝孔父，若問，我何以區處其子，雖即死焉，亦無悔焉。地下無所悔也。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公也。穆公之子，言父死子立，羣臣願奉馮以爲君，不願立與夷也。○馮音憑。公曰：不可。穆公言不可立馮。先君以寡人爲賢，先君宣公謂我爲賢，是乃光昭。可不務乎？豈可捨此而他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賢爲功。

光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國，是乃光昭。可不務乎？豈可捨此而他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賢爲功。

君子孔父能承我志，而輔立與夷，是不廢先君之功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既立與夷，故出其子于鄭以避之。宋穆公卒。此年八月殤公卽位。

命以義夫。義者宜也。言宣公遜國之商頌曰：玄鳥鸞殷受命咸宜。詩意言商湯武百祿是荷。任荷天之百祿也。其是之謂乎？言宣公命以義，能使其子終無傷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乎？公孫月華云：公子馮怒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惟宣公知人也。

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殤公遇弒在桓公二年。

〔譯文〕 宋穆公生了病，召見大司馬孔父，把姪兒殤公名叫與夷的付托給他，說道：「先君宣公拋開他的兒子與夷，把君位傳給我這寡德的人，我到現在不敢忘記他。假如我靠着大夫的威靈，能夠保全首領而死，若是先君問起我怎樣對待與夷，我拿什麼話去回答呢？所以我要請你事奉與夷為君，主持宋國的社稷，我雖即刻死了，就有話回答先君，不會悔恨了。」孔父答道：「臣子們都願事奉公子馮為君啊。」穆公道：「這可不行。先君以為我有賢德，使主持宋國社稷。如果我自己棄去了賢德，不把君位讓給與夷，這是廢掉先君舉賢的本意了，我那裏稱得起有賢德呢？如今我讓國給與夷，就是發揚先君讓國的美德，怎能不向這方面做？你總不要廢掉先君舉賢讓國的大功啊。」於是使公子馮離開宋國，住到鄭國去。這年八月，穆公死了，殤公登了宋國君位。君子說道：「宋宣公可算得有知人之明，他不立他的兒子，立他的弟弟穆公，但他的兒子仍舊享有宋國，他那讓國之命是出於義的。」詩商頌玄鳥篇上說：「商湯武丁受命無不適宜，所以能負荷百祿。」就是這個說法罷。」

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亦推原其事之所自始也。衛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康叔文王之子也。齊姜姓國，亦侯爵。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

太子之宮也。得臣太子名也。妹，美而無子。莊公娶莊姜，美于色，又賢。衛人所為賦，碩人也。作碩人之女第也。莊姜姓姜而論莊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嬀姓國，侯爵。乃帝舜之後。始封之君胡公，與紀宋二王之後。謂之三嬀。衛莊公再娶于陳女，嬀姓而論曰厲。嬀尤危反。

生孝伯。厲嬀所生之子。名孝伯。蚤死。未成人而死。故撫養。其娣戴嬀，生桓公。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以娣姪輩隨之。戴嬀乃厲嬀之娣也。戴亦諱也。生桓公

莊姜以為己子。莊姜無己子，故撫養。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之嬖妾生。州吁

嬖于莊公，而喜學用兵之法。莊公好去聲。公弗禁，弗禁止之。莊公寵愛，莊姜惡之。州吁惡其為，石碯諫曰。石碯，衛大夫。諫莊

嬖于莊公，而喜學用兵之法。○好去聲。公弗禁，弗禁止之。○莊公寵愛，莊姜惡之。○州吁惡其為，石碯諫曰。公曰。○石碯，衛大夫。諫莊

嬖于莊公，而喜學用兵之法。○好去聲。公弗禁，弗禁止之。○莊公寵愛，莊姜惡之。○州吁惡其為，石碯諫曰。公曰。○石碯，衛大夫。諫莊

嬖于莊公，而喜學用兵之法。○好去聲。公弗禁，弗禁止之。○莊公寵愛，莊姜惡之。○州吁惡其為，石碯諫曰。公曰。○石碯，衛大夫。諫莊

愛子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所以制事之宜也。○弗納於邪。不可納也。○驕奢淫佚。驕謂恃己凌物。淫謂嗜慾過度。○所自邪也。四者邪之。○者之來。驕奢淫佚。寵祿過也。○寵祿所以愛之。過則將立州吁。

淫謂嗜慾過度。○所自邪也。四者邪之。○者之來。驕奢淫佚。寵祿過也。○寵祿所以愛之。過則將立州吁。

言欲立州乃定之矣。則宜早定其議。若猶未也。○早定階之為禍。州吁必緣寵愛以。○夫寵而不驕。得人寵愛。○

者。○夫音扶。驕而能降。○雖已驕。○而能降而不憾。雖降其心。○憾而能矜者。○矜音軫。

鮮矣。言此四說。而能如此。且夫賤妨貴。○妨音妨。○貴音貴。○少陵長。年少而凌犯年長者。○遠間親。○

而難間親近之臣。○新間舊。新進之人。而離。○小加大。以小國而淫破義。○破義。○破義。○所謂六逆也。此六逆。○

君義。君能制。○臣行。臣能行。○父慈。慈其子。○子孝。孝其父。○兄愛。愛其弟。○弟敬。敬其兄。○所謂六順也。此六順。○

者將禍是務去。當務去禍。○而速之。今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言速禍之。○弗聽。石公不聽。○其子厚與

州吁遊。石穉之子。石厚。○禁之。石穉禁之。○不可。石厚桓公立。○乃老。石穉乃告。○

孫月峯云。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穉言割切。可為後世之鑒。○至于借力于陳以誅州吁。○○蓋可謂有權。○○即遺山云。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自古國家興替。○未有不兆於順逆者。○州吁有六順而不知務。○有六逆

而不知去。始以驕奢淫佚階之。既以去順效。階遠兩字。前後相應。議論高絕。

【譯文】 衛莊公娶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做莊姜，生得很美麗，却没有兒子，衛國人因而做了一首碩人詩憐憫她。莊公又娶陳國的女兒厲媽，生了一子叫做孝伯，没有成人便死了。厲媽的妹妹戴媽也嫁給莊公，生了一子便是桓公。莊姜撫養他，就同自己親生的一般。那公子州吁，是莊公的一個嬖妾所生，莊公很寵愛，而且他喜歡學兵法，莊公並不禁止。莊姜非常憎厭他。大夫石穉諫莊公道：「我聽說愛惜兒子，應該拿大義教訓他，使他明白

事理，不能讓兒子走到邪路上去，驕傲奢侈，荒淫和放蕩，都是走上邪路的起源；兒子所以有這四種壞處，就是爲了寵愛太甚的緣故。如果要立州吁做太子，那麼就爽快地決定好了；不然的話，這便是禍患的階梯。大凡寵愛了他能夠不驕傲，驕傲了能夠控制得住，控制住了能夠不怨恨，即使怨恨還能夠安分守己，這種人是很少的啊。再則庶姜生的兒子妨害嫡子，年紀小的侵犯長上，疏遠的離間親近，新進的離間舊位，分小的蓋過位分大的，淫惡的破壞有禮義的，這便叫做六「逆」。國君能不肯義理，臣子能服從命令，父親能慈愛兒子，兒子能孝養父親，哥哥能愛弟弟，弟弟能敬哥哥，這便叫做六「順」。拋開了順理的事，倒去學悖逆的事，乃是自己要使那禍患快些發作啊。做國君的人應該盡力除去禍患，反而要使禍患快些發作，恐怕是不對的罷。莊公不聽，石碯的兒子石厚偏要和州吁交遊，石碯也禁止不得，到了桓公繼承君位的時候，他便告老回家了。

壬戌

周桓王元年

四年

宋碯公元年

■衛州吁弑其君完

隱公四年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衛桓即位至長十六年，州吁弑之而自立。

公問於衆仲曰：

「夫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立未如能對曰：

「臣聞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

夫衆仲曰：其成乎？言州吁未聞作亂而可以亂民，以亂若欲成功否？

猶治絲而棼之也。

譬如治絲者而棼之，愈見其亂。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衆。

特兵則民殘，而衆心失。

安忍無親，

衆叛親離，

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

不可無。

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

虐用其民，

於是不務令德，

而欲以亂成，

亂不可和，民而州吁必不免矣。

言州吁必不（衆仲不言其元兇大惡但云阻兵）州吁未能和其民（衆如衆仲之言不能和其民心）厚問定君於石

子（石于石碚也石厚以）石子曰王覲爲可（石碚答其子云若能就觀天乃可安也）何以得覲（厚問何緣）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石碚答云陳桓公有春龍於王）○愚按此時陳桓公尙存（未有設讒）石碚不應奪爲陳桓公（此左氏之誤也）陳衛方睦（其時陳蔡二若

朝陳使請（州吁若能朝于陳桓公而）必可得也（觀于王也）厚從州吁如陳（如在也）石厚從父之言石

碚使告于陳曰（石碚密使人）衛國褊小（言衛國土地狹）老夫老矣（老夫石碚自稱也）八十無能爲

也（言國小年耄）此二人者實弑寡君（言州吁石厚二人同弑桓公）敢即圖之（言二人合朝陳國欲委陳國就彼圖謀而殺之）陳人執之

陳人從石碚之言（陳人自願討之）而請泄於衛（泄也請衛人自願討之）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濮地名衛人使右宰醜執此二人而殺州吁）石碚使其宰獯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宰家臣也）獯羊肩泄之姓名石碚使君子曰

石碚純臣也（言石碚純也）惡州吁（惡州吁之殺君）而厚與焉（并惡石厚與州吁）大義滅親（如有君臣之義而無父子之親）其

是之謂乎（合大義滅親之說）○是歲衛人逆（真西山云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石碚能諫之（及州吁之殺桓公也）石碚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鍾伯敬曰弑君自

立者州吁也（成之者石厚也）石碚不能自討（假手於陳而殺之）君子稱其爲純臣者何（謂其能誅亂臣賊子伸大義於天下）

【譯文】衛州吁把桓公弑死自己做了衛君。隱公向大夫衆仲問道：「衛州吁能夠有好結果麼？」衆仲答道：「我只聽說用德政使人民和洽擁戴，不曾聽說過用不法的手段。用不法手段，好比理絲弄亂了，越理越亂。那州吁倚仗兵力，而且殘忍成了慣常，倚仗兵力，不會受民衆擁戴，慣常殘忍便連親人也不會真心扶助。民衆背叛，親人離開，難得有好結果的。本來用兵有如弄火，不去節制就要燒到自己身上。那州吁殺了國君，又凌虐百姓，以爲君位已到了手，完全不講求德政，就想用這種不法手段得到成功，一定免不了諸侯討伐的了。」州吁果然不能

和洽民心。石厚問他的父親石碏，怎樣纔可以安定州吁的君位。石碏道：「要朝覲周天子纔行。」石厚又問道：「怎樣得朝覲周天子呢？」石碏道：「陳君正受着周天子的寵信，陳衛兩國又正在和睦的時候，如果先到陳國去，要求陳君向周天子請命，必然能達到朝覲的目的。」石厚便跟隨州吁到陳國去。石碏秘密派人告訴陳國道：「衛國土地狹小，我又老邁，做不來大事了。這兩個實是弑我君上的人，敢請你們就地想法子殺了他。」陳國人把石厚州吁都拘起來，請衛國自己派人到陳國聲討兩人的罪惡。衛國派了右宰官名叫醜的到濮邑殺了州吁。石碏也派他的家臣孺羊肩到陳國殺了石厚。君子說道：「石碏真是純直的臣子啊！他恨州吁，同樣恨他的兒子石厚，參與逆謀，心目中只有君臣大義，不顧父子之親，所謂『大義滅親』，就是這個說法罷？」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棠魯之遠地。臧僖伯諫曰：臧僖伯公子孫也。諡僖伯其後為臧孫氏。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祀與戎也。其

才不足以備器用。其物無皮革齒牙之材。則君不舉焉。則是游宴戲樂而已。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軌法也。物事也。言人君當為軌法而納斯民於其中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所以謂之為軌。度待落反。量去聲。

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亂政。取

亟行政。為入君而數行亂所以敗也。實由於此。故春蒐，蒐者也。春田曰蒐。謂擇取。夏苗，夏田曰苗。主稼

秋獮。獮殺也。秋田取殺為名。冬狩，狩則取也。冬物畢成，禽獸之不孕者。夏苗，夏田曰苗。主稼

三年而治兵。四時雖已講武，猶三年而大習。入而振旅。入而振旅，謂治兵已畢。歸而飲至。歸則

於宗廟。因以數軍實。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禽獸之實數。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之。辨行伍，順

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列。入則在後。少去聲。長上聲。習威儀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田獵所取禽獸。而

供祭。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其物之材。不足以登于法度之器以爲飾。則公不射。言此

物。君不當親往而古之制也。言上文所言之皆射取。射食亦反之。古人之法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器用

之資。此皆器用。卑隸之事。乃卑賤小臣。如皂隸者。官司之守。官司自非君所及也。此小事也。公曰

吾將略地焉。隱公不從其諫。遂答之曰。我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遂在案地大

胡傳云。隱公不能納僖伯之諫。而卒乃爲之加葬一筆。與郭公之善善不能用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黃石齋云。自古人君無遂于遊于田。隱公觀魚于不當觀之月。其棄國政荒遊樂可知。至云吾將略

地。則貪淫之心。不覺自吐露矣。陳眉公云。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讓遠地也。今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至其地因知之。

【譯文】 隱公預備到邊境的棠邑去觀看捕魚。臧僖伯諫阻道：「大凡一件東西不足以講習祭祀和兵戎大事，材料又不足以供給器用的，那就毫無意義。國君不應該有什麼舉動。做國君的是要引導人民到一定的軌道和正當事物上去的啊。所以講習大事，規定好了法度，叫做軌。取鳥獸的材料，拿來章明物飾的采色，叫做物。如果不是有一定的軌和正當的物，那就叫做亂政。常常施行亂政，國家就要失敗了。因此，春天只獵取不孕的禽獸，夏天除去害苗的禽獸，秋天順着陰氣主殺，冬天萬物成長纔一律獵取，都是乘着農家空閒的時候講武的。滿了三年，運得出外訓練兵士回來時要整齊隊伍，到宗廟裏祭告，大家飲酒，點數兵士的器械和獵得的禽獸，顯示出車服旌旗的文彩，表明將帥的尊卑，辨別隊伍的等第，青少年長的順着前後次序，這便是講習威儀啊。如果鳥獸的肉不能放在俎豆上祭祀宗祖，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能在祭器上做裝飾，國君就不親自去射取，古來的法制是這樣的。再說到山林裏的實物如材木樵薪，川澤裏的實物如菱芡魚蝦，固然都是器用的材質，但那是卑賤小臣所做的事，自有官吏們負責，更不是國君所當親自去的了。」隱公道：「我要藉此巡視邊境哩。」到底動身前去。

陳設捕魚的器具，親看了一回。

甲子六年晉哀侯元年，是歲晉納鄭侯于鄭。

■ 陳桓公不許鄭伯請成隱公六年

鄭伯侵陳。鄭伯莊公也。傳例曰：凡大獲，虜獲大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者平也。前言鄭莊公嘗請于陳，欲與之以講和好。陳

侯不許。陳桓公不從其請。五父諫曰：陳公子作親仁善鄰，親近仁人而國之寶也。君其許鄭，國之請成也。

陳侯曰：宋衛實難。宋衛二大國，實可畏難。鄭何能為？若鄭之小國，豈遂不許？遂不許鄭，傳言君子曰：善不可失。人之有善，當保。

惡不可長。人之有惡，當止遏而勿長。長展所反，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之求成，使長而後反，則其惡而不改，從自及也。則雖自雖欲救之，後及而自其將能乎。言不復

商書曰：惡之易也。言惡之易長也。今整庚篇中無此二句。○易去聲。如火之燎于原，燎于原野，不可鄉邇。不可向

其猶可撲滅。其尚可得而撲滅乎。○撲音卜反。周任有言曰：有言曰：○任去聲。為國家者，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見惡事當如農夫之去草也。○去上聲。艾夷蘊崇之，艾刈也。夷殺也。崇聚也。絕其本根，併與其本

使能殖。如此則惡之不長。則善者信矣。善無兩立之理。惡者不長。如草之不復生也。則善者伸也。○信音申。

按陳桓公有輕鄭之心，故不許鄭成。其後後陳之舉，乃出于鄭。五父善鄭之言，至是而矣。

【釋文】 鄭莊公帶兵攻打陳國，着實擄掠得不少。在往年，鄭莊公曾經向陳國要求和好，陳桓公竟拒絕了。那

時陳公子佗字五父的進諫道：「親近有仁德的人和鄰國講求睦誼，是國家最可寶貴的事，你還是接受鄰國的

要求。」桓公道：「宋衛兩大國確是要慎重應付的，鄭國有什麼能為呢？」到底不接受。君子說道：「人有善就當保守，不能失却有惡便要遏止，不能再滋長。這可以拿來論斷陳桓公了罷。惡念滋長着不知道悔改，禍患會臨到自己身上，等到遭了禍，雖想挽救，那裏能夠呢？尚書盤庚篇上說：『惡念的容易滋長，就和大火在原野上焚燒一樣，人還不能靠近向着火，怎麼撲得熄。』周大夫名任的也曾說過：『治理國家的人一經發現了惡，便要像農夫除草那樣地盡力除去，把所有的草都剷掉，積聚在一邊，斬絕了本根，不使草再生殖起來，那麼，善便不會被惡所壓而得伸展了。』」

己巳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 隱公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滕，姬姓國。文王之後。薛，任姓。國。吳仲之後。來朝于魯。爭長。二國爵同，故爭為長。○長，展兩反。薛侯曰：我先封。言我祖吳仲，夏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言我祖為周卜官。之長，又同姓也。薛庶姓也。薛，任姓，又非王。謂故曰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言我同姓，不可後於庶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薛侯不言，故隱公使羽父獨請薛侯。君與滕君辱在寡人。稱薛君與滕君，皆辱於寡人。肯辱於寡國。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度，其材而用之。工，師。賓有禮，禮行。主則擇之，擇其宜而行之者。主，謂周之宗盟。宗先有

習，習異姓為後。皆先同姓。然後異姓。寡人若朝於薛，設若我魯君來朝於薛國，不敢與諸任齒。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之書，異姓為後。然後異姓。寡人若朝於薛，來朝於薛國，不敢與諸任齒。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

王。君若辱，則寡人國。國，是有關於我寡君也。則願以滕君為請。則我願如同之宗盟。薛侯許之。隱公

遜而有理，故乃長滕侯。乃以滕侯為長。

孫月筆：二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亦見隱公親親之意。薛侯安得與滕爭？○按薛自吳仲始封，滕自叔贖始封，其封國雖有後先，但魯與滕皆姬姓也，故諸載書皆同姓，則班次已一定矣。此篇當與皇朝之會合看。

【譯文】 滕侯和薛侯同時到魯國來朝，因為都是侯爵，爭着在班次的前列。薛侯道：「我祖是夏朝所封，還在周以前呢。」滕侯道：「我祖是周朝的卜正，又是姬姓，薛不是同姓國家，我怎麼可以在後？」隄公派羽父向薛侯說：「君和滕君肯降臨到我魯國來，周朝俗諺曾有這幾句話：『山上有木，由工師按度它的材料，賓客有禮，由主人選擇它是否合宜。』周朝的同宗有過盟誓的，異姓只好在後。假如我魯君有一天朝薛的話，也不敢和薛國的同姓齒列。現在你到了魯國，有賜於我魯君，那我願照周制，請讓滕君在前。」薛侯依允了，便把前列的地位讓給了滕侯。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曰：天禍許國，言許國之敗。鬼神實不逞於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能自逞其志。而假手于我寡人。言許之鬼神假手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也。言我父兄不能共給而償安之。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言許之鬼神假手寡人有弟，弟謂共叔段也。不能和協。言我有一弟，偷不而使我餽其口於四方。乃使我弟寄食于他方，謂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何况能久（不敢以許自為功，何等遜讓）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汝百奉許叔，以撫綏柔之人民。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謂鄭大夫公孫獲來助佐汝。我若寡人得沒于地。若我得善終，順此許國之人民。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雖禍許國，我死之後，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言異世復此許公乎。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許公復國之後，若我鄭國有所請求于許，如舊昏媾。謂許于鄭，當如舊日姻戚，不可其能降以相從也。爾許國必能降心無滋他族實偏處此。汝當國守其國，毋使其他族類處。以與

我鄭國爭此土也。毋使他族與我鄭國爭許國之地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設使他族處此以與我爭則我之子孫將危亡救之不暇。○覆音福。

而況能禮祀許乎。何能禮祀許之山川。寡人之使吾子處此。我今使汝百不惟許國之為。使汝

守許國之社稷。亦願汝以固我之邊睡。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莊公又使公孫獲居許國之西

鄙。此以下戒錫。曰公孫獲之辭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而汝也。言凡汝之財我死我乃亟去之。乃我死也

能與許爭。汝必盡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新邑謂河南新鄭也。舊鄭在東京。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為周之子孫者亦日失于序。夫許大岳之胤也。言許國乃四岳之子孫其後

而既厭周德矣。蓋王室卑子孫失序。吾其能與許爭乎。言我豈能以天之所厭而與四岳之後爭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鄭莊公克許而無禮。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可以安序民人。之

教人底則利後嗣者也。以之守位則許無刑而伐之。刑政故鄭伐之。服而舍之。既服罪而度德

而處之。度我德之厚薄而處之。量力而行之。量我力之強弱而行之。相時而動。相其時之可動而後

公孫獲待我死則亟去之。是不為後人之所累也。○累去聲。可謂知禮矣。非知禮者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莊公弗能計之乃使

軍中誦之于神。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言莊公之政以治民。政者正也。所以刑以正邪。刑者法也。

既無德政。既不能以德而為政。又無威刑。又不能以威而用刑。是以及邪。所以羣臣不睦而野人邪而詛之。不能以刑正

之于將何益矣。曾何益。○王取鄆劉蕢之田于鄭。桓王取鄆四邑之田。○鄆音烏。而與鄭人蘇

忿生之田。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也。忿生之子孫據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言桓王必失鄭心怒而行

之謂已及人德之則也。言怒者德禮之經也。言怒者禮之經紀也。己弗能有。言蘇氏叛王。十而而以與人。乃使

取之。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也。人之不至。人謂不亦宜乎。宜乎桓之○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侯爵。二息侯

伐鄭。鄭不伐息。而大敗而還。○鄭音旼。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息見莊公十四年傳。楚滅不度

德。鄭莊賢而先伐鄭。而大敗而還。○鄭音旼。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息見莊公十四年傳。楚滅不度

不躒。躒是也。五者不是。而以伐人。乃敢先加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宜乎其取敗亡也。○羽父請殺

桓公。隱公欲奪其位。故請殺桓公。○羽父將以求大宰。大宰之官。○大音太。公曰。隱公為其少故也。

其位焉。○少音去聲。故請殺桓公。○羽父將以求大宰。大宰之官。○大音太。公曰。隱公為其少故也。

于菟裘。羽父先請殺桓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菟音徒。吾將老焉。○我將以國讓

賊弒公于薦氏。薦氏魯大夫之家也。○魯于危反。立桓公。魯君。

孫月峯云。諸侯無王命而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諫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國也。

【譯文】鄭莊公使許國的大夫百里事奉許莊公的弟弟許叔住在許國的東部邊地，向他說：「上天降禍許

國，鬼神實對許君不滿，却不能直接懲治，假借我的手打敗了許國。我只有幾個同姓的父兄，尚且不能供給他們

保得住許國。你可奉了許叔，安撫那邊的人民，我還要派公孫獲來幫助你。將來我如能善終地下，上天或者給與

許國恩禮，懊悔從前的降禍，那麼許國仍舊要恢復的，寧可我现在使許叔主持社稷了。不過鄰國如有什麼請求，

許國應當像舊日姻戚一般，降心容納，不要使別族的勢力強大起來，使這裏感受威脅，和我鄰國爭奪許國的土

地。那我的子孫也快要滅亡，挽救尚且來不及，還能夠祭祀許國的山川麼？所以我命你住在這裏，不單爲許國打算，同時也是鞏固我國的邊疆啊。」於是又派公孫獲住在許國的西部邊地，向他說：「你的一切器具財物，不要放在許國，等我死了，你就趕快離開。我先君武公新建的鄭都就在河南，周室自平王東遷後，既已衰敗下來，周室的姬姓子孫也一天天失掉同姓在前異姓在後的倫序，那許國却是太岳神農氏的後裔，上天既已厭薄周德，我那裏能和許國相爭呢？」君子便稱讚鄭莊公對於這件事很有禮禮的用處，是經理國家安定社稷，整齊百姓，使子孫有利益。許國沒有法度的時候，出兵討伐他，許國服從了，就毅然放棄他，裁度自己的德行去處置，忖量自己的能力去行事，有機會纔發動，不使後人受累，真可算得知禮的了！但莊公却使軍中詛咒那射死穎考叔的人，君子又認爲莊公失去政刑了。政是治不正的，刑是正奸邪的，莊公既不能夠修德政，又不能夠用威刑，所以臣下不和睦，邪人乘機放肆，徒然詛咒那邪人，對於已死的人，有什麼益處呢？

周桓王取去鄭國鄆、劉、蕩、那四個地方的田，把蘇忿生子孫所佔據不肯交還的十二個地方的田給與鄭國。君子因了這事便知道桓王要失去鄭人擁護了。自己所不願的事不推給人家，是道德的法則，也是禮的經紀，自己不能保有蘇忿生的田，却給與鄭人，鄭人不接受他的這種給與，不是很合理的麼？

鄭國和息國有了意見，息國先出兵打鄭國，弄得大敗而回。君子便知道息國快要滅亡了。不揣度彼此德的厚薄，不忖量彼此力的強弱，不親近同姓國家，不用言辭證明是非，不省察誰有理誰沒有理，犯了這五種不是，貿然出兵打人家，那麼，息國的損兵折將，不正是應該的麼？

魯隱公有着遜位的意思，還沒有實行，羽父建議索性把桓公殺死，他的目的是想做太宰官。隱公道：「我是因了他年紀還小的緣故啊。依我的意思，就要把這君位讓給他了。我已經派人在莒、魯地方建築宮室，預備在那邊終老。」羽父的建議被拒絕，憂懼起來，反而在桓公面前下讒言，請桓公弑隱公，竟使賊人把隱公弑死在大夫

聲明以發之。謂昭其聲昭其明。所以發揚此德也。以臨照百官。如此昭德而百官于是乎戒懼。謹後百官無不戒而

不敢易紀律。而不敢變易國之紀綱法律。今滅德立違。此不言桓公受賂之事。謂桓公不昭其德。而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實其賂器

于大廟。行其其所賂之。如則以百官象之。吾既受賂。而百其又何誅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不可得而誅責也。國家之敗。敗亡之禍者。由官邪也。蓋由百官之失德。百官之所以失德。而國邪者。寵賂章也。蓋由賂

彰著也。部鼎在廟。納于太廟。章孰甚焉。著孰甚焉。武王克商。昔者武王伐纣而克之。遷九鼎于雒邑。禹之

器于大廟。昭著于太廟。以明示百官。而其若之何。照百官乎。公不聽。伯之諫。周內史聞之。曰。周內史之

美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言必有後于魯也。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伯以昭德諫之。拳拳不

忘。其忠如此。宜其有後于魯也。○呂東萊曰。桓公親為弑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一鼎乎。

【譯文】夏天，魯桓公派人取宋國所賂的郟國大鼎，把它放在太廟裏，這是一件不合禮的事啊！臧哀伯諫阻

道：「大凡做國君治理人民的，必須昭明善德，防止邪惡，給百官作榜樣，尚且擔心着有失察的地方，要把那善德

更具體地昭著出來，垂示子孫，所以宗廟只求肅然清靜，不妨用茅草飾屋，祀天的車子結草為席，肉汁不調和五

味，黍穀也不加春鑿，這都是表示儉約。衰衣冠冕，蔽膝玉笏，皮帶下裳，裹腳複履，以及冠冕上的衝、統、紘、綆，四種飾

物，都是表示着尊卑有度。箠做的藻率，佩刀上飾的鞞，以及垂着的大帶，旌旗的旒，馬頭的纓，都是在表示尊卑

有數。上衣飾的火龍，下裳飾的黼黻，都是在表示上下各有文章。車馬器械有五色，比象着天地四方，都是在表示

大小各有物彩。車馬上有錫鸞和鈴，四種鈴，是顯示着聲音有節奏。旌旗上畫出日月星三辰，是顯示着光明燦爛。

大抵一種善德，要儉約而有法度，登降尊卑要有數，用文物維持它，用聲音和光明發揚它，這樣地做給百官看，百官自然戒懼，不敢變更剛紀法律了。如今滅棄善德，贊助華督那種違命的臣子，還把所賂的大鼎安置在太廟裏，公開給百官看，如果百官也學樣起來，怎樣去責罰他們呢？國家的敗亡都是爲了百官邪惡的緣故，百官的失德，却由於寵臣的賄賂彰明；部國大鼎放在太廟裏，那是再彰明不過，還有什麼比它更彰明呢？從前武王克服商朝，把九鼎搬到雒邑去，義士尚且要說他不是何況把顯示違亂的賂器放在太廟，怎樣可以使百官戒懼呢？」桓公不聽。周朝的内史官曉得了這回事，讚美道：「臧孫達這個人，他的後人在魯國總有餘慶的罷，桓公雖做了不合禮的事，他却不忘做臣子的應有忠誠，拿善德去諫阻。」

師服知桓叔之亂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晉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晉叔虞。武王之子也。條，晉地。太子之名曰仇。取戰。其弟以千敵之戰。生。與姜戎戰于千敵。而晉穆侯又生子。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于條，相仇怨之義。

者，取戰于千敵。其弟以千敵之戰。生。與姜戎戰于千敵。而晉穆侯又生子。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于條，相仇怨之義。

義，義以出禮。禮有節文，而義能裁制。禮以體政。政者正也，而禮者天下之政以正民。己率以正，就取

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所以政成于上，而民聽于下。由其先于正名也。今君命太子曰仇。今穆侯以古人怨耦

耦曰仇。怨耦之義。期名曰仇。古之命也。日知曰仇。此古人所命之名也。今君命太子曰仇。今穆侯以古人怨耦

得祭之義，乃取始兆亂矣。晉亂之端。兆于此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而命名如此。師服因知成師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而兄之子孫必衰替也。惠之二

十四年。至魯惠公。晉始亂。其元年。晉文侯卒。子昭。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師服也。昭侯，危不自靖。侯

侯元年。晉文侯卒。子昭。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師服也。昭侯，危不自靖。侯

之孫樂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之。傳相也。樂賓之後。遂爲晉樂氏。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師服又言：我聞國本大而末小。根本貴乎疆大。枝葉貴乎弱小。是以能固。以大制小。故能安固。故天子建國，天子建諸侯之制。則諸侯立家。諸侯立卿大夫之家。則卿置側室。卿立庶子之長。以爲側室之官。則卿爲大。而側室爲小。大夫有貳宗。大夫立大宗之宗子。以爲貳宗。大夫立小宗之宗子。以爲小宗。則大夫爲大。而小宗爲小。士有隸子弟。士以其子弟爲隸。則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爲農者。工治器者。商通貨物者。三者無尊卑。但以親疎爲分別。○分親並相統攝。衰殺也。○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上下辨則民志定。故民而下無覲。覲。居下位者。不覲。覲。音覲。今晉甸侯也。今晉乃甸服之侯國。乃割曲沃本既弱矣。甸服之國。更割曲沃。愈其能久乎。言必爲曲沃所滅也。○今按晉文侯至。子昭侯立。始封桓叔成鄂于曲沃。魯惠公五年。曲沃桓叔之子莊伯殺孝侯。晉立其子子侯。桓公六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蓋以其寶器賂于周僖王。僖王命武公爲晉侯。然則師服之言驗矣。

【譯文】最初，晉穆侯在戰於條地這一役生太子文侯，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做仇，他的弟弟却是千畝戰爭的時候所生，取名叫做成師。大夫師服說道：「很可怪的，君上給兒子取這樣的名字，大凡給兒子取名，總要因這個字有所取義，有義纔能裁制事物，生出禮來，有禮就可以體用到政治上，政治便是正民，所以自己在上面作表率，人民沒有個不服從的。如果違反這個道理，便要發生禍亂了。嘉偶叫做妃，怨偶叫做仇，這是古人所定的名詞。現在君上給太子取名叫做仇，弟弟叫做成師，晉國的禍亂已兆端在這上面了，將來做哥哥的子孫只怕要衰敗罷。」到了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國開始發生禍亂，文侯的兒子昭侯感到自身有危險，把桓叔成師封做曲沃伯，用靖侯的孫子樂賓做師傅。師服又說：「我聽說一個國家的成立，要根本強大枝葉弱小，方能安全堅固，所以天子建

立諸侯國，諸侯建立卿大夫家，卿立庶子中的長子做側室官，大夫立大宗的宗子做貳宗官，士用子弟做僕隸，庶人工商各分別親疏，自上至下，都有一定的等級控制着，因而人民無不服從在上的，在下的不會有覬覦上位的野心。如今晉國不過是甸服的侯國，竟割曲沃地方另成一國，根本既已弱小，還能夠長久麼？

甲戌五年莊公卒，其弟佗發太子免而自立。

王奪鄭伯政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桓公三年，周人將畀鄭公政。八年，魏公作卿士，鄭伯不朝。莊公積恨，不復朝。王以諸侯

伐鄭。桓王以蔡衛陳鄭伯禦之。莊公敢抗王師也。為魚麗之陣。魚麗陣名，其法見下。先偏後伍。伍，二十五乘為伍，步卒五十人為

三國既奔，而鄭師萃于王卒，故大敗。卒于怨反。伍承彌縫。謂以伍承伍之隙，而彌縫其闕漏，此即魚麗陣法也。戰于緡葛。緡葛鄭地名。王卒大敗。

不奔，故大敗。祝聃請從之。欲進王也。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出人之上。況敢陵天子乎？况桓王為天子，而敢陵犯之乎？

苟自救也。言不得已而禦王，志在苟免，而自衛其國也。社稷無隕，多矣。不墮其社稷，其為幸甚矣。鄭伯使祭足勞王。

且問左右。然後慰問。

莊公使祭仲勞桓王。祭仲勞桓王。張桐初曰：鄭莊以不朝，討之，不知殷罪請命，而敢抗王師射王肩，不臣甚矣。杜註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預為政言，毋乃未之思歟。

【譯文】周桓王奪去鄭莊公做卿士的政權，莊公懷恨，不再朝見桓王。桓王便帶了蔡、衛、陳、三國的兵討伐鄭國，莊公竟敢抵抗，擺下魚麗陣。那陣法是兵車當前，步兵在後，再用步兵彌補縫合兵車的空隙，在緡葛這個地方戰了一場。結果桓王的兵大敗。鄭大夫祝聃用箭射桓王，中了肩膀。桓王雖受傷，仍能指揮退却。祝聃請莊公跟蹤

戰了一場。結果桓王的兵大敗。鄭大夫祝聃用箭射桓王，中了肩膀。桓王雖受傷，仍能指揮退却。祝聃請莊公跟蹤

追上去。莊公道：「君子不願意儘管超出別人頭上，何況敢陵犯天子麼？只要能救得自己，使國家不滅亡，已經很好了。」這夜莊公派了祭足去慰勞桓王，並且一一慰問桓王左右的人。

乙亥六年陳厲公作元年，是歲蔡人殺陳侯。太子免之弟躍立，亦爲厲公。

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楚荆蠻之國。辛姓子爵。始封之君熊渠。傳至熊通。僭號武王。隨姬姓封國。侯爵。使蔣章求成馬。蔣章楚大夫。求成求與之平也。○蔣子委反。軍于

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于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侯龍愛之大夫也。董成如蒞盟也。○少去聲。闞伯比言

于楚子曰：闞伯比亦楚大夫也。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漢水名。伯比言我楚國所以不得志于漢東之諸侯者。我則使然。蓋我楚國我自失策也。張

吾三軍。我楚方且張。吾三軍之威。而被吾甲兵。使三軍之人皆破其堅甲。與其利兵。以武臨之。以威武而臨。漢東之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諸侯見我楚威武之可懼。則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聞也。所以難於離間其心也。楚國失策正坐此與。○聞去聲。漢東之國隨爲大。此下乃伯比爲

隨國爲獨大。東諸侯之國。惟隨張。若能使隨君心自修大。○張去聲。必棄小國。隨必棄絕小國。小國離隨之勢孤。則楚之利也。勢

孤而無援是。楚國之利也。少師侈。素自侈大。請贏師以張之。欲使楚子奪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率且比

曰：且此亦楚大夫也。且此亦楚大夫也。○率音律。且子余反。季梁在。言必能諫其君。何益。楚雖羸師。闞伯比曰：以爲後圖。言今雖未得志

也。少師得其君。謂季梁雖能忠諫。不過一見從耳。不若少師者寵于君。後來其計必行也。王毀軍而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乃少師

歸。少師入楚軍。請追楚師。少師不知楚計。謂楚兵真羸弱。故請追之。隨侯將許之。信少師而反于隨。請追楚師。兵真羸弱。故請追之。隨侯將許之。信少師

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乃天授之。楚之羸。楚所以其誘我也。蓋蔽其精兵。而君何急馬。言當緩以圖之。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我聞小國所以能抗大國者。能抗大國者。必小國有道。而大國淫。儻如是乃可以敵也。所謂道。承上文而說。道字之義。忠于民。而

信于神也。蓋己為忠誠實為信。忠于民而信于神。乃所謂道也。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盡己之心。思以利民。乃所謂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其言辭而不欺。詭也。鬼神乃所謂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今民皆饑餓。而君縱其情欲。是無利民之心也。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告于鬼神。是無正辭之信也。

臣不知其可也。如此則是吾國無道。而楚亦未為淫僻。未見其可敵也。公曰。吾牲牲肥腓。牲牛羊豕也。牲皆色也。腓亦肥也。○牲音全。腓徒忍反。菜盛豐備。黍稷曰菜。在器曰盛。豐厚也。何則不信。隨侯言我之事神如此。何可謂之不信也。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人為神之主。故民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以古之聖王先養民使成。然後致力於神也。故奉牲以告曰。史奉牲以告。博碩肥腓。言其牲廣謂民力之普存也。力之普德安存。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之碩大蕃

滋也。惟民力普存。故能蕃育以時。所以六畜碩大。蕃多滋息也。○畜許六反。蕃音煩。謂其不疾癘蠹也。惟民力普存。故所養之言。飲食以蠶七木反。謂其備腓成有也。故種種善畜。蠶蠶成有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以能如此也。奉盛以告曰。祝史又奉黍稷。言黍稷厚也。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告神以潔黍稷。故民和而年豐也。其政不奉酒醴以

告曰。祝史又奉酒。嘉粟旨酒。言美味之酒嘉等。而將之以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言告神以嘉粟上之羣臣。下之庶民。皆有嘉德。所謂馨香。盛酒醴。所以言馨香者。無讒慝也。非酒食之馨香。乃民德等之德。而無違上之心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而言。馨香者。無讒慝也。非酒食之馨香。乃民德等之德。而無違上之心也。所

務其三時。秋之三時。而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親其九族。親其上至高祖。親其下及元孫之九族。而使家道可和。以致其禮祀。竭精意以享之。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信于神而神降之福。故動

則有成。祭則受福。而今民各有心。懷異心而不和。而鬼神之主。和是鬼神無主也。君雖獨豐之。若

事神雖其何福之有。神將比之。必君姑修政。先以成民爲務。而親兄弟之國。諸姬姓之國。庶免于難。庶幾可免于楚。隨侯懼而修政。始畏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之。爲八年楚伐隨張本。

【譯文】楚武王想暗襲隨國，先假意派大夫蒍章求和，把軍隊駐紮在瑕地，等待答覆。隨國派了少師主持和平談判。楚大夫闞伯比對楚王說道：「我國不能在漢東得志，實在是我们自己弄成這樣的。我們擴張三軍的實力，帶了甲冑兵器，用威武壓迫漢東的諸侯，他們自然恐懼，要同心協力對付我國，不容易拆散他們的團結了。漢東的國家，隨國最大，如果使隨國自滿起來，必然拋棄小國。小國一離心，便是楚國的福利。那少師是個驕傲的人，請把老弱殘兵給他看，增加他的驕傲。」大夫熊率且比道：「隨國有個季梁在着，這一計有什麼用處？」闞伯比道：「我這一計是給將來打算啊。少師很得到隨君寵信，隨君未必始終聽季梁的話。」楚王把精兵隱藏起來，接待少師。少師回到隨國，果然主張追擊楚兵。隨侯已經允許了季梁，止住道：「天命正授給楚國，他們的老弱殘兵，恐怕是引誘我追趕的，何必這樣的性急啊？我聽說小國能抵抗大國，一定是小國有道，大國淫亂。什麼叫做有道呢？是說對人民要忠厚，對鬼神要誠信。在上的盡自己的心思，使百姓有利，就是忠；祝官史官說實在的話，就是信。如今隨國人民都在飢餓，國君還要逞自己的私慾，祝官史官用矯造功德的話，祭告鬼神，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啊！」隨侯道：「我用的牛羊和豕，都是純色而肥胖的，黍稷和盛在器裏的祭品，也是豐厚完備的，爲什麼倒說是不誠信？」季梁道：「人民是鬼神的主體，古代聖王先要教養百姓，然後纔盡力祭祀鬼神，所以祝史捧了三牲禱告道：『很大，很肥！』這是表明人民的力量，已能普遍安存，同時也是表明牲畜的肥大蕃多，而且說他的牲畜並沒有疥癬疾病，和說他的牲畜都備齊了，沒有缺少。又捧了祭品禱告道：『黍稷很乾淨，很豐盛！』這是表明他沒有妨害春夏秋農忙的時候，百姓和洽，收成大好。又捧了好酒禱告道：『很好的穀，很美的酒！』這是表明在上在下的都有善德，一點沒有不同心的地方。總之，上面三項所說祭物的馨香，就是民德的馨香，沒有讒奸邪惡。」

罷了。所以做國君的都盡力春夏秋農忙的時候，修好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教，親近他的九族，然後盡力祭祀鬼神。這樣，民心自然和洽，鬼神降下福來，每有什麼舉動，都可以有成就。現在隨國的人民，各有各的心思，鬼神已沒有主，單是國君祭禮豐厚，那裏有降福的可能呢？姑且修明政治，親睦同姓的國家，纔可以免去禍難。一隨侯不禁恐懼起來，果然勤修政治，楚國再也不敢來侵伐了。

公子忽辭昏桓公 桓公六年

北戎伐齊。北戎即鄭公九年始侵鄭者。鄭大子忽帥師救齊。齊僖公求救于鄭，鄭莊公使大敗戎師。忽所敗。

之未昏于齊也。魯桓公三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文姜未嫁魯桓公之前，齊侯不肯娶。人問其故。何故不娶。大子曰：人各有耦。言人各耦，齊大國也。非吾耦也。言鄭國小不詩云：王篇有云：自求多福。言順理則，在我而已。不由人也。大國何為？何必倚大國？君子曰：善自為謀。君子

論鄭忽能自為身謀，而不為國計。及其敗戎師也。齊而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時文姜已嫁魯侯，齊固辭。又不問其故。人問何為不娶。大子曰：無事于齊。言在日不會，吾猶不敢。我尚不敢，娶齊之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吾君

之命，以救齊之危難。而受室以歸。乃因此而是以師昏也。是因用兵而昏娶。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于民也。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為謀，其載祭仲之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與詩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

東萊呂氏云：忽得之于齊，而失之于微弱，使其不婚。張天如云：如層波疊障。

而娶文姜，則拉齊之禍，不在魯而在鄭，誠哉是言也。

【譯文】北戎起兵攻打齊國，鄭太子名叫忽的，奉了莊公命令，帶兵援救齊國，戰敗了北戎的兵。當魯桓公還

沒有娶齊女文姜的時候，齊僖公曾想把文姜嫁給鄭太子忽，太子忽謝絕了。有人問他什麼緣故，太子道：「凡人

各有適當的匹偶，齊為大國，不是我的匹偶。詩大雅文王篇上有兩句道：「遇事能夠順理，自然有很多的福，在我自己怎樣去求而已。」何必倚仗大國呢？君子便說他太會給自身打算。等到他打败了北戎的兵，齊僖公再請把他女嫁給他，他又堅決地辭謝了。人家問他爲了什麼緣故。太子道：「從前我對齊沒有使命，尚且不敢娶，現在我是奉了君命奔就齊國的急難來的，如果要妻回國，那便無異帶了兵來娶妻的了，鄰國的百姓將說我是何等

子同生

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魯桓公生之子，名同，即莊公也。其公問名于申繻。公欲命子之名，問于大夫申繻。申繻對曰：「公，桓，名有五。信

子有有信，以名。有義，以德。有象，以類。有假，取于物。有類，取于父。以名生爲信。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命名爲友也。以

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世，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世。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取于物爲假。若

山川，不以本國山名。不以隱疾。不以隱痛疾患之字。不以畜牲。不以六畜。不以器幣。不以祭器玉

以諱事神。自殷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國

則終諱其國之號。以官則廢職。以官爲名，則終廢此官。以山川則廢主。以山川爲名，則必改其山

畜牲則廢祀。以六畜爲名，則不敢用。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爲名，則不敢用。此皆以僖侯廢司徒

廢二山。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故更以鄉名具。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所以凡國家之大物，皆公曰：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物類也。桓公言此。命之曰同。遂命名曰同。蓋用子之生與我同日。取于父爲類法也。

胡傳云。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漸。垂訓之義。大矣。

【釋文】九月丁卯這一天，魯桓公的兒子名叫同的出世。桓公問大夫申繆，該取個什麼名字。申繆答道：「給兒子取名，有五種不同的意思，一種是信，一種是義，一種是象，一種是假，一種是類。生下來身上有字取爲名的，便是信；拿美德來取名的，便是義；從一類取名的，便是象；用物名取名的，便是假；從父親方面取名的，便是類。國君稱做名字，不用祭器玉帛的名稱做名字。周朝人尊神敬事，諱祖宗的名字，現在取個名字，將來終要諱的。所以用國名做名字，便廢了國名；用官名做名字，便廢了官職；用山川的名稱做名字，便廢了主名；用畜牲的名稱做名字，便廢了祀禮。晉國因僖侯名叫司徒，竟廢了司徒官；宋國因武公名叫司空，竟廢了司空官；先君獻公名叫具，武公名叫敖，就廢了具敖兩山的山名。故而國家的大物，都不能給兒子取爲名字的。」桓公道：「他的出世，恰好和我同一天，可以給他取名叫做同。」

丁丑八年晉侯緡元年。曲沃武公滅晉。其多王命。魏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史記以六年爲晉侯緡元年。又秦靈公卒。出公立。

楚及隨平 桓公八年

隨少師有寵。隨少師有寵。隨侯侯楚鬬伯比曰。可矣。謂少師得其君以爲後。今則可圖矣。雖有覺。雖謂隨也。少師不可失。

也。不可失。此機會。楚子伐隨。言而伐隨。楚武王從其軍于漢淮之間。軍于漢水之北。季梁請下之。服罪而求和。弗許。而後戰。楚子不許從和。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之則楚師怠。弗許則我師怒。彼怠我怒。則可戰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

戰。少師則請不然。若不將失楚師。恐失楚師。而隨侯禦之。隨侯果不從。季望楚師。楚師見季梁曰。楚速與楚戰。不然。速戰不將失楚師。不及與戰也。隨侯禦之。梁而從少師。季望楚師。楚師見季梁曰。楚人上左。季梁傳言楚國之法。以左爲貴。蓋君必左。言楚君必在左軍。無與王遇。王不可攻其且攻其右。且先攻右。無良馬。右軍王不在。必敗。必敗偏敗。而敗其右軍。衆乃攜矣。敗左軍不攻。季梁之見魏兵。趙少師曰。不當王。少師又謂若攻右軍。非敵也。如此則是不從。而從少師。戰于速杞。速杞隨地名。隨師敗績。爲楚所敗也。傳例。隨侯逸。隨侯脫身而走。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也。車也。戎右車右也。隨侯寵少師。故以爲右。隨侯敗走。故戎車與少師爲楚所獲也。隨及楚平。既敗而服。楚子將不許。故將不許其平。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伯比言隨有少師。如人之有疾病。今楚請和也。隨未可克也。前言隨有釁不可失。故今言乃盟而還。盟謂歃血以誓于神。一。去之。是自去其疾也。不然優游養好。國其殆矣。陳明卿云。小人之在君側。即少師之類也。罷斷然以。

〔譯文〕隨國的少師得到隨侯寵信。楚大夫鬬伯比說道：「這時候可以進攻隨國了；隨是國讎，現在有了釁隙，不要失去機會。」楚武王便實行攻伐，把軍隊駐紮在漢淮兩水的中間。季梁向隨侯建議，請隨侯先服罪求和，等到楚王不允許以後再開戰，這樣，便可以使我軍憤怒，外寇懈怠。少師却向隨侯道：「必須和楚兵迅速開戰，不然的話，就要失去開戰的時機，來不及開戰了。」隨侯聽了少師的話，立即領兵出戰。遠遠地望見楚兵，季梁道：「楚國人的風俗，是把左邊作爲上首，楚王必然在左邊一軍裏。我軍不要和楚王的精兵相遇，先攻擊右邊一軍，右軍不會有精兵，必然潰敗。等到右軍敗了，左軍用不着進攻，就也要潰散了。」少師道：「不和楚王的精兵作戰，那是我軍不敵和楚兵對敵了。」隨侯又不肯依從季梁的話，雙方在速杞地方大戰。結果隨軍崩潰，隨侯脫身逃走。楚大夫鬬丹奪得隨侯所乘的戎車，並在戎車右面俘獲少師。隨侯只得屈服，向楚國求和。楚王打算拒絕，鬬伯比

道：「少師被俘，是上天除去了隨國的疾病，現在這不能滅掉它呢。」於是楚王和隨侯歃血定盟，引兵回國。

己卯十年

虞公貪求玉劍 桓公十年

初，虞叔有玉。虞姬姓國，公壽，周太王之子仲雍之後也。虞叔，虞公之弟也。虞公求旒。旒，玉也。虞公弗獻，虞叔弗獻。既而悔之，曰：「旒，周人俗語，有云：匹夫無罪，婦對言，故以匹夫為稱。懷璧其罪。」言匹夫何常有罪，蓋由入利，所以為罪也。吾焉用此也。○焉，於虞反。其以賈害也。言適所以買其患，害也。○賈，音古。乃獻之于虞公，又求其寶劍。虞叔有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足之心。○厭，音平。遂伐虞公。乃以兵伐虞公，又求之。

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東萊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共音恭。

張天如曰：虞公貪玉而求，因得遂其志矣。既又以寶劍請，是貪得無已也。故來虞叔之伐，然不以此為鑒，有假道之兵，宮之奇所以卜其不厭矣。

【譯文】 最初虞公的弟弟虞叔有一塊美玉，虞公向他索取，他不肯獻出來。過了些時，却又懊悔道：「周人俗語有這樣兩句說：『一個單身漢子本來沒有罪，但是懷藏了美玉便有了罪。』我要這塊玉做什麼？反而因了這塊玉買得禍害來。」便獻給虞公。誰知虞公又索取他的寶劍。虞叔道：「這是貪得沒有滿足的時候了。既沒有滿足的時候，將來總要殺我。」他便毅然起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逃出虞國，奔到共池地方去。

庚辰十一年 是歲鄭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為昭公。宋人誘祭仲而誅之曰：不立突將死。亦

關廉敗鄭師 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楚大夫屈瑕，將與貳軫二國會盟。鄭人軍于蒲騷。鄭國名。蒲騷，鄭邑。鄭國出兵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

師。鄢兵將合四國之兵同莫敖患之。時屈瑕爲莫敖之言。鬬廉曰：「楚大夫耶人軍其郊。」鬬廉謂耶人在

國之必不戒。特其近城。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時齊人欲會四國同伐楚。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鬬廉自統精兵。乘夜以伐耶師。耶有虞心。四國聞耶師之敗。莫敖曰：蓋

其城。特其近城。莫有鬬志。意于鬬廉若敗耶師。楚師若爲四邑必難。必不復來矣。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屈瑕疑楚兵少。又欲請于王以益其兵。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鬬廉謂兵之所以勝者。在于商周之敵。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伐紂。紂師君之所聞也。乃屈瑕之所素知也。成軍以出。言我楚兵

而。又何濟焉。何必請于王。以求益兵也。莫敖曰：卜之。屈瑕未信。可。對曰：卜以決疑。鬬廉言有可疑之事。不疑何卜。今日之事無可疑。遂敗耶師于蒲騷。果爲楚兵所敗。耶人卒盟而還。是卒與貳軫二國爲盟而還。

【譯文】 楚國做莫敖官的屈瑕，正要和貳軫兩國會盟。耶國向蒲騷出兵，準備和隨、絞、州、蓼四國聯合打楚國的兵，莫敖很憂慮。鬬廉道：「耶人把軍隊駐紮在本國近郊，必然不戒備，而且他天天計算着四國的兵就要開來，你可以把軍隊屯在楚郊郢地，擋住四國的兵，我帶領精銳的兵，乘夜襲擊耶兵。耶兵既有着等待的心，又倚仗着靠近城池，不會有作戰的勇氣，如果把耶兵打敗了，四國的兵就必然不來會合了。」莫敖道：「何不請楚王加派援軍來。」鬬廉道：「打勝仗在乎軍心和洽，不在乎人多，商紂兵多，周武王兵少，結果商兵敵不過周兵，這是你向來知道的。我既組成一軍出戰，又何必請求增援呢？」莫敖道：「我們不妨卜一下吉凶。」鬬廉道：「卜是決定疑

惑的，現在我們不疑惑，卜的什麼？」他果然在蒲騷打敗了耶兵。莫敖到底和貳軫兩國定了盟，然後回去。

辛巳十二年。鄭昭公元年。時出奔在衛。是歲陳厲公卒。勞林立。是爲莊公。衛宣公卒。子朔立。是爲惠公。

屈瑕勝絞桓公十二年

楚伐絞。楚伐絞國。以軍其南門。國之南門。莫敖屈瑕曰。屈瑕為楚莫敖之官。絞小而輕。絞小國而輕。輕則

寡謀。惟其輕也。無其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行軍之法。別有役徒以採樵之役。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

行從之。楚國從屈瑕。絞人獲三十人。楚之役徒採樵者。明日。絞人爭出。輕楚師而爭出。驅楚役徒

于山中。楚之入山採樵者。無人扞楚人坐其北門。北門。以斂其後。而覆諸山下。別設伏兵于所採樵

反。大敗之。絞人爭出。驅楚役徒。而不知山下有伏兵。故為所敗。城下之盟。諸侯所深察。故以辱之。

〔譯文〕 楚國出兵攻打絞國，在絞國南門擺下陣勢。莫敖屈瑕道：「絞是小國，却還輕敵，一輕敵便沒有謀略，

請派工役們到山裏砍伐木材，不用正式軍隊保護，引誘絞兵出來。」楚國依從了屈瑕的計策。絞兵捉了三十個

工役，更加輕視楚國。到了明天，絞兵爭先出城，把楚國的工役驅逐到山裏去。楚兵却守住北門，一面派兵埋伏在

山下，把絞兵殺得大敗，迫使絞國屈服，在城下立盟，然後撤退。

壬午十三年陳莊公簡 惠公元年

屈瑕以自用敗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絞。羅國人闢伯比送之。還。而還謂其御曰。私謂御。莫敖必敗。言屈瑕必為

舉趾高。舉足甚高。心不固矣。謂其足而不知其心不堅固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武王。難言屈瑕必敗。故以益兵諷諫之。見音現。楚子

辭焉。楚子不知其意。故辭絕之。入告夫人鄧曼。楚王之夫人。乃鄧國曼姓之女也。楚音善。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

謂。夫人言伯比之意。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言伯比欲楚王慰撫小民士卒以恩信也。訓諸司以德。教訓諸偏裨之將。而威莫教以刑也。猶以刑威加之。屈瑕使莫教狃于蒲騷之役。所以然者。據屈瑕敗郢人于蒲騷。遂習慣於蒲騷。將自用也。將自用其計。不信人言。必小羅。必以羅國爲君若不鎮撫。若不以刑罰鎮之。其不設備乎。則屈瑕必不設備。以取敗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伯比之意。蓋欲楚王教訓士卒。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告屈瑕以上天之意。不少假借于假易。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若其不然。則伯比已知楚兵盡行。又楚子使賴人追之。乃以賴國人往追。不及。故進未及。莫教使狗于衆曰。屈瑕使人宣諫者有刑。言敢以伐羅專諫我。及郢。屈瑕兵至郢。亂次以濟。兵渡鄖水。亂其行列。遂無次。因是遂不且設備。以爲之備。及羅。羅國羅與盧戎兩軍之。與南蠻盧戎夾攻屈瑕。大敗之。屈瑕之兵大敗。陳明卿曰。採樵之計得行者。所以堅。屈瑕自用之意。而趨其荒谷之隘也。

【譯文】 楚武王命屈瑕帶兵攻打羅國，大夫鬬伯比給他送行，回來時向御車的人說：「這回莫教出兵，一定打敗仗，我看他走路，舉起足來很高，便知道他的心驕傲而不堅固了。」便去面見楚王道：「看來一定要加派援軍哩。」楚王謝絕了，却進去告訴夫人鄧曼，鄧曼道：「大夫的意思恐怕不是要兵多，也許請君王用恩信撫慰小民士卒，用善德訓導偏裨將領，對莫教要拿刑罰做戒，他那莫教總以爲在蒲騷打了一次勝仗，在勢要過於相信自已，必不把羅國看在眼裏，君王如果不用刑罰鎮住他，和用言語撫住他，他難免要不好好地防備罷。本來，大夫的意思，是請君王教訓士卒，安慎地鎮撫，召集軍中各官用善德勉勵他們，見了莫教，要告訴他天意一點不假借，不能以爲敵人容易打敗，倘不是這個意思，他豈不知道楚國所有的兵，已全部開拔出去呢？」楚王派賴國人追屈

瑕，却已去得遠了，沒有追着。莫敖向軍中傳令道：「對攻打羅國的事有敢諫我的，一律按軍法辦罪。」軍隊開到鄆水，亂糟糟地渡過去，甚至行列不整，而且全不防備。到了羅國時，羅兵和南蠻盧戎兩面夾攻，把楚兵殺得大敗。丁亥十八年，蔡哀侯鄭子濆元年，是歲齊人殺鄭子

申繻諫如齊 桓公十八年

公將有行。桓公將出，行而謂之有禮。不相贊，易此必敗。反易此禮，而同行。必有禍亂之欺。申繻曰：女有家，婦諫言女當安于夫之家。男有室，男當安于妻之室。

無相續也。達此則男謂之有禮。不相贊，易此必敗。反易此禮，而同行。必有禍亂之欺。公遂及文姜如齊。不從甲

侯通焉。齊襄公文姜之兄也。而與私通。此南山公諫之。桓公知之，以告侯。文姜被責而告齊侯。齊侯直革反。夏，享公。齊襄公為燕享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享禮既畢，桓公登車，齊公薨于車。彭生多力，齊侯使之。魯人告于齊

侯，使彭生與公同乘。公薨于車。拉桓公之脅而殺之。魯人告于齊

曰：魯人以公薨，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言我魯君畏齊君之威，不敢安于國。來修舊好，日和好。言因彭生

成而不反。享禮既畢，無所歸咎。不知公薨之由，惡于諸侯。惡聞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與公同車

而致公死，請殺彭生。從魯之請也。為莊公而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八年齊侯見家張本。

諫明卿曰：桓公挾妻如齊，犯男女相續之戒，及其見逼于人而請之，見殺何疑。此猶桓公之罪，若襄公禽獸之行，則不足責矣。

【譯文】魯桓公預備出國遊行，却是同了夫人姜氏到齊國去。大夫申繻諫阻道：「女子嫁後，就該安居在夫

的家裏，男子娶後，就該安居在妻的室中，彼此不相續亂，纔叫做有禮。違反了必有禍。」桓公不聽，同文姜到了齊國。齊襄公竟和文姜私通。桓公知道了這事，責備文姜。文姜告訴襄公。夏間，襄公舉行享禮，款待桓公，使公子彭生和桓公同坐一部車子。桓公被彭生拉脅死在車上。魯國派人向襄公說道：「我寡德的君上因畏懼齊君威嚴，不

敢安居國內，所以到齊國來教睦善好；禮儀完成後不回來，還不知道這一死是誰的咎責魯國恥辱的惡名却已開傳各國了。請把彭生殺死，滌除魯國的恥辱。」襄公居然殺死了彭生。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有二年。論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周莊王元年陳莊公七年，杞惠公三十一年，宋莊公十八年，齊襄公五年，秦武公五年，晉侯緡十二年，史記作十四年，楚武王四十八年，衛惠公七年，時出奔在齊，蔡哀侯二年，鄭子儀二年。

年，是歲陳莊公卒，其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辛卯四年

鄧曼知武王不祿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將齋戒。授兵于廟，故先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者，其心湛然純一。武王將齋，而心忽動散，故驚而入告夫人鄧

曼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夫人知武王必死，故曰祿盡。盈而蕩。人生則心氣盛，故將死而蕩。天之道也。天道盈虛，與時消息，人亦如之也。先君

其知之矣。言楚宗廟之先君，皆知王之祿盡矣。故臨武事，隨事而蕩，王心焉。將齋而心蕩，故知先君使之然也。若師徒無虧，若楚師

人所敗，王薨于行，死而道之福也。不死于戰，是爲國家之福。王遂行，武王乃帥師而行。卒于楠木之下。楠木名也，果如鄧曼之言，是歲

楚武王之子熊費，諱死，而軍隨，且盟，亦楚之威靈有以懾之也。

〔譯文〕楚武王出兵攻打隨國，正要齋戒的時候，進去告訴夫人鄧曼道：「我的心不知怎的，忽然動蕩不安。」

鄧曼歎道：「君王的天祿已盡了，人在活着時心氣充盛，將死便會動蕩，天道盈虛也是如此。大概楚國的祖宗

已覺着了，所以在發動戰爭的時候，使王心動蕩不安。如果軍隊不遭失敗，君王在開拔的半路上薨逝，還是國家的大福哩！」楚王便帶兵出發，果然死在楠木下面。

乙未八年

莊公不伐齊師 莊公八年

師及齊師圍郕。郕，桓莊國伯爵，文王之後也。魯莊公與齊襄公共圍其城。○郕晉成。郕降于齊師。魯弱齊陸，故齊受降而不與魯共功。○降戶江反。仲慶父

請伐齊師。仲慶父，桓公之子也。其後為三桓之孟孫氏。亦曰仲孫氏。齊受郕降，故請伐之。公曰：我實不德，德服于民，齊師何罪？師之罪，罪我之由，罪在我也。夏書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而曰夏書者，魯陶遺種德，自勉以種其德，乃降。故其德能降及于民也。姑務修德。莊公言我且以待時乎。以待可為之時。師還，魯乃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魯其修德以待時也。○愚按齊襄淫乎其妹，而戕殺魯桓公，乃莊公不共戴天之讎也。莊公既不能為君父復讐，又不能以禮訪問其母，且與讎人共與師而伐鄰國，獨何心哉！左氏乃謂君子善魯莊公，愚不知其何說也。

【譯文】魯兵聯合齊兵，圍攻郕城。郕國向齊兵屈服，齊兵也竟單獨受降。魯國的仲慶父看了不平，要求莊公和齊兵一戰。莊公道：「這實是我沒有修德，齊兵有什麼罪？是我自己的罪啊！夏書上說：『皋陶能夠勉勵自己，種下他的德，那德便果然降給人民。』現在我姑且盡力修德，等待時機罷。」於是帶兵回國。君子因而讚美魯莊公。

丙申九年 齊桓公

鮑叔薦用管仲 莊公九年

雍廩殺無知，公伐齊。會莊公，納子糾。魯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也。鮑叔牙奉之以奔莒。而鮑叔帥師來言曰：鮑叔牙帥齊師，子糾親也。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才詐魯臣曰：子糾親也。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至是自莒先入于齊，故子糾不克而

桓公小白也。鮑叔牙奉之以奔莒。

而鮑叔帥師來言曰：鮑叔牙帥齊師，子糾親也。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我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管召讎也。管仲召忽奉子糾以伐齊。且請受而甘心焉。蓋鮑叔欲生得管仲，故託意而戮殺之。乃殺

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名。魯為齊兵所逼。遂殺子糾于生竇之地。○寶音貢。召忽死之。從之其主而死。管仲請囚。管仲有輔佐桓公

囚。鮑叔受之。鮑叔亦有管仲之意故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名。鮑叔必至齊地而後釋其縛者。歸而以

告曰。鮑叔請至齊國。而管夷吾治于高傒。高傒齊之上卿也。言管仲政事之使相可也。輔佐。○相去

聲桓公從之。從鮑叔之請也。傳。陳明卿曰。管子嘗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使桓公自昔先入時。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于糾。悲夫。

【譯文】 雍廩殺了齊國的公子無知，魯莊公便帶兵討伐齊國，把從前逃到魯國的子糾送回去做齊君。齊桓

公是逃往莒地的，這時他搶先回到齊國，使鮑叔帶兵到魯國來說道：「子糾是齊君的庶弟，不願自己殺死他，請

魯君辦他的罪。」管仲和召忽都是齊君的讎人，請把他們交出來，我受了這兩人的罪，必要殺了他，纔甘心。」莊公受不

住齊兵威迫，只得把子糾殺死在魯國的生竇地方，召忽也自殺了。管仲却要求囚禁鮑叔，押了管仲，帶回齊國，到

了齊國的堂阜地方，就解脫管仲的刑具，回到齊都，向桓公說道：「管夷吾的政治才識，勝過上卿高傒，可以使他

做輔相。」桓公果然聽從了。

丁酉十年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齊桓公以魯納公將戰。莊公將曹劌請見。曹劌魯人。請見莊。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肉食謂在位有謀者。言國有肉食者鄙。言肉食者所見鄙陋，未能遠謀。

又何閒焉。閒猶與也。言曹劌曰：肉食者鄙，所見鄙陋，未能遠謀。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曹劌論戰 三九

無能為國。遂入見。莊公問何以戰。問公何以戰。與齊師戰。公曰：衣食所安，雖身所安，弗敢專也。然亦不敢遠謀者，

必以分人。必分于人對曰：小惠未徧。曹劌答言：衣食小惠，所令民弗從也。上所使也。公曰：犧牲

玉帛，犧牲祭器也。玉者璧瑱璜琥之物。弗敢加也。敢有加于尊。不必以信。祝史正辭，不對曰：小信未孚。

言此特小信，未神弗福也。神心未必降能大孚于神。未對曰：忠之屬也。忠言盡情察微，不使有枉，是必盡己之誠。對曰：忠之屬也。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可以一戰。上惠利民，刻民思報，戰則請從。

若與齊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莊公乃與曹劌共乘。戰于長勺。與齊戰于長勺之。公將鼓之。莊公便欲鳴

劌曰：未可。言未可。遠逐之下視其輶。既克。魯師公問其故。克敵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氣勇為之主。一鼓

逐齊。劌曰：未可。言未可。遠逐之下視其輶。既克。魯師公問其故。克敵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氣勇為之主。一鼓

之矣。遂逐齊師。公乃馳車。既克。魯師公問其故。克敵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氣勇為之主。一鼓

作氣。兵以鼓進，方鳴鼓之。再而衰。至再鼓則彼竭我盈。我師初鼓，勇氣萬盛。故克

之。勝齊師也。夫大國難測也。言齊大國，懼有伏焉。恐其先有伏兵。吾視其輶亂。我下車而視，則視

望其旗靡。其旗靡之類靡。故逐之。如此則是真敗。

袁了凡曰：蒼古濃淡，實有其文。〇錢希聲曰：茅屋中，信有知兵之將。肉案上，那得識

氣之人。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曹劌之論，可謂權而好謀者矣。文亦步伐嚴整。

〔譯文〕齊國出兵攻打我魯國，莊公準備和齊兵作戰。曹劌請求進見。他的同鄉人說道：「軍國大事自有食

俸祿的人謀劃，要你參加進去做什麼呢？」曹劌道：「食俸祿的人見識鄙陋，不會有遠大謀劃的。」他毅然進見，

問莊公怎麼可以和齊兵對敵。莊公道：「衣和食的安逸，不敢自己單獨享受，我必要分給別人。」曹劌道：「這種小小恩惠，未見得能普遍，人民不肯聽從的。」莊公道：「祭祀的牲畜和玉帛，不敢比從前加多，祝史必說實在的話。」曹劌道：「這種小小信用，還不能大孚於神明，神明不肯降福的。」莊公道：「大小案件雖不能完全審察得明白，但必盡力從情理上推勘出實在來。」曹劌道：「這是治國能忠的一端，可以和齊兵一戰了。如果開戰，請許我跟隨到前方去。」於是莊公和他同乘了一部兵車，在長勺這地方決戰。莊公正要擊鼓進兵，曹劌道：「這時還不能。」等到齊兵擊了三次鼓，曹劌道：「可以擊鼓了。」把齊兵殺得大敗。莊公想追趕曹劌道：「這時還不能。」走下車子看齊兵逃去的車跡，又走上車前的橫木，望齊兵逃去的情狀，說道：「可以追上去了。」莊公便指揮部下，追殺齊兵，果然獲得大勝利。在勝利以後，莊公問他是什麼緣故。曹劌道：「大凡作戰，都是靠着一股勇氣，第一次擊鼓，兵士的勇氣最昂揚，到第二次便衰退了，三次就沒有了勇氣。在他們沒有了勇氣的時候，我們正在充滿着勇氣，所以能打败他們。不過齊是大國，他們用兵是很難猜測的，恐怕他們有埋伏。後來我看他們的車跡混亂，又見他們的旌旗倒下，這纔放心追殺過去。」

戊戌十一年

臧孫達知宋興 莊公十二年

宋大水。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使弔焉。魯莊公使人弔于宋國。曰：天作淫雨，淫過也。言雨過多，所以為大水也。害于棗威。言雨多是害及于棗威之實盛也。若之何不弔。天災如此，不敢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實有不敬之罪。天降之災。故天降災而罰我也。又

以為君憂。且重貽夫魯拜命之辱。君命之辱，故臧文仲曰：孫辰也。宋其興乎。言宋國禹湯罪己，天有罪，則禹湯引而歸之于己。其興也淳焉。故其興也。淳焉而盛。桀紂罪人。桀紂有罪，乃推而歸之于人。其亡也忽焉。故其亡也。忽焉而速。且列

國有凶稱孤。大凡諸侯遇災，則禮也。此又合言懼而名禮。言懼謂罪己，名其庶乎。言宋庶幾，既而

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桓公名。臧文仲初聞宋人答使者之辭，而曰：宋其興乎？後來方聞知

載此以回互前說。御音說，說音悅。臧孫達曰：即說明年爲君之後，城徐方聞。而宋與之言不辭，故傳

爲君之心。所以一言變惑退舍者，同一善也。左氏因其惑天，而決其恤民，毋亦以天之耳目，寄于壬民之視聽

耶。○人君嘗畏天變，此篇得之。

【譯文】宋國發生大水災，魯莊公派了使臣去弔慰，說道：「上天降下過多的雨，損害祭祀的案盛，怎麼可以不來弔慰呢！」宋君答道：「這實在是孤有不敬的罪，所以上天降下災殃來，更因此帶累魯君，代我國擔憂，敢不

拜謝魯君的派使弔慰！」魯大夫臧文仲聽了這話，說道：「宋國就要興盛咧！夏禹商湯把天下的罪都引爲自己的罪，所以興盛起來快得很，夏桀商紂把一切的罪都推在別人身上，所以滅亡也快得很。而且列國諸侯在遇到

災難的時候稱『孤』，貶責自己，是一件合禮的事。他說話既抱着恐懼心，情稱呼自己又很合禮，庶幾乎是興盛的氣象罷。」到明年，桓公御說做了宋君，又聽得說：「這原是公子御說對答魯國使臣的啊！」臧孫達道：「這個人應該做國君，因爲他很有體恤人民的仁心。」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地名，厲公以魯桓十五年出奔蔡，遂及大陵。大陵亦獲傅瑕。夫傅瑕，大傅瑕曰。

苟舍我。傅瑕謂厲公苟能舍我也。○舍音捨。吾請納君。我能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厲公欲傅瑕爲盟誓，傅瑕殺鄭

子及其二子。鄭子即子儀也。傅瑕不知盟誓無質，不敢背盟，乃殺子儀，併殺子儀之二子。而納厲公。遂納厲公厲公入，厲公既獲，殺傅瑕。

以瑕有二使謂原繁曰。厲公又使人謂傳瑕貳。言傳瑕事子儀。又納周有常刑。言國家有經既伏其

心而殺之。厲公又使人謂傳瑕貳。言傳瑕事子儀。又納周有常刑。言國家有經既伏其

在裏面沒說過一句迎我回國的話；如今我復國了，你又沒有親附我的表示，我心裏很抱憾呢！原繁回答道：「先君桓公命我的先人做宗廟守臣，當子儀即位的時候，鄭國有了主人，却又生出外心來，那不就是懷着二心麼？等到你主持社稷，國內的人民，又有那一個不是臣子？做臣子的不懷着二心，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子儀在位已經十四年了，還要想法子迎你回國，難道就不算二心？莊公的兒子尚有八個，倘然都拿官爵和賄賂收買這班大夫，勸他們生出二心來，居然可以成事的話，你的君位又怎能保得住？我現在很明白你對我的用意了，」便自己用繩子縊頸死了。

■楚子滅蔡以說息媯莊公十四年

蔡哀侯繩息媯以語楚子。繩繫也。息媯是息侯之夫人也。有美色。蔡與息有舊怨。故楚子滅息。文王遂滅之。以息媯歸。虜其夫。人而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則成王也。楚人稱未成君曰敖。文王雖生二子。猶不肯言。楚子問之。故不言。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息媯答言。我以一婦人之身。既縱弗能死。而縱然忍恥辱。其又奚言。對而言。語乎。楚子以蔡侯滅息。蔡侯繩息媯之故。由遂伐蔡。息媯也。秋。楚入蔡。傳例曰。其地也。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六年。言。

其地也。言不有。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六年。言。

向。易去聲。鄉音。其如蔡哀侯乎。言蔡侯之見依自取之也。

【譯文】蔡哀侯故意在楚文王面前誇獎息媯美貌，文王因而滅亡了息國，把息媯帶回楚國來，生了堵敖和成王兩國兒子。但她沒有和文王說過一句話。文王問她什麼緣故，息媯答道：「我是一個婦人，竟事奉兩個丈夫，縱然忍受着恥辱，不能夠早些死，可又有什麼面目相對着說話呢？」文王以為息國滅亡是爲了蔡侯故意誇獎她的美貌，她一定恨蔡侯，便帶兵攻打蔡國。在這年秋天，楚兵攻進了蔡國。君子說道：「商書上所說作惡的容易，

在裏面沒說過一句迎我回國的話；如今我復國了，你又沒有親附我的表示，我心裏很抱憾呢！原繁回答道：「先君桓公命我的先人做宗廟守臣，當子儀即位的時候，鄭國有了主人，却又生出外心來，那不就是懷着二心麼？等到你主持社稷，國內的人民，又有那一個不是臣子？做臣子的不懷着二心，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子儀在位已經十四年了，還要想法子迎你回國，難道就不算二心？莊公的兒子尚有八個，倘然都拿官爵和賄賂收買這班大夫，勸他們生出二心來，居然可以成事的話，你的君位又怎能保得住？我現在很明白你對我的用意了，」便自己用繩子縊頸死了。

就同大火在原野裏燒起來一樣，人們不能對了火站得靠近，那裏還能夠撲熄？蔡哀侯自己惹火燒身，就和這個話差不多罷！

丙午十九年

鬻拳以兵諫 莊公十九年

初，鬻拳強諫楚子。鬻拳楚之臣爲大閹。楚子畏懼，乃鬻拳曰：吾懼君以兵，自謂不合以兵臨君，使君畏懼。楚子弗從。不從鬻拳臨之以兵。鬻拳以兵懼而從之。楚

從其謀。鬻拳曰：吾懼君以兵。自謂不合以兵臨君，使君畏懼。罪莫大焉。自服遂自刎也。鬻拳於是自刎其足。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鬻拳所爲非人臣之法。傳稱其愛君，此左氏見諫不到處。諫以自納于刑，以兵諫君而自刎其足。刑猶不忘

納君子于善。既自刎足，當時時進忠諫也。

【譯文】 在起初，楚臣鬻拳強諫楚文王，文王不肯聽從，鬻拳進一步用兵器威脅文王，文王纔恐懼聽從了。事後鬻拳說：「我用兵器威脅國君，沒有再比這種罪再大的了！」使自己刎去兩足。君子說道：「鬻拳真可算得忠愛國君，用兵器迫諫以後，自己拿刎刑來辦自己的罪，在受了刎刑以後，仍然不忘記向國君進他的忠諫。」

丁未二十年

鄭伯納諫徧舞 莊公二十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五大夫，魯國邊伯、詹父、禽、孫諸也。去年五大夫伐周，逐逐惠王，而立子頹。子頹立，而享五大夫焉。○頹徒回反。樂及徧舞。徧舞，黃帝樂，舜樂，禹樂，而哀、管、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謂我嘗聞此語。哀樂失時，管樂而哀，管哀而樂，皆失時也。○樂音洽，下同。殃咎必至。凡如此者，必有災殃罪咎。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代其樂，六樂禍也。是以禍夫司寇行戮，其行刑戮也。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鬻拳以兵諫 鄭伯納諫徧舞 四十五

君為之不舉。刑戮之日。天子不舉。感德。○為去聲。而況敢樂禍乎。何况敢以禍為樂乎。斃王之位。謂子頹逐王而篡其位。○斃音干。禍孰大

焉。將有殺戮之臨禍忘憂。方且歌舞。而忘其憂。憂必及之。言必不免于殺戮也。盍納王乎。何不討子頹而納惠王乎。○盍音合。號公曰。寡

人之願也。亦顯納惠王之言。

【譯文】周惠王的兒子名叫頹的，靠着五個大夫的力量驅走惠王，僭了天子位，所以辨威席款待五個大夫，席間把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的樂舞都用遍了。鄭伯聽得了這事，去見號叔道：「我曾聽得說不當哀的時候哀不當樂的時候樂，災殃罪咎必然隨着而來。現在王子頹一味的歌舞不息，實在是喜樂禍事啊。那司寇官照律殺戮有罪的人，做天子的尚且不設威儀，何況敢於喜樂禍事呢？子犯天王的大位，沒有再比這種禍事再大的了。禍事已在眼前，竟忘記了憂患，那憂患終究要臨到身上的。我們何不仍迎天王回朝呢？」號公聽得了，說道：「這也是我的願望啊！」

己酉二十二年鄭文公元年。是歲楚成王薨。執兄堵敖自立。○類史記作博。

陳敬仲辭卿辭夜飲

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寇。公子完其黨也。故公子奔齊。齊侯使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公子完辭為卿。自稱羈旅之臣。幸若獲宥。所幸得及于寬政。寬大之政。救其不閑于教訓。教我不閑習。而免于罪戾。不

責其弛于負擔。弛去聲也。譬如負。而得息肩于齊。君之惠也。此皆齊君思惠所及。所獲多矣。君亦已多矣。敢辱高位。豈敢為罪戾。弛于負擔。而得息肩于齊。君之惠也。此皆齊君思惠所及。所獲多矣。君亦已多矣。敢辱高位。豈敢為罪戾。

辱高以速官謗。無德而居高位。是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逸詩。翹翹車乘。翹翹車乘。引古詩位。乘去聲。招我以弓。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豈不欲往。慕顯命。畏我友朋。所讓賈也。使為

反。乘去聲。招我以弓。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豈不欲往。慕顯命。畏我友朋。所讓賈也。使為

工正。既辭爲卿。桓公乃飲桓公酒。桓公實之。而就其家樂。桓公喜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公于完又辭夜飲。善臣之享君。未卜其夜。若夜飲則不敢。以燭繼。君子曰。酒以成禮。其成禮而已不繼。以淫。淫。過也。難。以夜。義也。言公于完辭夜飲者。不使夜飲。而仁也。言公于完辭夜飲者。納其君于淫。仁也。得愛君之仁也。以君成禮。使其君飲。弗納于淫。

張天如曰。陳完至齊。而齊即授以卿。則必有嘗齊侯者。授之而固辭。之。則愈以嘗齊侯。所以終授之卿。而因以代齊也。完嘗尋常人物。

【譯文】 陳國的公子名叫完，字敬仲的，逃到齊國。齊桓公要任命他做卿，他辭謝道：「寄居在這裏作客的臣子，微幸得到恕宥，生活在寬大的政教裏，赦了我，不閉習教訓的罪，不加責罰，使我如卸去一肩擔負，安居在齊國，君上所給的恩惠，我受到的，已經很多了，怎敢再玷辱卿的高位，召致官府的謗責呢？我願拿死來發誓。詩經上說：『迎我的車子遠遠地來了，又舉着弓在招我，我難道不想去，但恐被我的朋友譏責啊。』」桓公改派他做百工長，叫做工正。這天他在家裏請桓公飲酒，桓公快樂得很，說道：「點起燈燭來，繼續飲個暢快。」他又辭謝道：「我是卜好了日間的夜間飲酒沒有卜過，不敢點燈燭。」君子說道：「大凡飲酒，只是完成一種禮節而已，不日夜連接着飲得過多，是合乎義理的，使君上飲酒成禮，不肯導君上夜間飲酒過多，這是一種忠愛君上的仁心啊！」

周史知陳大於齊 莊公二十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也。敬仲即公子完之字。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于飛。此所占之。鳳凰，瑞禽也。唯曰鳳。唯曰。和鳴。鏘鏘。唯唯俱飛。相和而鳴。聲鏘鏘然。如有媯之後。陳媯姓國。敬仲乃陳公。以此。敬仲夫婦也。和鳴鏘鏘。敬仲夫婦相隨適齊而有聲譽也。有媯之後。陳媯姓國。敬仲乃陳公。受祿表于齊國也。五世其昌。言敬仲在齊五世後始昌盛也。並于正卿。言位與卿並。得爲上大夫也。八世之後。言敬仲八

世之莫之與京。京大也。言其位高大無與爲比。所占之辭止此。陳厲公生敬仲。公子完屬。公之子也。其少也。敬仲年少時。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周之太史能以周易占吉凶。而見陳厲公。陳侯使筮之。厲公使周史占敬仲之吉凶也。揲著曰筮。遇觀之否。本卦爲觀。變卦爲否。

蓋六四爻變也。○音音贊。下皆如字。否音比。曰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六四。近九五之君。故得觀其國家之光華。利用賓于王。其占爲利於爲王朝之賓也。此二

句觀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史釋卦之辭。謂敬仲將代陳得國而爲諸侯也。不在此。謂敬仲不在陳國。其在異國。當在

其身。又言敬仲非自身得國。在其子孫。其得國者必敬仲之子孫也。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言所謂尊國之光者。其光在彼處遠地。而有光耀將往。而得

也。若在異國。設若出在他國而得其國。必姜姓也。必是姜姓之國。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乃堯時四嶽之

配天。陳氏秉齊政。是謂太岳之配天。而有配天之大功也。物莫能兩大。天下之物無能兩大者。陳衰。陳氏入於齊。故知陳國之衰。此其昌乎。陳國既衰。

在齊者必昌盛。所謂物莫兩大也。周史所占之辭止此。及陳之初亡也。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敬仲五世孫陳桓子。名無

也。其後亡也。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敬仲八世孫陳成子。名桓。殺簡公而專齊政。應莫之與京之兆也。桓之曾孫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而篡其國。所謂陳衰。此

其昌乎者。謂此也。

【譯文】 在最初，陳國的大夫懿氏打算把女兒嫁給敬仲，叫他的妻子卜一下吉凶。他的妻子占得卦辭道：「

很吉！有如風凰相偕着飛舞，彼此和聲對鳴，那聲音鏗鏘錯錯地。有媯氏的後人，將來要在姜姓國裏受到厚祿。到

五世就開始昌盛了，地位和正卿比肩。到了八世以後，可就没有人比得上他地位的崇高了。」當陳厲公生下

敬仲，還在很小的時候，有一位周朝的太史對周易很有研究，到陳國來見厲公，厲公也叫他占一下吉凶。遇着本

卦是「觀」，變卦是「否」。他說：「這個卦可以觀看國家的光華，有利於做王朝的賓，看起來他會代陳得國。做諸侯罷，但不在陳本國，在別一國，也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子孫，因爲光華很遠，由於到別國去纔明耀起來的。有

果真個在別一國，必定是姜姓。那姜姓是大嶽的後裔，陳氏在姜姓國當道，就同操着山嶽權一般，有配天的大功。可是一物不能在兩處同樣大，當陳國衰敗的時候，他就會在別一國昌盛罷！等到陳國第一次滅亡，陳敬仲的五世孫桓子方始在齊國昌大，後來陳國再度滅亡，敬仲的八世孫成子就在齊國取得全部政權。

庚戌二十三年 楚威王元年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非禮也。傳言不曹劌諫曰：「社古魯反。」夫禮所以整民也。禮以辨上志，故可以整齊下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制財用之節。於會必節財用，統令諸朝，以正

班爵之義。禮使小國朝大國，所以率長幼之序。長幼以年齒為次。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

諸侯有王。諸侯朝於天子曰視職。王有巡守。天子適於諸侯曰巡守。以大習之。大習會朝，非是。君不舉矣。則君無所舉動也。君舉必書，官必書於策。史書而不法，所書舉動而不後嗣何觀。夫何所瞻也。秋，丹桓公之楹。

【譯文】魯莊公準備到齊國去參觀祭社，這是不合禮的舉動。大夫曹劌諫阻道：「禮是整飭人民的，所以諸侯相會的意義，在於教訓臣下事奉天子的法則，制定合出貢賦的多少；小國朝大國的意義，在於確定班爵的等第，表率長幼的次序，如有不朝不會的諸侯，纔出兵去征討；諸侯每隔五年期見天子視職，天子每十二年到諸侯所守的地方叫做巡狩，可以大規模地演習會朝禮，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做國君的不應有其他舉動了。國君有什麼舉動，史官要記下來的，如果所記的事，不合先王法度，後世子孫有什麼觀感呢？」這年秋天，莊公把桓公廟

裏的樞柱改漆了紅色。

乙卯二十八年

驪姬謀立奚齊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烝于齊姜也。齊姜武公之妾。上淫曰烝。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齊姜生一女一男。其女嫁秦穆公。男名申生。為太子。又娶二

女子于戎。戎狄之國。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之後。姬姓。重耳晉文公。狐偃其舅也。小戎子生夷吾。小戎九姓之戎也。子夷吾。夷吾晉惠公也。晉

伐驪戎。驪戎亦姬姓。獻公伐之。〇驪音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之君男爵。以其女驪姬納獻公。歸生奚齊。驪姬歸晉。生子名曰奚齊。其娣生

卓子。驪姬之娣。廢。〇驪音黎。驪姬嬖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獻公有外嬖大夫。姓梁名五。又有嬖大夫在東關外。亦名五。驪姬賂此二人。

使言于公曰。使二人言。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成師所封之邑。先君宗廟在焉。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屈皆晉邑。疆場也。〇不可以無主。言三邑皆不宗邑無主。曲沃宗邑。則民不威。則民無疆場無主。蒲屈疆場

屈尤勿反。〇不可以無主。可無人主之宗邑無主。設使無主。則民不威。則民無疆場無主。蒲屈疆場

接。設使無主。則開修戎狄。〇場音亦。則啓戎心。則開修戎狄。〇場音亦。戎之生心。戎生心而民慢其政。民不威而國之患也。此二

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今君若能使申生居曲沃。以為宗邑之主。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又使重耳居蒲。夷吾

以威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懼。而外亦絕戎狄窺伺之心。且蒞君伐。君之可以蒞表吾。使俱曰。庶使晉國狄之廣莫。莫

謂狄地之曠絕。〇說音悅。于晉為都。今使二公子主之。是晉國所啓土。晉自是以不亦宜乎。此固禮

侯說之。說之。〇說音悅。使大子居曲沃。為宗邑。主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場主羣公子皆鄙。其

衆公子皆使居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絳晉國所都也。獨有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申生以

公子皆出居外。故諸諸得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合爲一耦。以諸行。而吳齊卒爲太子。二子並傷晉室也。

【譯文】晉獻公奸淫父妾齊姜，生下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娶了兩個戎狄的女子，大戎狐姬生了個兒子，名叫重耳，小戎子生了個兒子，名叫夷吾。獻公又帶兵攻打驪戎，驪戎是男爵，把女兒驪姬嫁給獻公，回到晉國後，生了個兒子，叫做奚齊。她的從嫁妹妹生了個兒子，叫做卓。獻公最寵愛驪姬，她使用賄賂買通了獻公外面的寵臣祭五和東闈的一個寵臣，也叫做五的，授意他們向獻公說道：「曲沃是先君宗廟的所在地，蒲邑和二屈是晉國的邊疆，都不能沒有主宰的人。宗廟所在地沒有人主宰，百姓便不會敬畏，邊疆沒有人主宰，就要開啓戎狄窺伺的野心，戎狄一有野心，百姓又對內政怠慢下來，都是國家的大害啊。如果派遣太子駐曲沃，重耳夷吾分駐蒲邑和屈邑，便可以威鎮百姓，懾伏戎狄，而且可以顯出君上的武功，使得全國的人都這樣說：『狄地的廣大，無異都被晉國控制着了。』晉國從此可以開闢疆土，不是很相宜的麼？」獻公大爲歡悅，使太子駐曲沃，重耳駐蒲城，夷吾駐屈邑，其他眾公子都派駐各邊地，只有兩姬的兒子在晉都絳邑。兩個名叫五的寵臣，到底和驪姬勾串起來，在獻公面前說眾公子的壞話，立奚齊做太子。晉國人把他們比做二耦合爲一耦，共同擊傷晉室，呼他們爲「二五耦」。

己未三十二年

內史過知虢 莊公三十二年

己未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虢地名，有神下降於此，蓋能言，誰以惠王問諸內史過，名過者，周惠王問內史之官，故而降對曰：國之將興，家將興，明神降之，必有明神，監其德也。以監察其將亡，及其國神又降之，降于其地，觀其惡也。以觀其惡，故有得神以興，而其國興者，亦國君之德，將亡，家將亡，神又降之，降于其地，觀其惡也。國君之惡，故有得神以興，而其國興者，亦

有以亡。亦有因神降。而其國亡者。虞夏商周皆有之。四代之興亡。皆有神異。王曰：若之何？王問何神對曰。以其物享焉。答曰。

神必頻祭。故其至之日。此解其物之義。謂亦其物也。謂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王從之。惠王從其言。日用物享之。神以何日至也。

內史過往。往至莘。神。求賜土田之命。神請命。內史過問號公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神而反曰：號必亡矣。史過言號國。有必亡之兆。虛而聽于

神。號公虐民。而神居莘六月。神降於莘地。號公使祝應宗。區。史。罵享焉。言號公使大祝名應宗。又

往享神。○神賜之土田。神有賜號公。史罵曰：號其亡乎。史過述史罵之言。吾聞之。我之所聞。如國

將興。國家之聽于民。順民心將亡。及國家之將亡。聽于神。虛民而求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聽則無所

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不二也。依人而行。惡則神去之。號多涼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

田必不為得。為僥倖。五年晉滅虢。張本。

【釋文】

己未三十二年秋天七月裏，有神下降號國的莘地。周惠王向內史名叫過的問題：「這是什麼緣故啊？」內史過答道：「一個國家在要興盛的時候，會有明神下降，那是為了監察國君的德行；一個國家在要滅亡的時候，明神也會下降，那却是為了觀看國君的惡事了。所以有因明神下降興盛起來的，也有因明神下降亡國的。虞、夏、商、周、四代都曾有過。」惠王道：「怎樣去禮敬那明神呢？」內史過答道：「拿應當用的物去祭享便了。明神那一天下降，就用那一類的物去祭享，例如明神甲乙日下降，用蒼玉青服之類。」惠王便聽從了他的話，派他到莘地祭享。他聽說號公會求神賜給土田，回到周朝後，說道：「號國一定要滅亡，虐待百姓，却聽從神的吩咐，神在莘地六個月，號公派了大祝名應宗的，又一個名叫區，和大史名叫罵的三個人去祭神，果然賜給土田。史罵也說：「號國亡得快了，我曾聽得說國家將要興盛，一切政事都順着民心，國家將要滅亡，就會向神求福了，却不知道

也。○驚君其待之。言桓公姑待其自驚。公曰魯可取乎。桓公欲乘亂滅魯。對曰不可。言不猶乘周禮。魯國猶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周公之禮乃臣聞之。下文所謂國將亡國家所本必先顛。禮之治國譬如木

顛覆而後枝葉從之。然後枝葉亦魯不棄周禮。不棄周禮則未可動也。未可搖動君其務寧

魯難而親之。言公但可安寧魯國。親有禮。則魯乘周禮能親之。因重固。魯根本固安重堅固。當因而成就之。

而相疑貳者乃可因覆昏亂。昏迷而致暴亂者乃可因而覆之。言魯未有霸王之器也。上文四言者。可

而聞之。○聞去聲。覆昏亂。昏迷而致暴亂之勢故不可取也。○覆芳服反。霸王之器也。上文四言者。可

器也。按仲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遠使齊侯務需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譯文】齊國的大夫仲孫湫到魯國來省察禍難。回到齊國後，向桓公說道：「如果不除去慶父這個人，魯國

的弑奪禍亂還要繼續不止呢！」桓公道：「怎樣纔可以除去？」仲孫湫道：「他作亂不止，結果會使自己滅亡的，

你姑且等待着。」桓公道：「我們能趁此奪取魯國麼？」仲孫湫道：「不能。魯國到現在還秉執着周禮，周禮是治

國的大本。我曾聽說過：「國家將滅亡，和一棵樹似的，必定是樹根先倒了，然後枝葉纔隨着枯槁。」魯國不廢棄周

禮，還不能搖動它。你該盡力平定它的禍亂，和它親睦纔是。親睦有禮的國家，因着它的根本堅固，從而成就它；乘

士蔣知申生不立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初曲沃武公覆滅宗國。賂僖王

將上軍。獻公自將上軍。王使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也。今獻公時強大。擅立一軍。故增爲二軍也。公

以滅耿。滅霍。滅魏。所滅三國。還而歸晉爲大子城曲沃。先是因對公從一五謀。使太

賜趙夙耿。

以歐風賜畢萬。魏以魏國為大夫。使諸大夫士為曰：「天子不得立矣。」士為言申生不得立為分

之都城。傳例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曲沃而位以卿。古者軍將皆命卿。今申生先為之極。申生之

道已極其大。又焉得立。豈復更立以為後乎。○焉於處反。不如逃之。為申生計者。不若無使罪至。無使罪加之罪。為

吳大伯。大伯周太王之嫡子。知太王欲立王季。故逃奔而適吳。今言生何不為之。不亦可乎。言申生為大伯。猶有令名。能如大伯。則雖不得

也。與其及也。與其留晉而及。且諺曰：俗語有言。如心苟無瑕。言吾心苟無何恤乎無家。則不必

憂也。天若祚天子。設使天若祚其無晉乎。雖出在外。猶能如大伯之得國。何患何恤乎無家。則不必

張侗初二云：士為之策良是。諸帥紛紛。皆不能及。何嘗時乃出私。而不可告太子乎。昔太子以君命為尊。即告之而不從乎。

【譯文】晉獻公加強他的武力，組成了上下二軍，獻公自己統率上軍，太子申生統率下軍，趙夙為獻公御戎，畢萬做獻公的車右，滅了耿、霍、魏三個姬姓國家。回到晉國後，給太子在曲沃築城，把趙地賜給趙夙，魏地賜給畢萬，叫他們都做了大夫。士蔣私下說道：「太子不得立為後嗣了，既把都城分給他，統率下軍，又是卿位，獻公預先佈置，使他所處的地位高到極點，又怎會立他為晉國的後嗣呢？不如逃到別國去，免得有一天降下罪來，做一個吳大伯，不也可以麼？還能有遜國的美名，何必留在國內遭禍呀！而且俗語說：『我的心裏只須毫無愧為什麼要憂慮沒有家？』上天如果保佑太子，那又何愁不能享有晉國呢！」

羣臣論將太子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赤狄別種。本居東山地。○大音泰。里克諫曰：「里克晉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粢。或則太子從君而奉粢盛也。○盛音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朝夕膳食。則太子視之。言不可離君左右也。故曰冢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羣臣論將太子

子。號曰太子。則使太子守國。君行則守。君因朝會征伐而行。有守則從。君使大臣守國。從曰撫軍。太子從行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

守曰監國。言代君監國。古之制也。皆古夫帥師。專行謀。必專謀軍事。誓軍旅。誓號令以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此乃國君與執政之臣所圖之事。非太子之事也。太子不當帥師在制命而已。當專制其命令。

稟命則不威。設使太子凡事稟命於君而後行。則權不在己。而無將之威。專命則不孝。設使太子凡事不稟命而自專。則理有不順。而失子之孝。故君之嗣

適。不可以帥師。所以君之嫡子承後嗣者。不君失其官。則理有不順。而失子之孝。帥師不威。則師而待稟命。將

焉用之。二者皆所不可。則將焉用。彼為將哉。焉於虜反。且臣聞臯落氏將戰。里克言我又聞臯落氏。將戰。里克言我又聞臯落氏。將戰。里克言我又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恐太子戰

不對而退。里克諫不見聽。見太子。太子申生曰。吾其廢乎。申生亦知父欲廢己。故以問里克也。對曰。告之以

臨民。言君使汝治曲沃是。告之以臨民之事也。教之以軍旅。言君使汝將下軍。是教以軍旅之事也。不共是懼。此二事任大責重。太子當何故

廢乎。何故以廢。且子懼不孝。況為人子者。所懼無懼弗得立。不當以見廢。棄而為懼也。修己而不責人。惟自修

而無怨。尤於人則免于難。如此則庶幾免於禍。難也。難作去聲。太子帥師。里克統帥上軍。以為之將。公衣之偏衣。

公服也。衣之去聲。下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金為。先友曰。車右。其言曰。衣身之偏。

身之偏。言得君衣身之偏及衣之同。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金為。先友曰。車右。其言曰。衣身之偏。

也。兵要遠災。握權要於我。可以遠災。親以無災。分半衣以親之。又何患焉。言太子無所憂患也。狐突歎曰。猶

突為太子御戎章。聞先友時事之徵也。在天為時。所以衣身之章也。在身為衣。所以為身。佩衷之旗

之言。而冀其不知君心也。時事之徵也。在天為時。所以衣身之章也。在身為衣。所以為身。佩衷之旗

之言。而冀其不知君心也。時事之徵也。在天為時。所以衣身之章也。在身為衣。所以為身。佩衷之旗

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果欲殺太子之事。則當以四時之始而命之。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服太子之身。則當用其衷。則佩之度。謂君果欲用太子之中心。則佩衣以純色之衣也。用其衷。則佩之度。玉者君子之常德。當以玉為佩也。今命與時卒。而命之於冬。十二月乃闕其事也。闕其事也。則非敬其事。乃衣之彪服。不以衣之純。乃衣遠其躬也。則非服其身。乃佩以金玦。不佩之度。而所佩者乃棄其衷也。則非用其衷。乃服以遠之。則遠其躬也。時以闕之。以言其天。則以金為玦。○玦音決。○棄其衷也。嚴義其衷也。乃服以遠之。則遠其躬也。時以闕之。以言其天。則關其彪涼冬殺。服用彪涼。則有涼薄之意。金寒玦離。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胡可恃也。謂氣象何事也。彪涼冬殺。時用彪涼。則有肅殺之意。金寒玦離。玦者決也。有離別之意。胡可恃也。謂氣象何事也。雖欲勉之。雖欲勉力。狄可盡乎。東山之狄可梁餘子養。曰。帥師者。殺討者受命于廟。將授兵必告於宗廟。受服于社。出師則宜於社。為將者有常服矣。謂章弁之服也。不獲而彪。今太子不得常服。命可知也。君命如斯。死而不孝之名。猶不孝也。不如逃之。不如逃之。諸紳之而衣雜色之衣。命可知也。君命如斯。死而不孝之名。猶不孝也。不如逃之。不如逃之。諸紳之為高。罕夷曰。時罕夷亦將。彪奇無常。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金玦有決別之。雖復何為。雖得歸國。君有心矣。言獻公有害太子之心也。先丹木曰。時先丹木為後。是服也。謂偏衣。狂夫阻之。言雖狂夫。曰盡敵而反。言獻公命申生盡殺狄人。敵可盡乎。無可盡。雖盡敵。猶有驪姬二女。不如違之。乃得歸國。○盡子忍反。敵可盡乎。殺之理。雖盡敵。猶有驪姬二女。不如違之。不如去之。而適他國。狐突欲行之言而行。羊舌大夫曰。時羊舌大夫為。不可。言不可去。違命不孝。違父之命。棄事不忠。棄君之事。雖知其寒。心寒薄。雖知其惡。不可取。然而去之。則是取子其死之。戰而死也。大子將戰。羊舌大夫之言。狐突諫曰。不可。言不可戰。昔辛伯諗周桓公云。諗告也。事在桓公十。內寵並后。內之寵而與狄人戰。狐突諫曰。不可。言不可戰。昔辛伯諗周桓公云。諗告也。事在桓公十。內寵並后。內之寵。外寵二政。政如二君。然嬖子配適。寵愛庶子。如嬖子然。大都耦國。大都勢強。亂之本也。亂之本。四者致。內寵外寵。

血稱周公弗從。不從辛伯之言故及于難。故辛為莊王之所殺。○難去聲。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譖。吳齊為

立可必乎。言申生無可必立之意。孝而安民。全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子其圖之。言太子當圖孝與安民二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言

功益見害。是危身以召罪也。信。此篇諸臣之語。太子惟里克。按獻公悉於武廟。嘗稱疾。使奚齊蒞事。伍公四年。獻公因驪姬果殺申生。羊舌之論最合經常道理。足謂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朝。子盍圖

乎。申生曰。吾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秦命不敬。作事不孝。又何圖焉。吾其正也。嗚呼。此固張子西銘以發揮仁孝也。○呂東萊云。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蓋處人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世子之謀已成。憚里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勸之。而克乃曰。吾其中立乎。兩刃之下。人不容斥。克守前術而應後勢。宜其敗也。

【譯文】

晉獻公使太子中生統兵攻打東山的赤狄別種臯落氏。大夫里克諫道：「太子是祭祀宗廟社稷時

隨從國君奉棗盛的，而且要早晚親侍國君膳食，所以稱為冢子。國君因朝會征伐的大事出行，便留太子守國，如

另派大臣守國，太子就隨着國君出行。隨行稱為撫軍，留守稱為監國。這是古來的制度。本來統兵是專謀軍事的，

號令要嚴肅，實是國君和執政大臣所做的事，不是太子所能做的事。做將帥的必須專制執行所發的命令，如果

遇事要向國君請示，便沒有威望，自己專權却算得不孝，所以國君的嫡子不能叫他統兵。就因了太子專制，在國

君是失掉大權，統兵後遇事請示，又沒有威望，這兩層都不對，何必用太子統兵呢？而且我聽說臯落氏就要和我

晉國接戰了，還不是用太子的好。」獻公道：「我不止一個兒子，尚不知我死後立誰為君呢。」里克不再說什麼，

默默地退下，却去見太子。太子道：「恐怕我要被廢黜罷。」里克答道：「國君使你駐在曲沃，是教你怎樣治理百

姓，又使你統率下軍，是教你怎樣領兵作戰，這兩件事都非常重大，應當擔心着不能盡職，何必把廢黜的事放在

心上呢？而且做兒子的只該擔心着失去孝道，不該擔心着不能立為太子，要自己修德，不要怨尤別人，就可以避

免禍害了。」太子終於統兵出發，獻公給他穿上一件左右顏色不同的偏衣，又給他在身上佩了金玦。太子車右

名叫先友的說道：「偏衣是表示得到國君身體的一半，又握着重要的兵權，成功就在這一舉，太子要努力啊。」國

君分給身體的一半，當然不是惡意，握了兵權更可以遠開災害；那麼，分半衣既顯得親密，握兵權又不會有災害，還要憂慮什麼呢？那時狐突爲太子御戎車，嘆道：「天時是行事的微證，衣服是一身的文章，佩物是內心的表現，如果認真慎重做這件事，就當在四時開始的當兒下令，要服太子的一身，就當穿上純一色的衣，要使太子忠心，就當給他佩玉，纔不失君子的常度。如今出兵的命令，在冬十二月四時告終的當兒發表，便是幽閔這件事，穿上顏色危難的衣服，就是疏遠他的身子，給太子佩帶金玦，便是廢棄他的忠心。在衣服竟是疏遠，在天時竟是幽閔，危難有涼薄的意思，冬天是肅殺的時候，金屬性寒，玦是離決，這樣，那裏還有信賴的可能呢？即使在作戰上努力，東山的戎狄能夠殺得盡麼？」爲下軍御戎車的梁餘子養道：「統兵征伐的人，在太廟裏受兵權，在社廟裏受肥肉，戎車有制定的常服，太子沒受到常服，却受到危難的偏衣，便可知道國君的用心如何了。雖死，還是不孝，不如逃走的好。」下軍將領名罕夷的說道：「危難的偏衣實在奇怪，可算是非常的衣服，金玦有不復回國的意思，即使回國，仍不免有大禍，何必回國？因爲國君是有心害太子啊。」後軍車右先丹木道：「這偏衣和金玦，雖狂妄的人也要疑心。何況君上向太子說：『要殺盡敵人，纔能回國。』敵人可以殺得盡麼？假定能殺得盡，宮內還有說壞話的人，不如離開晉國，到別國去。」狐突就想實行到別國去。羊舌大夫道：「不能離國，違抗父命是不孝，廢棄軍事是不忠，雖明知道君心寒薄，但不能落個不忠不孝的惡名。太子何不死在戰爭裏？」太子將要和狄人作戰，狐突諫道：「不能戰的。從前辛伯告訴周桓公說：『宮內的愛妾和王后相並，宛如有兩后一般；外面的寵臣專權，宛如有兩君一般。寵愛庶子和嫡子相等，大都城勢力強盛，和一國的勢力差不多。這四層都是禍亂的根苗。』周公不聽，終於被莊王殺死。如今晉國的禍亂根苗已經長成了，能夠預料一定立太子的麼？保全自己的身子，便是孝，不戰便是安民，太子應當實行這兩點，要是有了戰功，反而危害自己的身子，促使國君降下罪來呢！」

文公中興 閔公二年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文公中興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衛文公名伋。戴公之弟也。羅布以為務材訓農。蓄積木材。通商惠

工。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惠百工以賴其器用。敬教勸學。勸勉為學。授方任能。任百事之宜。元年。革車三十乘也。文公

以此年多立。明年改元。僅有革車三十乘。言其少也。〇乘去聲。季年。乃三百乘。季年在僖公二十五年。文公能招展。觀衛之中與則知齊

與滅經緯。按春秋傳。閔公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之功也。如歸。衛國志亡。林伯子曰。觀衛國之志亡。則知黎民之所以終衛。

【譯文】衛文公穿着大布所製的衣服，戴着大帛所製的帽子。把木材積蓄起來，教農夫勤懇地種田；使商人

流通貨物，百工都受到恩惠，同時敬重五教，勉勵求學的人，對政治方面，指投的方略無不合宜，任用有才能的人

做官。在元年時候，兵車還只有三十輛，到了末年，兵車就增加到三百輛了。

卷二

僖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二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周惠王二十八年。陳宣公三十四年。紀成公查無所考。宋桓公二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元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衛文公元年。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元年

癸亥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晉大夫。屈地名。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於虞。

故荀息請以玉馬而借虞道。明諱伐虢其焉。〇屈求勿反。乘去聲。實欲併而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府庫也。請

與虞公。吾復滅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庫之玉馬而寄之於庫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言虞有忠臣宮之奇者。必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秉性懦弱。不能強力以諫其君。○懼奴臥反。又乃亂反。且少長於君。況宮之奇少時。虞公養之以至長成。○少去聲。長上聲。君暱之。

○虞公親而狎之。雖使強諫。亦不見聽。○公從其言。乃使冀為不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甘言悅之。荀息以玉馬餽之。而攻其三

門。○鄭冀之既病。言虞報伐冀。則亦唯君故。以冀公能報伐故也。言此今虢為不道。其為不道亦

猶冀也。保於逆旅。言號稱道人分依客舍。何候被掠。以侵敝邑之南鄙。時以侵伐晉。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故我今

虞。請問虢國。云晉虞公許之。假道。且請先伐虢。且請不俟晉兵。先在伐虢。蓋宮之奇諫。宮之奇果

不聽。虞公果遂起師。將以伐虢。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不信虞。故遣下陽。下陽。虢邑名。

呂東萊云。息以壁馬覆冀。冀如反掌。世皆智之。以吾觀之。未得為智也。壁馬復主。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語。近在用壁。曾不能識。拙孰大焉。

【譯文】 晉國的大大荀息向獻公建議，用屈地所產的良馬，和垂棘所出的美玉，向虞國借一條路攻打虢國。

獻公道：「這是我寶的寶貝啊。」荀息道：「如能在虞國借得到一條路，這兩種寶貝就同寄在外庫裏一樣的。」獻

公道：「虞國有宮之奇在着呢。」荀息道：「宮之奇的為人，性情懦弱，不能用強力諫阻，而且他從小由虞公撫養

長大，虞公狎暱他，即使諫阻，也不會聽從的。」獻公便實行派荀息帶了玉馬到虞國借一條路，向虞公說道：「從

前冀國不守道理，自願殺入虞國，攻打鄭邑的三門，後來冀國也受到痛苦，那是因了虞君能夠報復的緣故。現

在虢國也不守道理，開頭還只是暗中叫人劫掠旅舍，漸漸就侵擾我南方的邊境，敢請借一條路，質問虢國究竟

因晉國有了什麼罪而來侵擾的！」虞公答應了，並請在晉兵未開到以前，先出兵打虢國。宮之奇果然諫阻，虞公

也果然不聽，終於出兵。晉獻公派里克荀息統率軍隊會合虞兵進攻，滅了虢國的下陽。

晉卜偃論虢 僖公二年

虢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虢地名。公伐戎敗之。

晉卜偃曰：

虢必亡矣。

言虢有必亡之兆。

亡下陽，

不懼。

下陽，晉所滅。而不知畏懼也。

又有功，

又敗戎，

是天奪之鑿。

鑿，見也。言天奪虢公之鑿，無以照見吉凶。

而益其疾也。

特勝而驕，天增益其疾病也。

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

自此愈輕易晉國，而不垂愛其民。其國之民也。○易，去聲。

不可以五稔。

終年穀熟也。言虢之亡不過五年。○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湯睡菴云：亡下陽，即亡虢之漸也。況易晉而不撫其民，何以使民為我禦侮哉！利令智昏，信然。

湯睡菴云：亡下陽，即亡虢之漸也。況易晉而不撫其民，何以使民為我禦侮哉！利令智昏，信然。

【譯文】

虢公對戎兵開戰，在桑田這地方打敗了戎兵。晉卜偃說道：「虢國一定要亡了！失去下陽後，竟不知道戒懼，却又有這一場打敗戎兵的戰功，這是上天奪去虢公照見吉凶的鏡子，增加了驕滿的疾病，必然要把晉國看得輕易，不撫愛人民了。我看虢國的壽命決不會超過五年。」

乙丑四年

楚使對齊師

僖公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齊桓公霸諸侯，楚獨恃強不服。且屢伐鄭，欲與齊爭伯長。蔡楚（桓公之伯也）獨楚恃強不服，且屢伐鄭，楚獨恃強不服。且屢伐鄭，欲與齊爭伯長。蔡楚（桓公之伯也）

蔡潰。

傳例曰：有鐘鼓曰伐，由蔡遂伐楚，而遂伐楚者，出其不意也。

楚子

使與師言曰：諸侯之師言曰：君處北海，言齊國居其北，寡人處南海，謂齊楚相去之遠也。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批杜相誘曰：風馬牛謂批杜相誘，蓋是未界之。不虞君之涉吾地也。虞，度也。言不意齊何故。謂以微事，言此事不相及，以喻齊楚之不相干也。

使與師言曰：

諸侯之師言曰：

君處北海，

言齊國居其北，

寡人處南海，

謂齊楚相去之遠也。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虞，度也。言不意齊何故。謂以微事，言此事不相及，以喻齊楚之不相干也。

管仲對曰：

桓公使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奭，齊始封之君也。故稱曰先君。○召，言耶。下同。

五

五

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伯長。女實征之。言諸侯有罪。女太公爲伯長。得以征討之。○女音汝。女音汝。以夾輔周室。命齊率諸侯以來。持輔在我周王室。賜我先

君履。又賜先君太公東至于海。所賜東境。則至於海。西至于河。則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其南境則至。北至于

無棣。其北境則至。爾貢包茅不入。此以下管仲責楚之辭。包襄束也。禹貢。王祭不共。天子祭社。必

共音恭。無以縮酒。祭用茅以縮酒也。楚不供。寡人是徵。徵亦問也。齊君問楚。昭王南征而不復。

昭王成王之孫也。南巡守。寡人是問。齊君問楚以昭王之不復。昭王巡守。而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

不敢辭。敢不共給。備王祭之用也。昭王之不復。昭王巡守。而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

其罪也。昭王之不復。昭王巡守。而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

王責之。而舉此以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必責也。仲昔憤乎哉。吁。此其所以爲伯者師也。

【譯文】齊桓公會合諸侯的兵襲擊蔡國，蔡兵崩潰，隨即移兵進攻楚國。楚成王派了使臣向諸侯的兵說道：

「齊君住在北海邊，我楚君住在南海，便是馬牛互相風逐，也不會碰在一起的，實在想不到齊君會進入我國的

境界來，這是什麼緣故？」桓公便派管仲答道：「從前召康公吩咐我先君太公說：『五等諸侯和九長伯長有了

罪，你都可以征討，用這種權力輔佐周王室。』又賜我先君有權到達的地方，東邊到海，西邊到河，南邊到穆陵，北

邊到無棣。你楚國應當貢獻着茅，竟敢不貢獻，天子祭祀時沒有着茅使用，便沒有東西能澆酒，這是我齊君要來

質問的。昭王巡狩南方，淹死在漢水裏，不能回朝，我齊君也要來質問的。」楚國的使臣答道：「不貢獻着茅，這是

我楚君的罪，以後怎敢再不供給。昭王的不能回朝，這個你却要到漢水邊上去質問的了。」

■ 屈完使齊 僖公四年

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也。楚子使師退。屈完請盟。次于召陵。楚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往齊師。觀其強弱。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屈完使齊 六三

屈完乘而觀之。完來觀師。桓公與之乘車而觀。齊侯曰：豈不穀是為。不穀是諸侯謙稱。桓公言諸侯附從，非為我也。先君之好是繼。

尋我先君之好，豈桓公以前，諸侯與齊交接，故如此。與不穀同好如何。不知齊君好否。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

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楚國社稷之祥，必福齊也。○微古堯反。辱收寡君。於同好諸侯之內。寡君之願也。此國我楚君齊侯曰

以此眾戰，而用之以戰鬥，誰能禦之。言必勝之無堅敵也。以此攻城，而用之以攻城，何城不克。言必破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言齊君若能以德安諸侯，誰敢不服。齊君之德者，君若以力，齊君若但以力制諸侯，楚國方城

以為城。則我楚國有方城之山，可用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有漢江之水，可用為池。雖眾無所用之。雖諸侯兵衆，不能攻我城邑也。屈完及

諸侯盟。於是齊侯與屈完盟於召陵而退。項水心曰：兵家以曲直為老壯，兵出無名，事乃不成。桓公以廢席之戲，滅蔡，兵出何名，又欲伐楚以掩其德，宜其辭諸率陸，而屈於完之勢。

【譯文】 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到齊桓公軍中去，齊兵向後撤退，暫駐在召陵地方。桓公有意示威，把諸侯的兵

排列出來，和屈完坐了車子檢閱，說道：「諸侯豈是爲了無德的，我纔肯附從，實在是對我先君和好的繼續啊。你

楚君肯不肯同我和好呢？」屈完道：「你齊君能不拋棄我楚國，要我楚國的社稷之神降福於齊，把我楚君收在

同好的諸侯以內，原是我楚君的願望啊。」桓公道：「我用這樣衆多的兵去戰鬪，那一國能抵抗，我用這樣衆多

的兵去攻城，那一城不能破？」屈完道：「你齊君如果用仁德去綏靖諸侯，那一個敢不服。若是用武力的話，那麼

楚國在地理上有方城、山可以做城，又有漢水可以做池，諸侯的兵雖然衆多，恐怕也沒有用處。」於是屈完就在

召陵和諸侯成立了同盟。

晉侯殺世子申生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此事傳在莊公二十八年。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獻公欲立驪姬，故捨卜從筮。卜人

曰。莖短龜長。言莖之數短。龜之象長。卜人欲公從下。不如從長。且其繇曰。況其卜兆之辭有專之。

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擲公之渝。穰除也。言公心先有所美。謂子生及二公子也。一薰一

蕪。薰香草也。謂中牛之徒。猶臭。穰除也。言公心先有所美。謂子生及二公子也。一薰一蕪。草也。謂穰姬之黨。○舊音渝。十年尚猶有臭。雖積十年之久。而臭不勝惡。必不可言。穰姬必弗聽。

不從下。獻公早聽卜人之言。○卒立穰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見莊公二十八年。○舊音渝。及將立奚齊。穰

姬欲立其子。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蓋謂里克也。穰姬所憚者里克而已。今里克。穰姬謂中大夫曰。君夢齊姜。齊姜申生之母也。許言必速祭之。酒食祭之。女可速具。天子祭于曲沃。故就其宮祭之。歸胙于

公。歸獻公以所祭之酒。公田。時獻公適。姬寘諸宮。六日。穰姬以胙肉置公至。○留穰姬而獻之。穰姬以毒

酒肉。而公祭之地。穰姬謂酒食自外來者。不可地墳。毒酒至地。地為折。裂。○墳房吻反。與犬。又以其肉。犬斃。犬中其與

小臣。復以酒肉與。小臣亦斃。亦中其姬泣曰。逆而誅賊。由天子。○譚言申生置。天子奔新城。○新城即

君必辯焉。言穰姬宿怨。豈有可留六日之理。○無狀。故殺之。或謂天子。○申生云子辭。以六日之狀。

無姬氏。則食不飽。言公無姬氏。我辭。設使我自姬必有罪。○獻公幸而察之。君老矣。已老矣。吾又不

樂。使君因殺姬氏。而居不安。食不飽。則吾又不樂也。○祭音洛。曰。子其行乎。則何不出奔也。○如此。天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言獻公不

遂譖二公子。穰姬既譖殺申生。○曰。皆知之。言二公子與申重耳奔蒲。○蒲邑重耳所居。夷吾奔屈。○屈邑夷吾

二公子皆在朝，被驪姬之譖，各奔歸所居之邑也。○屈久勿反。

按禮弓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謂之曰：子盍言于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吾苟欲言，是我傷君之志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

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致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而卒。

【譯文】

最初，晉獻公打算立驪姬為夫人，叫卜人卜卦，不是吉兆。又改叫筮人筮草，却相反地很吉。獻公道：「從筮便了。」卜人道：「筮數短，龜象長，還是從長的好。而且卜兆的繇辭說：專心愛一個人，便要變了從前喜歡某人的心，將來所愛的人會除去你從前所喜歡的人。一種香草和一種臭草同時存在，過了十年，香草的香氣會完全消滅，臭草却還獨留着臭氣，一定不能立驪姬。」獻公不聽，到底立了，生下了兒子夷齊。驪姬的妹妹生下了卓子。等到驪姬要立夷齊做太子，在由中大夫里克那邊促成陰謀後，她便向太子申生說：「君上曾夢見你的母親齊姜求祭，你一定要快些預備酒食祭她。」於是太子在曲沃致祭，把酒和胙肉送與獻公。那時獻公恰巧到郊外打獵去了，驪姬把酒和胙肉放在宮裏六天，獻公回宮時，驪姬把毒藥放在酒和胙肉裏，然後獻上。獻公先將酒向地上試祭，地竟拆裂，把胙肉給犬吃，犬竟中毒死了；又把酒肉給小臣吃，小臣也中毒死了。驪姬假意涕泣道：「下毒的人是太子啊！」太子逃往新城。獻公把太子的師傅杜原款先殺了。有人教太子道：「你可以把酒肉已在宮中放了六天的事向君上聲訴，君上必能辨清楚，下毒不能經過這麼久，那酒肉在表面上仍不敗壞的。」太子道：「君上如沒有驪姬在面前，要坐立不安，吃飯也吃不飽，倘我聲訴明白，驪姬一定有罪，君上年紀已老，我又要因君上坐立不安，吃飯不飽而不樂了。」那人又道：「這樣說，你何不逃走呢？」太子道：「事實上君上不知道我無罪，確信我要行弒，我帶了這種惡名出去，那一個肯收容我？」在這年十二月裏，太子在新城自己吊死了。驪姬索性在獻公面前讒害二公子說：「他們都是同謀的。」二公子恰都在朝，於是重耳逃往蒲城，夷吾逃往屈邑。

士為築城不愼 僖公五年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為夷吾築蒲。專在莊公。不。築城薪焉。多置薪築夷吾訴之。訴士蔿築城。不謹固也。公使讓之。責士蔿也。士蔿稽首而對曰。稽首者頭至地也。臣聞之。聞如下文。云無喪而感。凡無喪而感者。必招憂事。憂必讎焉。必招憂事。必招兵讎。無戎而城。凡無戎而城者。必招兵讎。寇讎之保。保據其城。寇讎之保。是召寇讎來保據也。二城。又何慎焉。何必為寇讎而守官廢命不敬。廢君之命。有不敬之罪。而固讎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二皆皆罪。何以事君。失此二者。何以事君。盡事君之道乎。詩云。板。德惟寧。言復保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安。宗子惟城。以德安國。則宗子固若城矣。君其修德而固宗子。言公信當修德安民。以保三公子之心。何城如之。言宗子之固其三年將尋師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屈也。至此年。故微讓之。築其城。言用兵不久何必堅。士蔿之言極懇。獻公何無一言。退而賦曰。狐裘尫茸。言以狐皮為裘。其毛雜亂。以與下句之意。一國三公。言獻公與重耳夷吾若三公然。然則築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公之惡。士蔿實逢之。

【譯文】 晉獻公派大夫士蔿為重耳夷吾二公子在蒲邑和屈邑建築城垣。工程草率。竟攙用柴草做建築材料。夷吾告訴獻公。獻公使人責備士蔿。士蔿頓首至地。答道：「我曾聽說過沒有喪禍的時候。忽然憂戚起來。結果必招來憂戚的事。互相讎對着。本來沒有戎狄。忽然築起城來。結果必招來敵寇。佔據了那座城。既不免被寇讎佔據。又何必築得堅固呢。做典守的官。如不遵築城命令。便是不敬。築城堅固。使寇讎能保守。又是不忠。做臣子的不忠不敬都有罪。那裏還能夠事奉君主。上詩大雅板篇上說：『必須懷保着仁德。使國家安甯。然後大宗的嫡子就和城一樣的鞏固了。』君上不如修德安民。鞏固大宗嫡子。何必築城。三年後國家就要對蒲邑屈邑用兵。又何必要堅

固？士為退下來，賦詩道：「用狐皮做皮衣，毛色是那樣的雜亂，就像一個國裏有三個君，我究竟違從那一個呢？」

宮之奇諫假道 信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晉必從之。虞必與虢。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言二年下陽，已其可再乎。其可再假，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言輔與車相依，唇亡則牙齒寒也。為其矣，其可再乎。以道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言輔與車相依，唇亡則牙齒寒也。齊反。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為表，如口之唇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

不從。商之意，而太伯不從，遂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虞仲嗣之。其支子別封。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昭。○大音太，昭如字。大伯

為今號。為文王卿士。言虢仲、虢叔皆任文王之勳，在王室。仲、叔皆有功於文。藏於盟府。言文王與仲、叔為盟府之將，虢是滅。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何愛於虞。豈以虞為同宗，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始封于

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會孫。莊伯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為同宗而已。其愛之也。桓、莊之法。獻公猶不愛。桓、莊之族何罪。言桓、莊伯之子孫，初無得罪于獻。公盡殺桓、莊之族。不唯偏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親以寵偏。至以寵而勢偏。○

通音。猶尚害之。從而殺之。况以國乎。何况虞有一國之利。公曰：「吾享祀豐潔。」虞公又言吾享祀之神必據我。鬼神必安于我。公謂事神。對曰：「臣聞之，明聞如下文所云：鬼神非人實親，實親近乎人。」

○車尺。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為表，如口之唇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

不從。商之意，而太伯不從，遂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虞仲嗣之。其支子別封。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昭。○大音太，昭如字。大伯

為今號。為文王卿士。言虢仲、虢叔皆任文王之勳，在王室。仲、叔皆有功於文。藏於盟府。言文王與仲、叔為盟府之將，虢是滅。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何愛於虞。豈以虞為同宗，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始封于

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會孫。莊伯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為同宗而已。其愛之也。桓、莊之法。獻公猶不愛。桓、莊之族何罪。言桓、莊伯之子孫，初無得罪于獻。公盡殺桓、莊之族。不唯偏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親以寵偏。至以寵而勢偏。○

通音。猶尚害之。從而殺之。况以國乎。何况虞有一國之利。公曰：「吾享祀豐潔。」虞公又言吾享祀之神必據我。鬼神必安于我。公謂事神。對曰：「臣聞之，明聞如下文所云：鬼神非人實親，實親近乎人。」

○車尺。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為表，如口之唇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

不從。商之意，而太伯不從，遂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虞仲嗣之。其支子別封。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昭。○大音太，昭如字。大伯

為今號。為文王卿士。言虢仲、虢叔皆任文王之勳，在王室。仲、叔皆有功於文。藏於盟府。言文王與仲、叔為盟府之將，虢是滅。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何愛於虞。豈以虞為同宗，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始封于

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會孫。莊伯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為同宗而已。其愛之也。桓、莊之法。獻公猶不愛。桓、莊之族何罪。言桓、莊伯之子孫，初無得罪于獻。公盡殺桓、莊之族。不唯偏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親以寵偏。至以寵而勢偏。○

德是依。惟有德者故周書曰。命篇云皇天無親。皇天也。言不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者。又曰。又君

云黍稷非馨。言至治之馨足以馨神明德惟馨。蓋以明德也。又曰。又君民不易物。設有一人俱以物祭

惟德馨物。繫語辭也。其一人有德。繫此乃是物。如是。周書三篇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可見人

則人心不和。而神神所馮依。鬼神所以馮依。而將將必在有德之人矣。言在德矣。虞公無德。神所不依也。若晉取虞。設使晉

而取其土地。而明德以薦馨香。而晉修虞祀。能以神其吐之乎。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必以晉有德而享。弗

聽。不從其謀許晉使焉。虞公許其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其族而避去也。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所都之

邑。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問晉兵能對曰。克之。言晉兵公曰何時。又問何對曰。童謠云。卜偃答

戲嬉之謠。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均服振振。均同也。戎事上下同

取虢之旂。勝虢而奪鶉之賁賁。賁賁。鶉鳥之狀也。言鶉火之星。其體天策焯焯。天策。傳說星也。焯焯。無

火中成軍。言鶉火星正中時虢公其奔。晉滅虢而虢公走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

火中。于南方午位之中。見必是時也。必于此時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魏

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謂童謠者。恐虢也。師還。館於虞。復取道于虞。遂襲虞。掩其滅之國。而

伐虞公也。先是荀息請以璧馬路虞公。按毅梁傳云。傳。說辭語諸的當。足垂金石。千秋絕響矣。

【譯文】 晉獻公第二次向虞國借一條路攻打魏國。宮之奇諫虞公道：「魏國是虞國的外衛，魏國一亡，虞國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宮之奇諫假道 六九

也一定跟着亡的。晉國的野心大，不能輕啓，又好比讎寇一般，不能狎玩，第一次借路已經太甚了，那裏還可以再來第二次呢？俗語所說頰骨和牙床互相依賴，嘴唇亡失了，牙齒就要單寒，虞虢兩國就有這種情形罷。」虞公道：「晉國和我是同姓宗族，怎會害我？」宮之奇道：「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嫡子，因為太伯反對滅商，所以不能夠繼承大位，後嗣封在西吳，為虞國的始祖。虢仲和虢叔，又都是太王第三子王季的儿子，虢仲封在東虢，虢叔封在西虢，當時兩人做文王的卿士，有大功於王室，文王與兩人的盟誓書藏在盟府裏，現在晉君尚且要滅虢國，對虞國還有什麼愛惜呢？再說得明白些：虞國和晉國的同宗關係，能比桓莊族大，恐怕將來要感受威脅罷了，尚且不愛惜，桓莊的子孫並沒有得罪晉君，竟被屠殺盡絕，那不過因為桓莊族大，恐怕將來要感受威脅罷了，最親的同族，僅僅防備將來勢力更大時，感受威脅，尚且要殺個盡絕，何況虞有一國的大利呢？」虞公道：「我享祀的祭物，又豐盛，又清潔，鬼神必保佑我國。」宮之奇道：「我曾聽說過，鬼神並不親近人，只親近那有德者，所以周書上說：『上天是沒有私親的，只補助有德的人君。』」又說：「感動神明的，並非黍稷的馨香，只有明德纔是真的馨香。」又說：「兩個人先後祭祀，不須更換祭物，其中那一個有德，就是屬於那一個的祭物。」這麼看來，便知道人君要是沒有德，百姓就不會和洽，神也不受他的祭祀，神所憑依着不去的，總在有德的人了。如果晉國奪取虞國土地，晉君能夠修德，向神薦他的馨香，難道神會拒絕麼？」虞公到底不聽，答應了晉使的請求。宮之奇帶了全族的人到別處去了。這年八月，晉獻公圍攻虢國的上陽，向卜偃問道：「這回能勝得虢國麼？」卜偃道：「一定勝。」獻公道：「在什麼時候呢？」卜偃道：「童子的歌謠說：『丙子朔日的早晨，日月會於尾星，尾星暗伏不見，晉兵的服裝一律振威，取得虢國的軍旗，鷄火星責責地在南方出現，天策星焯焯地沒有光耀，晉兵就在鷄火星出現中完成了戰功，虢公該逃奔出國。』推算起來就在九月十月之間罷。」周正十二月朔日，就是夏曆十月朔日，日在尾星，以次日行到天策星，鷄火星要出現在南方午位之中，滅虢必在這個時候。」到了十二月丙子朔日，晉兵果

然滅了饒國。饒公的名字叫做醜，逃往天子的京城。晉兵回國的時候，在虞國借了房屋暫駐，竟趁勢掩襲虞國，把虞國也滅掉了。

戊辰 是歲周惠王崩。子鄭立。是為襄王。史記在明年。

楚文王知申侯不免 僖公七年

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去年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競強也。言鄭伯何憚於病，而不得以卑弱為變。既不能強，言其心又不不能弱，言其又所以斃也。此乃取國危矣。鄭國為齊所伐，請而不屈服於齊乎？

既不能強，言其心又不不能弱，言其又所以斃也。此乃取國危矣。鄭國為齊所伐，請而不屈服於齊乎？

下齊以救國。請乞降于齊。以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言吾知其說齊。姑少待我。公意欲殺申侯，報對曰：朝不及夕。言鄭之危。以待君。言復何為。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告于齊侯云：所以逃盟，

對曰：朝不及夕。言鄭之危。以待君。言復何為。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告于齊侯云：所以逃盟，

今發之矣。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傳言文公會濤塗之譖，本意欲殺申侯，故借之以說于齊耳。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有寵於楚文王，為楚文王將死。文公死在莊，與之璧。以玉之使行。使無曰：唯我知女。言唯有我知女心事，

女專利而不厭。利，女之為人，專愛財。子取予求。從我而取。不女瑕疵也。獨我不以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女必不免。女必不免。免，被罪我死。我死，女必速行。女不復可居楚。無道小國，不

聞其死也。申侯之被殺。曰：古人有言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言知臣之賢否者，莫若君之審。弗可改也。

已。言古人此語。子文不知其然也。孫月峯云：楚文王既知申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適大國，君臣俱失之矣。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二 楚文王知申侯不免

七

【譯文】齊桓公因鄭國逃盟，出兵進攻鄭國。大夫孔叔向鄭文公說道：「你心裏不能自強，何必怕屈服，把卑弱認爲苦事，既然強不起來，又不肯屈服，國家所以要敗亡啊！現在國家已到了極危險的地步，還是對齊國屈服，挽救國家罷。」文公道：「我已經知道齊兵來攻的原由了，你姑且略等一下，讓我考慮。」孔叔道：「國家已經早不保晚，怎麼還可以等待呢？」夏間，鄭文公殺死了申侯，向齊桓公解釋逃盟是誤聽了申侯的話，並且還聽信陳轅濤塗的讒言。原來，那申侯是申女所生，楚文王很寵愛他。文王臨死的時候，給了他一塊玉，叫他離開楚國，說道：「只有我曉得你的心思，你這人貪愛財寶，永永不能滿足，從我這邊取，從我這邊求，我是不怪你責你的，但是我的後人就要多拿禮義來責備你了，你一定免不了有罪。我死了後，你必須快些逃走，可是不要到小國去，恐怕不能容納的。」等到文王安葬已畢，申侯就逃往鄭國，鄭厲公又很寵愛他。到現在，楚令尹子文聽得他被殺死的消息，說道：「古人有句話：『知道臣子的賢不賢，總不如做國君的清楚。』這話真是不能更改的了。」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僖公七年

秋、盟於寧母。寧母地名也。齊桓公盟諸侯于此。謀鄭故也。鄭猶未服。故謀伐之。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有禮者，可以加。懷遠以德。唯懷遠者，可以德禮不易。無所改易，無人不懷。自然無有齊侯修禮於諸侯。桓公從其言，乃諸侯皆受方物。」諸侯所進貢之方物，各于齊受其方所進貢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文公猶不肯親自乞盟，故言於齊侯曰：齊桓公。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者。三族實使之然。○洩息列反。若君去之，以爲成。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與我鄭國講和。○去上聲。我以鄭爲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我齊君隱焉。齊侯將許之。華從子華之臣，蓋子華欲乘間以篡國也。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者。以有禮與信也。○屬音燭。而以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終之以姦。則諸侯之合者離矣。

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也。子父不奸之謂禮。謂之禮。○好音干。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謂之信。

○共。違此二者。無信姦莫大焉。命其時。其為好莫大于此。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桓公又言諸侯伐鄭。未

有成。今苟有釁。子華犯父命。是其釁也。從之不亦可乎。從子華之言而得一對曰。君若綏之以德。答言君能

撫鄭。加之。以訓辭。而又以訓辭責。而帥諸侯以討鄭。而合諸侯之鄭將覆亡之不暇。如此則鄭將

之。猶恐不服。豈敢不懼。豈敢不畏。懼我齊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從子華之請。是領其罪人以臨之。若鄭有辭

矣。則鄭國謂我受其奸。何懼。則不復畏。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所以尊有德也。會而列姦。而從犯父

奸人。何以示後嗣。不崇德而列姦。則為我子者將。子華為奸人而列在。會復將與諸侯盟。夫諸侯之會。盟會之事。其德

刑禮義。或緩之以德。或威之以刑。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史。記姦之位。會而列姦。必君盟替矣。此

則諸侯皆廢。雖使吾國史官為國。非盛德也。亦足以虧。君其勿許。子華之請。鄭必受盟。則

齊之盟矣。作而不記。隱諱。不書其事。非盛德也。亦足以虧。君其勿許。子華之請。鄭必受盟。則

人將感齊之德。夫子華既為太子。且鄭既立子華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介助也。大以弱其國。華

乃求助于齊取鄭。以為亦必不免。處心如此。必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言鄭君雖昏庸。有

內臣。是弱其國也。齊侯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言。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華之罪。十六年鄭

殺子鄭伯。使請盟於齊。故請服也。齊侯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言。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華之罪。十六年鄭

殺子鄭伯。使請盟於齊。故請服也。齊侯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言。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華之罪。十六年鄭

【譯文】

秋間，齊桓公在寧母地方和諸侯會盟，是為了鄭國仍不服，再籌謀討伐的緣故。管仲向桓公說道：「

我曾聽說過，招徠離心的國家要用禮，懷服遠方的人要用德。德和禮始終不改變，就沒有不服從的人了。桓公聽了管仲的話，處處用禮對待諸侯，各國掌管貢賦的官員，都到齊國領受本國所處方位應向天子貢進的物品。鄭文公派他的太子名叫華的到諸侯會盟的所在聽命。他却乘機向桓公說道：「鄭國的抗命，實是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造成的，如果你能除去這三族，和我鄭國講和我，我可以拿整個鄭國做齊國的內臣，你也未嘗沒有利益。」桓公將要答應他，管仲諫道：「你用禮和信號召諸侯，結果却幹這種奸惡的事，恐怕不行罷？」桓公道：「諸侯討伐鄭國不能成功，現在有這種機會，答應了他不也是很好麼？」管仲道：「你如果用德去安撫他，再拿訓辭責備他，盟，然後會合諸侯的兵，實行討伐，鄭國就要傾覆危亡，來不及挽救，又怎敢不畏懼？如果領着那干犯父親的罪人到鄭國去，鄭國反有了責備我的理由，他還畏懼什麼？且會合諸侯原在於尊崇有德者，會盟時竟容納奸惡的計劃，怎樣能垂示後嗣呢？大凡諸侯參加會盟，其間有用德安撫的，有用威刑懾服的，有用禮對待的，有用大義責望的，各國史官都要記錄下來，倘記下奸人參加，這一會盟就要被廢棄了。即使做了這件事不記下來，也足以虧損威德，你還是不答應的好，鄭國一定會來受盟。那子華既已做了太子，竟請求大國介助自己，削弱國家，也一定不能免禍。鄭國有叔詹、堵叔師、叔三國賢臣主持政治，還尋不着奪取的間隙呢。」桓公便辭謝了子華的請求。子華由此得罪鄭國，文公派人到齊，請求參加會盟。

庚午九年

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

齊侯下拜受胙

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宰周公。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肩囊王賜之胙肉。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于文王祀，于武王祀。使孔賜伯

勇胙。幸孔稱名。謂天子使我來賜胙也。齊侯將下拜。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幸孔止之。言天子猶時桓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日盞加勞。賜一級。級升階之等。言天子以公年老之故。使我無下拜。進一等。故命無下階拜謝。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桓公答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也。八寸曰咫。○咫音旨。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天。恐得罪于天。使以遺天子羞。適足以貶天子之羞。無下拜。子龍命。不下階而拜。登堂以受胙。天子優臣。諸侯謹禮。有司從容。將命俱見于此。

楊昆阜曰。拜胙與請饗。一者俱大禮所請。一則命之而不從。一則不命而自請。齊桓晉文之優劣于此分別。不第正禱之辨。窺見隱衷。

【譯文】周襄王派了宰孔。把祭肉賜給齊桓公。說道：「天子方在文王武王廟裏舉行祭祀。派了我把祭肉賜給伯舅。」桓公將要下階拜謝。宰孔道：「且慢。天子還有後命。天子吩咐我說：『因為伯舅年紀已過七十。加賜一級慰勞。不須下階拜謝。』」桓公道：「天子的威嚴。不離顏面八寸一尺。我小白怎敢貪圖天子有這個寵命。不下階拜謝。恐怕得罪上天。使我顛墜在下。反而給與天子一種羞辱。我怎敢不下階拜謝呢！」桓公終於下階拜謝。然後再登階。受賜祭肉。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公九年

晉獻公卒。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奚齊。驪姬所生。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諸子懸絕也。○藐音眇。又辱在大夫。使保謙之。其若之何。問荀息能稽首而對曰。稽首頭至地也。○稽音啓。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盡其力。手足之加。加之以忠貞。貞說見下。其濟。幸而君之靈也。則是獻公威不濟。或遇害。則以死繼之。敢苟免以避害也。公曰。何謂忠貞。貞之義。對曰。公家之利。言苟可以利。益國家者。知無不為。知則必為。

忠也。此吾所送往事居。居者謂獻公事。耦俱無猜。耦兩也。猜疑也。送在事生。兩無疑恨。〇稔七才反。貞也。此吾所及里

克將殺奚齊。里克忿驪姬之讎。傷申生之。秦人輔之于外。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將死之。身當以里克曰無益也。言雖死何荀

叔曰。荀叔即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言以一死不可以貳。而變其說乎。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復踐也。言

不復惜。雖無益也。而無益將焉辟之。〇焉於虔反。辟音避。且人之欲善。謂里克意欲忠於申生也。誰不如我

亦如我忠。我欲無貳。欲不變前言。而能謂人已乎。亦豈能止女使于奚齊也。

荀息將死之。言也。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嬖所生子也。或人以

以葬。荀息從其言。立荀息。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又擅立卓子。必以踐其言。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已葬而卓子臨朝。

荀息死之。終不肯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詩大雅抑篇言尚可磨也。猶可斯言之玷。言語

玷不可為也。謂言語之玷。難洽于白圭也。荀息有焉。言荀息從君於昏。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死。終不肯食其言。所謂言語之玷。不可為者也。

周介生曰。荀息之死。以其任託孤之責也。使荀息蚤知一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辭託孤之寄。立言切諫。以悟獻公。君不能用。則是有不必死矣。既不能諫于其始。又為有託孤之事。冀免其禍。得乎。

【譯文】 晉獻公死了。在當初。獻公叫大夫荀息做奚齊的師傅。有疾的時候。把荀息召進來。說道：「這藐小的

孤子。我要屈辱你保護他。你覺得怎麼樣。」荀息頓首至地。答道：「我願竭盡手足的能力。加上了忠貞。做去。如果

能成功。是君上的威靈護佑。倘不能成功。我便拿一死繼續完成志願。」獻公道：「怎樣叫做忠貞呢？」荀息道：「

只要對國家有利益。我既知道了。必盡力去做。這就是忠。送已往的故君。事奉繼位的新君。兩事都沒有疑恨。這就是

是貞。」後來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道：「申生重耳夷吾。三重仇怨。快要發作了。秦人在外面幫助。晉人在國內

幫助，你打算怎麼辦？」荀息道：「我只有死罷了。」里克道：「死是沒用的。」荀息道：「我已答應過先君了，不當再有別樣心思，我能一方面要實踐前言，一方面又愛惜身子麼？雖明知一死沒有用處，又怎麼可以避免？而且人家要忠於申生，也像我忠於奚齊，我要不變更說過的話，豈能止住人家不忠於申生呢？」這年十月，里克在獻公喪次把奚齊殺了。荀息準備一死，有人向荀息道：「你不如立驪姬妹妹所生的卓子為君，盡心輔助他。」荀息便立公子卓，安葬獻公。到了十一月，里克又在朝會的時候殺了公子卓。荀息果然死了。君子說道：「詩大雅抑篇上所說『白玉有了玷缺，還可以磨去，一句話有了玷缺，就沒法糾正了。』荀息正有着這詩的意義呢。」

秦伯納夷吾 僖公九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時重耳與吾出奔在外，重耳長而賢，秦伯欲納之。郤芮從夷吾者，故勸夷吾重賂秦伯，求入而為君。從之。從郤芮之言。齊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即夷吾也。秦伯謂郤芮曰：公也。穆公曰：誰侍夷吾將誰？臣聞亡人無黨。夷吾出奔在外，故與齊共納之。有黨必有讎，無黨必有仇讎。無黨無讎，則納之為易。夷吾弱不好

弄。言幼小時不好戲狎，好去聲。能闢不過。雖能鬥爭，而有節制。長亦不改。及其年長，亦如幼時。不識其他。其他則我不知也。此言其可為君也。言夷吾無黨無仇易。言夷吾無黨無仇易，故與齊共納之。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穆公問之曰：夷吾其定乎？能定其國否？對曰：臣聞

之。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唯則定國。則法也。唯有法者，則法也。唯可以定國也。詩曰：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黜順帝之則，唯順上則也。帝者天理之至者也。又曰：篇云不僭不賊。不僭，不為過也。不賊，不為傷也。鮮不為則者，少矣。鮮，上聲。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說詳上意。好，私好也。惡，私惡也。忌，猜疑也。克，好勝也。不忌不克，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至於忌刻。好惡皆去聲。今其言多忌克，

難哉。以此定國，民無則焉，故曰難哉。公曰：忌則多怨，殺戮而多招怨讎也。又馬能克。雖好勝而不能勝於人也。馬音海。

是吾利也。

如此則不能害我也。夫秦穆公受賂而納昏庸之君，又以其已克而為己利，是誠何心哉。

【譯文】

晉國跟隨夷吾出奔的大夫卻芮，勸夷吾用厚重的賄賂，請求秦國幫助，送他回國。夷吾依照着做了。於是齊國大夫隰朋也帶了兵和秦兵會合，共同護送晉惠公回國。秦穆公向卻芮道：「公子夷吾有什麼人，可以倚仗呢？」卻芮道：「我聽說出奔在外的人，沒有懷援的，有了黨援，一定就有仇敵。公子夷吾在幼小時不歡喜戲弄，雖能夠鬪爭，却自己有節制，不敢過度。長大後仍然沒有改。別的我可不知道了。」穆公向大夫公孫枝道：「夷吾能安定晉國麼？」公孫枝答道：「我曾聽說過，只有法則可以安定國家。詩大雅皇矣篇上說：『完全除去自己的成見，順着上帝的法則。』又抑篇上說：『不做過甚的事，不做傷殘的事，很少不合於法則的。』這便是沒有私好，沒有私恨，不忌刻，不好勝的註解啊。如今夷吾所說的話，多顯露着忌刻和好勝，要想安定晉國，實在難得很。」穆公道：「忌刻便要多招怨，又怎能勝過別人，這在我倒是有利哩。」

辛未十年

宋襄公二年 惠公元年

晉侯殺里克

信公十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非解說于人，言己將殺里克。

數其罪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非寡殺得國也。及後殺。

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

里克殺奚齊，卓子及大夫荀息。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言不如女責，則女又殺之。

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

則惠公何由得欲加之罪，以罪而殺之。其無辭乎。又何患無辭以責我乎。臣聞命矣。殺之命矣。伏劍而死。自剄而死。

伏所云。里克之殺奚齊，卓子未為不君，而惠公亦不能無疑。此任事之所以為難，而寧氏之所以赤也。悲夫。

【譯文】 晉惠公打算殺死大夫里克，藉此解說自己不是由篡弒得國。在將要殺里克的時候，惠公使人向里克說：「沒有你在國內作亂，我不會有今日地位。但雖如此，你一連弒死了兩君和一個大夫，我現在做你的君，不也就很難麼？」里克道：「沒有奚齊卓子的廢黜，你怎得興起。現在要把罪名加在我身上，又何愁沒有藉口呢？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當下拿劍自刎而死。

申生請罰夷吾 僖公十年

晉侯改葬共太子。太子申生也。諡曰共。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也。申生，遇太子。申生已死，狐突所居之邑也。

大子使登僕。先是伐畢落氏，狐突御戎，故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曰無禮者，謂夷吾烝於先君夫人賈君，未知是否。余得請於帝矣。申生言我訴于上帝，欲將以晉界秦，使秦滅晉國。秦將祀余。秦國將祭，經言鬼神所祀，謂有時而變。

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答言非其族類者，則神不歆其祭。民不祀非族。神亦不修其祭。君祀無乃殄乎？此則太子之祀必殄絕矣。且民何罪？言罪不在夷吾。失刑之祀。豈可以晉界秦而使民失刑法，神乏祭祀乎？君其圖之。欲太子更君曰諾。

太子將復請。我將復請之于上帝，復扶又反。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言七日後，曲沃新城之西見我。及期而往。突復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止罰夷吾。做於韓。做，敗也。韓，晉地名。

孫月峯云：夷吾忘刻背德，自宜取敗。豈因申生之請，而後天罰之乎？且帝果可請，何不肯請罰驪姬也。疑哉。

陳明卿云：申生首此孝愛，死則宜為明神，且因讒而自經，其精英尤不容泯滅者乎。語所謂不隨死而亡，申生有焉。

【譯文】 晉太子申生死後，諡為共，稱做共太子，惠公特地改葬。秋天，狐突到下國曲沃去，恍恍惚惚地遇見太子。太子叫他上車做僕御，告訴他道：「夷吾做事不遵禮，我已經請得上帝的允許，預備把晉國土地給與秦國。秦

國要祭祀我的。」狐突答道：「我曾聽說過，鬼神不享受別一族類的祭祀，人民也不祭祀別一族類的鬼神，那麼你將來恐怕要絕祀罷？而且晉國人民沒有罪，降罰既然失當，鬼神又要絕祀，你還是別作圖謀的好。」太子道：「對的我重新向上帝請命去。再過七天，曲沃新城西邊有個巫者，你可以同了他再來見我。」到了這天，狐突果然再去。太子告訴他道：「上帝答應我責罰有罪的人了，使夷吾作戰時在韓邑一敗塗地。」

癸酉十二年 是歲陳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

管仲讓不忘職 僖公十二年

王以戎難故 初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討王子帶。討其召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齊桓公使管仲為周和戎。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上卿天子命卿也。襄王

特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管仲詩上卿之禮。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齊之守臣。皆上卿也。○守去聲。 若節春秋 設若當春秋之時節。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何以禮焉。言我既受上卿之禮。則又

何體而特 于國高也。陪臣敢辭。諸侯王臣也。故諸侯王曰。舅氏。王稱齊侯為伯舅。余嘉乃勳也。王功日勳。則又 乃懿德之善德 又報應女謂督不忘德。德篤厚而不忘也。○督音昌。馬。往踐乃職。其往而踐居無逆朕命。逆我之

命欲令受 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卒辭而受。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禮。言管仲如此守 忘其上 國高位在其上。詩曰。大雅愷悌君子。言君子有樂神所勞矣。來。○勞去聲。

穀梁傳云。江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而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憫之。今親上東。猶有夷吾廟在。

按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卒在僖公十五年。是此時仲尚在也。毋寧不爲王計。而坐視其滅。以廢作業哉。說者謂穀梁之言爲信。

【譯文】

周惠王因了遭受戎人禍難的緣故，聲討王子名咺帶的勾結戎人的大罪，王子帶逃到齊國。桓公派了管夷吾到周朝，向惠王與戎人問講好了和平解決。惠王用了待上卿的禮宴饗管仲。管仲辭謝道：「臣是齊國的卑賤職官，上面有天子所任命的兩個守臣國子和高子在著，假定恰逢著春秋秋親的時節，國高二卿來周秉承王命，天子將用什麼禮相待呢？我做陪臣的敢不辭謝。」惠王道：「勇氏！我是嘉獎你的勤勞，報答你的美德，拿這點表出我的篤厚不忘，你可往齊國實踐這執政的職分，不要違背我的命令。」管仲到底只肯受下卿的禮，回了齊國。君子說道：「管氏能夠世代守祀，實是應該的！他謙讓的時候，不忘記上面還有國子高子，正如詩大雅旱麓上說：『愷樂和悌的君子，鬼神也要慰勞他的啊！』」

甲戌十三年陳穆公元年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僖公十三年

晉薦饑，使乞糶於秦。惠公使人乞糶。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即對曰。重施而報。言我厚施於晉，而晉能報。下並同。君將何求？言無損于秦也。重施而不報，厚施于晉，而晉不報。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其攜而討焉。而秦往，無衆必敗。晉民不爲君戰，其敗必矣。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攜，知虞公不可，而秦往，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攜，知虞公不可，而秦往，無衆必敗。國家代有。言有國家者更迭受此天災。救災恤鄰，鄰國有災，而救恤之。道也。此乃道理，合當如此。行道有福。順道而行，天必降福。今按百里奚之言，實實深厚，無計被利害之心，真賢臣也。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言輸粟以粟給晉也。從二臣之

【譯文】

晉國發生饑荒，派人向秦國請求糶米。秦穆公問大夫公孫子桑道：「給不給他呢？」子桑答道：「我

多多的施與他，將來他也同樣報答我，那還要別的什麼呢？假如我施與後，他竟不報，晉國的百姓也必不贊成，要生出異心來。等到百姓生了異心，我乘機出兵討伐，晉君沒有百姓擁護，一定失敗。穆公又問大夫百里奚道：「給不給他呢？」百里奚答道：「饑荒是上天降災，國家常有發生，救濟天災，撫恤鄰國，在道理上是很應當的，順着道理做事，上天自然會降福。」穆公於是把粟米運到晉國去。

乙亥十四年 是歲秦穆侯卒。于甲午立。是為莊公。

慶鄭號射議閉秦糴 僖公十四年

秦餓，使乞糴於晉。糴于晉也。晉人弗與。慶鄭曰：慶鄭晉背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無親也。幸災不

仁。幸鄰之災，貪愛不祥。貪惜己之物，不以救怒鄰不義。背施幸災，取怒鄰國，是不義也。四德皆失，親仁祥義，四何以

守國。為君如此，何號射曰。號射亦晉大夫也。勸惠。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先是惠公許以五城

與之，粟皮已不存，無所施于毛也。○傳音付。號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既背秦施，其怨已深。○號射皮毛之喻，先入惠公。慶鄭曰：棄信背鄰。言棄許

而背鄰。患孰恤之。如此則國家有患，民無信患作。言失信于秦，失援必斃。失援謂民無恤我患，是則

然矣。此理之必然。號射曰：無損於怨。秦怨我已深，雖與之粟，亦棄之而不恤也。而厚於寇。言與之粟，是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與秦粟，慶鄭

曰：背施幸災。背施無親，幸災不仁。民所棄也。雖吾民之近猶讎之。雖以此而待平日，相說近

乎。弗聽之粟。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退而言曰。吾君必悔之矣。

孫月峯云：號射不恤鄰好，而以皮毛之喻，或亂君聽。竟胎其君之患，謀之不臧，有如是者。其有愧於百里奚多矣。

【譯文】 秦國發生饑荒，派人向晉國請求糴米。晉國不肯給與。大夫慶鄭道：「忘記了秦國的施與，是沒有親

愛心；把鄰國災荒當做幸事，是沒有仁慈心；貪惜自己的米不去救災，在自己也是不祥；因此激怒鄰國，是沒有義氣；四項德性一齊失去，怎樣可以保守國家呢？大夫說射道：「皮已經不存在，毛又附在那裏？」慶鄭道：「拋棄了信誼，背反鄰國的施與，國家再有患難時，那一個來救恤呢？失信必然被討伐，沒有人援救，必然死亡，這是事理上一定如此的了！」說射道：「我糶米給秦，不會減少秦人的怨恨，反而加厚了寇讎的實力，不如不給他。」慶鄭道：「忘記人家施與，慶幸人家災禍，就是我晉國的百姓也要唾棄的，拿這種態度對待平日親近的國家，尚且要招致讎怨，何況是平日早成怨敵的秦國呢？」惠公到底不聽。慶鄭退下來，說道：「君上總不免要懊悔的！」

丙子十五年蔡莊公元年

秦伯伐晉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謂其背施。卜徒父筮之。徒父秦之掌卜者也。其卦遇蠱。六爻安曰：千乘三去。此占辭三度敗壞而去。意謂晉侯之乘車。三去之餘。晉侯三敗之後。獲其雄狐。言獲狐，狐，邪媚之物，而曰雄，故知其晉君也。夫狐蠱者何物？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曰夫狐蠱，故知其晉君也。蠱之貞風也。內卦曰貞，蠱之內卦巽，巽為風。其悔山也。外卦曰悔，蠱之外卦艮，艮為山。歲云秋矣。其時九月，乃夏之七月，至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也。內卦為主，故以占秦。外卦為賓，故以占晉。則則晉山而秦風，則則秦為我所取矣。所以克也。卦兆如此，故知晉實落材亡。既落而材亦亡，不敗何待？言必三敗及韓。晉侯兵車三壞，而至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言秦之為寇，深矣。若之何？問何策。言秦之為寇，深矣。對曰：君實深之。言晉甚怒鄭自致，深之。可若何？言何策。言秦之為寇，深矣。公曰：不孫。言慶鄭答應不孫。下右。下誰可為。慶鄭吉。許用。弗使。怒其不孫，故不使。乘小馬。小駒馬名。鄭入也。乃鄭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征駟為大事，必乘其產。所乘之馬，必用國之水土也。而知其

人心。惟其生于水土。所以知其人心。安其教訓。惟其知其人心。所以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其安於教訓。所以服習其道。唯所納之。如是馬之地。無不如志。無不如人。今乘異產。今君乃乘異國。所養之馬。以從戎事。戰區之事。及懼而變。彼通敵而異。

常將與人易。必將變易人意。而不知人所使。亂氣狡憤。亂氣狡憤。憤憤于外。陰血周作。陰血必循身。張脉債興。張脉謂血而張也。債動也。與起也。外強中乾。外強者強形。而內實乾竭。乾音干。進退不可。欲進而不可進。周旋不能。欲使之能。君必悔之。君至此時。弗聽。鄭之諫。九月。云秋矣之占。晉侯逆秦師也。使韓簡視師。韓簡。大夫。秦師強弱。復命。師少於我。言秦師比于鬪士倍我。但秦力戰之士。公曰。何故。韓樂戰。對曰。

出因其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為秦所親幸。遂奔梁國以求秦也。入用其寵。秦國納之。饑食其粟。秦納之粟。三年晉饑。三施而無報。又閉之。施去聲。是以來也。所以秦來。今又擊之。今晉不請和于秦。我怠秦奮。晉人不直惠人怒氣百倍。倍猶未也。士不止倍我。公曰。一夫不可狃。狃狃也。言一夫向。況國乎。况我有一國。而不遂使請戰。遂使韓簡索戰于秦。曰。寡人不佞。惠公言我不能以言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言既聚眾與兵。復攻君若不還。秦君若不還師。無所逃命。則我嘗決戰以從。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公孫枝。君之未入。言惠公出奔。寡君懼之。我素君為承命。決于一戰。君命。韓簡退。韓簡退之言而退曰。吾幸而得囚。以得囚為幸。庶壬戌戰於韓原。秦晉以壬

于韓原。晉戎馬還浦而止。還便旋也。還泥也。小謂不調。故曰便。公號慶鄭。惠公急而平慶鄭。號慶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卜。謂卜右為吉而公弗使也。○復音道。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事勢至

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

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事勢至

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

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事勢至

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

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事勢至

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

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事勢至

鄭曰。復諒違卜。復長也。復諒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

辭遂去之。不顯

項水心云：名位分器，而欲因亂入土地世守，而欲許賤人，本既不正矣。出因其資，入用其

韻。饑食其粟，而二且背之，非唯秦之饑望，雖晉人固不直惠公矣。然則召秦師者惠公歟。

【譯文】秦穆公出兵進攻晉國，叫掌卜的徒父筮占吉凶，得到了吉兆，乃是遇着一個蠱卦，辭說：「兵車三次敗壞而去，就在三次敗壞而去以後，獲得一個雄狐，狐是什麼呢？必是晉君了。蠱的內卦是巽，巽為風，外卦是艮，艮為山，現在已是一歲的孟秋了，內卦占泰，外卦占晉，泰便是風，晉便是山，我吹落山木所結的實，木材就被我取來，所以能打勝仗。晉國實既落了，材又沒了，不失敗還待到什麼時候？」晉兵果然連敗三陣，退到韓邑。惠公向慶鄭道：「外寇深入晉國了，怎麼辦呢？」慶鄭道：「這是你自己要他深入的啊，有什麼辦法！」惠公道：「你這話說得太不遜！」叫掌卜的人卜誰可任車右，却是慶鄭為吉，惠公偏不用他，騎了一匹小馬，是鄭國獻來的。慶鄭道：「自古凡遇征戰大事，必騎本國所產的馬，因為它生在本國水土，知道本國人的心性，能夠馴伏地領受教訓，容易熟習本國的道路，隨使用它在什麼地方，沒有不稱心如意的。如今騎別國所產的馬，到疆場上督戰，假使遇着敵兵，畏懼起來，變了常度，騎的人就要心慌，駕馭不來，那時外表充滿着戾氣，骨子裏陰血流遍了周身，筋脈緊張，凸起，外表像是強悍，內部已經乾枯，想進不得進，想退不得退，要它在陣上周旋又不能夠，你一定懊悔的。」惠公不聽。到了九月，惠公統兵迎戰秦兵，派大夫韓簡視察秦兵強弱。韓簡視察回來，報告道：「秦兵比我少，但鬪士却比我多一倍。」惠公道：「這是什麼緣故呢？」韓簡道：「君上出奔的時候，因了梁國和秦國親睦，曾藉重梁國，回國的時候，由於秦國寵愛，用武力護送我國，過着饑荒，百姓又是吃秦國的米，三次對我晉國施與恩惠，沒有報答，所以秦國纔出兵到晉國來。現在又迎擊秦兵，我國人都覺得理曲，精神懈怠，秦兵人人發怒，所以興奮，恐怕鬪士還不止多一倍呢。」惠公道：「一個人還不能狎侮，何況我有一國？」立即派韓簡到秦營要求決戰，叫他說道：「我不會說巧辯的話，既已動員軍隊，在勢不能復負，你秦君如不退去，就只好見個高下，不敢逃避了。」穆公派公孫

枝回答道：「你晉君出奔在外，沒有回國的時候，我秦君很擔心着晉國無主，等到你晉君回國，尚未定諸侯位列的時候，我秦君還是擔憂着現在晉位已定，怎敢不願從你晉君的意思呢！」韓簡退出來，說道：「我很慶幸做晉國囚犯，免得做俘虜。」壬戌日，秦晉兩軍在韓原地方大戰，惠公所騎的小馬，忽然陷在泥濘裏，不能行動，惠公急了，大聲呼喚慶鄭。慶鄭道：「剛懷不聽諫，又違反卜人的話，本來是自己在求着失敗，又何必想逃呢？」就此拋了惠公走了。

秦許晉平 僖公十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惠公為秦師獲執以歸秦。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頭髮下垂也。拔舍，謂草舍止宿也。秦伯皆壞形毀服以從晉侯也。秦伯使辭焉。使人辭謝。曰：「二三子何其感也。」言爾二三子何其感之甚。寡人之從君而西也。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於秦國。

亦晉之妖夢是踐。踐，踐也。狐突不寐而見申生，故謂之妖夢。申生言然於韓，故我將晉侯西行，以厭息此語耳。豈敢以至。言不敢終執君而西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言穆公足履后土，而頭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穆公云不敢以至，是言騎晉侯之意也。故晉羣臣敢在下風。亦與聞斯言也。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秦穆公夫人，即獻公孫於齊。羣臣敢在下風。言我羣臣在君下風。穆姬

欲自殺，故積薪焉。帥其子女履於上而登之。且告。且告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穆姬使以衣服衰經逆。穆初死則首免衰經，時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為凶服。且告。且告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穆姬使以衣服衰經逆。

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

夫其何有焉。難女大夫。有何所得。且晉人感愛以重我。謂反首救會也。重去聲。下同。天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質調君。

不圖晉憂。晉人感愛如此。而我不圖謀之。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人之忿怒也。我食吾言。我言云豈敢以至。今而執。是以入。是自食其言。背天地也。天

既聞我言。今而執之以入。是背天地。則我難以背天不祥。我背天地則必歸晉君。然後可也。

子欒曰。公子欒素大夫也。欒音侯。而留其大夫以。不如殺之。請殺。晉侯無聚惡焉。無使復歸。子桑曰。子桑公歸之。而質其大。

子。請歸晉侯。而留其大夫以。必得大成。如此則晉服秦。晉未可滅。言晉國強。而殺其君。徒殺其一君。為晉。實音至。大音太。

祇以成惡。且適以成。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太史名。無始禍。禍先無怙亂。莫特人亂。以音戶。無。

重怒。莫增益之。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不祥之事。亦。涉世良法。乃許晉平。晉公乃許與。

勝明卿云。惠公背德。實有可殺之罪。不有諸大夫德姬。為之請。其能得歸晉乎。以此知德可施。怨不可結也。

【譯文】秦兵俘獲晉惠公，帶回本國晉國。的大夫都垂下了頭髮，宿在草房子裏，跟着惠公。秦穆公派人叫他

們退去，說道：「你們何必這樣地憂傷呢？我隨從晉君向西去，也不過是實踐你晉國狐突的妖夢罷了，怎敢拘晉

君到我秦都。」晉大夫三拜穆公，叩頭至地，說道：「你秦君的兩足站在地上，頭頂上戴着天，天和地都聽得你秦君

所說的話了，我眾臣在你秦君的下風，也都聽得了。」穆公的夫人穆姬聽得惠公就要到秦，她原是惠公的姊妹，

帶了太子名叫瑩，和叫做弘的兩個人，並帶了女兒名叫簡，和叫做璧的兩個人，把柴草堆在宮門臺上，五個人站

在草堆裏，準備一齊燒死，先着人穿袒免的喪服和衰衣，迎接穆公，並把準備自殺的情形告訴明白了。秦國

的一班大夫都請穆公拘惠公入秦都。穆公道：「我俘晉君回來，不過表示這一戰所得很豐厚而已，既因此不免

使夫人自殺，拘他在秦都有什麼用，你們又有什麼可得呢？而且晉國人拿憂傷促我重視，拿天地聽得我的話向

我要扶；我不圖謀解除晉國人的憂傷，就要增加晉國人的忿怒；我變更了已經說過的話，便是背叛了天地；增加晉國人忿怒，使我難應付，背叛了天地，又是不祥，我必須釋放晉君回國。」大夫公子摯道：「不如把晉君殺死，不要使他回去聚集奸惡，又作惡起來。」公孫子彘道：「放回晉君，叫他把太子留在這裏做抵押，必能夠完成和好，晉國運不可滅，徒然殺死晉君，結果祇造成兩國惡感，而且周太史名叫佚的曾說過：『不要在沒有禍的時候，先埋下禍根，不要因人家有亂事，以為自己有利，不要在人家已經忿怒後，再去加甚他的忿怒，加甚了忿怒固難應付，欺侮人家終於不祥。』」於是穆公允許對晉國和好。

陰飴甥復惠公 信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食采于陰，王城西周舊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穆公問呂甥，晉國人心和否。對曰：「不和。」答言人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在下小人恥其君為秦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

繕。皆不以征賦治兵為難也。○憚音但。以立國也。而謂其太子異。曰：「必報讎。」言必為君親報秦之讎。甯事戎狄。雖亡國而事戎，猶以為君不恤。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在上之君子則愛其君，而在下之君子則愛其親。不憚征繕。亦不以征待秦命，而待秦君歸，曰：必報德。

言必為晉君報秦君之德。有死無二。雖亡身而不變此心也。以此不和。君子小人所見不秦伯曰：「國謂君何？」穆公又

人謂其對曰：小人感。小人不知事理，謂之不免。君子怒。君子以己之心，以為必歸。

君如何對曰：我毒秦。小人謂晉背德，謂秦歸君，秦豈肯復君，秦豈肯復君乎？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謂晉既

君秦豈不歸，我君乎？貳而執之。晉侯有貳心，服而舍之。德莫厚焉。舍之則秦之刑莫

威焉，刑莫威于此。服者懷德。使服秦者懷秦之德。貳者畏刑。使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言秦歸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秦可以

霸。諸侯懷德畏刑，納而不定。謂秦初納晉君，今而廢而不立，使遂豎之，不使復立爲君。以德爲怨。德于晉也，秦有德焉，怨矣。秦不其然。言穆公必不肯如此。秦伯曰：「是吾心也。」言女之所言，正與我心合。改館晉侯。遂更晉侯，侯之館饋七牢焉。牛羊

一爲一牢，將歸晉侯歸。秦伯殺慶鄭而後入，以見惠公之忌刻。故加其禮焉。

按：魏祈謂慶鄭曰：「豈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而殺慶鄭，惜哉。

【譯文】十月，晉大夫陰飴甥和秦穆公在西周舊王城會見，締結盟約。穆公問道：「晉國人心還能一致麼？」陰飴甥答道：「並不一致。在下的，小人把國君被俘認爲恥辱，又痛悼秦國殺了他的親人，不怕徵取重稅，整治甲兵，輔助太子名叫圉的做國君，都說一定報讎，寧可把國家亡在戎狄手裏；在上的君子，都是愛國君而又知道國君有罪的，也是不怕徵取重稅，整治甲兵，等待着秦國放回國君的命令，都說必報秦君的大德，雖死也不變心；因而國人的見解不一致。」穆公又問你們晉國人說國君怎樣呢？陰飴甥答道：「小人只是憂傷，都說不免要被殺。君子把自己的心，推測人家的心，以爲秦君必能放回的，小人說：我們毒害了秦國，秦國怎肯放回？君子說：我們已經認罪了，秦國必能放回的。國君有二心的時候，秦國捉了去，既服從之後，就放他回來，這樣的恩德，是沒有再高厚的了；這樣的刑罰，是沒有再威嚴的了。服從的人都懷念恩德，有二心的人都畏懼刑罰，就在這放回的一役，秦國可以完成霸業。如果說先納了晉君，又使他的君位不安心，一經做了俘虜，就不再立他爲晉君，把恩德變做仇怨，秦國一定不會這樣做的。」穆公道：「這原是我的本心啊。」便另換一個客舍給惠公居住，並且送他牛羊豕等七隻牲畜。惠公回來時，先把慶鄭殺了，然後入國。

河東置官司 僖公十五年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以德報怨，嫌許氣反。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言其君可怨，而其民可矜。且吾聞唐叔

之封也。唐叔武王之弟，成王之弟。箕子曰：箕子商帝乙之子，紂之庶兄也。其後必大。言唐叔之晉其庸可冀乎。後於盛。

即箕子之言觀之。以姑樹德焉。為秦之計，且務立德，以待能者。伺其弱而取之。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征，賦也。見晉國未可取也。

之地，與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十八年，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是為晉懷公。

張天如曰：怨其君而科其民，是將民生看得重了。若惠公則視民命如草菅矣。

〔譯文〕 這一年，晉國又發生饑荒，秦穆公又運粟米去接濟，說道：「我雖然怨恨晉君，却很可憐他的百姓。而且我聽說唐叔始封於晉的時候，箕子曾說：『唐叔的後人，必能昌大。』晉國難道還可望發達罷？我姑且盡我的力量，樹立德澤，等待將來我有個能幹的子孫出來。」於是秦國開始徵取晉國河東地方的賦稅，設官專管收稅的事務。

庚辰十九年

子魚諫用人於社 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鄫子鄫國晉也。睢水之次有祫神。宋襄公使邾文公與鄫君而欲以屬東夷。屬，聚也。司馬子魚曰：司馬官名。子魚即目夷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小事不用

大牲。若魯廟用羊，魯門也。而況敢用人乎？況敢殺人，以祭神之主也。故民為神之主。用人，殺神，其誰饗

之？豈有正神而享此祭者？齊桓公存三亡國。閔元年會魯，僖元年封衛也。以存亡繼絕之義。義士猶曰薄

德，謂欲因亂取魯。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子。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滕。又用諸淫昏之鬼。又殺

德，謂欲因亂取魯。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子。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滕。又用諸淫昏之鬼。又殺

祭妖將以求霸。而圖霸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可成之理。得死為幸。恐其亡國。陳明卿云。宋襄用人以祭。忍心甚矣。至於泓之戰。乃有愛重傷愛。

毛之言。將誰欺乎。○王鳳洲云。秦用三良以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宋公用郭子于次睢之社。以用殉。何異。大抵無道之君。結無一種好生之心。宜其不旋踵而亡歟。

〔譯文〕 宋襄公叫郭文公把已經拘禁着的鄆國國君殺了，用他的血祭祀睢水的社神，因為東夷很怕鬼，藉此想誘東夷聚合了歸降。司馬子魚諫道：「古時候馬牛羊雞犬豕六畜尚且不同用，譬如祭馬先就不用馬，祭小事也不用大犧牲，何況敢殺人祭神麼？人民是社稷神的主宰，殺人祭神，那一位正神肯享受呢？齊桓公保全了三個將要滅亡的國家，把來號召諸侯，忠義的士人還要批評他德性太薄，如今在會盟中拘禁滕子，又殺鄆子，虐害兩個國君，又是祭的那種淫味昏曠的妖鬼，要藉此建立霸業，不是很難麼？能夠得個好死，已算是大幸了！」

寧莊子勸討邢

僖公十九年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卜曰：「山不吉，水得甯莊子曰：『昔周饑，時穀不熟，克殷而年豐。』」

武王伐商討而勝之。遂致豐稔。今邢方無道。時邢國黨狄人。諸侯無伯。齊桓公既死。諸侯無為方伯以討伐者。天其或者欲使衛

討邢乎。言天久不雨。無乃從之。衛文公從其言而伐邢。師興而雨。饑與師

〔譯文〕 衛國發生大旱災，卜一個日期祭山川求雨，結果不吉。大夫寧莊子勸衛君道：「從前周武王時發生饑荒，等到戰勝殷朝，年成就大豐了。現在邢國正不講道理，齊桓公死後，諸侯又沒有了方伯，上天的不下雨，或者是要使我衛國出兵討伐罷。」衛君聽從了這話，剛纔起兵，天便降下大雨來。

子魚勸宋公修德

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曹人謂曹不修地主之禮，故伐之。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崇國名。崇侯虎無軍三旬而不降。用兵三十日。崇侯虎不肯降。而崇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而修德。教乃復伐之。因壘而降。

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詩曰。思齊篤刑于寡妻。刑儀型也。宜妻謂文王之妃太姒也。至于兄弟。言文王之德教。始

以御于家邦。御治也。言家齊而後國治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能無所闕失。豈而以伐人之方欲討諸侯

之何。身之不正。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以詩人之不勝者。而後可。

【譯文】宋兵圍攻曹國，是爲了討伐曹國不服從。司馬子魚向襄公勸告道：「周文王聽得崇侯虎昏亂無道，

出兵討伐他，一連攻打了三十天，崇侯虎不肯降，文王便自動撤退，修明仁德教化，再去討伐，祇估據了舊日戰壘，

崇侯虎就降服了。詩大雅思齊篇上說：『儀型先從妻身上做起，推行到兄弟間，然後更推行到全國。』現在君上

的德性或者還有些缺陷，貿然討伐人家，怎能使人人家服從？何不且省察一下自己的德性呢？等到沒有缺陷，然後

再來討伐人家。」

壬午二十一年

文仲諫焚巫尪 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魯久不雨。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也。疇瘡病之人。其面向上。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臧文仲

曰。魯大夫臧孫非旱備也。言焚巫尪非。修城郭。聚饑民以養之。因用其。貶食省用。若不專盛饗。而納財

務穡勸分。勸富者分給貧賤。又此其務也。凡此所以巫尪何爲。巫尪何罪。而天欲殺之乎。設若天之

使君殺巫尪。則天何如。勿若能爲旱。果能致旱。焚之滋甚。能焚之是逆天意。公從之。是歲也。

饑而不害。公從臧文仲之言。而修旱備。李九我曰。修城郭何與于旱。此節與工作以實役之意。後亦有行之者矣。又可備不虞。

【譯文】夏間，魯國大旱，僖公打算把女巫和瘠病的人一併燒死。大夫臧文仲諫道：「這不是準備救旱的法子啊。把饑民聚集起來，使他們修治內城外郭，做國君的減少膳食的享受，節省一切用度，整理已旱的稼穡，勸富豪們分一些出來賑濟，這纔是準備救旱的必要辦法。女巫和瘠病的人有什麼罪？上天如果受殺了他們，纔下雨就不如不生這等人，假使他們真能夠釀成旱災，燒死了更要使旱災加重呢！」僖公聽從了臧文仲的話，這一年雖開饑荒，却不會受到大害。

臧文仲諫不備邾 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邾人假信公取須句，故出師伐魯。公卑邾，言邾小國，不設備而禦之。不設備而禦之。兵之類。臧文仲曰：國無小

雖小，不可易也。不可以其小而輕之。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則我雖兵多，不可恃其必勝也。詩曰：小旻言小雅，戰戰兢兢，皆戒如

臨深淵。懼其溺也。履薄冰。懼其陷也。又曰：用頒頒，敬也。敬之敬之。再言敬之者，以敬成王也。天維顯思，言天有顯道也。顯命

不易哉。天命靡常，不易保也。先王之明德，此解詩意，言我度先王之德，可謂明矣。猶無不難也。猶曰命無不懼也。戰戰兢兢，戰戰，戰也。況我

小國乎？况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君，其無謂邾小，邾國為小，蓬蒿有毒，擊之乃至，之物，然有蓬蒿而

況國乎？此又邾亦小國，弗聽，謂備公及邾師戰於升陘，升陘，魯地名。我師敗績，果魯為邾所敗，邾

者魯，以魯而臨邾，則自大視邾，心不難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輕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

國之可畏，必見小國之可辱，所以稱之所怒，而召魚門之辱也。

【譯文】邾國因了魯僖公奪取須句地方的緣故，出兵攻打魯國。僖公把邾國看得很卑小，在軍事上全沒有防禦設備，輕意地抵擋着邾兵。臧文仲諫道：「一個國家無論怎樣小，總不能以為容易對付，沒有防禦設備，兵雖

衆多也是不可靠的。詩小雅小旻篇上說：「十分小心地恐懼着，就同臨到深不可測的水邊，又同站在極薄的冰上。」又說：「慎重啊！慎重啊！天道顯明得很，天命不容易保持啊！」照先王那樣的明德，尚且認為天命難保持，沒有個不小心恐懼的，何況我？我是一個諸侯國呢？你不要說那是小國，很渺小的蜂兒，還有差能刺人，何況邪到底是一個國家。」僖公不聽，領兵和邾兵在升陘地方戰了一場，我魯國的兵果然被殺得大敗。

宋師敗績於泓 僖公二十三年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戰于泓。宋兵列。楚人未既濟。楚兵尚未入于險。宋司馬曰：「彼衆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不肯擊其未盡渡水之時。請擊之。迫諸險。公曰：「不可。」不肯迫。既濟而未成列。盡渡水而未成列。

又以告。魚又。公曰：「不可。」不肯擊其未成列也。師陳而後擊之。楚兵成陣。宋乃擊。宋乃擊。宋師敗績。遂爲楚公師所敗。

傷股。傷足。公門之官。穢馬。爲楚人所殺。去。寡人皆咎公。怨咎公。必待楚人。

公曰：「君子不重傷。」重再也。言敵人彼傷者。君子不禽二毛。敵人頭黑白色者。古之爲軍也。人

之道不以阻隘也。」不迫人于險以求勝也。○隘去聲。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故自不鼓不成列。則我不擊鼓以進兵。○以子魚曰。君未知戰。言襄公不曉。勅敵之人。勅強也。○隘而不列。敵人不勝也。且今之勅

也。此天助我以取勝之機會也。○阻而鼓之。迫于險阻。擊鼓不亦可乎。則何不猶有懼焉。○雖因阻伐之。且今之勅

者皆吾敵也。言楚兵與我競者。○雖及胡者。胡者元獲則取之。言雖得老人。何有於二毛。○何有於二毛。何有於二毛。○

明心教戰。謂教戰之法。明設刑。○求殺敵也。○凡若此者。所以傷未及死。猶能害我。○如何勿重

安得不再。若愛重傷。再傷人。○則如勿傷。不傷之也。○愛其二毛。二毛之人。○則如服焉。○何須與

傷之乎。

戰三軍以利用也。凡行三軍之事。本以利而動也。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金退。所以金退。所以金退。所以金退。利而用之。夫既以阻隘。則難迫于敵。而伐之可也。聲威致志。鼓聲之盛。以致鼓儻可也。則雖當儻嚴未整頓之時。擊鼓。于論戰。

胡氏傳曰。宋襄公用人于利。不仁甚矣。而乃愛重傷與二毛。亦何異盜路之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辟兄離母爲廉乎。

【譯文】宋襄公和楚兵在泓水邊上交戰。宋兵早已排定陣勢，楚兵還沒有全渡過來，司馬子魚道：「他們兵多，我們兵少，何不乘他們還未渡盡的時候就去截擊？」襄公道：「這却不能。」既而楚兵全渡過來，尚沒有排成隊伍，子魚又請進攻。襄公道：「還不能。」直到楚兵列陣已定，方始攻擊，結果宋兵大敗，襄公足部也受了傷，左右衛士都被殺死。宋國的人民都埋怨襄公。襄公道：「君子見仇人已經受傷的，不再去傷他，頭髮已經有了黑白兩色的，不再捉住他。古時候用兵，不肯把敵人壓迫到險地上求勝；我雖是亡國的后嗣，不願擊鼓進攻，那沒有列陣的敵人。」子魚道：「你這是不明白戰鬪的事情。要曉得強悍的敵人被困在險地不能列陣，乃是上天助我取勝的機會啊。趁此擊鼓進攻，有什麼不可以？就是這樣，還要擔心着不能取勝。而且現在和我爭強的，都是要殺死我的。雖是年紀老邁，能捉得住的也得捉住，何況頭髮黑白兩色的呢？平時使兵士明白什麼是恥辱，教導兵士怎樣去戰爭，目的就在於殺盡敵人，傷了不曾死，怎麼不再去傷他？如果不忍再傷他，那就根本不要使他受傷。不忍捉住頭髮黑白兩色的人，那就不必戰鬪，老老實實降服了他。行軍全靠著利用，鳴金擊鼓，原是壯壯聲氣。既是利用，儘可以壓迫敵人到險地上，既是壯壯聲氣，使兵士有殺敵的勇志，也儘可以在敵人列陣未定的時候擊鼓進攻。」

甲申二十二年。是歲杞成公卒。魯好容立。是爲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爲成公。

狐突不教子貳。信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是懷公。命無從亡人。時重耳出亡在外。懷公命無從亡人。命羣臣無得從其行者。期期而不至。無救。上期如字。約也。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二 狐突不教子貳

也。懷公與國中親戚約，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滿一年不召歸者，殺之。

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若不教子貳，則是狐突本情，何不厚其心而運殺之。對曰：子之能任，言凡人于父教之忠，則為之必

于所事者，古之制也。此皆古人之法，制也。言人臣之名書于其主之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

亦反。今臣之子，名在重耳。言狐毛狐偃，名有年數矣。非一若又召之。召之歸教之貳也。懷公亦反。

父教子貳，父不教子以忠，而教子以二。何以事君？何以事君也。刑之不濫，用刑而不濫。君之明也。此乃吾君臣

之願也。而為臣者，淫刑以逞。若乃淫縱其刑，誰則無罪。如此則誰不可加。臣聞命矣。臣已聞君乃殺

之。不肯召二子，已而戮之，其器福淺，無評讚經，可知。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而殺之，故也。曰：周書有之。

見德，晉國之民皆不見君之德。而唯戮是聞。但聞有無辜，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于晉也。

【譯文】 晉惠公死後，懷公下令不許舊臣隨從出奔的重耳，凡是已隨從在外的，限定一年內回來，過了

不回來，連親戚都要殺。狐突的兒子狐毛、狐偃，隨從重耳在秦，狐突不叫他們回國。懷公使拘禁狐突，說道：「你的

兩個兒子回來，就不殺你。」狐突答道：「兒子長大了，能做官，做父親的總要教他盡忠，這是古來的法制。一做了

官，策上寫了姓名，身體便委給君上。如果再有二心，便要加罪了。現在我的兒子，姓名寫在重耳的策上，已有了好

多年，假如我叫他回來，那是教他懷着二心了。做父親的教兒子懷二心，怎麼還可以做臣子事奉君王上無辜的人

不遭濫刑，原是君上的明德，也是做臣子的一種願望。倘一定要任意濫刑，逞自己的私怨，那麼，誰不能加上一種

罪名，殺掉他呢？我已知道君命要我怎樣了！」懷公終於殺了狐突。卜偃因此許稱有疾，不肯出來，說道：「周書康

諸篇上有句話：「人君心裏明白，百姓自然服從。」現在晉君心裏全不明白，却把殺人算做得得意，要百姓服從，不就很難麼？百姓看不見好處，只聽得無辜的人被戮，那裏會有後代傳下去呢？」

重耳徧歷諸國

信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晉人伐諸蒲城。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

重耳不可。不肯。曰：保君父之命，言為臣子所而享其生祿。受其養。於是乎得人。有君父之養，有

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人以與。罪莫大焉。莫大於此。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遂奔狄。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趙衰、趙夙之弟也。魏武子，魏犇也。司空季子，晉臣白季也。時從行

同。衰，初危反。狄人伐廬咎如。唐咎如亦狄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狄人獲其二女，長曰

叔隗，納諸公子。納于重耳。公子取季隗。重耳自生伯儵、叔劉。生二子，長曰伯儵。次曰叔劉。以叔隗妻

趙衰。以長女與趙衰。十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妻行，屬對曰：我二十五年矣。言二十五年，又如如是而嫁。彼既不來而

人，則就木焉。則我死而納諸棺也。請待子。許不嫁而待之。文公即位，處狄十二年而行。重耳以五年奔

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不以禮。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重耳以文公不禮，故乏野人

與之塊。與重耳。公子怒，欲鞭之。欲鞭之。野人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

之。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塊。及齊。去衛而齊桓公妻之。嫁重耳。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一乘。凡八

之。而載于車。○音音。

子安之。重耳遂欲終身于齊從者以為不可。時桓公卒，諸侯叛齊，故將行。從者欲謀於桑下。與重耳共謀，于桑木之下。

妾在其上。姜氏養蠶之妾，適采桑于其上，聞其所謀，以告姜氏。重耳歸告姜氏，以姜氏殺之。恐其謀泄而孝公怒，而謂公子曰。重耳云：子有四方之志，出行之志，將有聞之者，謂桑上蠶妾吾殺之矣。言恐泄汝之謀。公子曰：無之。無欲去我。姜曰：行也。耳使行。懷與安，實敗名，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重耳修姜與

子犯謀。姜氏遂與子犯謀，以去公子之計。醉而遣之。乃醉重耳以酒，遂醒。重耳既醒，方以戈逐子犯。探戈而逐之，

觀其裸。裸，赤體也。時脅非裸不可見。浴，何重耳裸薄而觀之。乃通近浴薄而觀無禮甚。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曾大夫，其妻。吾觀晉公子之從者，我見晉公子重耳，皆足以相國。觀其人物，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諸侯而誅無禮。既伯諸侯，而誅言。復歸晉國而為君。曹其首也。乃無禮之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謂僖負羈何不及早

乃饋盤飧。僖負羈乃以盤盛食，而饋璧焉。臣無外交，故置玉于飧中。公子受飧，反璧。耳

及宋。去曹而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八匹及鄭。去宋而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

待。叔詹諫曰：文公臣聞夫之所啓，大凡天意所人弗及也。非人所及也。晉公子有三馬，事足以見天

意。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三事，故知天意。君其禮焉。禮，勤也。伯以男女同姓，古者娶妻不娶同姓，買

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無別。晉公子姬出也。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而至於今，而重耳至今猶

其子孫必不蕃盛也。

也。玉還之。而及宋。去曹而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八匹及鄭。去宋而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

待。叔詹諫曰。文公臣聞夫之所啓。大凡天意所人弗及也。非人所及也。晉公子有三馬。事足以見天

意。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三事，故知天意。君其禮焉。禮，勤也。伯以男女同姓，古者娶妻不娶同姓，買

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無別。晉公子姬出也。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而至於今，而重耳至今猶

其子孫必不蕃盛也。

也。玉還之。而及宋。去曹而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八匹及鄭。去宋而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

待。叔詹諫曰。文公臣聞夫之所啓。大凡天意所人弗及也。非人所及也。晉公子有三馬。事足以見天

存一也。此可以驚天離外之患。自晉襄姬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天不安靖晉國殆將啓之。此天意欲使復二也。意之二也。此可以驚天有三士足以上人。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之而從之。從重耳以行三也。此天意也。晉鄭同儕。二國實同儕等。其過子弟。其有晉國子固將禮焉。禮當以況天之所啓乎。乃天意所欲開導之人。而弗聽。卒不及楚。去鄭而楚子饗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言重耳若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諸侯諸將。言何以報。對曰。子女玉帛。子女魏妃妾也。玉則君有之。則楚君羽毛齒革。鳥之羽毛。獸之齒。可以飾器用者。則君地生焉。地所產也。其波及晉國者。其餘波沾君之餘也。始及晉國也。其何以報君。言晉國無物。誰然。然如此。何以報我。必有以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報德也。復歸晉國。晉楚治兵。治戒兵。遇於中原。而二國之兵。相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言晉兵當受弓者。戰與弓言分在兩手。欲避右帶。囊裝之。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乎也。文。故云左執。○屬音。囊音。囊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乎也。報德也。○若不獲命。止兵。是不得命也。其左執鞭弭。鞭馬。弭。弓末之。右屬囊鞬。囊者。鞬以辟音。鞬。○屬音。囊音。囊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乎也。受弓者。戰與弓言分在兩手。欲避右帶。囊裝之。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乎也。文。故云左執。○屬音。囊音。囊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乎也。殺。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未。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奢修。而文而有禮。文華者。易至于能約之。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稱急。而從。忠而能力。忠誠者。未能有功。而力。晉侯無親。晉侯以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稱急。而從。忠而能力。忠誠者。未能有功。而力。晉侯無親。晉侯智惠公也。以其忌。外內惡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無吾聞姬姓唐叔之後。晉姬姓國。始封。其後衰者也。而為曲沃所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公子重耳也。天將興之。使公子與晉者。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違天必有大咎。天也。必得大咎。乃送諸秦。楚遂攻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五而廢之乎。違天必有大咎。天也。必得大咎。乃送諸秦。楚遂攻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五

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圍之妻。蓋重耳之淫婦也。與在五入數中。○與去聲。奉匱沃盥。匱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匱澆水。與重耳洗手也。○奉音捧。匱音移。與古

反。既而揮之。既而以濕手揮之。而子圍妻故揮之。○怒曰。懷嬴怒而言曰。秦晉匹也。言秦晉皆大國。何以卑

我。汝晉公子也。我秦女也。何為使我卑屈而事汝。公子懼。重耳恐秦伯怒已。降服而囚。乃降服自他日也。○異公饗之。秦伯饗重耳。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請使衰從。重耳以饗。公子賦河水。河水誌詩也。義取朝宗于海以尊秦也。公子降拜稽首。

公賦六月。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趙衰曰。重耳拜賜。謝秦伯之賜。公子降拜稽首。

重耳降拜稽首。稽首頭至地也。公降一級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王于出征。伯以此責重耳也。重耳敢不拜。秦伯之厚賜乎。

按國語載。懷嬴之納。文公欲辭之。而晉臣子餘威稱之使擊。豈明於從王。之忠。而獨昧於天倫之理哉。柳子厚云。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倉然。

〔譯文〕 晉公子重耳遭受驪姬讒害的禍難時，獻公派了宦官叫做披的進攻蒲城。蒲城人要用武力對抗，重耳不同意，說道：「靠了君父的命令，得享受養生俸祿，於是乎有了人民，有了人民，後就和君父爭鬪起來，罪惡沒有再比這更大的了。我只有逃走而已。」便逃往狄人的國家，隨從他的是狐偃、趙衰、頭顱、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

狄人攻打別一狄種廐咎如，獲得兩個女子，一叫叔隗，一叫季隗，把來獻給公子。公子自己收了季隗，生下伯條、叔劉，兩個兒子。把叔隗給趙衰為妻，生下趙盾。公子在準備到齊國去的時候，向季隗說：「你要等待我二十五年不來，然後改嫁。」季隗答道：「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再過二十五年改嫁，那時我要到棺材裏去了，願終身等待你。」

公子在狄十二年，方始離去。經過衛國，衛文公不照禮接待，走到五鹿地方，向村野中的人討取食物，野人竟拿土塊給他。公子大怒，要鞭打那野人。子犯道：「這是天賜土地的吉兆啊！」公子叩頭謝天，受了土塊，載在車子上。到

了齊國，齊桓公把女兒嫁給他，並有馬二十乘，共八十四匹。公子便想安居在齊了。隨從的人都反對，將要到別國去，和公子在桑樹下面討論。恰巧姜氏的養蠶女傭在桑樹上，聽得了所討論的話，回去告訴姜氏。姜氏立即把那女傭殺了，向公子說道：「你有逃避四方的大志，那聽得你們在桑樹下商議的人，已被我殺了。」公子道：「我並沒有離開齊國的意思。」姜氏道：「還是走罷，懷念所愛，和安享舒適，實都是敗壞功名的。」公子終不肯離開。姜氏便和子犯商量一個辦法，使公子飲酒大醉，然後扶上車子，就此走了。等到酒醒以後，已經離了齊國。公子氣得拿兵器追逐子犯。到了曹國時，曹共公聽得公子的骨體是相連着的，打算乘他裸體時看個究竟，便託辭請他一同沐浴，逼近他的身體，仔細觀看。曹國大夫僂負羈的妻子說：「我觀察這幾個隨從晉公子的人，都有做相國的人才，如果公子用他們輔相，公子必然回晉國爲君。一經回國，必然能在諸侯間揚眉吐氣，做諸侯的伯長。一經做到諸侯的伯長，誅戮無禮的人，那麼曹君是第一個無禮。你何不早些預備，自己表明白不和曹君一樣呢？」於是用盤盛了食物，送給公子，把一塊美玉放在食物裏面。公子受了食物，退還美玉。由曹到宋，宋襄公送了二十乘馬，共八十四匹。由宋到鄭國時，鄭文公也不照禮接待。叔詹諫道：「我曾聽說天意所要開導的人，不是別人能夠及得到的。晉公子有三點，顯見是天意或者要建立他爲晉君，你還是照禮接待他的好。向來同姓的男女通婚，子孫必不能蕃盛。晉公子却是姬姓女子所生，到如今還存在，這是第一點。自遭了離國出奔的患難，天就不使晉國安定，恐怕就爲了開導他使他復國，這是第二點。趙衰、狐偃、賈佗這三個人，都有高居衆人之上的才幹，却都跟從着他，這是第三點。而且晉鄭是同等國家，彼此有子弟經過，本來要照禮接待的，何況是天意所開導的人呢？」文公不聽。公子又到了楚國。楚成王備了盛席款待他，說道：「公子如果回到晉國，拿什麼報答我呢？」公子道：「美女和圭璧錦帛之類，君王本來有的，鳥的羽毛和獸的齒革，是君王自己土地上出產的，連帶使晉國也有這些東西，那不過是君王享用餘剩下來的罷了，我真不知道該拿什麼報答君王。」成王道：「話雖如此，你總得報答我。」公子

道：「倘若借重君王的威靈，得回到晉國，將來兩國發生軍事行動，在中原相遇了，我當退避三舍三十里；如果我退避了，仍然不能獲得君王停止進兵的命令，那就只好左手拿了馬鞭和弭弓，右手預備了受箭的藥和受弓的鞭，與君王在疆場上周旋。」子玉請成王殺了公子成，王道：「晉公子思想闊大，却能夠節儉，有充足的文華，却能夠用禮儀控制自己，那些隨從的人，個個都是嚴肅的，但在嚴肅裏有着寬容，他們都很忠誠，又非常盡力。目前在各位的晉君，沒有親黨，外面的諸侯，國內的人民，都在惡絕他。我聽說姬妣唐叔的後人，漸漸衰微了，或者要靠了晉公子復興起來，那麼，天意既要他復興晉國，那個能廢棄他呢？違背了天意，一定要有極大的咎殃。」便將公子送往秦國。秦穆公納給他五個女子，懷公的夫人懷嬴，原是公子的姪婦，也在其內。她捧了盛水的匜器，侍候公子洗手，公子拿濕手一揮，水濺在她身上。她發怒道：「秦晉是同一地位的國家，你怎麼看輕了我？」公子不禁恐懼起來，自己脫去衣服，穿上囚犯衣服，表示謝罪。過了幾天，穆公宴饗他，子犯說：「我不如趙衰有文辭，請着趙衰跟了去。」在席間，公子賦河水詩，意義為朝宗於海，尊重秦國。穆公賦小雅六月，比方公子回晉，必能輔佐天子。趙衰呼着公子的名字道：「重耳，該拜謝秦君的賜予呀！」公子便下階拜謝，叩頭至地。穆公也下階一級，辭謝公子的稽首禮。趙衰又道：「秦君把輔佐天子的大任放在重耳肩上，重耳怎敢不拜謝呢！」

乙酉二十四年 杞桓公宋成公
晉文公元年

重耳返國 信公二十四年

春，春伯納之。

秦穆公納重耳於晉，是為文公。

及河。

將渡也。

子犯以璧授公子。

子犯猶信。

重耳舅也。

以璧授公。

子犯之好也。

曰：「臣

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

羈，馬絡頭也。縻，馬縶也。

言從君而奔走天下也。

臣之罪甚多矣。

言多得罪于君。

臣猶知之。

我猶自而況。

況

君乎。

言知臣請由此亡。

言君自此歸國。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此重耳設誓之辭。

言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

君乎。

言知臣請由此亡。

言君自此歸國。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此重耳設誓之辭。

言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

君乎。

言知臣請由此亡。

言君自此歸國。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此重耳設誓之辭。

言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

君乎。

白水。言我心即汝心。如投其璧於河。蓋以爲質信。濟河。遂渡入於曲沃。晉宗朝於武宮。武公以曲沃

瀕于其邑中。使殺懷公於高梁。懷公奔高梁。使人推而殺之。初。衛獻公奔晉。入于夷儀。返于荀。及

○朝音潮。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獻公乃止。若子犯之我璧。乃小人自固之術。耳。君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子犯有焉。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柳莊之謂矣。

【譯文】 春間，秦穆公納公子重耳回晉國，到了河邊，子犯把一塊璧玉交給公子，說道：「我背負着馬絡馬經，

隨從公子遊行天下，得罪的地方很多，連我自己都知道，何況君上呢？現在我願在這裏請死！」公子道：「我沒有別樣心，如以為我不與舅氏同心的，這河中的白水可以證信。」便把璧玉拋擲在河中，渡過河來，進了曲沃城，到武公廟裏朝拜。那時懷公已逃，公子派人追到高梁地方，把懷公殺死。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呂卻畏僖。呂甥卻皆皆惠公臣，恐爲文公。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除已之讐。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

請見文公。公使讓之。披會伏文公子蒲城。且辭焉。且辭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君命一宿。披經宿

○見音現。故使人讓貴之。乃女卽至。女不待宿而卽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而田疆于渭水之濱。女爲惠公來求

殺我。惠公又使汝來殺我。命女三宿。惠公命汝女中宿至。汝不待三宿。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

何其速也。而汝何來。夫祛猶在。公言所斬之法，尙在也。○祛丘於反。故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禱，忍伐對

曰：臣謂君之入也。君之入晉也。其知之矣。庶幾知君若猶未也。君人之道矣。又將及難。將有彌難

難以免也。○君命無二。大凡奉君命。不可有二心。古之制也。法制如此。除君之惡。謂前我奉命而殺汝者。唯力是

視。為君除惡當盡蒲人狄人。言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猶汝為蒲狄之。今君即位。公於我何有恩義也。今君即位。

既即矣。而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自蒲狄。而能不知為公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公不怒。乃用管仲為相。○射食亦反。鉤音勾。相去聲。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所為。而以斬殺我怨。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行者甚眾。非止一人。豈惟刑臣。豈獨我哉。披查。公見之。見寺人披。以難告。遂薄會秦伯于王城。呂卻焚公宮。求公不獲。乃如河。張桐初曰。得王者棄仇用才之。秦伯誘而殺之。道宋太祖用臺榭謫亦如此。

【譯文】 晉國的舊臣呂甥和卻芮，恐怕被文公逼害，預備先下手，放火焚燒文公的宮室，就此弑死文公。宦官名叫披的知道了這事，求見文公。文公派人責備他，並且拒絕不見，說道：「蒲城那一役，獻公限你過一夜趕到，你却當天便趕到了，後來我跟着狄君在渭水邊上打獵，惠公又叫你去殺我，限你三天，你竟在第二天上趕到了，你都是奉了君命，但為什麼要這樣快呢？在蒲城被你斬下的袖角，如今尚在這裏，你還是到別處去罷！」他答道：「我以為你這次入國，總知道做人君的道理了，如果還沒有知道，恐怕又要遭受禍難了。奉了君命以後，便不生二心，這原是古時的法度。剪除國君的仇人，當盡我的力量做去。蒲城人和狄國人對我有什麼關係，現在你登了君位，難道就不會再有在蒲城和狄國時那樣的禍難麼？齊桓公拋開了被射中的帶鉤，使管仲做相國，你如果和桓公相反，我自然會到別處去，不必辱你的命，還恐怕出走的人一定很多，豈止我一個受過宮刑的宦官呢？」文公這纔召見他，他便將呂甥卻芮的陰謀，向文公報告了一番。

頭須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小吏也。名頭須。○豎音楨。守藏者也。為文公守庫藏者。○其出也。文公之竊藏以逃。頭須出奔也。竊藏以逃。竊其

庫藏之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求納文。及入。及文公。求見。頭須求見文公。公辭馬以沐。文公以方洗頭辭

不見。邱瓊山云。寶藏以逃其罪。固大矣。反盡。謂僕人曰。頭須謂公。沐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反覆心也。

覆則圖反。慮者亦反其常也。宜吾不得見也。心志反常。宜求見而不得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羣臣居國

也。社稷行者為羈縻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其亦可也。或居或行。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為罪而怨之。國君而

讎匹夫。為一國之君。乃懼者甚眾矣。將非一人矣。僕人以告。以頭須之公。遽見之。召見之。

【譯文】最初晉文公有個小吏，叫做頭須，是給文公看守庫藏的。文公出奔在外的時候，他也偷了車裏的財

物逃去。但他却是把財物完全用在運動文公回國這一件事上。等到文公入國為君，他硬要求進見。文公拿正在

洗髮的理由拒絕了。頭須向文公的僕人說道：「洗髮要低頭俯倒身子，心就會向下覆，心向下覆，所慮的也就

反常了；他拒絕不見，正是合該的。不過留居國內的人，是為了守社稷，隨從出奔的人，只是做一個背負馬絡馬繩

的僕御，隨從既然可以留居，也沒什麼不可以，何必單單認留居的有罪呢？做國君的竟和匹夫結下仇怨，恐怕畏

懼的人一定要很多了！」僕人把他的話告訴文公，文公連忙召見他。

介之推不言祿。介姓推名。公之微臣也。之語。祿亦弗及。不及於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

子，唯君在矣。八人皆死。獨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皆外內棄之。臣民無不棄之。天未絕晉。天意未肯絕晉之祀

必將有主。必命賢君。出而主之。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祀非君而誰。非屬之文公。天實置之。然天意實命文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二三子言從亡者。乃以文公之復國為己力所致也。不亦誣乎。不亦誣妄竊人之財。世有偷竊他猶謂之

盜。猶且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立君天之功也。或者貪之以不當貪天功以為己力。下義其

罪。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君之罪。在上者以立君之功為賞盜。上下相蒙。上賞其罪是上蒙其下。難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天之上，賞其好也。

與處矣。難與之也。其母云：介之推，蓋亦求之。言汝何不自求賞也。以死誰慙？雖不求而死，誰代汝。對曰：尤而效之。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為過，罪又甚焉。則我罪又甚于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又云：雖不求之也。對曰：言身之文也。人之有言，所以身將隱。吾身且將隱焉。

用文之。何用假言辭以文之。是求顯也。若自言之，是雖雖其母曰：能如是乎？其母賢之，乃曰：與女偕

隱也。我願與汝俱隱。遂隱而死。母子俱隱。人謂文公焚山而求，恐不若是忍。晉侯求之不獲。文公使人求之，不知所在。以絲上為

之田。遂以縣上之田為介。推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志記也。言以此田記吾之過失。且旌善人。且以旌表介推之善。

固足以消人望報之心。而其議論激切。要亦借理以逞怒耳。雖然。魏駢首爭功者不伴。○按文公反國。論功行賞。推不及而隱。從者憐推。縣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頌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斃。龍反其淵。安其壤。士四蛇入穴。皆得其所。一蛇無穴。遊于中野。公見書曰：嗟此子。推也。吾憂王室。未圖其功。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乃封縣山為介推山。故諺曰：介山。

【譯文】 遂從晉文公出奔在外的介之推，從來不說自己的功勞，應當受俸祿。文公賞賜眾臣的時候，也沒有賞到他。介之推說：「獻公有九個公子，只有公子重耳存在，惠公懷公沒有人親附，外面的諸侯，國內的百姓，都在厭棄他。上天如果不使晉國滅亡，必然有個賢君出來，主持晉國宗社稷的祭祀，除了目前在位的晉君，還有誰呢？上天實在要立他，那班隨從的人，却認做自己的功勞，不是太誣妄了麼？偷竊人家的錢財，尚且叫他盜賊，何況貪取上天的功勞，算是自己的功勞呢？在下的把有罪認做忠義，在上的不管這是奸惡，反而賞賜他們，上下互相欺蒙，難和他們相處了！」他的母親說道：「你何不也去求賞呢？不求賞而死，死了又怨誰？」介之推道：「我已說

他們是貪取上天的功勞，再去學他們，我的罪要比他們更重。而且我既說了怨恨的話，就不當再受俸祿。」他的母親道：「也使他們曉得曉得，你看怎樣？」介之推道：「說話是文飾身子的，身子已將隨去，還要文飾做什麼？如果照母親的話，身子雖然隨去，心裏還是貪求顯揚了。」他的母親道：「你真能這樣麼？那我可以和你一同隨去的。」於是母子兩人都隨去，一直到死。文公派人尋找，終於找不到，便把絳上地方的田賜給他，作為祭祀之用。說道：「藉此記我的過失，並且表揚善人。」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王將以狄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濟。鄭伯說之。王怒，故欲以狄兵伐鄭也。富辰諫曰：不可。言狄不可伐。而鄭不可伐。臣聞之。臣之所聞是如下文所云。

大上以德撫民。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種同。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于遠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管蔡也。咸猶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之

以蕃屏周也。以爲周室之藩籬屏蔽也。管蔡霍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

皆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昭也。○鄭音成。雍去聲。鄭數中反。郇音旬。邴音邴。晉應韓武之穆也。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昭生穆

平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不言昭穆者，周公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召穆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穆公上世，類等也。厲王之時，用道既

於成周，而作詩曰：此詩小雅常棣篇也。有常棣樹，周公所作，故其序曰：閱管蔡之失道，故常棣之

華。常棣樹也。帶如字，與唐。鄂不韡韡。明乎，以與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華也。○鄂五各反。韡音偉。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今豈無他人，不如兄弟之親。其四章曰：常棣兄弟閱於牆內也。○閱擊於反。外

禦其侮。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也。如是。以此詩之意觀之。則兄弟雖有小忿。則不能無小小忿爭。不廢懿親。美也。言親親之美。今天子不忍小忿。言襄王今不以棄鄭親。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其若之何。若之

不可因而廢棄也。庸勳親親。用其有功。及鄭之小忿。不忍廢之。是棄其親也。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因小忿而棄之。庸勳親親。親其親族。暱近尊賢。親其道路近者。尊其有德之大者也。是德之大者。即聲從味。從其目味者。與頑用器。用其口器者。故之大者也。此四者是。此四者是。此四者是。此四者是。

大者。禍之大者也。此二者為禍之大者。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出。又有厲宣之親。鄭所

祖桓公。周厲王之子。棄嬖寵而用三良。棄嬖寵謂殺申侯。用三良謂叔。於諸姬為近。諸姬姓國。惟四

德具矣。四德謂勳也。親也。近也。實也。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而不聽五聲。是其聾也。目不別五

色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黃也。有目而不別。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處物而

其頑也。是義之常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詘。蓋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不

具矣。四好謂尊味頑器。言欲周之有懿德也。當美之盛時。猶曰莫如兄弟。而周公作詩。故封建之

而大封建。其懷柔天下也。懷撫也。猶懼有外侮。猶恐有外夷之侵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

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侯為周屏蔽。召穆公亦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今周德既衰。宣辰言今我周

於乎又淪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以從諸姦。是以狄之好而崇之。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奸。禍

也。民未忘禍。莊公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僅公十一年。子帶召戎。故曰民未忘禍也。王又興之。今王用欲伐鄭。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

也。辭列鄭有四德欲好。王弗聽。不從當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夫也。頹徒回反。

四好不宜棄德從好。

呂東萊云：襄王以狄伐鄭，宣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宣辰實導之。若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宣辰導子帶之失也。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唐之回紇，誓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禍。彼一國者，豈有子帶之賢，而子帶則不足責矣。當以其涉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若子帶則不足責矣。

【譯文】周襄王將要用狄兵伐鄭國，宣辰諫道：「這個行不得。我曾聽說過，太上的聖人是拿德化撫綏人民的，次一等的便從親愛親族做起，漸漸推行到疏遠的。從前周公傷弔管叔、蔡叔，兩人不和，所以封建兄弟甥舅國家，做周朝的外衛。管蔡、鄧、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郟，這十六國，是文王的子孫，序列在左；昭、魯、晉、應、韓，這四國，是武王的子孫，序列在右。穆、凡、蔣、邢、茅、胙、祭，這六國，是周公的後嗣。後來召穆公因周德漸漸不善，兄弟間全沒有恩義，便在成周聚合了宗族，作常棣詩道：『常棣發華的時候，看去豈不鮮艷地光明！大凡現今的人，沒有比兄弟更親的了！』常棣第四章道：『兄弟在家裏爭鬪，如有外人欺侮，他們還是共同抵禦的。』這麼看來，兄弟間雖有小小的忿爭，總不能就此廢棄了懿美的親誼。現在天子不能忍受小忿，遽然廢棄掉鄭國的親誼，怎麼可以呢？寵用勤勞，親愛親族，雖比鄰近，尊重賢士，這四層是最大的德性；跟從着耳聾和目昧的，信用那愚頑和口讟的，這四層是最大的奸惡。拋開了德性，反而崇尚奸惡，那就要有大禍臨頭了！鄭國過去有保護平王、恢復惠王的勤勞，始祖桓公又是厲王的兒子，宣王的弟弟，真是再親沒有他，還能棄絕嬖寵的申侯、任用叔詹、堵叔師、叔三個賢臣，在許多姬姓國間，距離王室最近，這四種德性，鄭國是完全具備着了。耳朵裏聽不出宮商角徵羽五聲的協和，便是聾；眼睛裏分不出蒼赤白黑黃五色的文采，便是昧；心裏不效法德義的經綸，便是頑；嘴裏不肯說忠信的話，便是讟。狄人都在學樣的，這四種奸惡，狄人算是完全具備着了。像周公那樣地有美德，尚且說沒有比兄弟更親的，所以封建同姓國家，同時他用德化撫綏天下人民，尚且畏懼着有外夷來侵犯，而抵禦外夷侵犯，却没有再比兄弟更親更可靠的了，所以使同姓諸侯保障王室。召穆公也是這樣說。現在周朝的德化既已衰敗下來，更從而改變周公召公的成法，恐怕是不對的。罷人民還沒有忘記子帶的禍亂，君王又要興起禍亂來，難道真個要廢

魯文王武王的大業麼？「襄王不肯聽從，毅然派大夫頹叔和桃子兩人率領狄兵攻打鄭國去。」

富辰諫立狄女爲后僖公二十四年

狄伐鄭。師伐之。取櫟。櫟，鄭邑。王德狄人。王感狄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下文所云云。』報者倦矣。我雖曰力倦矣。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心終未厭足也。○施去聲。狄固貪懽。本貪懽而無厭足。○王又啓之。今以其女爲后，是開啓其貪也。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近婦怨無終，怨無已。狄必爲患。言致人之患也。王又弗聽。又違其諫。辛甘昭公通於隗氏。甘昭公與子帶也。食邑南甘，隗氏即所立狄后也。子帶私通之。王替隗氏。

大敗周師。爲狄人所敗。王出適鄭。襄王出奔鄭國。處於汜。汜，鄭地。

【譯文】周大夫頹叔和桃子兩人領了狄兵攻打鄭國，奪得鄭國的櫟邑。襄王因而很感激狄人，要立狄女隗氏爲后。富辰諫道：「這却行不得。我曾聽得人說：『報答的人雖已把力量用盡，那責望我報答的人還是不滿意。』狄人本來貪心不足，君王又開啓他的念頭，而且女人希冀寵愛的心，幾乎沒有底，一經寵愛以後，要是再疏遠了她，那麼，她怨恨起來，也就沒有終止的時候。狄女如果怨恨，狄人必來侵擾，成爲朝廷的大患。」襄王又不肯聽，後來甘昭公子帶竟和狄后隗氏私通，襄王知道了，廢了隗氏。頹叔和桃子又擁護太叔子帶，領了狄兵攻打周朝，把周兵殺得大敗。襄王逃到鄭國，暫住在汜上避難。

丙戌二十五年。是歲，僖文公卒。子鄭立，是爲成公。

文公納王請隧。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於河上。秦穆公陳將納王。納周襄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文公有圖霸志故
 求諸侯信之。勤王可以且大義也。削平禍亂。與復王繼文之業。音平王遭大戕之變而東遷也。晉文侯信諸侯。取信諸侯。宣布于諸侯。今得此兆。故曰吉也。與復王繼文之業。侯有功于王。至故勸公繼其業也。
 而信宣於諸侯。如此則信義今為可矣。今日納王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曰吉。兆也。遇黃帝戰
 於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勝之。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對曰。周禮未
 改。卜偃言周禮難衰。今日之王。周王。古之帝也。即古之五帝也。言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也。公曰。筮之。復使以筮之遇大
 有之睽。本卦為大有之卦。為睽。筮九。曰吉。筮亦。遇公用饗於天子之卦。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饗
 克而王饗。筮得大有之卦。是王享也。吉孰大焉。言卜筮皆吉也。皆吉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文公辭秦使師
 專納王之功也。蓋欲自右師圍溫。時太叔以隄。左師逆王。逆襄王。右師圍溫左師。王入於王城。襄王復取
 大叔於溫。晉右師圍溫。殺之於隄城。隄皆周邑名。溫。晉侯朝王。朝襄王于王城。王饗醴。襄王為之設
 命之宥。命之以幣物。禮宥亦是。請隧。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弗許。襄王
 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王。未有代德。言周禮雖衰。而晉。而有二王。若晉假天子禮。亦叔父之所惡
 也。言天下若有二王。雖晉若亦惡之。惡為路反。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賜四邑以與晉。晉於
 是始啓南陽。謂陽樊。以陽樊不服。樊之民不服也。圍之。欲以兵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名。德以柔中國。中
 有禮儀。嘗以刑以威四夷。夷狄無禮。故宜吾不敢服也。欲我中國也。奈何以待夷。此誰非王之
 親姻。謂居此地者。孰其俘之也。俘虜之也。則不宜俘。乃出其民。文公乃遂出其民。而取其地焉。冬。晉侯圍原。亦不

原將降矣。讓者報云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于文公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文公言國者，讓謂使人密探敵情也。○讓音讓。民之所

庇也。言民無得不信。言我已命退師，復少待焉，是難得一原，而失信于我師也。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亡滋多。失信所亡多。退

一舍而原降。於是乎退三十里。此晉文公伐原人遂降。

陳明卿云：納王朝王。文公此舉，甚合人心。惜乎其請降也。襄王與之四邑，亦出于不得已耳。豈謂予以地爲王章耶？至于命斷去周，吾謂公請，卽此難逃其諱矣。

【譯文】 秦穆公把軍隊駐紮在河上，準備迎周襄王回朝。狐偃向晉文公建議道：「要諸侯服從，最好是勤勞

王室，諸侯便信從了，而且合於大義，繼續先君文侯保護平王的功績，把信義宣揚在諸侯間，現在正是可幹的時

候。」文公叫掌卜的人喚做偃的卜一下吉凶。偃道：「很吉，所卜得的是黃帝在阪泉戰勝蚩尤的吉兆。」文公

道：「我沒有黃帝那樣的德，不敢當這個吉兆啊！」卜偃道：「周朝禮制還沒有改，現在的周王，就是古代的五帝，

周王自然可以當這個吉兆。」文公道：「再用著草筮一筮看。」却筮得一個大有卦，變爲睽卦。筮的人說：「也是

很吉的，爻辭是諸侯受天子的宴享。那卜得的卦既爲阪泉戰勝，筮得的卦又是天子宴享，再沒有比這個更吉的

了。」於是文公辭退秦兵，帶了晉兵順流而下，派右軍圍攻太叔和隗氏所佔據的溫邑，同時派左軍到汜上迎接

襄王。襄王復回到王城時，右軍已在溫邑捉住了太叔就在隰城地方把太叔殺了。文公到王城朝見襄王，襄王特

設醴酒宴享文公，並賜給幣物。文公却要求死後得掘地道安葬。襄王拒絕了，說道：「這是天子的葬禮啊，晉還沒

有代替周朝的德化，如果用天子葬禮，那便有兩個天子了，這也是叔父所深惡的哩！」便將陽樊溫邑原邑和摯

茅四個地方的田給了文公。晉國從這時起纔開闢陽樊的疆土。當時陽樊人民不服從，文公派兵圍攻。陽樊有個

人名喚倉葛的大聲呼號道：「用德化纔可以撫柔中國，武力是威迫四夷的，我們陽樊人當然不敢服從了。住在

這地方的人，那一個不是周王的親族，怎麼可以做俘虜？結果文公把陽樊人民全都移出。到了冬間，因原邑人民也不服從，文公又派兵圍攻，令軍吏只帶三天糧。三天後，原邑人民依舊不降，文公便令撤退。密探敵情的人出來報告說：「原邑人民快要降了。」軍吏因而向文公道：「請等一等再退。」文公道：「信實是國家所寶貴的人，民全靠了信實去庇護他，現在我既已下令撤退，雖等待可以取得原邑，但却失去了信實，拿什麼去庇護人民呢？實際所損的要比所得的還要更多些。」文公斷然撤退，可是只退了三十里，原邑人民就降順了。

丁亥二十六年衛成公元年

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欲為盟主。齊魯私自為盟，故伐之。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勞其師。犒，苦報反。使受命于展禽。使展喜受展禽之命。齊侯未入竟，境。齊公亦及入魯境。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趾，足也。展喜言我為此行也。將辱於敝邑，言齊侯肯以玉使下臣犒執事。不敵斥尊者，故託言來犒齊執事之臣也。齊侯曰：「魯人恐乎？」

小人恐矣。展喜言在下之君子則否。在上之君子，小人則知畏矣。言魯之所恃者何？對曰：「恃先王之命。」言所恃王之命。故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言二公相周為周之股肱也。夾輔成王，言二公居成王左，成王勞不恐畏耳。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言二公相周為周之股肱也。夾輔成王，言二公居成王左，成王勞不恐畏耳。故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言二公相周為周之股肱也。夾輔成王，言二公居成王左，成王勞不恐畏耳。

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賜之盟。與二公為盟誓。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載於盟誓，而載於盟誓之府也。大帥職之，與太公自收主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主，所以率合諸國之侯。而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者，則必謀所以處之。則在與彌縫之。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正救之。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蓋

欲昭顯太公及君卽位。及汝孝公卽位諸侯之望。諸侯皆有望于齊焉。曰其率桓之功。諸侯咸曰齊君庶幾能率桓公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言魯恃子孫無相害之懼。故不復聚衆而保守也。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必待此以不恐。魯之君而遠背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其若先君何。設使棄命廢職。將君必不然。以此知齊君必待此以不恐。魯之君

以不以此恃他如何。齊侯乃還。齊孝公聞義而孫月峯云既激齊以大義。又欲齊以盡職。孝公決不致上恃其君。下違其親。以斯知其措節之善也。

【譯文】齊孝公率兵攻打我魯國，僖公派大夫展喜帶了酒食犒勞齊兵，並叫他先到展禽那邊去領受了對

答孝公的言辭。孝公還未到魯國國境時，展喜已趕了去見他道：「我寡君聽得你齊君親自勞動費步，將要到我

魯國來，特差我犒慰隨從執事的人。」孝公道：「魯國人恐慌麼？」展喜道：「在下的，小人誠然恐慌，在上的君子

却並不。」孝公道：「你們府庫空虛，資糧快完了，野外又沒有菜蔬，仗着什麼不恐慌呢？」展喜道：「仗着先王的

遺命罷了。從前周公太公擁護周朝，好似足股臂肱一般，輔助成王，成王慰勞二公，賜給盟誓，說道：『世世代代的

子孫不得互相傷害。』盟誓書保存在盟府裏，副本由太公執掌着。桓公所以集合諸侯，謀畫他們不和協的事，彌

補他們的缺陷，彼此匡救災患，這原是昭明舊時太公的職務啊。等到你登了君位，諸侯所期待着的，都說：『總要

連依着桓公的功業罷。』因此我國使不肯聚衆防守，都說：『難道他繼承君位只有九年，就拋棄先王的遺命，曠

廢太公的職務，怎麼對得住先君桓公呢？你齊君一定不會如此。所以我國在上的君子便是仗了這點，並不覺得

恐慌。』孝公聽了這話，就此收兵回去了。

戊子二十七年。是歲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為賈不賀于文】信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宋激楚服晉，故楚將圍之。使子文治兵於睢。治兵習戰令也。睢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時于文欲委重于子玉。

故略子玉復治兵於蔿。時子玉爲楚令尹也。蔿亦楚邑。○復扶又反。蔿子委反。終日而畢。盡逐日。鞭七人也。錘之貫三人耳。矢穿其耳也。國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爲令尹。故賀其所舉得人。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薦買尚幼也。其年尙小。後至。而不至。不賀。子文問之。不相賀。對曰。不知所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於子玉。二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傳平聲。曰。以靖國也。薦買述子文靖諸內而敗諸外。故云雖靖于內。而於外也。所獲幾何。○幾去聲。○補喪也。子玉之敗。子玉所以子之舉也。蓋由汝之所舉非其人也。舉以敗國。本欲舉子玉適以將何賀焉。如此則何子玉剛而無禮。言子玉爲人。內剛。不可治民。政而治民也。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乘去聲。其不能以入矣。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苟入而賀。若使我荷隨。乘者而入賀。何後之有。何後焉。言其不足賀也。嚴明。而過剛則折。其亦未之聞耶。宜乎不能過三百乘也。

【譯文】 楚成王準備圍攻宋國，派子文在蔿邑操演兵馬，只一個早晨，就操演完畢，沒有殺戮一個人。接着又派子玉在蔿邑操演，由早晨到晚上，方始完畢，有七個人被鞭打，三個人被用箭刺穿耳朵。楚國的元老都向子文道賀，說他舉薦子玉很不錯。子文請那些賀客飲酒。那時薦買的年紀還小，最後一個到達，並且不賀。子文問他什麼緣故。薦買答道：「我不知道什麼事該向你賀。你把政權傳給子玉，在你是說『爲了安靖國家』；國內安靖了，在國外却一定失敗，比較起來，能得到多少利益呢？子玉在國外失敗，由於你的舉薦，舉薦是爲了安靖國家，結果却敗壞國家，有什麼可賀？子玉內心剛愎，對人沒有禮節，決不能叫他治理百姓。若是帶兵的話，過了三百乘，就不能攻入敵陣了。如果我一進來就賀你，也並不遲，又何至嫌我最後一個到達呢？」

晉文圖霸 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及諸侯圍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世公之孫也。宋服晉。先軫曰。軫晉下報。

施救患。報宋。謂之施。救宋受圍之急。取威定霸。取治楚之威。於是乎在矣。此四事在救。宋之一舉也。狐偃曰。楚始得曹。曹初

而新昏於衛。楚成王新娶衛國之女。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叔成毅以偏魯。今於是

乎蒐於被廬。蒐。治兵也。被廬。晉地名。○蒐音搜。作三軍。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又增一軍也。謀元帥。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謀度趙

衰曰。卻穀可。趙衰舉卻穀可為中軍帥。○衰似危反。穀胡公反。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聞說禮樂而敦詩書。悅者禮樂。所說崇者詩書。

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善惡為義。言以紀述政事。禮樂德之則也。禮以節民心為德。則者德義利之本也。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定。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帝舜

言而黜。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功。而考其專績也。車服以庸。既有言有功。然後錫。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賢。其志也。

使卻穀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卻穀卒。先軫遂代之。○將去聲。○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

欲用之。從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言親上之義。未安其居。生。以過朝夕。於是乎出定襄

王。二十五年。晉納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為利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居處。將用之。將用民。子犯曰。民

未信。言民未知不食其言之信。未宣其用。宣明也。言未明。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退一舍以示信。民易資

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相實易者。不求過本價也。明徵其辭。與券要約。可矣乎。文公言乎。子犯曰。民未知

禮。言民未知少長尊賤之禮。未生其共。敬之心不生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以臨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

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民聽不惑。民知義信禮則德。而後用之。伐衛也。事在明年。出穀戍。明

楚子使申救去穀釋宋圍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一戰而霸。明乎與楚戰于城樂。楚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

徐九一云。納王不義似參。而河陽之符。請隨之舉。大義安在。伐原不信似參。而宛春怒楚。曳柴敗荆。大信安在。大義不種似矣。而降服請囚。將廢有盛。大信安在。此晉文所以終於霸也。

〔譯文〕 楚成王聯合陳、蔡、鄭、許諸國的兵，圍攻宋國。宋國的公孫固到晉國求救。先軫道：「酬報送馬的施與，援救被圍的急難，爭取對楚的威望，確定霸主的功業，都在這一舉了。」狐偃道：「楚君剛得到曹國服從，又新娶衛女，如果我國出兵攻打曹衛，楚君必去援救，那麼齊和宋，都可以免掉兵禍了。」於是文公在被廬地方蒐獵，訓練兵士，組成三軍，考慮誰可以做元帥。趙衰道：「卻縠可任元帥。我屢次聽得他的言論，知道他是個喜悅禮樂和敦崇詩書的人，詩書是儲藏大義的府庫，禮樂是顯示大德的準則，有德有義，乃是利國利民的根柢。夏書益稷篇上說：『先取用他平日的言論，再明考他的功能，然後賜給車馬衣服，正式任用。』你何不試一試呢？」文公便令卻縠統率中軍。○當文公開始入國，教養人民，纔兩年就要用人民作戰。子犯道：「人民還不知道尊君親上的大義，因而居處也沒有安定呢。」於是文公出去平定襄王的大難，歸來更盡力做着有利人民的事，人民纔都懷戀居處，又打算用人民作戰。子犯道：「人民還不知道實踐的信，沒有把信的效用表揚出來呢。」於是文公攻打原邑，說撤退就撤退，向人民顯示出實踐的信來，從此人民交換貨財，只要夠本，不求過豐的利益，就是契券上的話，也都寫得實在而分明。文公道：「這樣可以用人民作戰了罷？」子犯道：「人民還沒有知道長幼尊卑的禮儀，不曾發生恭敬心呢。」於是文公在被廬地方蒐獵，顯示出禮儀來，並置執秩官，確定百官的階級。人民知道義信，禮聽了上面的命令，一點也不疑惑，然後用人民作戰。到明年，楚成王入申邑，令申叔撤去穀邑戍守，退了圍宋的兵，文公在城濮地方和楚兵一戰，大獲全勝，便做了諸侯霸主，這都是用文德教養人民的功效啊。

乙丑二十八年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公卒。子朔立。是為共公。

晉侯侵曹伐衛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侵曹。以楚始得曹也。伐衛。以楚新昏于衛也。按侵曹者。以報觀衛侯欲與楚。楚也。國人不欲。衛之國人

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人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三月入曹。傳例曰。弗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僖

負羈曾鑽鑿殮寘于文公。且令無殺僖。報施也。以報前日殮寘之。魏犇顛頡怒。魏犇

也。二子皆怒公。○犇曰。勞之不圖。吾君倘不為圖謀之。報於何有。此等小惠。燕僖負羈氏。殺之。

昌周反。顛奚結反。○犇曰。勞之不圖。吾君倘不為圖謀之。報於何有。此等小惠。燕僖負羈氏。殺之。

○犇如。魏犇傷於胸。二子同。燕僖負羈。公欲殺之。欲殺而愛其材。愛其有材。使問。問之且視之病。

且視其將殺之。將遂。魏犇束胸見使者。之使者。○使去聲。曰。以君之靈。言畏君。不有寧也。故

以病故。而距躍三百。言每跳皆勉力為之也。下三百同。○距音巨。百音陌。下同。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

也。乃舍之。遂不殺魏犇。○殺顛頡以狗於師。顛頡刑已偏矣。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

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急。使者來晉師求救。○振音班。公曰。宋人告急。宋人以舍之則絕。若舍而不救。則宋將絕晉而歸楚矣。告楚不許。楚令

人必不我欲戰矣。我雖欲許也。不許也。我欲戰矣。與楚戰。齊秦未可。齊秦二國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先軫曰。時先軫

而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晉而納賂於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退我執曹君。曹君則執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衛君者。蓋衛侯已出故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之所愛者。而二君見執。必

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喜賂怒玩。如此則齊秦喜得宋賂。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自公說。策。○說音悅。執曹伯。遂執曹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之怒也。楚子入居於申。申邑在方城內。使申叔去穀。

所謂出教使子玉去宋謂宋曰無從晉師而楚子中子玉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

成者是也國者是也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而為君險阻艱難山川之險阻備嘗之矣備嘗艱阻則民之

情偽與其詳偽盡知之矣情偽盡知則天假之年天假之年是公之子推文公在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天之

所置此乃天意欲其可廢乎而廢之乎軍志曰古之兵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

歸矣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強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有此三

志者總上三志晉之謂矣言今與晉遇當楚子昔厚待文公今復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謂伯比之

戰者請于楚子求益兵與晉戰也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非願以閒執讒慝之口讓慝者謂蔣賈常言過

使讓慝之不行也以閒執持之王怒楚子使子玉無從晉師少與之師不多與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要晉先復

釋宋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聞宛春之請君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

不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未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楚一

言而定三國謂子玉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三我一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無曹衛楚必我則無

禮我不能定人而又何以戰乎無可禮無禮則不許楚言不許楚言不許楚言是棄宋也則滅宋也則滅宋也救而棄之

而反棄之若諸侯何不怪我乎楚有三施楚有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我有三怨楚一言而亡三國怨

讎已多如此則我晉將何以戰將何以為取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也言不如私許二國使之

告絕於楚。是執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也公說。文公善先乃拘宛春於

衛。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衛。私許二國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子玉怒。使者被執二國從

晉師也。求戰晉師退。退舍軍吏曰以君辟臣。晉文君也曲為老。子玉臣也且楚師老矣。已疲困矣

何故退。而退之子犯曰師直為壯。言用兵者曲為老。以理曲豈在久乎。言師之老不微楚之

惠不及此。文公為楚楚子享之。又送諸退三舍辟之。一舍三十里所以報也。初文公與楚子云

三舍。故今以背惠食言之。背楚之惠而食前日報楚。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如此則楚

退之其眾素飽。楚師直氣不可謂老。不可謂楚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我將何求。則我困無

其不還。設使我退舍君退臣犯。是音君退而楚曲在彼矣。如此則直在晉退三舍。晉師退楚眾

欲止。楚人欲子玉不可。子玉獨欲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歸父

大夫也。小子秦秦公子也城濮衛。地名楚師背鄆而舍。鄆丘原田每每。高平曰原子犯曰戰也。勉晉文戰而捷。諺使戰

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謀公疑焉。晉文疑子犯曰戰也。勉晉文戰而捷。諺使戰

得諸侯。晉必可以若其不捷。設使戰表裏山河。晉國為河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守公曰若

楚惠何。言我過楚時樂貞子曰。貞子樂漢陽諸姬。漢水之南楚實盡之。今晉盡小惠

而忘大恥。思其贈送之小惠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楚子伏己

而忘大恥。思其贈送之小惠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楚子伏己

而監其腦。監，瞳也。晉文公夢與楚子相搏。楚子伏于是以懼。懼甚，夢子犯曰：吉。言夢我得天上。晉侯向

曰得楚伏其罪。楚子向下。故曰伏罪。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柔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言楚子使晉侯之腦。子

玉使鬪勃請戰。鬪，勃子上也。鬪伯勞請戰于楚。至是請戰于晉也。皆同。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于君馮軾而觀之。

聞命矣。言我晉君已。聞君之命矣。楚君之惠。謂前贈。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是以在此。所以遲。為大夫

退也。而為汝退。二舍。其敢當君乎。豈敢較乎。既不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

子玉子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車。敬爾君事。敬爾楚君之事。詰朝相見。明日平日請相見。以決。晉車七百乘

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放國名。晉侯登此。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後也。少去聲。長展兩反。其可用

也。言其可。用戰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以子玉以若教之六卒。將中軍。若教楚之先君。子玉之親兵也。

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子玉驕甚。如何不敗。晉臣蒙馬以虎皮。晉臣即司空。人為卒。此蓋子

虎皮蒙其馬。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歸楚。右師潰。皆奔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先建二旆。為下軍佐。以

藥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時藥枝將下軍。使與曳柴起。楚師馳之。道。故遂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狐毛將上軍。狐偃其佐也。左師潰。楚左軍。楚師敗績。是左師皆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

至於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作王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為作行宮也。

按呂東萊云：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復一國以備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激楚。三合避之以誘楚，其說計如此。自今觀之，誘氣之人，未有不歸人計中者。

【譯文】晉文公出兵襲曹國，並攻打衛國。衛君想服屬楚國，人民不肯，所以把衛君逐出，向文公解釋了一番。到了三月間，晉兵攻入曹國，文公下令不許有人路進僇負羈所住的宮室，並不殺僇負羈的同族，這是報答他送食物和在食物裏暗置了一塊玉的恩惠。晉大夫魏犢和顛頡都大怒起來，說道：「我們有隨從的功勞，尚且想不到，這小小恩惠報他做什麼？」便放火焚燒僇負羈的宮室，魏犢的胸部竟受了傷。文公要殺他，卻又愛惜他的才幹，派人去問，並看看他的傷勢，預備就此殺却。魏犢心裏明白，先把胸部用布縛好，然後和文公所派的人相見，說道：「我爲了畏懼君上的威靈，雖受了傷，還是不敢休息。」說着，距地向前高跳了三次，又由上折下跳了三次。因此捨了不殺，只把顛頡殺了，號令全軍。那時楚兵正在圍攻宋國，宋國派了大夫門尹般到文公軍中求救。文公和衆臣商議道：「宋人向我求救，我如果不去救，宋便要絕晉歸楚，若向楚國要求退兵，楚國又一定拒絕。我現在很想和楚國一戰，可是齊秦兩國不肯戰，怎麼辦呢？」先軫獻計道：「可叫宋國捨掉我國，用賄賂買動齊秦，藉此使齊秦要求楚國退兵，一方面我國拘禁曹君，把曹衛的田賜給宋人，楚君向來愛曹衛，一定不答應齊秦的要求，齊秦既已心喜宋國的賄賂，又怒責楚國太頑固，怎得不和楚國開戰呢？」文公大喜，立即拘禁曹君，把曹衛的田分給宋人。楚成王知道晉人是在用計，便進駐申邑，使申叔撤去穀邑戍守，又叫子玉退了圍宋的兵，不得和晉兵接戰。說道：「晉君在外面十九年了，果然得回晉國，那山川的險阻，道路的艱難，完全經歷過了，人民的真情和奸詐，都知道得清楚了，上天有意多給他年齡，使他除去晉國的禍害，顯然是上天立他爲晉君，豈是人力所能磨得掉的麼？」古代兵書上說：「能夠平允正當，就該回兵。」又說：「知道難以取勝，就該撤退。」又說：「遇着有德的人，不要和他敵對。」這三種說法，都和現在的晉國算得相合了。」子玉依然羞忿到成王面前，要求增兵和晉國一戰，說道：「並不是我自信這一戰必能勝利，不過藉此塞一塞那說壞話的嘴罷了。」成王很生氣，只給了很少

的援兵。子玉派了大夫宛春向文公提出條件道：「請你先恢復衛君，再封晉君，我也撤去圍宋的兵。」子玉道：「子玉太無禮，國君只取得一項條件，做臣子的倒取得兩項條件，應該立即進兵，不要失去了時機。」先軫道：「你姑且答應他，安定諸侯就叫做禮，楚國一句話安定了三個國家，我却一句話亡了三個國家，明明是我無禮，怎麼可以戰呢？而且不答應楚國的交換條件，便是拋棄宋國，既出兵救宋，反而拋棄諸侯，豈不怪我？楚國因一句話向三國施恩，我因一句話向三國取怨，將來結怨尋仇的還要加多，仗着什麼可以戰勝呢？不如暗中直接允許曹衛復國，使曹衛對楚國有二心，一方面把宛春囚禁起來，激怒楚國，這樣楚國一定和我開戰，等到勝敗決定後再作計較。」文公很滿意，便將宛春囚禁在衛，並且私下允許恢復曹衛。曹衛果然宣告和楚國斷絕關係。子玉大怒，進迫晉兵。晉兵向後撤退。軍吏道：「晉君反而對楚臣避讓，何況楚兵已很疲困，爲什麼要撤退呢？」子玉道：「用兵是把理直作爲強壯，理曲作爲衰老的，豈因了出兵已久，我晉君如沒有楚國的恩惠，怎得有今日地位，撤退三十里避讓他，是爲了報答他的恩惠啊。若是忘記了恩惠，自己取消所說過的話，去抵擋仇人，那便成爲我國理曲，楚國理直。他的軍隊充滿了直氣，怎麼可以說是衰老呢？我撤退後，楚兵如果也回國，我還有什麼要求？倘然楚兵竟不回國，那便是晉君退避，楚臣進犯，理曲就在楚國了。」晉兵實行退了三十里。楚兵多數主張不戰，子玉獨不肯。於是晉文公、宋成公、齊國的大夫歸父和崔夭、秦穆公的兒子小子憇的兵，都駐在城濮地方。楚兵背着險阻的丘陵紮營，文公很憂慮，忽又聽得衆人歌唱道：「高田上的草很茂盛啊，捨掉舊的恩惠，建立新的功業罷！」文公疑心衆人指摘他背棄舊恩，子犯道：「決心一戰啊，假使這一戰勝利了，必可以霸諸侯，就是不能勝利，我晉國外面是山，裏面是河，也容易防守，人家奈何我不得。」文公道：「就只是對楚國的恩惠說不過去。」欒貞子道：「漢水以南的許多姬姓國家，被楚國滅盡了，一味念着小小的恩惠，倒忘記了重大的恥辱，不如和楚國決戰。」這夜文公做了一個夢，和楚成王徒手搏鬥，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吸着腦髓，因而有些懼怕。子犯道：「這是吉兆。」

我君仰着是得天，楚君向下是伏罪，我且用腦髓消柔楚國哩。」子玉羞鬪，勃到晉營請決戰，說道：「我願和你晉君的兵士相戲一下，你晉君可以倚在車前橫木上，觀看，我得臣同時也得看到。」文公派樂貞子回答道：「寡君已聽得來命了。楚君的恩惠，到現在不敢忘記，所以我在這裏暫駐，為你退了三個三十里，怎敢一下子就和你對敵呢？如今既不能得到你停止進兵的命令，只好煩勞你對一班將士說，謹慎戒備你的車馬，鄭重給你楚君盡力，明天早晨在疆場上相見。」晉國兵車共有七百輛，馬身上所用的韃、鞞、鞞、鞞，完全齊備。文公走上有葦地方的邲，檢閱全軍，說道：「年少的在前，年長的在後，很為有禮，總可以用他們作戰了罷。」便砍伐有葦的木材，把來增強進攻的戰具。子玉用若敖氏親信的六卒，共六百人做護兵，自己統率中軍，說道：「今日一定使晉兵一個不留。」晉方的胥臣做下軍佐，拿虎皮蒙在馬身上，先向楚方右軍中陳蔡兩國的兵進攻，右軍因而崩潰。晉方統率上軍的狐毛、偃，着兩面大旗，向後退却，統率下軍的樂貞子，却用車子拖了柴草，假裝着逃走。楚兵不知是計，盡力追過來，狐毛、偃突然指揮上軍，夾攻楚方子西所統率的左軍，左軍也崩潰了。到此勝負已定，楚兵大敗。晉兵一連幾天吃楚兵遺下的軍糧，撤至鄭國的衝雅地方。周襄王親自來慰勞，文公特地在踐土地方給襄王建造行宮。

■ 甯武子保身濟君 僖公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上衛侯武受盟于踐土，故聽其歸也。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武子名俞，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人為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皆不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以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今者天意悔過，而誘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其心以相從順。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誰守社稷，國之社稷乎？不有行者。設使無從者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之牧，養馬之圉乎？不協之故。今以前之君臣不相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大神，乞為盟。以誘天衷。欲乞爾神誘衛人中心，之天理也。○誘音音。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

力。羣臣從君出行者，無居者無懼其罪。羣臣居于國內者，無以有渝此盟。日之盟誓，以相及也。而以爲勞，不自愛其力。實監臨之。是糾是殛。必糾正其罪。以誅殛之也。國人聞此盟也，衛武子之盟而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既入，前驅射殺武。而元桓訟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囚之。元桓歸，立公子瑕。二十年納賂于王，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桓及公子瑯。

按傳會子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桓訟。衛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請衛武子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衛子臨納囊鐘焉。元桓歸于衛，立公子瑕而拒之。

【譯文】晉人恢復衛侯的君位。隨從衛侯在外的寧武子和衛國人在宛濮地方盟誓道：「上天向衛國降下禍來，使衛國君臣不和協，因而發生驅逐國君的憂患，現在天意又誘掖衛國人的中心，使得衛國人不抱成見，降下心來互相順從。要是沒有留居在國內的人，有那一個守護社稷，要是沒有隨從國君出行的人，有那一個捍衛牧園，因着從前君臣不和協的緣故，所以昭告大神，立下盟誓，誘掖衛國人中心裏的天理。自今天到將來，在既已盟誓之後，出行的人，不要以爲勞苦在前，自己保愛起力量來，留居的人，不要因爲不曾隨從，愛懼着降下罪來，如有變更今天的盟誓，拿戕賊手段加在什麼人身上，衛國的明神和先君，一定糾正他的罪，殛死了他！」衛國人聽到了這樣的盟誓，然後大家纔沒有二心。

侯孺使復曹伯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文公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豎小臣也。侯孺其姓名也。貨筮史者，謂納賂使也。以曹爲

解。侯孺意晉侯有疾，必問于卜筮，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筮史爲曹解說之辭。齊封

爲會而滅同姓。晉謂晉文也。滅同姓者，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也。穆生

達各反。昭如字。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也。昭

晉因會諸侯而滅之，非禮也。故云非禮。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晉私許而不與偕復。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言。

同罪異罰。曹衛皆有罪，不復管侯之罪。非刑也。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言兄弟之義，必信以守禮。禮意淡洽以行之。信以守禮。

既言兄弟之禮，必須刑以正之。無禮無信則謂之邪。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如此。君將若之何。

如此則無以公說，遂悅之。晉文公聞蒞史斯言，而復曹伯。乃復曹伯，而復曹伯。會諸侯以圍許。孫月學云：曹伯之豎可謂有能矣，非徒服諸侯也。

【譯文】晉文公有了疾，曹伯的小臣名叫侯犛的，用賄賂買通了掌卜筮的官，投意道：「可拿滅曹的事給晉君解說。」於是那位筮史向文公下了一番說辭：「從前齊桓公會合諸侯，封過異姓國家，現在君上會合諸侯，却滅掉同姓國家，曹國的始祖曹叔名振鐸，是文王的兒子，序列在昭晉國的先君唐叔，是武王的兒子，序列在穆而

且會合諸侯，滅掉兄弟的國家，實在不合禮；本來允許和衛國一同恢復的事，實際上却不和衛國一同恢復，也失去了信用。曹衛同樣有罪，罰起來却不同，威刑便失去了公平。禮是推行義理的，信是保守禮制的，刑是糾正奸邪的，拋棄了這三項，怎麼可以使諸侯服從呢？」說得文公大喜，就此恢復了曹伯的君位。

辛卯三十年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先是文公出亡，通秦穆公會之。鄭鄭不禮之。雖受曹盟，猶有二心于楚。佚之

狐言於鄭伯曰：鄭大夫之說危矣。言鄭國被圍，其勢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鄭大夫必退，師必退。燭之武必退秦晉之兵。公從之。鄭伯辭曰：不許行。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方且求汝救解。

為也。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方且求汝救解。

是寡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己以自責也。然設使鄭亡，為二國所滅，子亦有不利焉。國亡則恐汝許之，禍之武許夜

絕而後出也。絕池，衛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禍之武言鄭既知亡矣。今我鄭國自知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設使鄭亡而敢以煩執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越國以鄙遠，秦在二國之間，設

使得鄭以與秦為邊邑，必難保守也。國，馬用亡鄭以陪鄰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尚隔越于晉國也。

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也。國，馬用亡鄭以陪鄰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尚隔越于晉國也。

馬用亡鄭以陪鄰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尚隔越于晉國也。

舍音裕。○行李之往來，秦之使者往來東道，共其困乏。實糧屨屨有所困乏，則君亦無所害。如此則

何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公會許許君焦瑕，河外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惠公

河，其夕即設版築以守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之事，設版之言破秦之深憾于晉處。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

平既東封鄭，彼既滅鄭以闕秦，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晉將又若不開秦滅也將焉取之

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以肆其西封也。謂晉必為秦室。○焉音煙。闕秦以利晉，其體土為己利也。秦將自裁度之，惟秦伯

說而悅之。○說音悅。與鄭人盟，鄭人為盟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反為秦

邴子犯請擊之。秦師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言我非秦伯之力，無緣

而敵之，不仁。秦之力而反害，失其所與，不知。乃是不知也。○知音智。以亂易整，不武。二國

而來，反亂以相攻，吾其還也。有此三失，不

唇，唇亡而齒有不寒者乎。故秦伯不但圍，而且皮鄭也。

【譯文】晉文公秦穆公聯合出兵圍攻鄭國，因鄭國曾對晉文公無禮，而且有二心於楚的緣故。鄭大夫佚之狐向鄭君建議道：「國家很危險了，如果派燭之武去見秦君，秦兵一定會撤退的。」鄭君依了他的話。但燭之武却辭謝道：「我在壯年的時候，尚且不如人家，現在老了，更做不來什麼事了。」鄭君道：「我不能早些任用你，現在國事危急，纔求你挽救，這原是我的過失，不過鄭國如果亡了，你也沒有好處。」燭之武方始允許。到了夜裏，用繩子繫在身上，由城上懸了下去，見了穆公道：「秦晉圍攻鄭國，鄭國已知道不免滅亡了；但滅了鄭國，如果你秦君有利益，也就敢把這件事煩勞你的臣下去辦。可是跳過一個國家，拿鄭國做秦國的邊境，你也知道很難罷？何必滅了鄭國，增加隣國的土地，鄰國的土地加多，便是秦國的土地減少。倘若放棄了鄭國，使鄭國做一個東道的主人，秦國有使臣來往，由鄭國供給缺乏，在你也正沒有害處。而且你曾有恩於晉惠公，惠公答應你割讓焦瑕兩地，誰知早上纔渡河，晚上就建築牆版守好在那裏了，這是你所知道的。那晉國何嘗有滿足的時候呢？既滅了鄭國，開關東方的疆域，勢必又要在西方企圖擴大邊境，那時如不削小秦地，從那裏去奪取呢？削小秦國土地，使晉國受利益，這是要你思考一下的了。」穆公覺得不錯，心裏很歡喜，便和鄭人說了盟誓，派杞子、逢孫、楊孫三個大夫屯兵給鄭國防守，自己回國去了。子犯請文公攻擊秦兵，文公道：「這却不能沒有這個人的力量，我不會有今日地位，靠了人家的力量，倒又去傷害他，這是不仁；我看錯了人，不能合作到底，這是不智；整整齊齊地一同出兵，換了個自相攻打，這是不武；我也只好撤兵罷了！」於是晉兵也退去。

蹇叔諫襄鄭 僖公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三十年秦與鄭盟。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若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鄭人使我司北門管鑰。若潛師以來，若秦密遣師而襲鄭。國可得也。我管內應。而鄭可滅。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公以其事問。蹇叔曰：勞師以襲遠，勤

【譯文】在鄭國戍守的秦大夫杞子，自鄭國派了人報告秦穆公，說道：「鄭人叫我掌管北門的鎖鑰，如能秘密派兵來，可以奪得鄭國。」穆公問大夫蹇叔，蹇叔道：「勞苦了兵馬，去暗襲很遠的地方，我沒有聽說過兵馬一勞苦，力量就要衰弱，遠處的國家自然知道防備，恐怕行不得的罷，事實上秦兵去暗襲鄭國，一定會知道的。秦兵一勞苦之後，一點得不到什麼，必然生出悖逆的心思，而且自秦到鄭，有千里的遠路，真的誰會不知道呢？」穆公不聽他的話，把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召了來，叫他們帶兵暗襲鄭國去。到了滑邑，恰巧鄭國有個商人名叫弦高的，將要到周朝去做買賣，遇着了秦兵，他便臨時假裝着奉了君命，用四張熟皮放在前面，又用十二隻牛放在後面，到秦營中犒勞，說道：「寡君聽得諸位將軍帶了步兵到我鄭國，敢拿這些犒勞隨從的人，不過太菲薄了。我國爲了隨從的人淹留在這裏，要是住下來，總得每天準備好食用的東西，如果開拔的話，總得每夜準備好武力的保護。」一方面弦高急急差人向鄭穆公報告。穆公着人到客館裏探視杞子、逢孫、楊孫三人的行動，果然在收拾弓箭，磨厲兵器，餵飽馬匹，準備作內應哩。於是派大夫皇武子辭謝杞子等三人，說道：「你們淹留在鄭國很久了，你們這裏供應的乾脯資糧和新鮮肉類也完了，現在爲了你們將要離去，鄭國有個原圃，就同秦國有個具圃一樣，你們儘可以取些麋鹿去，好使我國免了供應得閒散一下，這話對不對？」杞子知道暗襲的計劃已經敗露，逃往齊國，逢孫、楊孫逃往宋國。孟明視在滑邑說：「鄭國已有準備，不能奪取了。要是進攻，很難有勝利的把握，要是圍困，又沒有援兵接上來，我只好撤退。」便滅了滑邑，收兵回國。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先軫即秦違蹇叔之言而以貪勤民。而貪于得鄭。天奉我也。此乃天與我，以奉不可失。天意不敵不可縱。敵國不縱，敵患生。縱敵國而不討，違天不祥。違天不祥，不顧。是勝秦之機會也。奉不可失。天意不敵不可縱。敵國不縱，敵患生。縱敵國而不討，違天不祥。不顧。是

不祥也。必伐秦師。而伐之。樂枝曰。未報秦施。言秦穆有納文公之功。晉人下同。而伐其師。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而即背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晉文公新卒。秦無哀弔之心。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禮待我也。何施之為。前日之施。吾聞之。下文所云。如一日縱敵。而縱之不治。數世之患也。則必遺患。禮待我也。何施之為。前日之施。吾聞之。下文所云。如一日縱敵。而縱之不治。數世之患也。于數世也。謀及于孫。為子孫除。數世之患。可謂死君乎。此乃所以不遂發命。從先軫之言。遂與姜戎。姜戎之戎。屬晉者。遠與。墨采其衰而加經也。○衰音催。經音送。故以敗秦師于殺。○敗必通反。獲其兵以同伐秦師。子墨衰經。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以敗秦師于殺。○敗必通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也。曰彼實搆吾二君。言彼三帥者。實交搆我。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彼實搆吾二君。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于秦。以就刑戮。以逞寡君之志。庶幾使我秦君得逞其何。此篇可。三帥之罪也。而釋秦三帥。先軫朝。朝襄公也。問秦囚。因秦三帥何在。曰。夫人請之。襄公言文嬴吾舍之矣。吾已從其請而殺。先軫怒。故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暫而免諸國。而遠免三帥于國內。障軍實而長寇讎。言彼三帥者。既知晉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其寇讎也。○障音計。亡無日矣。如此則晉之不顧而唾。不顧君臣之分而唾罵。軫以文嬴免三帥不。公使規反。長張文反。○障音計。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傷。處父追還三帥。及諸河。追及之則在舟中矣。舟渡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命贈孟明。詐解襄公之命。以左驂賜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是計。遂不復還。但于君之惠。言射駮不以累臣覺鼓。不殺我累囚之臣。取其血以塗。使歸就戮于秦。使我得歸于秦。寡君之以為戮。

而我秦君治我喪師死且不朽。則感荷君恩，我身雖死，而此恩不朽也。若從君惠而免之，若獲晉君之惠，三年將拜君之罪，而刑戮之。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敗，穆公乃素服以待于郊次。鄉師而哭，向秦兵而哭，以自責也。曰：孤違蹇叔，解孤以自貶損也。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四辱于晉，謂三帥也。孤之罪也。此皆我之罪也。不替孟明，不廢孟明，而用之以取敗。而孤之過也。此又是我之過也。大夫何罪，言非三帥之罪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

按秦晉作于此時。而夫于錢之，歟其能悔過也。

【譯文】秦兵滅了滑邑，正在撤退回國的時候，晉國的原軫說道：「秦君不聽蹇叔的話，竟爲了貪心奪取鄭國，勞苦他的人民，這是上天賜給我的機會啊。天賜的機會不能失去，強大的敵國不能放鬆，放鬆敵國就要有禍，患違反天意又是不祥，必須裁擊秦兵。」樂枝道：「我還沒有報答秦君給文公的恩惠，又去裁擊他的兵，怎麼對得住已死的文公呢？」先軫道：「秦國不哀弔我文公的喪事，攻打我同姓的國家，這是秦國無禮；以前的恩惠算得什麼？我曾聽說過，只要有一天放鬆了敵人，就要留下幾代的禍患；給子孫除去禍患，可說對不住已死的文公麼？」於是發下命令，勿遠徵調姜戎的兵，隨晉兵出戰。襄公因在喪中穿了凶服，統率全軍，在穀地把秦兵打敗，俘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回來。文公的夫人文嬴請襄公不要殺三帥，說道：「他們實都是造成我晉秦兩君不和睦的人，秦君即使使食他們身上的肉，還不能滿意，何勞晉君聲討他們的罪呢？不如放他們回去，受秦國的刑戮，好使秦君得稱心如意，你看對不對？」襄公答應了。先軫朝見的時候，問起囚禁的秦國三帥，襄公道：「夫人請我放他們回秦，我已捨掉了。」先軫大怒道：「我輩武夫費盡氣力在原野間捉住，聽了婦人家一時的話，就從國內把他們放了，這是自己墮毀軍事實力，滋長晉國的寇讎，晉國滅亡，必沒有日子的了。」先軫怒極了，不顧自己是臣下，向襄公唾罵。襄公知道做錯了事，忙叫大夫陽處父追趕。追到河邊，三帥已經上了船。陽處父解下所騎的

左駁馬謖稱奉了君命，把馬送給孟明。孟明並不上岸，只在船上叩着頭，說道：「晉君給我恩惠，不殺我這蠻凶的臣子，拿血去塗鼓，叫我回去受秦國的刑戮，寡君如殺了我，我雖身死，晉君的恩惠還是不朽腐的。假如寡君因了晉君的恩惠，也免去我的罪，那麼，三年之後，我總要來拜謝晉君的賜予。」秦穆公知道了三帥回國，穿了素服，在郊外等待，向秦兵大哭，自責道：「孤不聽蹇叔的話，致使你們在晉受拘囚的恥辱，這是孤的罪，不罷黜孟明，也是孤的過失，你們有什麼罪呢？而且我不能因了你們這一次失敗，便掩沒你們終身的好處。」

白季以薦卻缺受賞

僖公三十三年

白季使白季即司空季子也。爲文公出使于他國。過冀行過晉之冀邑。見冀缺耨冀缺即卻缺也。其妻饁之之，食也。之，往饋于

于穀反，敬相待如賓如對賓客。與之歸白季嘉之，遂與之同歸晉。言諸文公曰言人謂卻缺于文公而使用之。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有德能聚其德也。德以治民有德者可用。君請用之使文公用。臣聞

之臣之所聞，如文公出使于他國。出門如賓出門而敬。承事如祭敬事而敬。仁之則也至敬如此，則心存而不失。是爲仁之準則也。公曰

其父有罪二十四年，冀文公。可乎言其父有罪，可用其子乎。對曰舜之罪也。殛殛，死也。言鯀淫洪水，舜治其罪，而其

舉也與禹。禹鯀有聖子，是爲大禹。能管敬仲桓之賊也。桓之賊也管仲從公子糾伐齊，射中桓公，桓公帶鉤，是桓公之仇讎也。實相以濟桓公用

管仲爲相以濟。康誥曰康誥用書篇名，所引書與今康誥文不同。父不慈爲父而不慈其子。子不祗爲子而不敬其父。

兄不友爲兄而不友其弟。弟不共爲弟而不共其兄。弗克弗克，不也。不相及也不相及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厥兄也不相及也。

其兄詩曰詩邶國風。采芣采芣，非也。非以下體下體，根也。言采芣非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

也其兄詩曰。谷風篇云。采芣采芣，非也。非以下體下體，根也。言采芣非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

也。○音匪君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用人不以類論）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從白季之言而用卻缺也。反自箕。

襄公敗狄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死，故欲命之代其父。而用卻缺也。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胥臣即白季也。先茅人名，以其絕後。故取其縣以賞白季。周禮再命受服。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白季有舉卻缺之功，故賞之。

受上賞此）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命為卿，周禮一命受縣。故復與之冀。復與以其父冀芮之封邑。○復扶又反。

陳明卿云：白季不忘人之賢，故能薦賢。此與公叔文子薦撰同一為國盛心云。

【譯文】

白季奉了晉文公的命，出使他國。行過冀邑，看見卻缺在田中鋤草，他的妻子送飯給他，態度恭敬，去妻如互相接待賓客。白季很贊嘆，和卻缺一同回晉，向文公舉薦道：「恭敬是由道德聚集而來，能恭敬的人必有道德，有道德便可以治理百姓，請你任用他。我曾聽說道：出門恭敬如見大賓，做事慎重如祭大神，乃是仁的準則啊。」文公道：「他的父親冀芮有罪，能用他麼？」白季道：「舜帝定罪把鯀殛死，舉賢的時候却重用鯀的兒子禹，管敬仲是桓公的讎賊，桓公用他輔相，完成了霸業。康誥上說：『做父親的不慈愛，做兒子的不祇敬，做兄的不服，做弟的不恭順，並不聯帶認對方也有罪。』詩邶風谷風篇上說：『採取葑菜菲菜，不要困了它的根不能食，便連葉子也棄掉。』你只節取它可食的便了。」文公於是用卻缺做下軍大夫。到現在襄公自箕邑打败了狄兵回來，用三次命令任先軫的兒子先且居統率中軍，用兩次命令將先茅這一縣賞給胥臣，說道：「這是賞他舉薦卻缺的功勞。」用一次命令任卻缺為卿，並將他父親冀芮的封地冀邑仍賜給他。

文公

名與。僖公之子。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周襄王二十七年。元年。陳共公六年。杞桓公十一年。宋威公十一年。晉襄公二年。齊昭公七年。秦德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商臣，成王也。訪諸令尹子上。子以立太子事訪而謀之。子上曰：君之

齒未也。言成王年少，齒未壯也。又多愛。言愛子之，言不專。黜乃亂也。既立而又黜之，必召亂也。楚國之舉。舉謂立恆在少者，言楚

必長子。未，人指商臣也。且是人也。商臣，人指商臣也。而豺聲。目如豺聲，忍人也。此人必殘忍，不可立也。按去年商臣請殺子

弗聽。王不從其請。既又欲立王子職。職為太子也。而黜太子商臣。已立而復黜之，商臣聞之而未

察。雖聞其事，未察其實。告其師潘崇曰。潘崇，楚大夫。成王使為太子師。商臣以廢立之事告之。若之何而察之。問潘崇何策。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之媵。嫁于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芊必怒而言其實也。○半音米。從之。如潘崇之所教。江芊怒。怒商臣。曰：呼役

夫。呼役，呼役也。彼夫，賤者之稱。以稱商臣也。○呼似質反。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女不知敬長如此，則楚王將殺女。婦人

見其本性故。告潘崇曰：信矣。商臣聞之，告其師。曰：其事果如此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商臣能為職之臣而事之乎。曰：不能。商臣

不能專。彼也。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能出奔乎。曰：不能。商臣言我不能出奔也。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能行大事乎。曰：能。商臣言我能

以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太子宮之兵甲而圍之。王縊。成王自縊而死。商

【譯文】最初，楚成王打算立商臣為太子，和令尹子上商量。子上道：「君王的年齡還不大，所鍾愛的兒子又

多，倘然立了又廢，就要惹起禍亂，向來楚國立君，不一定長子，常是立年紀小的，而且商臣這個人，眼睛像鷹目，喉

音像豺聲，是個殘忍的人，不能立他做太子的。」成王不聽，過了些時，却又要立王子名叫職的做太子，打算廢黜

太子商臣了。商臣雖聽到了這個消息，探訪不出是否確實來，告訴他的師傅潘崇道：「怎樣纔可以探訪出實在

的消息呢？」潘崇道：「你可以宴享江芊，故意不加敬禮。」商臣依了他的話，江芊大怒道：「哼！你這個役夫，君王

合該殺掉你，立王子職做太子哩！」商臣又去告訴潘崇道：「這事是確實的了。」潘崇道：「你能事奉王子職麼？」

「商臣道：『這個我辨不到。』潘崇道：『你能出奔到別國去麼？』商臣道：『這個我也不願意。』潘崇道：『你能幹得出大事麼？』商臣道：『我幹得出的。』這年十月，商臣用了太子宮中的甲兵，圍住成王，成王被迫自縊死了。

臧文仲縱逆祀 文公二年

秋。大事于太廟。大事，禘也。魯用天。子禮，故有禘祭。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閔公之庶兄也。故升于閔公之上。逆祀也。閔僖雖非父子，然僖以臣繼君，有父子之道焉。今升

居閔上，是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禮尊僖公。弗忌意欲且明見曰：『弗忌明言其意之所見。』吾

見新鬼大。新鬼，謂僖公也。死時年五十八歲。又爲兄，故謂之大。故鬼小，八歲。又爲弟也，故謂之小。先大後小。先僖公是後小。順也。弗忌不知其逆，躋聖賢，又以僖公有聖賢之明也。弗忌不知失禮，明順禮也。順，合于禮也。君子以

爲失禮。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爲禮無不順。無不順者，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逆之，今乃逆可謂禮乎？失禮可知。子雖齊聖，子雖有齊聖之德，言不先父食久矣。其祭于宗廟，不以子先父也。言久先父，舉。故禹不先絲，禹聖人也。而祭不先于湯不先契，湯聖人也。而祭不先於契者，契爲祖。文武

不先不密。文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先于不密者，不密爲遠祖。宋祖帝乙，帝乙之子也。鄭祖厲王，厲王之子也。猶上祖也。言二國不以祖帝乙厲王，是以前魯頌曰：『魯頌春秋匪解。』魯頌僖公

無有解，解，無有解也。○饗祀不忒。其所事祀，又不差忒。皇皇后帝，也。魯頌僖公祭天也。皇祖后稷，也。言祭天而以解住，實反。○饗祀不忒，又差不差忒。皇皇后帝，也。魯頌僖公祭天也。皇祖后稷，也。言祭天而以

君子曰禮。謂魯頌之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所以合禮者，請后稷雖親，詩曰：『泉水篤篤，問我諸姑。』衛文思歸不得，說言得遂及伯姊。然後致問于諸君子曰禮。言合于禮之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禮者，

禮則先致問於諸姑也。伯長也。君子曰禮。言合于禮之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禮者，

謂其姊雖親而仲尼曰：「孔子後來來論斷臧文仲其不仁者三，臧心不公，故曰不仁，不知者三。」見理不明，故曰不知。〇知去聲。

同。下展禽，知柳下惠之賢，而屈在下。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絕佚遊，而妾織蒲，使妾織蒲為藉，以與下民爭利。三不仁

也。仁者三也。作虛器，為藏禮之室，而用山節藻梲。縱逆祀，夏父弗忌逆祀非禮，而弗禁之。祀爰居，爰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國東門外。

而使國三不知也。此所謂不智者三也。李九我云：僖公雖庶兄，然嘗為閔臣，廟祭之禮，不宜置閔于僖公之下，逆亂尊卑，不可之甚。

〔譯文〕

秋間魯文公在太廟裏舉行禘祭，把僖公升到閔公上首，這是逆祀啊！那時夏父弗忌做宗伯官，他要尊崇僖公，並且明白表示他的意見道：「我見新鬼是大的，舊鬼是小的，大的在先，小的在後，原很順序，僖公有聖德，升到上首，乃是賢明的舉動，順序和賢明，正合於禮。」可是君子們却斷定他失禮。禮沒有不順的，祭祀是國家大事，竟不順而逆，能說是合於禮麼？兒子雖有聖德，但在宗廟裏不佔父先受享，已是很久的了。所以禹不佔在鯀先，湯不佔在契先，文王武王不佔在不窋之先，宋國的始祖是帝乙的兒子，鄭國的始祖是厲王的兒子，兩國並不因帝乙厲王為不肖，仍然尊為上祖。故而詩魯頌閔宮篇上說：「春秋享祀絕不懈怠，所享祀的次序又不差忒，先祭皇皇美盛的后帝，然後祭君祖后稷。」君子都說有禮，就是為了后稷雖親，總要先祭后帝啊。詩邶風泉水篇上說：「歸寧時先問候諸姑，然後問候伯姊。」君子也說有禮，就是為了伯姊雖親，總要先問候諸姑啊。後來仲尼論斷臧文仲的事道：「臧文仲有不仁的事三項，有不智的事三項，使展禽屈在下位，廢去禁止佚遊的六關，使妾織蒲席與小民爭利，這是三不仁，徒然造作虛器，放任逆祀不管，祭祀海鳥爰居，這是三不智。」

穆公專任孟明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報彭衙濟河焚舟，必死之意。取王官及郟，王官與郟皆晉地也。晉人不出，去年趙衰言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故不出也。

遂自茅津濟，先渡河虞舟已焚矣。封殺尸而還，殺之敗已久矣。遂霸西戎，秦穆遂為西戎之伯。用孟明

也。不以孟明敗軍。而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用人周備。不以一惡而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終始信用之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一惡而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用人專一。不以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以敗事。而生悔意之心。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子孫終始而有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以敗事。而生悔意之心。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有思慮之益。而子孫之忠也。如下文所云。其知人也。能知孟明之賢。能舉善也。遂薦于穆公而用之。詩曰。風采翔于以采。藜藿也。於沼於汙。言采藜于沼汙之中也。沼池之於以用之。而進之。公侯之時。言藜雖至微之物。而秦穆有馬。言秦穆用人不棄。夙夜匪懈。詩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以事一人。盡其心力。孟明有馬。言孟明事君小善。則采藜也。夙夜匪懈。詩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以事一人。盡其心力。孟明有馬。言孟明事君山甫。詒厥孫謀。武王能詒其子孫。以善謀也。以燕翼子。燕安也。翼成也。謂子孫有馬。言子孫舉善之燕。徐九一云。曹沫將魯。三戰三北。遂一劍而名傳魯地。孟明將秦。摧折屈辱。濟茅津而秦霸西戎。翼也。知非秦穆魯昭不諱一將。微孟明曹沫。而秦魯亦無終以與。賢君良佐。其相與有成。大都如此。

【譯文】

秦穆公出兵攻打晉國，渡過河就把船燒掉，表示有死戰的決心，先後佔領晉國的王官和郊這兩處地方，晉兵不敢出來應戰。秦兵便從茅津渡河，在穀地把前次陣亡將士的尸骨掩埋好，然後回國，從此做了西邊戎狄的霸主，這完全是能用孟明的緣故。啊！君子因而知道秦穆公做國君的心胸和手腕了。他用人很周備，不因小惡掩沒了大善，而且用人專一，始終不懷疑。那孟明的做臣子呢，不因一次失敗就懈怠下來，反能因恐懼而慎重思慮。至於子孫的忠誠，他能知道孟明有才幹，能向穆公舉出孟明的長處。詩召南國風篇上說：「採取白蒿，是在方沼和小渚裏，供進時用得着的，雖是細微的東西，却也是公侯的事情。」這是穆公有的。詩大雅烝民篇上說：「自早至晚，從來不懈怠，盡心盡力事奉一人。」這是孟明有的。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上說：「把好的謀劃留給子孫，使得子孫能安定能成就。」這是子孫有的。

己亥五年

寧嬴論處父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衛服晉而請成。故使陽處父聘之。反過寧。寧魯邑名。寧嬴從之。嬴逆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言處父為人。人商書曰：今周書洪範謂商箕子商人。沈漸剛克。克能也。惟沈不暴露也。沈持林

反漸天乘陽。故謂之高明柔克。惟高明不剛弱之人。為能柔也。夫子壹之。于用剛。而乏沈潛之意思也。其一不沒乎。其死也。天為

剛德。其德為剛。猶不干時。猶且養善和順。不用剛。况在人乎。况為人而可。一且華而不實。且華而不實。且處父之為人。口惠而實不至。

不獲其利。言我之所懼者。以其華而而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而是以去之。無利有難。我所

陽處父。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者。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將。處父出。射姑入。君以此語之。射姑怒焉。刺處父于市而走。

【譯文】晉大夫陽處父報聘衛國。回國時，經過魯國的寧邑，逆旅大夫寧嬴隨從入晉，但祇走到溫邑，寧嬴又

回去了。他的妻子問他為什麼又回來，寧嬴道：「因了陽處父的性氣太剛。商書上說：『惟有深沉不露的人纔能

剛，高明不剛弱的人纔能柔。』陽處父却是單純的剛，恐怕不能善終。天本是陽剛的德性，尚且有寒有暑，不于犯

時序，何況人呢？而且陽處父的為人，和草木有花不結實一樣，這是最招怨的。用剛去觸犯人，招聚怨氣，決不能保

全身。我既愛懼着不能因他獲得利益，又要離開他免得連累，所以就決心走了。」

庚子六年

趙盾作政

文公六年

晉蒐于夷。夷晉地名。春狩曰蒐。舍二軍。僖公二十七年。晉初作二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〇舍音捨。使狐射姑將中軍。射

買季也。趙盾佐之。盾趙衰之子。趙衰陽處父至自溫。去年聘維過濕。今始至晉。故蒐于黃。蒐亦晉地。易中軍。使諸晉將中軍。射姑佐。

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曾為其驛大夫。故黨于趙氏。所以阿黨于趙衰之父。子且謂趙盾能。盾有才能曰使。

能國之利也。處父言任使才能。乃晉國之利也。是以升之。所以自中軍之佐。升之而為帥也。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盾論也。晉中軍帥乃

執政制事典。制國事之常法。正法罪。正罪法辟刑獄。辟未決之刑獄。董通逃。董有罪而逃。董通逃。督有罪而逃。董通逃。督有罪而逃。董通逃。督有罪而逃。由質要。用契券以治。防詐欺。

治舊滄。治理舊日之滄。滄音汗。本秩禮。秩禮所以辨上。故正其本。續常職。常職所以守世。故續其後。出滯淹。滯淹。被賢才之淹。滯于下位者。既成。宣子所

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太師太傅晉之官也。陽子處父也。宣子以成法付之二子。○大並音太。作徒河反。使行諸晉國。使二子行其法于晉國。

以為常法。以為一。黃子晉曰。宣子之賢。本非射姑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故人有黨于趙氏之議。宣子其不幸而為處父之黨者。

【譯文】晉兵在夷邑春蒐演習，裁去兩軍，仍恢復為三軍，任命狐射姑統率中軍，趙盾做中軍佐。恰巧陽處父自溫邑回到晉國，便改在黃邑演習，升趙盾統率中軍，狐射姑降為中軍佐。陽處父原是趙衰的舊部，所以黨附趙氏，而且稱揚趙盾有才能，說：「任用有才能的人，對國家有利，升趙盾是有意義的！」趙宣子從這時起纔執掌晉國政權。於是編制國事的常典，訂正罪法的輕重，審訊未決的刑獄，董理有罪的逃犯，用質券防免詐欺，清除道路的舊污，從根本上整正秩禮，繼續世守的常職，拔擢淹滯的賢才。這種種政策既實施以後，便交給太傅陽處父和

大師賈佗，叫他們推行全國，作為一定的常法。

論秦三良殉穆公葬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穆公葬秦，以三兄弟殉。皆秦之良也。言三子

人國人哀之。秦國之人莫不哀之。為之賦黃鳥。秦詩風黃鳥詩序云：國人刺穆公以君死而作是詩也。○為去聲。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

主也宜哉。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為中國之盟主者固其宜也。死而棄民。死而殺之，天民之秀也。今先王違世，違世而死者，

猶詒之法。尙立法度以遺于子孫。而況奪之善人乎？何况善人乃所以輔詩曰：召旻，亂人之云亡，亡與無同。

邦國殄瘁。善人亡則邦國殄絕而無善人之謂。乃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而奪之乎？古之王者

者，知命之不長。言古之聖王知有生必有死，而其命不可以長久也。是以並建聖哲。聖通明也。哲智也。並建樹之風聲。

地風俗而分之采物。禮法衣服之采章物色也。各有分制。○分扶問反。著之話言。著立言言以教後世。○話戶快反。為之律度。律十二律也。律度量衡之言。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陳之藝極。開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極。引之表儀。為標表或儀。以引導天下。予之法制。予即與字。○予上聲。告之訓典。訓典謂先王之書也。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委任官司。道之以禮。導民以禮者。

命。然後可以就命。無不如此。今縱無法以遺後嗣。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法。而後即

良以死。而又收其善人。難以上矣。如此則邦國殄瘁。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

孫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而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

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其人曰：將焉用之。其從者云何用此。文子曰：備豫不虞。虞有

也。論語言其二三思而後行。此亦一事也。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也。求而無之實難。則卒難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之。

預為之備也。

【譯文】 秦穆公任好死後，用大夫子車的三个兒子名叫奄息、仲行、鍼虎的殉葬，都是秦國的善人，國人哀悼

他們，特為他們賦黃鳥詩。君子說道：「秦穆公祇霸西戎，不能做中國的盟主，正是應該的，死了還要棄絕人民古

主也宜哉。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為中國之盟主者固其宜也。死而棄民。死而殺之，天民之秀也。今先王違世，違世而死者，

猶詒之法。尙立法度以遺于子孫。而況奪之善人乎？何况善人乃所以輔詩曰：召旻，亂人之云亡，亡與無同。

邦國殄瘁。善人亡則邦國殄絕而無善人之謂。乃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而奪之乎？古之王者

者，知命之不長。言古之聖王知有生必有死，而其命不可以長久也。是以並建聖哲。聖通明也。哲智也。並建樹之風聲。

地風俗而分之采物。禮法衣服之采章物色也。各有分制。分扶問反。著之話言。著立言言以教後世。話戶快反。為之律度。律十二律也。律度量衡之言。舉二者以見其餘耳。陳之藝極。開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極。引之表儀。為標表或儀。以引導天下。予之法制。予即與字。予上聲。告之訓典。訓典謂先王之書也。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委任官司。道之以禮。導民以禮者。命。然後可以就命。無不如此。今縱無法以遺後嗣。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法。而後即良以死。而又收其善人。難以上矣。如此則邦國殄瘁。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孫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而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其人曰：將焉用之。其從者云何用此。文子曰：備豫不虞。虞有也。論語言其二三思而後行。此亦一事也。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也。求而無之實難。則卒難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之。預為之備也。

先王將要離世，尚且立下法度，留給子孫，何況奪去善人呢？詩大雅召旻篇上說：「善人沒有了，國家就要絕滅有禍。」這還是解釋為原來沒有善人，爭奈本有善人，竟奪了去呢？古代的聖王，知道壽命不長，所以任用許多有才德的人，因土地風俗樹立聲教，分別旌莠衣服，的采章物色，著明教世的語言，定音律和度量衡，開陳貢賦的多少，用標表威儀，引導天下，賜與冠婚喪祭的法制，把先王的訓典做告戒，教人民防患興利，委任官司的常職，用禮去勸導人民，使人民不要失掉土地的相宜，自朝臣到徒隸，都有軌範，可以遵從，然後毫無遺憾地死去。凡是聖王沒一個不如此。現在秦穆公既然不能立法留給子孫，却又把善人收去了，和他死在一起，那真使他的後代難居在人民之上了！君子更由此知道秦國決不會再到東方來征討諸侯。

季文子將要報聘晉國，那時晉君有疾，季文子索性要求備好遭了喪的禮再動身。隨從他的人說道：「備好了喪禮有什麼用？」季文子道：「預先備好了猜測不定的事，是古人傳下來的善教，需要用的時候再去求，就難了。預先想到了終究要用，備好了等待着，可又有什麼害處呢？」

趙宣子議立君

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果如文子所料靈公少。靈公襄公之子，名夷皋，其年尚少。晉人以難故。晉人恐其國之多難，故欲舍靈公而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之子，杜祁所生。好善而長。言公子雍好善，又居衆兄之下，故曰好善而長。先君愛之。先君文公愛惜此子，且近於秦，近之莫易也。秦舊好也。秦與晉舊日與，故曰舊好也。固。好善而立之，則其理順。立愛則孝。立先君之所愛，則爲孝矣。結舊則安。結舊日之情好，則可安矣。爲難故。爲國多難之故，欲立長君，所以欲立長君，兼有四者之德也。難必紓矣。則必除晉國之難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賈季欲射好也，樂亦文公子，懷藏所生。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公之妻，懷嬴也，後又立其子，立辰嬴，故云嬖於二君也。立其子，民必安。

之。以其母趙孟曰辰嬴賤，言其班在九人，位列在第九，其子何震之有。母賤則其子無威也。且為二嬖。

正女不事二夫。淫也。是淫也。為先君子。雖為文不能求大。區而任之。而小國東之小國辟也。是偏

僻也。○辟音母。淫子辟。無威。其母則淫。其子。陳小而遠。無援。不能為援。將何安焉。無威無援。民

杜祁以君故也。君謂襄公也。讓偏姑而上之。文公正夫人文嬴也。杜祁本班在二。偏姑本班在二。以

也。○偏音通。以狄故。時出奔于狄。讓季隗而已次之。使居第三。以己居次也。○隗子野反。故班在

四。杜祁本班在二。讓先君是以愛其子。文公因此寵愛而仕諸秦。使子雍為亞卿焉。為秦亞卿。秦

大而近。秦國大可托為援。可托之母義子愛。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足以威民。有威而立之不

亦可乎。何不可之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會也。士會隨季也。孫月峯云。是舉也。

直隸穆嬴以畏偏姑。其當立。則不必求公子雍。所謂大臣。以遇大事而能斷者也。卒之令狐之

【譯文】晉襄公死了，靈公的年紀還小，晉人因為國家多難的緣故，要立一個年長的繼承君位。趙孟道：「我

想立文公的兒子名叫雍的為君。他很好善，在眾兄弟裏年紀最長，先君頗愛惜他，而且他在秦國做官，晉和秦相

距很近，秦國舊日又和文公相好。大凡立一個好善的基礎，便能堅固，服事年長的，在義理上就很順。立先君的愛

子祭祀便能盡孝，重結舊日的情好，國家就可安定。現在原是為了國家多難的緣故，所以要立先君有了這固順

孝安的四德，有難也一定能解除了。」賈季道：「我看不如立文公的兒子名叫樂的為君。辰嬴先嫁懷公，又嫁文

公，為兩君所嬖愛，立她的兒子，人民必然安定。」趙孟道：「辰嬴地位太低，她的班次在第九，所生的兒子怎會使

人民敬畏呢，而且嫁兩君就是淫亂，雖是先君的兒子，不能求大國照顧他，又是自小國來的，太偏僻了。做母親的

既淫亂，兒子又偏僻，毫無威望；陳是小國，相距很遠，不能做他的奧援，憑着什麼能使人民安定呢？公子雍的母親杜祁，爲了偏姑生下襄公的緣故，讓偏姑的班次改爲第二，在自己上面，又因了文公曾逃往狄國的緣故，讓季隗居第三，自己退在下面，她的班次所以纔在第四。先君也就因此愛惜她的兒子，叫他到秦國做官，已到了亞卿的地位，秦是大國，相距又近，可以倚仗它做奧援。這樣看來，做母親的有義，做兒子的爲先君所愛，都足以威服人民，立他不是很相當麼？於是派先歲和士會到秦，迎接公子雍回國。

辛丑七年 晉豐公素 康公元年

樂豫諫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恐公族盛大爲己害，故欲殺之。樂豫曰：不可。樂豫藏公元孫，爲宋司馬。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譬如樹木，公室猶枝，猶木無枝葉，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本根何所庇廕，則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言葛之藟蔓滋繁，猶木之公族，猶枝也。況國君子，何堪爲一國之君乎？可去公族之庇廕乎？此諺所謂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俗語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縱尋斧以害之也。八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也。斷不可去，公族也。君其

圖之。勸公反諸心，親之以德，而親睦諸公子，皆股肱也。諸公子亦來親附，誰敢攜貳而懷二心者？若

之何去之，而何無乎？不聽。昭公不從。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義公之族，正昭公所欲去者，故帥國人以攻昭公。六卿

和公室。六卿謂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空、司寇也。宋先代之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即昭公之室也。樂豫以司馬遜之者，欲以示公族。徐九一云：詩人有言曰：介人唯藩，太師維垣，大宗維翰，懷德維寶，宗

之賢也。○全音據：下同。卯音昂。子維城，公不爲德以固羣公子，謀欲去之，令人有披枝傷根之感云。

【譯文】宋成公死後，昭公覺得公族的勢力大，對自己不利，打算殺盡衆公子。司馬樂豫諫阻道：「這却使不

得。公族是公室的枝葉，如果除掉，本根就沒有庇蔭了。葛的莖蔓還能庇蔭本根，所以君子拿來比方王族，何況一國的國君能除掉公族的庇蔭麼？這真如俗語所說：樹木本藉着枝葉庇蔭，却又任意用尋尺量木，拿斧頭去砍伐它，一定不能這樣幹，你且想想看。倘能對眾公子用仁德去謀親睦，他們都會成爲你的手足，那一個敢懷着二心呢？怎麼可以除掉他們！昭公不聽穆公襄公的族人先下手，率領國人攻擊昭公。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這六卿，只得出來調停，使公室和攻擊的一方和平了結。樂豫趁此放棄司馬的官職，讓給了公子印。

趙盾立靈公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從趙盾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襄公夫人。太子靈公夷皋。曰。先

君何罪。言先君襄公有何罪。襄公之太子亦有何罪。亦有何罪。舍適嗣不立。襄公有親子。而外求君。乃召公子雍。將

焉。實此。言此子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頓首於宣子。夫人拜宣曰。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子。付託之言。此子也。才。成其才。吾受子之賜。則是吾受放不

才。成其才。不。吾唯子之怨。則我怨汝之。不教吾子也。今君雖終。已死矣。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言。猶而棄之。

求君。是棄先君之言也。若何。而棄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必無道而不可立。又以其夫人爲患。且畏偪。

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偪音逼。來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遣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人。以禦秦師。時秦康公用

兵禦之。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公子秦則賓也。則是秦爲晉不受。若不受。受之寇也。則是秦爲晉

受矣。今既自立君。而復緩師。而乃緩於進兵。秦將生心。謀爲己害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而

足以奪敵人之戰。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言不可少緩也。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

先去聲。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言不可少緩也。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

訓卒利兵。敬訓士卒，整頓兵器。○卒子忽反。秣馬尊食。秣，餵也。尊，食也。謂早食於曠。潛師夜起。潛，潛也。夜起，所敗秦

師于令狐。晉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先蔑奔秦。先蔑，迎公子雍者也。為宣子所背，故奔秦也。士會從之。士會同迎公子雍，亦同奔也。

李九我二云：趙盾見秦送公子雍，宜委曲以我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何得目其為寇，而潛師以襲之耶？情亂如此，所以致靈公桃園之禍也。○唐荆川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穆嬴之詞雖懇切，且當以立長告之，奈何以抱帝為患，而竟阻立雍之議乎？

殺君之禍，亦盾致之也。此太史所以書也。

【譯文】秦康公派了軍隊護送公子雍回晉。襄公夫人穆嬴每天抱了太子夷皋在朝堂上啼哭，說道：「先君果公有什麼罪？他的太子又有什麼罪？拋棄了嫡子不立，反而向外面迎回公子雍立為晉君，把太子置在什麼地位呢？」她更把太子抱出朝堂，到趙宣子家裏，向宣子叩頭道：「先君把這個太子付託給你，你說：『太子若能成材，我實是愛你的賜，不能成材，我也只怨你不教他。』現在先君雖死，所說的話還在你的耳裏，却竟拋棄了，你究竟怎麼樣？」宣子和諸大夫都憂患穆嬴，而且怕國人拿大義來責備，只得背反派先蔑迎接公子雍的成議，立太子夷皋後來諡為靈公的為君，用武力抵禦秦國護送公子雍回國的軍隊。宣子道：「我如果受了秦國送回的公子雍，秦國就是賓客，不受便成為寇讎了。現在既決定不受，却又遲緩進兵，秦國便要另生別計。先下手可以奪去敵人的圖志，這是行軍最善的謀劃。」驅逐寇讎如追趕逃犯，這是行軍最善的政策。」於是下令士卒整頓兵器，餵飽馬匹，在寢蓐上吃飯，夜間悄悄地出發，把秦兵打敗在河東令狐地方。先蔑逃往秦國，士會也跟着逃去。

郤缺諷趙孟歸衛田 文公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為政，故郤缺言之。日衛不睦。言在日衛國不睦，與晉國不睦。故取其地。元年先且居晉臣，而取戚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則無以示諸侯，威警之意服而不柔。無思以柔之。至是衛服，而無思以柔之。何以示懷。則無以示諸侯，懷撫之意。

非威非懷。既不示威，何以示德。則無以示諸侯。既不懷德，何以主盟。則無以爲諸侯之主也。子爲正卿，古軍

命卿，宣子將中軍，以主諸侯。而相晉國，以而不務德，而不務威，將若之何。詳如諸侯，故書曰。六馬諷

箴戒之用休。謂人有德，則勸。董之用威。人有罪，則懲。勸之以九歌。使人歌而樂之。勿使壞。使

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以下得書之意。謂九功謂之九歌。所以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合六

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天之所生，如府藏。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謂上

利。用謂利民之用。厚生謂厚民之生。無此三者，則六府不能以常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從其宜而行之。

存。三者皆君之所制，所以謂之三事也。然三事之中，正德爲本。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所以謂之德禮。

傳曰。招攜以無禮不樂。在上爲政，無禮則民所由叛也。由不樂故。若吾子之德。宣子謂莫可歌也。

古者九功之德皆可歌。今宣子無其誰來之。近者不悅，則盍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謂衛也。何不使

德以主盟。是其德無可歌也。樂善。樂善。乃盛德之事也。宣子其知之矣。

宣子說。明年晉侯使解揚歸師威。乃盛德之事也。宣子其知之矣。

【譯文】 晉卻缺向趙宣子說道：「往日和衛國不睦，所以取他的戚田。現在已和睦了，就可以還給他。對於背

叛的國家不征討，怎麼顯示得出威嚴？對於已服從的國家不用恩去柔順，怎麼顯示得出撫懷的意思？不威嚴

不撫懷，怎麼顯示得出德化來？沒有德化，怎麼可以做諸侯的盟主？你做了正卿，輔相晉國，做諸侯的盟主，却在

德化上考究，可怎麼辨呢！夏書上說：「人有善，拿休美去勸戒他，人有罪，拿威刑去懲治他，更勉勵人們歌誦九功，

不要敗壞了九功。」九功的德都是可歌的，所以稱爲九歌。六府和三事，就叫做九功。什麼是六府呢？水、火、金、木、土

穀，是上天所生，好似府藏，所以說是六府。什麼是三事呢？糾正不良的風俗習慣，指導人民怎樣用力在天時地利

上，使人民的生活富足，這都是國君做得到的，所以說是三事。從相宜的方面推行下去，就叫做德禮。如果在上的

沒有禮，便要惹起人民不滿，叛亂都是從這種情形下面發生的。像你現在的施政，實在沒有歌頌的價值，有那一個頌向你，何不叫和睦的人歌頌你呢？」宣子聽了這話，大為歡悅。

甲辰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文公十年

甲辰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地。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貉，音將。將以伐宋。服楚故。宋華御事曰也。御事，華元之父。楚欲弱我，言楚以宋共

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宋與之，故云然也。我實不能，言我宋實不能與楚為敵。民何罪，君與楚戰，是使宋民

勞且聽命。遂郊勞楚子，且聽其命。遂道以田孟諸。宋遂引導楚子，敗于孟。宋公為右孟，孟田獵

無畏，扶其僕以徇。無畏，楚宋公之僕，以徇于。或謂子舟曰：文之無畏，國君不可戮也。言宋公乃強國

之子舟曰：當官而行，謂當言何強之有。不以宋公為詩曰：烝民，無畏。剛亦不吐。詩，美仲山甫，雖有柔

亦不茹。雖有柔德，而又不含茹，其德如此。豈而畏之也。詩曰：烝民，無畏。剛亦不吐。剛亦不吐，剛德而不吐

私是亦非辟，強也。釋詩之意，以為此皆非畏強而畏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吾敢愛惜一死，以亂官事乎。為

【譯文】甲辰，魯文公十年，陳侯鄭伯和楚子在息邑會見，因而蔡侯也來參加，暫駐在厥貉地方，預備攻打宋

國。宋大夫華御事聽得這個消息，向宋公說道：「楚國因了我弱，纔要伐我，我不會就自己承認弱，先表示服從麼，何必等他來引誘我作戰？我在事實上確也不能和他對敵啊，而且人民有什麼罪，要驅使他們去受死？」於是向

楚子迎降，在郊外慰勞楚兵，並且聽候命令。接着就引導楚子到孟諸地方田獵，宋公在右面列下孟陣。楚大夫文之無畏做左司馬，命令隨從田獵的諸侯早些到場，並須攜帶取火的燈。宋公沒有遵辨文之無畏便撻打宋公的僕人，向諸侯表示已經依法治罪。有人向子舟說：「國君不能侮辱啊！」子舟道：「公公正地依法治罪，何必害怕那強的詩經上說：『有剛德的不吐露出來，有柔德的也不含忍在心裏，不要放縱了詭譎不正的，藉此做戒那一般不正的人。』這也不是向強的退避啊！我怎敢愛惜一死，亂了法度呢！」

丙午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孟明啟。于殺者，來聘于魯。且言將伐晉。先是秦謂公子雍于晉，襄仲辭玉。

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我魯先君之好。照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臨我之魯國。鎮撫其社稷。以鎮存魯國也。

以大事。重也。大器謂玉也。禮記聘義：聘玉，則先聘而還圭璋。今去對曰：以圭璋聘也。寡君敢辭玉。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今去對曰：寡君敢辭玉。

主人三辭。襄仲三賓答曰：西乞術不腆，敝器。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周公之子也。言我秦實德之君，願蒙魯公之福。

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自稱也。不敢斥言以為瑞節，專信，故云瑞節。結二國之好。以結魯秦二國之好也。

不有君子。襄仲謂使臣之辭，和也。其能國乎？言無君子，則國無陋矣。

厚賄之。于厚其禮。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見天下無併厚賄之。○秦伯伐晉，七年令晉人禦之，兵也。史駢曰：時史駢佐秦不能

【譯文】

秦康公派了西乞術到魯國來行聘，而且說明將要攻魯國爲了不願隨秦攻晉，派大夫襄仲辭退西乞術所帶來的聘玉，說道：「秦君不忘記從前和我先君的修好，如日月一樣的照臨我魯國，安定我魯國的社稷，現在更用這大器來再申修好，既已行過聘禮，寡君敢辭退聘玉。」西乞術答道：「這一點不豐厚的敝器，是不值得辭退的。」襄仲三次辭謝，西乞術又道：「我家君很願蒙受魯先君周公魯公的福佑，得能事奉貴君，這一點不豐厚的先君所遺的敝器，使下臣送給執事的人，作爲表示一種祥瑞的專信，要求魯君對聯好賜予同情，所以藉了它申明寡君的意思，締結兩國的和好，這纔敢送過來。」襄仲聽了這番話，暗自說道：「一個國家沒有君子，還能成爲一個國家麼？如今看了西乞術，足見天下沒有僻陋無文的國家了！」厚厚地送了西乞術許多禮物。

秦康公實行攻打晉國，晉人抵抗着。佐上軍的史駢建議道：「秦兵不能耐久，請築成深溝高壘，固守不出，等待他自己陷入絕境。」晉人依了他的話，秦兵果然忍不住，要快些決戰。康公問士會道：「有什麼計策纔能使晉兵出戰呢？」士會答道：「趙氏新用了一個屬大夫，叫史駢，必定就是他定下這個不出戰的主意，他是要使我秦兵疲憊的。趙氏又有一個側室所生的庶子，名叫趙穿，是晉君的女婿，晉君很寵愛，年紀還小，對軍事毫無經驗，但却好勇，一味地狂妄，而且恨史駢佐上軍，如果派一支兵掩襲晉營，表示出輕敵的樣子，殺一陣就退下來，激怒趙穿，或者可以使晉兵出戰。」康公便派兵掩襲晉上軍，隨即退去。趙穿果然追擊，却没有追着。回營後大怒說道：「包裏了乾糧，披甲坐在地上，本來是蕪求着和敵人決戰的，敵人來了，竟不接戰，究竟等待到什麼時候呢？」軍吏道：「是要等待着啊。」趙穿道：「我不知道什麼謀略，我要單獨出戰。」他真個帶了自己的部下，向秦兵進攻。趙宣子道：「秦兵如捉住了趙穿，便是俘獲晉國一卿，因此作爲得勝回國，我怎樣洗雪這個恥辱呢？」只得令所部一齊出戰，兩軍略戰即退。秦國忽派了使者，夜間到晉營，叫晉兵戒備，說道：「兩軍的戰士都沒有大傷，明天請再決戰。」使者去後，史駢道：「我觀察使者眼睛動着，明明心裏不安，說話又有些失常，足見秦兵畏懼我，勢必乘夜

逃走；我如追秦兵到河邊，一定能打败他！」佐下軍的晉甲和趙穿，都是很兇駭的，當着軍門大聲呼叫道：「死傷的兵士不曾收恤，就拋棄掉，太沒有恩惠了！不待至約期就迫人到險地，太沒有勇敢了！」晉兵便中止不追。秦兵果然在這夜秘密撤去。

丁未十三年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莊王。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為靈公。

晉人謀歸士會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恐其輔秦強盛。為晉國之害也。趙宣子曰：言子謀其專于諸卿。隨會在秦。七年先襄。士會奔秦。賈季在狄。季

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卻成子曰。卻缺也。賈季亂。季為亂。且罪大。禮殺陽。不如隨會。士會復能賤

而有恥。雖賤而不犯。可干犯。不其知足使也。任使。〇知音智。可以且無罪。其出奔也。乃宣子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後也。晉使壽餘詐以魏臣降秦。請以魏邑。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履士會之

餘降秦。而妻子彼執。使秦使夜逸。走而降秦。請自歸於秦。請以魏邑。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履士會之

足於朝。壽餘歸士會足者。欲使秦伯師於河西。將以取魏也。魏人在東。魏人皆在河東。壽餘

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言請壽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魏邑。〇去音扶。吾與先行。

有司使士會。康公以士會為晉人。且士會辭。辭不曰。晉人虎狼也。言晉人性如虎。不可信也。若背其言。既入魏

謀之。使士會。有才能。故使之往。臣死。則我必為晉人所殺也。妻子為戮。必被談戮。無益於君。于秦也。不可悔也。之何及也。秦伯

不以魏降。人所以殺也。秦伯

曰若背其言。

言設使晉背其約，而不以魏降。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康公指河為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會妻子皆在秦，恐背約歸晉，而秦必殺其妻。

子，故僞辭不肯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人信之以為實然，故降晉其計也。

乃行。

士會乃渡河而東，繞朝贈之以策，故以韜策贈之。知士會歸晉，曰

子無謂秦無人，言汝莫謂秦國無人才，而不知汝之謀也。

吾謀適不用也。

言我已告之於君，而君不信，不然後汝豈能歸哉。既濟，士會既

謀而還，魏人皆毀譽，喜得士會歸其帑。

不背指河之言。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也。遷都繹邑。史曰利

於民而不利於君。

卜史言民利，而君則不利。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必與焉。

天生斯民，而君必為之立君，天意但欲為君者能利民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言利於民矣，今卜之而曰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也。左右曰

命可長也。

文公左右之臣諫之曰：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長？邾子曰：命在養民。言君以百姓為命，民得

死之短長，時也。

人命短長，各有其時，非君何不能為長？邾子曰：命在養民。言君以百姓為命，民得

邾文公卒，而邾君子曰：知命。

死生有命，而邾文公能以利民為心，故曰知命也。

〔譯文〕

晉人憂慮秦國用士會。趙宣子道：「有隨會在秦國，賈季在狄國，晉國禍難一天近一天的迫來了！怎

麼辨？」中行桓子道：「請復使賈季回來罷。」祁成子道：「賈季是因作亂逃出的，不如復使隨會回來。他能居下

位却不能叫他受恥辱，雖似很柔，却不能無理干犯；又有才智，足以任用；而且他逃往秦國，根本沒有罪的。」於

是暗中叫那封在魏邑名喚壽餘的假意據着魏地叛晉，用計誘士會回來，把壽餘的妻子拘在晉國，叫他連夜逃

走，向秦國投降，請把魏邑獻給秦國。秦康公受了他的土地，他便在朝堂上暗暗踏一踏士會，士會會意。康公

實行帶了兵收取魏邑，在河西紮下營來，魏人在河東假裝着降秦的樣子。壽餘道：「請派一個原是河東人能和

魏邑官吏接洽投降的，我和他先渡河。」康公派士會。士會辭謝道：「晉人的性情同虎狼一樣，萬一我渡河後，他

們竟背約不降，那時我固然要被晉人殺死，妻子在秦也要遭誅戮，對於你秦君又沒有好處，反而懊悔不及。」康公道：「如果晉人竟背約不降，我不送你妻子回晉的，這條河可以做見證！」士會纔肯渡河。秦大夫繞朝送了士會一根馬鞭子，說道：「你不要以為秦國沒有人知道你的計謀啊！我曾向秦君搗破，無奈他不相信罷了！」等到士會渡過河，那假裝投降的魏人歡喜士會回來，都鼓譟着轉身就跑。康公倒不失信，仍把士會的妻子送回晉國。邾文公想把都城遷到繹邑，叫卜史卜一下吉凶。卜史卜過後，說道：「這件事對百姓有利，對國君沒有利。」邾文公道：「假使真對百姓有利，也就是我有利了；上天生下百姓，必須立一個君長，原爲了使百姓有利啊？百姓既有利，我也一定因而有利。」左右的人說道：「不遷都，國君的生命可以延長，你何不爲了延長生命，中止遷都？」邾文公道：「做國君的生命，在於能養民，死得早和死得晏，各有各的時限，如果真對百姓有利，那還是遷都的好，我以爲沒有比百姓有利更吉的。」遷都後，邾文公就死了。君子說道：「這纔是真正知道生命的意義！」

己酉周匡王元年十五年齊懿公元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文公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穆伯也。生二子，長曰穀，次曰難。八年，穆伯奔莒，而從已氏，別生二子于莒。于齊。至是，齊人歸其喪。惠叔請而殮之。○襄仲欲勿哭。七年，穆伯奪襄仲之妻，故怨之。惠伯曰：『惠伯，喪親之終也。』終天之別也。乃雖不能始，言兄弟始善終可也。猶當善之。史佚有言曰：『武王時，史官名。兄弟初時雖有兩相怨之，終救其美。賀善弔災，有善則賀之，祭敬喪哀，同祭祀以致其哀。情雖不同，恨而其情不相同者，母絕其愛，能從其愛者。』○毋言無。親之道也。此乃兄弟子無失道。勉襄仲自盡，何怨於人。舊事爲。

然襄仲說。謂惠伯之言。而天理帥兄弟以哭之。於是自帥兄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孟獻子名蔑。乃毅之子也。○孟按惠叔卒後。魯人復立仲孫。此其驗也。聞於國。

之曰將殺子。或人譖于獻子曰。獻子以告季文子。故告季文子。以二子曰。夫子以愛吾聞。

遠禮不如死。二子言我與其遠于禮。不一人門于句躄。句躄魯邑名。時有寇攻而禦。一人門於戾

丘。戾丘亦邑名。皆死。二子故諱。不能自安。○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禮也。前傳謂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此日有食之。此例言禮已之日。如天子不舉。舉盛饌。伐鼓于社。

擊鼓于社。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皆訓民事君。言尊卑異制。皆所以示有等威。以示威儀。古之道也。凡此皆古

禮也。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皆訓民事君。言尊卑異制。皆所以示有等威。以示威儀。古之道也。凡此皆古

○齊侯伐曹。齊侯魯公。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必不

禮。齊商人以。諸侯相刺。禮也。曰。汝何故行禮。謂責曹朝會也。禮以順天。以小事大。

順天之道也。謙以制禮而屬盈。己則反天。反天理也。而又以討人。人之順天者。難以免矣。言其

矣。詩小雅雨。胡不相畏。此詩責羣臣上。不畏於天。故上下不相畏。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君

子不敢以長而虐。下何不相畏乎。不畏於天。故上下不相畏。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君

幼。黃而虐也。畏於天也。言所以以上詩曰。我將薦畏天之威。言人若能以于時保之。故能戒懼以不

畏于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有其國乎。以亂敗國。謂我其君之奉禮以守。假使能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猶恐以反天而多行無禮。况又多行無禮之事。弗能在矣。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爲

張個切曰：尊禮也。以無禮待人。則不禮也。固宜。

【譯文】公孫敖在齊國病死，齊人把遺柩送回魯國，襄仲不肯哀哭成禮。惠伯道：「兄弟死亡，乃是至親最終的分別，雖然最初就不和，不妨和好在最終的時候。」武王時有個史官名叫佚的，曾有話道：「兄弟要各盡各的禮，互相救助，因之有喜事要彼此慶賀，有災難要彼此弔唁，一同祭祀致敬，一同居喪致哀，雖然在先兩相怨恨，有着不同的情感，總不能滅絕了天倫的愛，這纔是兄弟相親的道理。你只要不失這種道理，何必把舊怨放在心上呢？」襄仲聽了很歡喜，便帶着兄弟，哀盡禮。過了幾年，公孫敖在莒邑所生的兩個兒子回到魯國來，孟獻子很愛護他們，這個消息傳遍了全國。忽然有人向孟獻子下讒言，說道：「他們將要殺你。」孟獻子竟相信了，把這事告訴季文子。公孫敖的兩個兒子說：「叔父愛護我們是魯國人全知道的事，我却把『將要殺叔父』也弄得傳遍全國，這不是離禮太遠麼？離禮太遠就不如死！」於是一個在句鄆地方，恰巧有強寇攻門，奮身去抵禦，一個在扈丘地方，也恰巧有強寇攻門，奮身去抵禦，都死了。

六月辛丑朔日，太陽偏蝕，竟擊鼓用牲畜祭社神，這是不合禮的啊！向來迎着太陽偏蝕，天子不食豐盛的酒饌，在社中擊鼓，諸侯不擊鼓，用幣禮向社神求救，然後在朝堂上擊鼓，這都是顯示着畏敬神明。天子和諸侯禮制不同，是把事奉君上的道理教訓人民，表明威儀有等級。

齊懿公出兵攻打曹國，說是討伐曹伯，曾來朝魯。季文子說道：「齊君恐怕免不了有禍罷？自己篡弒得國，本來無禮，却去討伐有禮的人，說『你爲什麼要違禮』，禮原是順着天理的天道，就是如此，自己違反了天理，却又去討伐別人，難免有禍的了！」詩小雅雨無正篇上說：「爲什麼上下不互相畏懼？這是不畏懼天威了。」君子不虐待年幼和卑賤的，就爲了畏懼天威啊。詩周頌我將篇上又說：「人君能畏懼天威，所以保得住國家。」現在齊君

不畏懼天威，國家怎麼能保？拿作亂敗壞國家，假使能處處崇奉禮，好好地保守，還要憂慮着不能善終，何況多做無禮的事，一定不能長久在人民之上列！

庚戌十六年蔡文公元年

薦賈謀伐庸文公十六年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南蠻國名。羣蠻皆乘其庸人率百濮聚於選。庸亦國名。百濮濮地

將伐楚。以攻楚兵。楚人謀徒於阪高。阪高楚之險也。薦賈曰：不可。言不可從之也。我能往。言阪高

我固能寇亦能往。我能往彼。則寇亦能往彼也。不如伐庸。庸為羣蠻之倡。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人與

濮夷。必料我楚國故伐我也。所以敢若我出師。以先伐庸。必懼而歸。則麇人濮夷必懼我而先歸矣。

乃出師。賈之言百濮乃罷。果皆罷。使盧戎黎侵庸。○敢則立反。庸人逐之。黎也。師叔曰：師叔潘

姪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師叔令戰黎且與庸人接。彼驕我怒。我謂楚也。而後可克。然後庸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陘隰地名。言蚡冒服陘隰用此策。以為楚武王兄。又與之遇。或黎又與

楚人皆走。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庸人不知楚兵詐走。遂不設備。遂輕楚而

臨品。韓傳車也。鄭謂之遠。晉謂之傳。品地名。秦人巴人從楚師。助伐庸。羣蠻從楚子盟。羣蠻皆

遂滅庸。庸勢孤。楚也。遂滅之。

【譯文】

楚國發生大饑荒，南蠻中的庸國人趁此倡導眾蠻國對楚叛變。麇國人也領了濮地諸夷，聚集在楚

國的選邑，將要攻打楚國。楚人商量着避讓，想遷移到阪高地方去。蔣賈道：「這一着不行，我能到阪高，敵寇也能到阪高，不如先去攻庸國。要知道庸國人和濮地諸夷，都以為我因饑荒不能出兵，所以來攻我，如果我出兵，一定會懼怕起來，退回本國的。」於是決定出兵。濮地諸夷果然都偃旗息鼓的回去。楚國派盧大夫戰黎先帶兵去攻庸國，庸國人把戰黎逐退。楚大夫師叔道：「姑且令戰黎再和庸國人接戰，假作敗退，使庸國人發生驕心，他驕傲我憤怒，然後可以取勝。」先若蚡冒征服陜，就是用這個計策。戰黎便又和庸國人交戰，戰了七次，都是敗退。庸國人說道：「楚國真不足和他交戰了。」自此全不防備楚莊王乘傳車在臨品地方和戰黎的兵會合，秦國人和巴國人也幫助楚兵，衆蠻國都畏懼楚兵強盛，對楚屈服，立下盟約，楚兵就此滅掉了庸國。

辛亥十七年宋文公元年

子家與趙宣子書文公十七年

晉侯合諸侯於扈。晉侯，靈公也。扈，音戶。平宋也。不能討其篡殺之罪，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以爲貳於楚也。二心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也。子家鄭公子，歸生也。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言鄭穆公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也。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召蔡莊公。與同事晉。其年九月，其年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蔡莊公而在朝，晉君。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鄭穆公因是不得。十一月，其年十月，克減侯宣多。少減侯宣多之難，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襄公也。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下並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佐鄭君之太子名曰夷者。以請陳侯於楚。鄭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而朝諸君。朝于晉靈公。十四年七月，十三年寡君又朝。親朝于晉。

以蕨陳事。以敬成陳國前日之十五年五月。魯文公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陳靈公新即位。自鄭國往朝于晉盟公。

往年正月。魯文公燭之武往朝夷也。鄭大夫夷燭之武。以八月寡君又往朝。其年八月。鄭穆公又自往朝于晉。以上言陳之事。

晉皆棄以陳蔡之密邇於楚。結上文而言。陳蔡二國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而二國事晉不敢貳焉。而懷二心焉。則敝邑之故也。

二國之服晉。此言陳蔡之舍楚。皆鄭之功也。事晉皆鄭之功。雖敝邑之事君。此又言鄭國之事晉。不敢不竭其心。何以不免。言鄭之事君至矣。何故不免于罪戾也。

在位之中。自鄭穆公一朝於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見於君。謂十四年七月。以成陳事。在襄公也。而再見於君。謂十四年七月。以成陳事。在襄公也。

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晉都邑也。夷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于絳。謂鄭晉不絕也。雖我小國。鄭雖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今大國曰。今晉國。爾未逞吾志。汝鄭也。汝鄭也。此猶未逞吾之欲。敝邑有亡。如此則鄭國矣。以上言鄭國事晉之勤。

已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禮也。古人有言曰。古人有常言。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身其餘幾。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以喻鄭之小國。而北與晉。南與楚。則無以自立也。

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陰同。言鹿死不擇所從之區也。〇音去聲。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德。則其人也。

大國以德加我。則不德。則其鹿也。不我以德而以兵。則我鋌而走險。鋌疾走貌。言鹿之畏死。故疾走而趨于險也。

〇疑音擬。將悉做賊。古者賦田起兵。以待於僚。僚音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唯執事命之。待亡矣。

鄭亦知不免。文公二年。鄭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鄭命令也。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年。朝於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年。

池爲質馬。

指穿晉卿也。公孫也。晉侯女婿。以二人爲質于鄭。以其壻爲質。若專一國焉。辭命之力甚多。

真西山云。鄭小國也。子家箝道。而晉遠畏之。

【譯文】

晉靈公在危邑會合諸侯，非爲了平定宋國的亂事。那時靈公不願去會見鄭穆公，以爲穆公有二心於楚國。鄭國的公子家修下一封書，派了通問官，拿來告訴趙宣子道：「我寡君登位三年，約同蔡君服事襄公。九月裏，蔡君到了我國，赴晉朝覲，襄公恰巧我國發生侯宣多的禍難，寡君因而不能和蔡君同行。到了十一月，稍減侯宣多的禍難，就跟隨蔡君同來朝見襄公。十二年六月，歸生輔助寡君的太子夷，把陳君朝晉的事情，請命楚國來朝見晉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親來朝覲，完成陳國的好。十五年五月，陳君由我國到晉朝覲。去年正月，燭之武輔助太子夷來朝。八月裏，寡君又來朝。照陳蔡那樣地接近楚國，却不敢存着二心，都是因了有我國的緣故；我國雖盡心服事晉國，結果怎麼還不能免罪呢？在即位以來，一次朝見襄公，兩次朝見在位的晉君，太子夷和幾個臣子，又接連不斷的來朝。鄭國雖小，再也没有比我們更勤的了。現在大國說：『你還沒有稱我的心！』如此，我國只有滅亡，無從再加敬禮。古人曾說：『怕頭怕尾，他那身體還剩下多少呢？』又說：『鹿到了要死的時候，不能揀避庇蔭的地方。』小國服事大國，大國有恩德，小國就拿人道相待；沒有恩德，小國就要好比是鹿了。鹿怕死，走得快，就要走到極險的地方，匆促間怎能揀避庇蔭的所在？你們的命令，是沒有窮盡的，我國也知道不免要亡了，只得盡起全國的兵，等候在條邑，聽候你們怎樣辦法。我文公二年也曾朝見齊桓公，四年爲了齊國襲蔡，又曾與楚國成立和議，夾居在兩個大國的中間，服從強國的命令，豈是他的罪？大國如果不體恤我們，終沒有法子逃避命令的了！」晉國居然派了大夫鞏朔到鄭國講和，又恐鄭國不信任，把趙穿和公婿池兩個人做了抵押品。

季文子逐莒僕

文公十八年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二 季文子逐莒僕

六一

莒紀公生太子僕。莒紀公生子名僕，立為太子。又生季佗。又生次子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既又愛其次子，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國人皆怨紀公，故以其寶玉來奔。蓋以莒國寶玉來奔於魯，納諸宣公。宣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邑封莒僕，曰：今日必授。宣公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蓋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莒僕，出莒僕於魯境外。○竟音境。曰：今日必達。言今日即出。宣公問何季文子使大史克

對曰。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如與。故也。使之告宣公。○大音太。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文子

敬以弗敢失隊之。不敬，失而墮墜。○隊音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其君，謂盡忠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則

而殺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然。○養去聲。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其君，謂不忠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則誅而絕之，如鷹鷂

君周公制周禮。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典。禮之書，如下文所云。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

德以處事。既無失德，乃事以度功。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之有或無者。○度待落反。功以食民。事功既成，所以養食下民。○食音嗣。作誓命，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毀則為賊。則見上文。毀，謂毀壞此則者。掩賊為藏。掩，匿藏罪人也。言其隱藏罪人也。竊賄為盜。竊，

謂之盜。盜器為姦。盜人器用。謂之姦。主為藏匿罪人之用。姦盜之用為大凶德。言主藏姦姦為有常無赦。有常刑而不可赦。在九刑不忘。言此誓命或在九刑之書，終不遺忘。以昭宣

身。○還音旋。莫可則也。其所行之事，無一不可為法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孝其父，敬其君，而忠信以處己。此能順其則者，故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盜賊藏姦見上文。此皆逆其則者，故為凶德也。夫莒僕，今夫莒僕之為人，也。則其孝敬，而敬於君乎。則弑君父矣。但見其

君父而不敬矣。則其忠信，信以自處乎。則竊寶玉矣。但見其竊寶玉，而不忠不信矣。其入則盜賊也。以言莒僕之為人，則竊賄之盜，而毀

君父而不敬矣。則其忠信，信以自處乎。則竊寶玉矣。其入則盜賊也。

賤也。其器則姦兆也。以言官僕之寶器。則盜器為姦之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貨。則又掩賊主藏之名者也。以訓則昏。以周公之訓。而訓盜器為姦之人。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為盜器之則焉。不度於善。蓋其所行無一自居於善也。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姦兆。是以去之。是以逐去盜賊。而不上聲。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高陽帝額頰之號。其蒼舒。賁。敷。檮。戩。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八人者。即舜登禹之倫。庭。堅。舉。陶。字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九信也。篤厚也。說實也。言此八人有此八德。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禮佛也。入謂之愷也。高辛氏帝譽之號。其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八人者。即契契朱虎。熊羆之倫。○經方之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己也。信。敬也。共。與也。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愛也。惠。愛之也。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諸望之長也。天下號此十六族也。總八愷八元。為十六族也。世濟其美。後世能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也。以至於堯。堯之時。堯不能舉。而用之。舜。堯之臣。舉八愷。才于八人。使主后土。使禹為主地之官。以平水土。以揆百事。使宅百揆。以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管理也。禹。百揆。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舉八愷。而謂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司徒。教敷布五言。再事。善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者之教。如下文所云。父義。敬。父。母。慈。以慈。兄。友。以友。弟。共。○共音恭。子。孝。教子以孝。此五者。舜與所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門。五品。逐。則。謂而。獨言。契。事。亦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才。昏。才。元。置。為。不。才。子。故。四。凶。皆。謂。為。不。才。子。掩義隱賊。有義之人。則掩之而不用。盜賊姦姦為凶德。而掩之。則隱之。則隱庇之。好行凶德。盜賊姦姦為凶德。而好行之。○好。去聲。醜。類。惡。物。其。有。凶。醜。之。類。頑嚚不友。與夫言。凡此惡人。不明親友者。○嚚。音。銀。是。與。比。周。此。不。才。子。事。與。此。等。人。相。附。近。相。親。密。也。○見。比。志。反。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而。不。則。德。義。之。稱。口。體。而。不。道。忠。信。之。言。凡。此。惡。人。不。明。親。友。者。○嚚。音。銀。是。與。比。周。此。不。才。子。事。與。此。等。人。相。附。近。相。親。密。也。○見。比。志。反。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意無凶人也。釋穆之義。以明舜有大功二十。去四凶也。而為天子。心戴舜。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舉一人如元體之徒。去一凶矣。已能去一甚矣。如四凶之類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

庶幾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隱明御云。宣公以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顯乃逐一甚矣。不少假借。文子有其一也。而

矣。三家擅權。蓋始於此。傳曰。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嗚呼。其所由來漸矣。

【譯文】 莒紀公生了一子名叫僕，立為太子；又生一子名叫季佗。紀公愛惜季佗，廢黜了太子僕，而且在國內做了許多無禮的事。那莒僕便因着國人怨恨，殺死了紀公，把國中的寶玉完全帶出，逃到魯國來獻給宣公。宣公收了寶玉，要給他一處封地，說道：「今天必須授給他。」季文子却叫司寇官把他逐出魯境，說道：「今天必須到達魯境外。」宣公問是什麼緣故。季文子使太史名叫克的對答道：「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奉君上的禮，行父奉了他的教，在君上面前周旋，從來不敢廢棄。文仲說：『看見對君上盡忠有禮的，就敬重他，如孝子的養父母，看見對君上集職無禮的，就誅殺他，如鷹鷂的驅逐鳥雀。』先君周公制作周禮，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則拿來觀察人的德，不失德的人方能斷制事宜，做了事便可以度量他是否有功，有了功就可以養百姓。』又作誓命說：『毀壞上述的法則便是賊，掩匿賊人便是藏，偷竊財物便是盜，盜別人的器用就叫做姦，犯了藏匿賊人的主名，庇護姦人盜來的器用，實是最大的凶德，國家自有常刑，不能赦宥。』這篇誓命載在九刑書裏，不會忘記。行父現在觀察那莒僕，他沒有一件事可以取法的。孝父母，敬君上，拿忠信作為做人的準繩，乃是吉德；盜財物，毀法則，掩藏盜器用的人，乃是凶德。那莒僕的為人，如果取法他的孝敬，他却是弑君弑父的，如果取法他的忠信，他却是偷竊寶玉的。論他的人，是盜是賊，論他所盜來的寶器，是姦邪的兆域，倘若庇護他的人，利用他的寶器，那便是掩藏賊人的主名了。照先君周公的訓誡，觀察這種昏德的人，沒有一事可以叫百姓取法，他的行為，全然不想

到善德，都是屬於凶德，所以驅逐他。從前顛頊高陽氏的裔族，有八個才子，叫做蒼舒、隲鼓、檉杌、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他們都是整肅、通明、廣大、深淵、明智、允信、篤厚、誠實，天下百姓稱他們爲「八愷」。便是說八個愷悌的人。帝嚳高辛氏的裔族，也有八個才子，叫做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們都是盡己、肅敬、端莊、懿美、宣通、慈愛、恩惠，中和天下百姓稱他們爲「八元」。便是說八個最善良的人。這十六族，世世能繼承美德，不墜前人的聲名，一直到帝堯時代，帝堯還不及舉用。大舜做帝堯的臣子，纔舉用高陽氏八個才子，使禹做主地的官，總理百樣政事，沒一事不合時順序。水土既平以後，天道也完成了。又舉用高辛氏的八個才子，使契做司徒，在四方敷布五教，便是教那做父親的要有義方，做母親的要慈愛，做哥哥的要友悌，做弟弟的要恭敬，做兒子的要孝順，於是閭門以內有了秩序，外面君臣朋友也有了準繩。從前黃帝帝鴻氏的裔族，却相反地有着不才子，掩沒有義的人，隱庇賊害的人，好做盜賊藏匿的凶德，所有凶醜、穢惡、頑劣、奸詐、不明親友一類的人物，他們專要混在一起，親密得很。天下百姓稱他們爲「渾敦」。便是說不閤道的人，少確念天氏也有不才子，毀棄信義，廢絕忠誠，尊崇修飾悖惡的言論，把譖翹當做好話，寵用佞回，相信讒間，搜尋別人的隱私，誣罔正人君子的盛德。天下百姓稱他們爲「窮奇」。便是說他們窮而好奇。顛頊高陽氏的裔族，却也有不才子，根本不能教訓，不知道什麼是善言，告誡他反而越頑劣，棄掉他更其奸詐，見了有明德的人，那態度是做慢戾很，把來擾亂天理的常度。天下百姓稱他們爲「檉杌」。便是說他們有凶德，再也找不到同他們一樣的人。這三族，却也世世繼承凶德，而且越過越增加前代的惡名，一直到帝堯時代，帝堯也不及除去。還有黃帝時的緡雲氏，也有着不才子，只知道貪吃好的飲食，冒取別人的財物，一味地恣意口慾，崇尚奢侈，沒有滿足的時候，聚集收斂，充積他的財富，永遠沒有有限，不明濟蹙寡孤獨，不憐恤窮困匱乏。天下百姓因他們不是帝王子孫，別比爲三凶，稱做「烝餐」。大舜做帝堯的臣子，開放四門，敬禮有賢才的賓客，逐出四凶族，把「渾敦」、「窮奇」、「檉杌」、「烝餐」，一投擲到四方邊遠的所在，叫他

們抵禦魑魅魍魎。所以帝堯崩逝，天下百姓就和一個人似的，同心擁戴大舜，立爲天子。就因他能舉用十六相，除去四凶。故而虞書上一樣載出大舜的功勞道：『謹慎發揚那五倫的典章，百姓都順從五倫教化，沒有違背的。』又說：『把百樣政事納入軌道，百樣政事都合時順序，沒有廢棄一件事。』又說：『在四門設禮賓客，四門都是肅靜雍穆的，沒有一個凶人。』大舜有舉用十六相除去四凶的二十大功，天下百姓同心擁戴他做天子，現在行父雖然沒獲得一個有吉德的人，可是已除去了一凶，和大舜的功勞比起來，便是二十分之一，庶幾可免掉罪戾罷！

卷三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倭。文公庶子。猶太子焉。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諡法會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陳靈公元年。紀桓公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七年。蔡文公四年。鄭穆公二十年。

甲寅 二年。是歲周匡王崩。第倫立。是爲定王。

華元食士羊羹 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師敗績，爲鄭囚華元，華元獲而囚之，子獲樂
樂，呂戴公之曾孫。鄭穆公受盟於楚，故宋師敗績。所敗囚華元。華元獲而囚之。子獲樂，鄭人并獲之。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士卒其御羊斟，不與，
羊斟爲華元御車，不及羊羹之賜，此與音斟。及戰，及與鄭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殺羊食士，其權在汝。今日之事，我爲政，今日與鄭戰，我權却與入鄭師，戎車以入鄭師，故敗。故宋兵敗，而華元見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無人心，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國之兵，殺宋國之民。於是刑孰大焉。以刑法議之，罪不容死。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大雅角弓篇。有此一句，弓篇其羊斟之謂乎。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諱，至殘民以逞。言羊斟殘害宋民，以逞其怨也。

陳眉公云：羊斟飲食之渎，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仇，國之讎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死也。謂言逸賊，誠近厚矣。毋乃非直乎。

【譯文】鄭國的公子歸生受了楚國命令，攻打宋國，把宋兵殺得大敗，生擒宋帥華元，拘囚起來，並捉住了宋大夫樂呂。當宋鄭兩軍將要交戰的時候，華元殺羊犒賞兵士，只有給華元推車的人名叫羊斟的沒吃着。等到實行交戰，羊斟向華元說道：「前天殺羊犒賞兵士，是你做主，今天給你推車，是我做主了。」他竟故意把華元所乘的戎車直推入鄭軍中，因而宋兵大敗。君子便說羊斟沒有人心，因了個人的私怨，竟敗壞國家的戰爭大事，使人民有被滅絕的危險。詩大雅角弓篇上所說沒有良心的人，就是指羊斟這一等人罷。他竟拿殘害人民，逞自己的私心！

趙盾弑其君夷皋 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不君，失君之道也。厚斂以雕牆。厚斂，於民之財；雕牆，於民之室。從臺上彈人。處臺，臺之上。備行道者，以彈弓彈之。而觀其辟丸也。九彈子也。觀人避彈以資快樂。宰夫腍熊蹯不熟。熊蹯，熊掌也。黃之難熟，不熟則有毒。殺之，夫實諸畚，畚，草器也。實，卒夫之尸於畚也。使婦人載以過朝。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不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士會也。卒夫之手，露於畚外，一臣見之。問其故，問而知卒夫而患之，思靈公將諫，宣子將士季曰：諫而不入，諫，宣子設使人，而君不聽，則莫之繼也。行，則無繼其後者。會請先，士會請不入，若君則子繼之，然後令宣進及溜，士會三進三伏，而靈公不省，故又而後視之。靈公知其來諫，故伴不見。曰：吾知所過矣。我已

問其病。宣子問靈曰。不食三日矣。言三日食之。宣子設之以食。無食矣。舍其半。謂食其半。而留之。問之。問何故。

宦三年矣。宦者學也。宦者學也。未知母之存否。言母在家。今近焉。家不遠。請以遺之。故留所食之使盡之。使盡之。

後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謂以器盛飯與肉也。○簞音丹。食音調。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中。使留與母也。○橐音託。既

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亦在。○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視乃倒用其戟以禦伏。問何故。子

問汝何對曰。鬻桑之餓人也。言我餓子鬻桑時。感。○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視乃倒用其戟以禦伏。問何故。子

亡也。時宣子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游於桃園。趙穿攻公而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時宣子出

山。而遂復歸晉。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趙盾弑君之罪。以示於朝。晉之於策。宣子曰。不然。言

君者非對曰。子為正卿。董狐言宣子之正卿亡不越竟。出奔而不論晉境。反不討賊。比及反國。又不

誰。如此則君者雖非汝。宣子曰。嗚呼。歎息而我之懷矣。懷戀自詒伊感。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

謂此。其我之謂矣。詩之所言。正。合我之事也。孔子曰。聞其事。而進論之。董狐。古之良史也。言晉史董狐。可書

法不隱罪。而直書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為法受惡。君之惡名。○為去聲。惜

也。惜其以良大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夫而受惡也。趙穿承其意。言而弑之。是靈公之死為盾。而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

者盾之出奔也。趙穿承其意。言而弑之。是靈公之死為盾。而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

法受惡以下。殊無義理。恐非聖人之言也。○靈公適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呂

東萊曰。董狐所謂亡不越境者。蓋責其遷延留宿。適有所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呂

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孤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趙盾乃為。若如是。則後有奸臣賊子。逆謀既定。從近顯出。候于境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說逆之名矣。是為亂賊。董狐之策。夫豈聖人之語哉。

【譯文】晉靈公全然沒有做國君的道理，搜括百姓的錢，雕刻他所築的牆；又從靈臺上拿彈弓彈行路的人，看那被彈的人躲避彈丸，當做樂事。廚子袁熊掌沒有煮得熟，竟把那廚子殺了，屍體藏在一種叫做舂的草器裏。着一個婦人揜着舂載了屍體走過朝堂，却被趙盾和士季看見了露出來的手，問出緣故來，都憂慮着靈公無道。趙盾預備進宮去諫。士季道：「假使你諫了不聽，就沒有人接上去諫了。請你讓我先去諫，如果不聽，你再接上去。」於是士季三進三伏，靈公裝做不見，直至士季走到屋溜邊，方纔看着他，說道：「我已經知道自己的過失，預備悔改了。」士季頓首到地，答道：「那一個人沒有過失，有了過失能夠悔改，真是再大沒有的善德。詩大雅蕩篇上說：『國君在最初沒有不好的，但很少一直保持到最終。』既是如此，有過失能夠縫補的自然很少咧！現在君上能保持到最終，晉國的社稷便因此安固了，不單是眾臣倚賴着呵！又詩大雅蒸民篇上說：『天子所穿的袞衣有了缺裂，只有仲山甫縫補。』就是說他能縫補天子的過失，現在君上能自己縫補過失，那麼袞衣雖有缺裂，縫補起來仍不會廢掉，可以長久穿在身上的。」結果靈公還是不改。宣子驟然諫勸靈公很畏忌他，差一個力士叫做的鉏麇的去暗殺宣子。天色剛有點亮，鉏麇進了宣子家。那時正門已開，宣子穿好了朝服，預備入朝，因為時間還早，坐在那裏閉了眼睛等待着。鉏麇退下來，自己說道：「坐着等待，不肯忘掉恭敬，這種人是百姓的主宰啊！殺了百姓的主宰，就是對自己不忘拋棄了暗殺的命令，又是對君上不信，不失信就不忠，能忠就失信總有一個缺陷在這裏，我不如自殺罷！」便將頭在庭中一擗槐樹上撞死了。過了些時，靈公賜趙盾飲酒，預先埋伏了甲士，預備殺死他。趙盾的車右叫做提彌明的曉得了，急忙走到堂上，道：「臣子侍奉君上飲酒，過了三杯，便不合禮了。」立即扶着趙盾下來。靈公喚他一條身高四尺的獒犬咬殺他。提彌明便和那獒犬搏鬥，把獒犬打死了。趙盾道：「棄掉人不用，用起犬來，雖猛有什麼用處？」說着，一面和甲士搏鬥，一面向外逃，提彌明被甲士殺死。在過去，宣子曾有一次在首山打獵，休息於桑樹的濃陰下，看見一個人名叫靈輒的饑餓。宣子問他什麼病，他說：「我已三天沒有

飯吃了。宣子拿食物給他。他只吃了一半，留下一半。宣子又問爲什麼緣故。他說：「在外面學做官三年了，不曉得母親生和死；現在離家已近，請許我留一半帶給母親。」宣子叫他都吃下去，另外用竹器盛了飯和肉，放在袋子裏，給他帶給母親。既而這人做了靈公的甲士，這天也是埋伏的一個，倒拖着戟，擋住了靈公的其他甲士，使宣子得逃脫。宣子問他爲什麼相救他，答道：「我就是桑榭濃陰下的餓餓人啊。」問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不肯告訴，反身退去，就此逃出晉國。趙衰的庶子趙穿到桃園裏攻弒靈公。宣子還沒有逃出晉境的山，聽說靈公被弒，又回轉來。太史董狐寫在策上道：「趙盾弒死的君。」把來公布在朝堂上。宣子道：「你寫得不對啊！」董狐道：「你做正卿，逃走不曾出得晉境的山，回來又不諫討弒君的賊人，不是你有心弒君，還有那一個？」宣子道：「唉！詩經上說的『我因爲懷德故國，自己惹上了恨事』，差不多是在說着我了。」後來孔子論斷這件事道：「董狐這個人，是古來賢良的史官啊！他那記載史實的書法，絲毫不肯掩飾。同時那趙宣子也是古來賢良的大夫啊！他爲了董狐的書法，蒙受着弒君的惡名，可惜得很！一出了晉境，他就可以免掉這個惡名。」

乙卯周定王元年三年晉成公元年

王孫滿對楚問鼎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遂至于雒。雒水名，周之所都也。觀兵于周疆。觀，不兵威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周弱，定王使大夫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傳取天下，周九鼎而對曰：在德不在鼎。滿答言有天下者，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言夏鑄鼎之由也。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牧守，皆貢其金。鑄鼎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爲九鼎，而著遠方圖物之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見之而爲備。使民知神姦。鬼神姦，情狀，民盡知之。故民入川澤山林，入川澤取魚鼈之屬，不逢不

若不調妖怪，魑魅罔兩。罔兩，水中之物，無形無名，罔兩水，莫能逢之。故不能相遇也。用能協于上下。夏禹如

上下和協，蓋易之鼎卦，所謂正位也。以承天休。以受天之福祐也。蓋有昏德，築德昏亂，鼎遷于商。故湯放桀而載祀

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始之義。商紂暴虐，則行暴虐。鼎遷于周。故武王伐紂而遷。德之休

明，德休明之時，三代君雖小重也。遷非有加大也，而不可。其姦回昏亂，回昏亂之時，雖大輕也。鼎非

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輕然。天祚明德，天之福明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未遽改也。成王定鼎於郊，鄭也。成王成武王

之志，元鼎于此。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此蓋天非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周

德雖衰，雖衰微天命未改。年世尚未艾也。鼎之輕重，謂不可移也。未可問也。律曆志云：周三十六王

八百六十七年。陳明卿云：楚爲封系長蛇，觀兵周郊，問鼎輕重，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使王公卿士沐湯

過下數也。枕：遂謂吾舌尚存，寤至何畏。紐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數。黃石齋云：楚子之問鼎，晉文之請隧，皆奸雄之無忌憚者。觀襄王與王孫滿之所對，蓋儼然以天朝之法物自重矣。睥睨之雄心，至此少挫云。

【譯文】

楚莊王出兵攻打陸渾的戎人，因而到達周朝都城雒邑，在周朝疆域裏閱兵示威。周定王派了大夫王孫滿慰勞莊王。莊王竟問起九鼎的大小和輕重來。王孫滿答道：「做天子在乎有德，不在乎有九鼎。從前夏朝大禹正在有德的時候，遠方國家各把山川奇異的物形畫出來，九州長官貢獻金屬，於是拿那金屬鑄成了九鼎，把遠方國家所畫的物形鑄在鼎上，鬼神百物的狀態全都齊備，使百姓知道什麼是鬼神，什麼是奸邪。所以百姓入川澤取魚鼈，到山林裏取麋鹿，不會遇着妖怪不順的事情。山神怪物和水神，百姓都預先知道是什麼狀態，不會遇着，因此能上下和協，承受上天的福祐。到了夏朝末年，桀王昏亂，那九鼎就遷移到商朝。商朝有天下六百年，紂王暴虐無道，那九鼎便又遷移到周朝。三代君德休明的時候，九鼎雖小，却是很重的，到了奸邪暴虐的時候，

九鼎雖大遷移起來却又很輕了。上天福祐有明德的君王，自然也有個終極。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郊野地方，曾卜得傳給子孫該有三十代，卜得周朝天下該有七百年，這是上天所命啊。如今周德雖已衰微，天命還沒更改，九鼎的輕和重，還不能問起哩。」

公子宋子家弑靈公宣公四年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龜似盤而大。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歸。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

第二指忽然自動。以示子家。以食指示之。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食指動時。必嘗異味。必得奇異品物食之。及入公廡，宰夫將解

龜。楚人所獻之龜。相視而笑。以爲指動果驗也。公問之。公問何而笑。子家以告。以子公指動之事告于公。及食大夫鼈

及鼈。鼈而分賜諸大夫。召子公而弗與也。將召子公而不與鼈食。子公怒。怒公不染指於鼎。急以手指嘗

之而出。嘗其味而遂出。公怒。嫌其不潔。欲殺子公。殺之所以召禍。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於子家。子家

曰：畜老猶憚殺之。言六畜之老者，人猶憚之，而不敢殺害。而況君乎？何況一國之君。反譖子家。子公見子家不

懼而從之。子家恐罪見及，遂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言好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愛無能達也。故不能

初心之仁愛也。○愚按左氏謂子家不武可矣。仁者固如是乎？鄭人立子良。庶子也。辭曰：子良以賢則去疾不足。言將立賢乎。則

而舍子良。子良亦穆氏。以其讓己。子良不可。諫止。穆氏宜存。言穆公子孫則固願也。勿逐之也。

若將亡之。若公必則亦皆亡。皆當被逐也。去疾何爲？言獨留我。乃舍之。遂不逐諸穆氏也。

按歸生本無意作難。以子公會而從之。老。蒙首惡之名。故傳以爲難。不在此。

【譯文】

楚人捕得一隻龜，把來獻給鄭靈公。公子宋和子家將要進見，子公的第二食指忽然自己跳動，便給子家看道：「往日我的食指這樣動起來，一定嘗得着異味。」等到進了公廳，廚子正要解剖那隻龜，於是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彼此笑着。靈公問兩人爲什麼要笑，子家把子公食指跳動的事告訴了。到了龜已燒熟，靈公分賜諸大夫的時候，把子公召進來，偏不給他吃。子公大怒，伸指到鍋裏，取了一塊龜肉吃了，就此走出。靈公也發怒，要殺子公。子公却和子家商量先下手。子家道：「六畜老了還不敢殺害它，何況國君呢？」子公反而在靈公面前說子家的壞話。子家怕起來，這纔依從了子公，把靈公弑死。君子說道：「不殺老了的六畜，還算有仁愛心，却不能討子公的罪，便是不武爲了不武，所以達不出最初的仁愛心。」鄭人打算立穆公的庶子名去疾，字子良的爲君子良辭謝道：「如果爲了立賢，我去疾並不夠稱賢，如果要順着長幼次序，子堅却是最長。」便改立襄公，襄公想逐去穆公一族的衆兄弟，把子良除外。子良表示反對，進諫道：「穆公一族倘認爲應該保存，原是我的願望，如果要逐他們出國的話，便該一齊逐出去，獨留下我去疾做什麼呢？」襄公因此一個也沒有逐出。

關克黃不棄君命宣公四年

關伯比淫於邳子之女。邳國名。子孫。關伯比若。戴之子也。或音三。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邳子淫亂而生子。虎乳之。虎母以其子田。田國于見之。棄之乳所。懼而歸。目其專。夫人以告。子以其女故棄之。遂使收之。受命復收。取其子。楚人謂乳穀。穀之言呼乳爲。謂虎於菟。於菟音兔。菟音徒。實爲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箴尹。亂穀於菟。因此命子文之名爲箴於菟。謂其棄時乳餵于虎也。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克黃子。子文之孫也。越椒攻還及宋。自宋還聞亂。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之言不王之時。克黃適出使於齊國。使去聲。

可復入箴尹曰。棄君之命。則是棄君之命矣。獨誰受之。雖出奔他國。誰肯君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

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遂歸復命。復使齊之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楚王因其祖爲命。曰子文之後。而絕後嗣。何以勸善。則何以勸勉。後使復其所。復救克黃。使改命曰生。改命克黃之名曰生。未受說其孫不棄君命。滅克黃以共命故生。

【譯文】楚國若敖的兒子鬬伯比和郈君的女兒私通，生下子文來。郈夫人叫把他拋棄在夢澤裏，却有一隻虎給乳他吃。郈君有一天到夢澤打獵，看見這種怪事，驚恐着回去。郈夫人把女兒淫亂生子的事情告訴了郈君，便差人收了那孩子來。楚人的方言，把乳稱做「穀」，把虎稱做「於菟」，所以給他取名叫做鬬穀於菟，實就是令尹子文。他的孫兒做着箴尹，名叫克黃的，奉了君命出使齊國，自齊回楚，經過宋國時，聽得楚國發生了若敖氏的禍亂，隨從的人說道：「不能回國咧！」箴尹道：「不回國就是廢棄君命，雖逃到別國去，有那一個肯容納？若是臣的天，能逃得過天麼？」他毅然回國復命，自己到主刑的司敗衙門裏去，要求拘囚起來。楚莊王想起他的祖父子文治理楚國的勞績，說道：「子文如果絕了後嗣，怎能勸勉人家做好人呢！」便赦免了克黃的罪，仍叫他做箴尹，改了個名字叫做「生」。

癸亥十一年陳成公齊頃公元年

申叔時諫縣陳宣公十一年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徵舒殺靈公之故，言我遂入陳。陳人不禦兵，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少西氏，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遂入陳。陳人不禦兵，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伐陳。陳國也。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將討於

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少西氏。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

遂入陳。陳人不禦兵，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少西氏。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

遂入陳。陳人不禦兵，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少西氏。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

遂入陳。陳人不禦兵，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殺夏徵舒。討其殺君之罪，而車裂之，因縣陳。晉楚因滅

少西氏。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

陳以申叔時使於齊。申叔時楚大夫也。其時爲縣。出使齊國。○使去聲。反。自齊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曰。楚子使人徵舒爲不道。○言陳國夏徵舒無道。射殺公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之。諸侯縣

公皆慶寡人。楚僖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僖稱。女獨不慶寡人。何故。○我復命而退。猶不辭乎。○申叔時答云。尙可得而進一言乎。王曰。可哉。許也。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言罪莫大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君能討其罪而戮抑人有言曰。然而俗諺又有一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田而奪之牛。○田主怒之。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彼牽牛者。固不得爲無罪。而奪之牛。○但責其蹊田之罪。可重矣。○如此。則其罪失之太重矣。諸侯之從也。○諸侯從楚曰。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今滅陳。○今滅陳以爲縣。是猶

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富以爲己利也。以討召諸侯。○罪爲說。猶公道也。而以貪歸之。○其歸諸侯也。○乃貪乎。○言縣陳之不可。以王曰。善哉。○楚子聞叔時。吾未之聞也。○言我未嘗得明其不當賀也。○王曰。善哉。○之言而稱善。吾未之聞也。○聞此言也。○反之可乎。○問復封對曰。可哉。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儕音豺。乃復封陳。

於其復。楚子復陳有經。孫月峯云。叔時復命不言。欲于還封陳國。○國重信意思。之。乃得盡言。誘人進言之法也。

【譯文】楚莊王爲着陳國發生了夏徵舒弒靈公的叛亂。出兵攻打陳國。叫陳國人不要驚慌。祇是來征討少西氏一家。陳國人便不加抵抗。楚兵開入陳國。殺了夏徵舒。這時陳成公在晉國。莊王就此滅了陳國。改爲楚國的屬縣。楚大夫申叔時奉命出使齊國。回楚時。覆過命就退下。莊王派人責備他。說道：「陳國夏徵舒做下大逆不道的事情。殺死了君上。我率領諸侯的兵去征討。把夏徵舒殺了。諸侯和縣公都慶賀我。獨你不慶賀我。是什麼緣故。」申叔時答道：「可還能容我說幾句話麼？」莊王道：「可以的。」申叔時道：「夏徵舒弒死他的君上。罪是很大。」

的出兵征討把他殺了，這是君王的大義。可是俗人有句話道：「牽着一條牛踏壞了人家田裏的稻，田主竟把牛牽去了。」那牽牛踏稻的人，誠然是有罪了，但牽了他的牛，處罰便太重了！諸侯隨從着君王，都在說：「這是征討有罪的人啊！」現在竟把陳國廢為一縣，那便是貪圖一國的財富了。拿征討的名義號召諸侯，却拿貪利的私心做了結果，恐怕是不對的罷？」莊王道：「你這話一點不錯，我沒有聽得別人說過，我想仍舊恢復陳國，能不能呢？」申叔時道：「可以的，這便是我輩小人所說『從別人懷裏取了東西來仍舊還給他』啊！」於是莊王復封陳國。

甲子十二年

鄭伯行成於楚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克之。攻破鄭城。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

不天。言鄭不為天之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而親至於我之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設若俘虜鄭民，使之徙居大江之南。以賁海濱。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亦唯命。此亦唯命是聽。其剪以賜諸侯。設若割截鄭地，以分賜於諸侯之國。

臣妾之。使鄭民男為楚，女為楚妾。亦唯命。此亦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施惠而聽念及此。設若楚君念及此，則去聲。微福於厲宣桓

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故鄭欲禁水福於此四君。○微音僂。不泯其社稷。言楚能不泯滅鄭之社稷。使改事君。鄭

得改圖而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縣。今鄭願得見之。君之惠也。此乃楚若孤之願也。而亦我鄭非所敢望也。此

事楚君，但不敢。敢布腹心，布露于楚君。敢以腹心之事，布露于楚君。君實圖之。惟楚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言不

鄭伯得國無救。嘗取鄭國，不可救也。王曰：「其君能下人。」言鄭君能以禮而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以信用庸

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退一舍而與鄭國講和。

【譯文】楚莊王出兵包圍鄭國，攻破了城池。鄭襄公裸露了上半身的肉，牽着一頭羊，迎接楚兵，卑屈地說道：「孤不為上天眷祐，不能事奉君王，以致君王生了氣，親自到敝邑來，這完全是孤的罪啊！怎敢不遵從命令。如其把鄭國人民俘到大江以南，把來充實那海濱沒有人住的地方，也遵從的。假如把鄭國割成許多塊，分賜諸侯，使鄭國人民男的做楚臣，女的做楚妾，也遵從的。但如能給與恩惠，願念到從前的和好，求福於鄭國始祖厲王、宣王、桓公、武公，不滅掉鄭國的社稷，使得鄭國從此改圖，事奉君王，能和楚國九縣的地位相同，那就是君王的恩惠了。同時也是孤的志願，不過却不敢希望君王一定肯如此。只是把腹心中的話布露出來，請君王考慮。」莊王左右的人道：「不能允許啊，既佔領了這一個，就不要放棄。」莊王道：「鄭君能忍受屈辱，對人低頭，必能使人民發生信仰，受他的驅使，怎能希冀奪取他的國土呢？」便下令退兵三十里，允許鄭國議和。

荀林父知難冒進宣公十二年

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楚伐而晉救之。及河。晉師至河。聞鄭既及楚平。聞楚克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桓子荀林父也。時將曰：中軍欲還，還師。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伐勦殺晉民也。馬用之。如此則何所用之。鄭已服楚，後動兵伐鄭，然不後。猶未也。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觀釁，人有所動，則後動。兵伐鄭，然行之不變。楚無間隙，故不為是征。言在伐以討有罪，不為是六士會深於論兵也。此六者不可敵也。楚無間隙，故不為是征。言在伐以討有罪，不為是六士會深於論兵也。此六者不為是征。言在伐以討有罪，不為是六士會深於論兵也。此六者叛而伐之。鄭之叛楚，楚而舍之。及其服德刑成矣。舍之，所以成德。伐叛刑也。楚之有刑也。柔服德也。楚之有德也。是二者立矣。此見昔歲入陳。去年討夏徵舒，今茲入鄭。今年圍之，民不罷勞。楚之民無以為疲。楚之君無有怨君無怨謊。楚之君無有怨

音政有經矣。此見楚之政不易也。故能如是。荆尸而舉。荆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創此陣法。以戰為陣。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為農者。為工者。為行商坐賈者。皆不廢其生業也。〇賈音古。而卒乘輯睦也。〇卒子忽反。乘去聲。事不奸矣。故能

如是。此見楚之軍不易也。〇好音姦。薦教為宰。薦教為賈之子孫叔敬也。時為令尹。〇薦子委反。擇楚國之令典。選擇楚國之法。軍行右轅。當

不易也。左追尋。尋。臥上草也。在車之左者。使之追求草尋。以為宿備。前茅慮無。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

者。挾轅以為戰備。中權後勁。中軍以制權謀。後軍用精兵以爲之殿。百官象物而動。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

備也。特飭戒。而能用典矣。此見楚之其君之舉也。楚君之舉。內姓選於親。於同姓則選親族。外姓選於

自備具。能不失德。無有賢德者。賞不失勞。無有功勞者。老有加惠。臣民年老者。則旅有施舍。

於異姓則選故舊之賢者而用之。舉不勞。無有勞者。賞不失勞。無有功勞者。老有加惠。臣民年老者。則旅有施舍。

以恩惠。舍其勞者。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君子謂有位者。小人謂庶民。其衣服皆有尊卑制度。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其賤者比於貴者。禮不逆矣。禮不逆矣。此見楚之德立刑行。德則立以刑。刑則行政。成事時。其政成就。典從

禮順。典有從而無違。禮不逆也。禮不易也。德立刑行。德則立以刑。刑則行政。成事時。其政成就。典從

此二言者。古者兼弱攻昧。昏昧者可攻討之。武之善經也。用武之善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治軍之善政也。猶有弱而昧者。其他諸侯豈無弱之。而經汝之武功乎。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威力也。而

今失諸侯。鄭為楚伐而不能。不可謂力。盡力也。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非其師之由我失霸人

救。必失諸侯。不自不如死。不如一死。且成師以出。兵而退。非夫也。非丈夫也。

命為軍帥受君之命以爲三軍而卒以非夫而其終也唯羣子能唯汝諸人我弗爲也能為汝之

也所爲以中軍佐濟先穀佐中軍所以行林父不能禁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弟也時此師殆

哉言先穀之周易有之引易以在師之臨師卦初六曰師出以律師初六爻辭云兵師

亦凶也難全此之謂矣先穀佐中軍主帥而先果遇必敗果與楚遇彘子尸之言當在陣雖免而歸

死而得歸必有大咎亦必受大殃咎也明是誰之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韓厥也時爲

以偏師陷言先穀以中軍之子罪大矣則林父當子爲元帥師不用命先穀獨違誰

之罪也號令不行失屬亡師鄭國屬楚是失屬也爲罪已重其罪已重不如進也不若同進兵

事之不捷設使戰楚惡有所分猶有所分庶幾惡名與其專罪與其先穀獨敗而六人同之孰若三軍皆進

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軍將不猶勝於獨不猶勝於獨師遂濟皆渡河

湯睡菴云郊之敗在林父不盡將將而彘子剛復輕敵達命濟師不有隨會之說七覆與韓厥之同進師幾不能濟河矣

【譯文】晉國出兵援救鄭國，剛到河邊，就聽說鄭國已經對楚國議和了。統率中軍的桓子打算退回，說道：

「救鄭已經來不及，如仍與楚兵交戰，徒然傷損晉國人民，有什麼用處？待到楚兵回國，再看機會發動，也還不遲。」

隨武子道：「對的我聽說用兵作戰，要看對方有沒有覺隙，然後發動。大抵對方德、刑、政、事、典、禮這六層始終不變

更的話，就不能和他對敵；本來作戰原是征討有罪的人，不是爲了這六層不變更而去征討的啊。楚君征討鄭國

是因他對晉有二心而發怒，結果又能哀憐他卑屈服從，鄭國叛背纔實行討伐，鄭國一服從就捨掉，這是德和刑

的成立。他那討伐鄭國的叛背，是顯示楚國有成刑，容納鄭國求和，是顯示楚國有仁德，這兩層都足見楚國堅持

着不會變更的。去年入陳國，今年攻破鄭國，可是楚國人民並不疲勞，國君也沒有怨恨的意思，這又足見政治上有着常經。荆楚沿用着楚武王所創的尸陣成法，訓練常備兵，有戰爭的時候，農夫、工人、行商、坐賈，都不荒廢他們的生產，步兵、車兵、安輯而和睦，這就是事務上有條理，不互相干犯了。薦敖做令尹，選擇楚國最善的軍法作為典章，行軍的時候，在車右的挾轅準備作戰，在車左的專管追求革蕩做臥具，在前面的拿了旗子，防着有沒有敵兵，中軍制定作戰方針，用勁旅殿後，從征百官都按照所建的旗物行動，軍中行政用不着戒飭，自然具備，這就是軍法上能用令典了。楚君的用人，對同姓都是選那親族中有賢才的，對異姓都是選那故舊中有賢才的，有德的人無不舉用，有功的人無不賞賜，臣民年老的增加恩惠，別國人在楚國羈旅的都有施捨，在位的君子和普通人民各有一定的制服，使貴的經常有尊嚴，普通人民的威儀也各有等差，這在禮法上是不逆而順的了。照此看來，仁德既成立，威刑行得出，政治有成，就事務合時宜，令典必遵從，禮法很順序，怎麼可以敵得過他？他見了可以敵得過的，再進兵，知道敵不過就退守，兼併那衰弱的，攻伐那昏昧的，這是古來用武的好方法，你姑且整頓軍事，經營武備罷，另外還有衰弱和昏昧的在着哩，何必一定要和楚國對敵？佐中軍的彘子道：「我以為退不得，晉國所以能建立霸業，就靠了軍隊有威武，眾臣能盡力，如今不救鄭，使諸侯失望，不能算盡力，有楚國這樣一個大敵，不去和他決戰，不能算威武，前人建立的霸業，由我們手裏失掉，那便不如死了的好，而且組成了大軍開出來，一聽說敵人強盛就退回，實在不是大丈夫。奉命做三軍的統帥，結果却不成為大丈夫，也只有你們能忍受這種恥辱，我是不能依着你們做的。」他竟單獨帶了佐中軍的一部兵士渡河。知莊子道：「這一支兵很危險啊！周易曾載着，師卦初六變而為臨，爻辭說：『出兵要有節制，號令，否則縱有良好的戰略，也不會吉利。』就是指這種情形說的。果真遇着楚兵，一定打敗仗，彘子不免死在陣上，即使不陣亡，能夠回來，也一定有大禍。」司馬韓獻子向桓子道：「先穀帶了一部兵士陷在敵陣裏，你要有大罪的啊！你是元帥，部下竟不聽號令，是那一個的罪？既失去所屬的

鄰國，又覆亡一部兵士，這個罪已經很重了。如下令進兵，即使不能戰勝，還可以把責任分開來，與其一個人專負罪責，進兵就能使上中下三軍的六卿共同擔負，不是比專負罪責好些麼？於是上中下三軍全部渡河。

樂書不輕敵宣公十二年

初，晉師在敖部之間。晉兵在敖部二山之間。○鄭音敖。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使皇成爲使，至於晉。鄭之從楚。言所以服社稷之故也。蓋以救鄭之社稷。故不得已也。未有貳心。其實專心專晉。未有二心於楚。楚師驟勝而驕。今楚兵驟勝，其志遂驕。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久。而不設備。又不防。子擊之。勉晉先。鄭師爲承。鄭以兵楚師必敗。二國合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鄭必服晉。於此在矣。在此一戰必許之。成之請樂武子曰：武子樂書也。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子。與呼同。嗟歎而言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者，謂斯民生理之難。○易去聲。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畏懼。而不可可以怠惰。在軍治兵也。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無一日不治兵器。且于。嗟歎而言。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常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訓之以若教蚘冒。箕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勤儉啓土之事。若教蚘冒皆楚先君。箕路以柴爲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啓山林，鑿山以通往來也。○斡扶粉反。箕音畢。縷里主反。箴之曰：楚君又作箴。民生在勤，惟在勤力。勤則不匱，勤以治生。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十八年注：我則不德。今我晉而傲怨于楚。于楚也。○微音儻。我曲楚直。楚之理直，不可謂老。師已老者，不可信也。其君之戎，其楚若分爲二廣。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車十五乘。○廣去聲。下同。廣有一卒。

老。我國現在並無德政，却自己向楚國結怨去，我國理曲，楚國理直，不能說他衰老。楚君的兵法，分爲左右兩廣，每廣有一百人爲卒，每一卒又有兩個二十五人爲偏，每日雞鳴時，右廣駕馬，數到日中的時刻，由左廣接受駕馬的任務，直到黃昏爲止，更由內官按照次序，在夜間當值，等待着有什麼不測的變端。這樣看來，不能說他不作防禦的準備。那師叔潘筵，在楚國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子良是鄭國的賢公子，如今楚國派了師叔到鄭國締盟，鄭國派了子良到楚國做抵押品，足見楚鄭兩國很親密了。鄭國却又派了人勸我和楚國決戰，我勝了就歸向我這邊來，我不勝仍舊服從楚國去，這是利用我卜他該走那一條路，向鄭國皇成的話，決不可依從。」

楚莊王不爲京觀宣公十二年

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邲滿必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不築軍，以章武功。而收晉尸。而，聚晉人戰死之尸。以爲京

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去聲，與下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必爲京觀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使子孫不忘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言此事，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合止戈二字以爲武。武，王克商。昔周武王之克商也。

作頌曰：載戰千戈。頌言武王既定天下，始戰載秦弓矢，不復用也。皆不其我求懿德。

武王又求美德。時是也，更大也。允王保之。信武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武亦周其卒章曰：

其章末者，定爾功。言武王伐紂，致定。三曰：篇名賁，鋪時繹思。鋪，布也。繹，保也。思，語助也。言我

徂維求定。故民皆歸往武王，以求安定也。其六曰：篇名桓，綏萬邦。言武王能綏萬國，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應也。但三六

樂章篇夫武。武之爲德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戰于戈，棄弓矢，禁暴戢兵也。

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釐豐年，豐財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故武王著之詩章，先繹誦武。今我使二國暴骨。

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矣。是暴不能禁暴也。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諸侯畏之。兵不戢矣。是暴不能暴而戢也。暴而不戢，安能保大？保大不能猶有晉在。晉之強，猶在馬得定功。是暴不能定功也。所違民欲，猶多。用兵失業，則違其民。何安焉？安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求足以服諸侯，而強以兵爭之。何以和眾？和眾不能利人。之幾，為己之利。以晉之亂為己之安。以為己榮，言因晉師不利，乘其危亂。何以豐財？兵對則年不能豐。武有七德。武有上文之德。我無一焉。而我皆無。何以示子孫？將以何者而示我之子孫。其為先君宮。言但當為宮於此。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事告於先君而已。善古者出兵，必戴先廟之主以行。此武非吾功也。武有七德，我皆無之。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謂不武王命而肆。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果何功之有哉。觀其京反。觀音儼。以為大戮。為大戮辱。於是乎有京觀。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以懲淫慝。大示以懲，使淫慝者知所戒懼。今罪無所，今晉非不敬而得罪於楚者。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何以為京觀乎？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懲戒者。祀于河。楚子乃致作先君宮。先君之主告成事而還。乃歸楚也。

【譯文】楚兵駐紮在鄭國的郊邑。大夫潘黨向莊王建議道：「君王何不築軍營，表彰這一番武功，收聚晉兵的遺屍，用泥土封起來，作為『京觀』呢？我聽說古時戰勝了敵人，總要作『京觀』，留給子孫看，使子孫不忘记先人的武功。」莊王道：「這個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武字的文義，是止戈兩個字併合成為武字，武王戰勝商紂後，作周頌時，遂篇道：『把兵器收起來，把弓箭藏起來，訪求有賢德的人加以任用，於是功業便發揚光大，確信周王能保守了。』他又作武篇，那末一句道：『達成勝討的武功。』又第三篇上說：『布設政教，保守天下，使百姓都

乃歸楚也。」

歸向我，求得安定；」又第六篇上說：「按靖萬國，屢次豐年。」照此看來，那武王的德政，是禁止暴虐，消除兵災，大國家，達成武功，安定民生，和洽大眾，增厚財富，這七項啊，所以他要使子孫不忘記這幾章詩。如今我却使兩國人民，暴露屍骨，便成爲暴虐了；炫耀武力，威脅諸侯，兵災便不能消除了；既然暴虐，又不消除兵災，怎麼能光大國家？還有個強盛的晉國，在着，怎麼能達成武功，違反民意的地方還多，民生怎麼能安定？沒有德政，用武力同晉國爭取諸侯服從，怎麼能和洽大眾？利用人家危迫，慶幸人家禍亂，戰勝了作爲自己的光榮，戰後必有荒年，怎麼能增加財富？武王有七項德政，我連一項都沒有，拿什麼給子孫看？我只能給先君建造一座宮，把戰勝的事報告先君罷了，我實在沒有武功啊。古時有明德的天子討伐那不敬的，祇取專吞小魚的鯨鯢，殺死了用泥土封尸，算是極大的刑辱，這纔有所謂『京觀』，作爲一種重大表示，藉此做戒，那淫邪奸慝的人。現在晉國並未得罪楚國，他的人民都是盡忠國家，奉了君命，死在沙場，有什麼理由好作『京觀』呢？於是莊王祭祀河神，給先君建造一座宮，把戰勝晉國的事報告過了，然後回國。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宣公十二年

晉師歸，而穀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以敗軍之罪請殺。晉侯欲許之。景公欲許，士渥濁諫曰不可。士渥濁曰：「不可。」言不可殺。城濮之役，晉敗楚師於城濮。晉師三日穀。晉於三日食楚人穀。文公猶有憂色。猶且憂形于色。左右曰：「怪而問之，有喜而憂。」言戰勝可喜，如有憂而喜乎？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爲喜，皆憂喜之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文公言楚令尹子玉尚在，憂未歇也。言玉戰敗，必思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况子玉爲楚國之相，豈甘（指困獸中明子玉爲）及楚殺子玉，及楚成王公喜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色可見也。曰：「莫余毒也已。」文公言子玉既殺，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而子玉之言城濮之戰，晉已勝楚，楚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自成一世，不競於晉。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言今歲晉敗，或是天意。而大殺林父。是如楚之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勝。而晉再敗也。其母乃久不競

乎。如說則豈特再（說不可殺林父）林父之事君也。况荀林父平世不競於楚乎（父以重楚勝）進思盡忠。進謀於君，則盡己之心。退思補過。

其私，以補社稷之衛也。是晉國社稷之捍衛也。若之何殺之。有臣如此，豈可殺之。夫其敗也。於鄭也。如日月之食

焉。譬如日月，雖蝕而無傷於本然之明。以晉侯使復其位。從士貞子諫。彼之薄蝕也。何損於明。預林父雖敗，而無傷於本然之德。晉侯使復其位。林父復居其位。

【譯文】晉兵被楚國打败了逃回來，元帥桓子負有戰敗的責任，自己要求辦死罪。晉景公已打算許他一死。

了。士貞子諫阻道：「不能。城濮那一役，晉兵戰勝楚兵，一連吃了三天楚兵遺下的軍糧，文公臉上還有憂愁的顏色。左右的人怪問道：『遇着歡喜的事，却倒憂愁着，如果有憂愁的事，反而歡喜麼？』文公道：『楚令尹得臣還存

在着，憂愁便不能完全消除，困極了的猛獸尚且要爭鬪，何況一國的宰相呢？』等到楚成王殺了子玉，文公的臉上纔看得出喜色來，說道：『從此楚國不會妨害我的了。』這無異晉國又打了一次勝仗，楚國又打了一次敗仗，

楚國因此自成王至穆王兩代不能和晉國競爭。現在上天或者是大大地警戒晉國罷，却又要殺荀林父，加重楚國的勝利，說不定也要因此長久不能和楚國競爭哩！平日荀林父事奉君上，進諫時總是盡自己的忠心，退下來

省察自己，總是想糾正過失，晉國社稷是要靠着他的保衛的，怎麼可以殺他？這一次軍事上的失敗，不過像日月偏

蝕一樣，對於日月本來的明亮有什麼損害呢？」景公便不殺荀林父，叫他仍任原職。

丙寅十四年

獻子勸宣公聘楚 宣公十四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也。言於宣公云。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言小國所以免於大國之討者。聘而獻物。使聘

于大國而獻。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則懷所獻之物於朝而獻功。君親往朝于大國。於是乎有容貌其質體之物。

采章。則有玄纁纁組羽毛齒革之嘉淑而有加貨。嘉善也。叔好也。若大國有喜。則已晚而無所及矣。今楚子現君其圖之。聘之也。以謀其不誅而薦賄。若不朝聘。待其來則無及也。無所及矣。今楚子現君其圖之。聘之也。免於罪。

公說。公悅其言。遂使公孫張佩初曰。此見仲孫蔑之忠於謀國處。宜乎公聽之不覺欣然耳。

【譯文】孟獻子向宣公建議道：「我聽說小國能夠避免大國責備的法子，必須先派大員報聘，貢獻珍貴物品，陳列在庭中的總得有百種之多。然後國君親自朝覲，稱頌他治國的功績，在朝覲的儀容上，顯示出莊嚴的物采文章來。如果大國有喜慶，運得另外貢獻，這原是預先消弭着不受責備啊。等到他來責備，再獻上財物，却已經遲了。現在楚君正在圍攻宋國，你且打算打算看！」宣公大為歡悅。

丁卯十五年

■解揚不辱命宣公十五年

宋人告急於晉。宋被圍急。求救于晉。晉侯欲救之。晉景公欲發兵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鞭馬也。不及馬腹。言鞭難長。用以揮天方授楚。楚勢正盛。未可與爭。未可以雖晉之強。晉之強猶

能遠天乎。晉不能遠天救楚。言鞭之不及馬腹。諺曰。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川澤納汙。濁之水皆納之焉。雖汙

藪藏疾。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藪之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國君舍垢。為國君者能

有舍忍垢恥之。時勢如此。乃天君其待之。待楚衰。言晉未可。乃止。遂止而使解揚如宋。不救宋。使解揚如宋。

晉恥不救宋，故使解揚○解小賈反使無降楚，勿降楚○使宋人曰。晉師悉起，兵以救宋，將至矣。○今其兵將至矣，此蓋為鄭

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楚子厚賂之。○楚子許厚使反其言，晉不救，言不許，解揚三而許之。○楚子再三使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登之也。○呼去聲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致其君命，是良使楚子將殺之，解揚使與之言曰：解揚言，爾既許不殺，言汝既許我而反之，而我又反我而何故？何故許我非我無信，我今殺汝，非是女則棄之。汝許我而反，反其君命矣，而反之，致汝君命焉，何故而食言也？非我無信，我失信於汝也。女則棄之。汝許我而反，棄信也。○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對曰：臣聞之，如下文所云：君能制命為義，為人君者能制作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承命信載義而行之為利，義而行，是謂之利，謀不失利，人臣謀國，而利以衛社稷，衛社稷，民之主也。如此則義無二信，謂君制命為義者，不行兩信，以見楚子使無二命，謂臣承命為信者，不受兩命，以（秉信數語足）君之賂臣，賂解揚之不知命也。不知制命，以出之命，以出之命，有死無賈，君之命也。○賈音限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改其言，臣之許君，之許楚子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死而成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寡君有信臣，我以信守之，下臣獲考，考成也，我承君命而獲成其命，死又何求，如此，雖死，楚子舍之以歸，解揚而使歸晉，徐九一云：解揚致命，可謂能權，苟能成信殺身，以是謂之不辱君命也亦宜。

雖然長，打不到馬的肚腹，上天正有意把勢力投給楚國，不能同他競爭，晉國雖然強盛，能違反天意，歷俗語道：「不能救，古人有句話道：『鞭子

【釋文】

宋人被楚兵圍攻，向晉國告急，晉景公打算發兵援救，大夫伯宗道：「不能救，古人有句話道：『鞭子

「一件事情的高下在乎人心隨時忖量。川是流水的，澤是止水的，同樣容納污濁的水山是多木的，藪是多草的，同樣隱藏著毒物，瑾瑜都是美玉，都免不了有疵點。」國君忍受暫時的恥辱，正是合乎天道的，你姑且等待，楚國有衰弱的一天。」景公便中止發兵，却又派大夫解揚到宋國去，叫宋人不要降順楚國，並吩咐解揚對宋人說：「晉國已盡起全國的兵，就要到了。」誰知解揚在半路上被鄭國人捉住，囚了起來，獻給楚莊王。莊王拿財物收買他，叫他反轉來說晉國不來救，解揚不肯。莊王再三強迫他，他纔肯了。便上了有樓櫓的車子，叫他大聲呼喚宋人，告訴不來救的話。解揚却在車子上直說了晉君所吩咐的話。莊王將要殺他，派人向他說：「你既然答應我對宋人說不來救，却反過來說來救，是什麼緣故？這不是我失信要殺你，是你自己背信，快些領受你應得罪刑罷！」解揚答道：「我曾聽說過人君能制作命令叫做義，人臣能秉承命令叫做信，拿人臣的信，奉着人君的命令推行出去，便叫做利；替國家做事的人能夠不失掉利，把來保衛社稷，就是百姓的主持者。既是義，人臣便不能保全兩種相反的信，既是信，便不能違奉兩種相反的命令。現在你拿財物收買我，是不懂制作命令的義，我受了命令出來，寧可被殺，也不肯違奉了所受的命令，豈是賄賂能使我說相反的話麼？我先前答應你，不過要完成使命而已，完成使命後被殺，我就不是枉死。寡君有守信的臣子，我做下臣的又獲得正當的死，死了又有什麼遺憾呢？」莊王便把他釋放，讓他回國。

華元夜登子反之牀宣公十五年

楚師將去宋。○宋九月，而宋不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申舟之子也。稽首頭至地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死。」

舟之爲使也，知必爲宋所殺。○毋音無。而不敢廢王命。不敵廢王之命。王棄言焉。言莊王許申舟以伐宋，今宋未服而去，是棄前言耳。王不能答。

辭以答申叔時僕。申叔時爲王衛車。曰：「築室反耕者，以宋爲持久之計。」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從之。從叔時以答申叔時僕。

言宋人懼楚子不去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元以夜出潛入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之嚴密而能夜入

見華元之有謀也起之華元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君使我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糧

以子相易殺析骸以爨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焚之雖然宋人之病城下之盟城下盟諸侯

有以國斃亡國不能從也必不能從城下之盟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唯命是聽則唯楚國子反懼子反夜

其殺已與之盟而告王私與華元盟而以退三十里楚為退舍宋及楚平遂楚盟曰誓之言也我無

爾詐言楚不爾無我虞言宋不得詐宋爾無我虞言宋不

胡氏傳云宋商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後偏非真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

卿不能恤小使我郊堡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緩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使子反果忠楚王果

實何必輕告實情昭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文徵邊境而議者以為非韓臣知春秋之法矣

公羊傳云莊王圍宋華元子反出相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以病告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既則矜之

小人見人之既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足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釋文】楚兵圍攻宋國九個月還沒有降服莊王就想撤兵離宋申舟的兒子申犀在莊王馬前叩頭至地說

道「我父親自知奉使到宋國來一定被殺却一些不怕就為了不敢廢去君王的命令如今君王倒背棄了從前

答應我父親伐宋的話要撤兵回國了」說得莊王無話可答那時申叔時給莊王御車建議道「如果我軍在這

裏建築營房一面分兵回國耕田做出持久攻宋的樣子宋國必然恐慌要接受我國的命令了」莊王依從了這

個計策宋人果然害怕起來派華元在夜間冒險混入楚營竟上了子反的臥床把子反叫起來說道「寡君派我

華元把宋國困德的情形奉告說「敝國食糧已盡現在是彼此換兒子殺了吃把骸骨斬斷了當柴燒」但雖如

此如果迫我在城下締盟那是寧可亡國也不能受這種恥辱的倘能退兵三十里什麼條件都可以接受一子反

被華元劫持着，不覺心悅，先與華元盟誓，然後報告莊王，真個退兵三十里。宋國便與楚國成立了和議盟誓道：「我楚國決不對你宋國欺詐，你宋國也不要對我楚國時刻防備。」

晉人滅潞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別種。其君子爵。名嬰兒。〇潞音路。晉景公之姊也。潞子夫人，乃晉景公之姊伯姬也。鄭舒為政而殺之。鄭舒相潞。又傷潞子之目。君之目。晉侯將伐之。潞比諸大夫皆曰不可。潞氏不可伐。晉言鄭舒有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君之目。晉侯將伐之。潞比諸大夫皆曰不可。潞氏不可伐。晉言鄭舒有三僇才。言鄭舒有三者絕異之才。不如待後之人。不若待其後人無伯宗曰必伐之。晉伯宗言五罪。言鄭舒有五罪。僇才雖多。假使難多何補焉。言不足。然後伐之。不祀。祭一也。嗜酒。嗜酒二也。此罪。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奪黎氏地。奪黎侯之地。而三也。虐我伯姬。殺我晉君四也。罪也。傷其君目。傷于嬰兒五也。此五罪也。不祀得罪於人。怙其僇才。異其才而不以茂德。茂其德。茲益罪也。此所以增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則謀復而不厭。若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不討有罪。今鄭舒有罪。反曰將待後。待後之人固其命令。則堅疑而不易。若之何待之。念不可伐矣。不討有罪。今鄭舒有罪。反曰將待後。待後之人後有辭而討焉。則彼將有辭於我矣。毋乃不可乎。彼既有辭。夫恃才與眾。恃兵之多。亡之道也。此二者。乃商紂由之。由用也。人格極賢。強足拒讓。此紂之才。故滅。無道故為武王所滅。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則物失性。民反德為亂。則理害常。亂則妖災生。妖災由此而生也。故文反正為之。言古人蒙字皆書正字。則為之字。以見人反。盡在狄矣。言恃才與眾反德。晉侯從之。從伯德。而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之絕之也。

言而滅潞。滅潞子之國。鄆舒奔衛。衛人懼。而晉人殺之。鄆舒無道。所以滅亡。

臣東萊云。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伯宗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虞心積慮。可謂忍矣。

【譯文】赤狄別種潞君名叫嬰兒的夫人伯姬就是晉景公的姊姊。鄆舒做輔相，竟把伯姬殺了，又傷了潞君的眼睛。景公準備出兵討伐。諸大夫都說：「不能出兵，鄆舒有三種絕異的才能，不如等待他的繼任人沒有才能時再去討伐。」伯宗道：「一定要討伐的。鄆舒有五項大罪，雖擁有很多的絕異才能，有什麼用處不修祭祀，這是第一項大罪；好飲酒，這是第二項大罪；不聽仲章的忠諫，奪取黎侯土地，這是第三項大罪；殺我晉君的姊姊伯姬，這是第四項大罪；毆傷君上的眼睛，這是第五項大罪。倚仗自己有絕異的才能，不肯從德性方面發展，越是增加他的罪惡而已。他的繼任人或者會尊崇德義，事奉神人，整飭政治並鞏固國家的命運，怎麼可以等待呢？現在不討伐有罪的人，說是等待繼任人，繼任人有了反駁我的理由再去討伐，恐怕是不對的。罷要知道倚仗才能和兵多，正是自取滅亡，商紂就是走的這條路，終於滅亡。上天違反時序，便成災害，地上物產相反，便成妖異，人民背反常理，便要發生禍亂，禍亂一發生，妖異災害也就跟着發生了。所以篆文把正字反寫，便成了「乏」字，這些全都聚集在狄國了。」景公聽了他的話，出兵討伐，滅了潞國。鄆舒逃到衛國，衛人押送到晉，被晉人殺死。

結草報從治命 宣公十五年

秦桓公伐晉。次于晉輔。氏之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魏顆，魏武子之子也。獲杜回，杜回，秦人，姓秦之力人也。杜回乃秦國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魏嬖也。有寵嬖之妾，無子。武子疾，魏嬖初命顆曰：命其必嫁是。疾病，言我死後。疾病，及我疾則曰：必以為殉。又言我死後，當及卒，及武子死後。顆嫁之，其子遂曰：疾病則亂。疾病，魏顆言人病。吾從其治也。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之。至是與秦桓公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魏顆忽見一老人。杜回躓而顛。杜回因此夫足而顛故獲之。顆所獲也。魏夜夢之曰。見老人云。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爾用爾先人之治命。言汝既從其父未亂之報。我故結草以徐九一云。結草之報。君子所不可必。而從父命者。當以魏顆爲正耳。余是以

【譯文】秦桓公出兵攻打晉國，晉大夫魏顆在輔氏地方打败了秦兵，生擒杜回，這杜回乃是秦國的一個力士。原來在最初魏顆的父親武子有一個愛妾，沒有生子，武子在有疾的時候，吩咐魏顆道：「我死後你必須使她改嫁。」到了疾重的時候，却又說：「我死後你必須使她從葬。」等到武子死了，魏顆使她改嫁說道：「人在疾重時，神志便昏亂了，我是遵從父親神志清明時的正當遺命啊。」到了輔氏這一役，魏顆忽見一個老年人用草在路上打結，絆住杜回，杜回因而失脚跌倒，所以能擒獲夜間夢見那老年人道：「我就是你所嫁女人的父親啊。你遵從先人神志清明時的正當遺命，我拿這個報答你。」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周定王十七年。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一年。晉景公十年。齊頃公九年。元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蔡襄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

壬申二年是歲宋文公卒。子固立。是爲共公。衛穆公卒。子臧立。是爲定公。

孔子惜繁縷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鄙邊邑也。齊叛晉即楚。而取龍。取魯北衛侵齊。言晉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孫子曰。師敗矣。言衛兵不少須。衛與再戰。衆懼。欲還。欲還師。孫子曰。不可。孫林父不肯還。石子曰。師敗矣。言衛兵不少須。衛與再戰。衆懼。盡衛兵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即林父也。桓子是以免。免爲齊既衛人賞之。

以邑。以于吳救國。有辭。于吳請曲縣。謂縣鐘聲也。周禮云：王宮縣。謂四面縣如宮牆也。諸侯朝制。繁縷馬飾也。此皆諸侯之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故云聞也。時孔子未生。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縷以

朝。繁縷馬飾也。此皆諸侯之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故云聞也。時孔子未生。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縷以

朝制。繁縷馬飾也。此皆諸侯之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故云聞也。時孔子未生。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縷以

司馬溫公云：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善事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者。聖人之處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救其著。難竭。力弗能及矣。

【譯文】

齊頃公出兵攻打我魯國北部的邊地，佔領了龍邑。衛國出兵襲齊，恰巧齊兵取得龍邑後便回國，衛兵和齊兵就在衛國境內相遇了。衛大夫石稷打算退兵，孫林父說不能退。結果在新築地方被齊兵打敗。石稷道：「我軍敗了，你還不肯稍待一下再戰，大家都恐懼着衛兵要被殺盡哩！」幸虧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援救孫桓子，孫桓子纔免了做俘虜。事後衛君因于奚有功，賞他一處采邑。于奚不受，却要求准許他用諸侯的制度，三面懸鐘，馨和馬腹上拿繁縷做飾帶入朝。衛君也竟准許了。後來仲尼聽得這件事，說道：「可惜得很，不如多給他些地方，只有這一等車器和名號，絕對不能借給人，因為這是人君所主的啊。名和位相當，百姓纔會信服，百姓信服了，纔可以守住器器原是分別尊卑的，裏面正藏着禮，尊卑有禮，然後可以行義，義就是事事相宜的意思，因而各方面都有利；有了利，便可把來安定民生，這是國政的六大節目。如果把車器和名號借給人，那簡直把國家的政柄給與人了，人君失去了政柄，國家便要跟着滅亡，沒有方法可以挽救的哩！」

解張勉卻克力戰 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林父戰敗於新築而還。不入。遂如晉乞師。求晉滅宣叔亦如晉乞師。

皆主卻獻子。齊衛皆知卻克怒。晉侯許之七百乘。共五萬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晉與楚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夫先軫也。肅整也。請八百乘，請增許之。晉侯許師至於靡

箕之下。靡，箕山名。齊侯使請戰，至晉師，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辱與我齊國之兵。」不

腆。敝賦。齊國有不厚積敝之。詰朝請見。明日平且請相見以決。對曰：「晉人晉與魯衛兄弟也。」晉武王

魯衛文王之後，故來告曰：「我晉云：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國且夕來伐，寡君不忍。我

君不忍魯衛之見伐，使羣臣請於大國。故使我羣臣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輿衆也。無令衆兵久能進不能退。

不能進戰。君無所辱命，不勞齊君。齊侯曰：「又答晉大夫之許。」言晉大夫之願也。願欲也。若其

不許，若晉大夫亦將見也。我亦將自來戰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入晉兵而致戰。桀石以投人。權石以禽之而乘

其車。既獲晉人，乃舍己車而乘繫桑本焉。將至齊軍，乃以桑樹繫車而走。以徇齊壘。走而徇於齊軍營內云。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高固言我有餘勇將賈之。其輕敵如此，安得不敗。買音去。師陳於鞌。晉兵列陣於齊之鞌地。鞌音陣。鞌音安。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

朝食。」齊頃公言我且盡滅此軍，而不介馬而馳之。馬不待甲而馳。卻克傷於矢。卻克將中軍，為齊所射。流血

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自執旗鼓。故雖傷而鼓聲不息。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中。折其矢而御我。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三 解張勉卻克力戰

左輪。○殿。豈敢言病。傷重而且猶御車。吾子忍之。而擊鼓也。師之耳目。大凡兵師耳之所

於聞反。耳聽中軍之鼓。目視中軍之旗。以為進退之節。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從吾旗鼓也。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車。荷以一

鼓。軍之旗。以為進退之節。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從吾旗鼓也。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車。荷以一

事。齊以成勝。若之何其以病。身病之故。敗君之大事也。乃欲盡敗吾君之大。掇甲執兵。身被甲而手

右援枹而鼓。○援音愛。枹音孚。馬逸不能止。我馬奔逸。師從之。晉兵皆從卻克之軍。以進。齊師敗績。晉兵

所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齊侯之御也。晉兵逐齊侯急。丑將及華泉。華泉地名也。驂絀於木而止

不能進。○絀音反。韓厥執繫馬前。韓厥為晉司馬。追及齊侯。遂執之。再拜稽首。至地也。○稽音啓。奉

觴加璧以進。進。簞盛於齊侯。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為魯衛請。國請救於齊。○為去聲。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述晉侯之言。謂無使衆兵深入齊君之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辭下臣。言我不幸適在戎兵之列。○屬音煇。行音航。無所逃隱。故

敢逃遁而隱避也。且懼奔辟。○辟音避。而忝兩君。若奔避則為辱晉君。臣辱戎士。言我辱為戎士。不敢告不

敏。敏告齊君。以才攝官承乏。○承乏。蓋欲執齊侯而歸。故謙辭其辭也。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

為齊侯代居君位。改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流也。鄭周父宛棧。載齊侯以免。齊侯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

獻丑父。齊侯既走。韓厥乃如丑父非。卻獻子將戮之。將戮呼曰。丑父呼而聲。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身代君受其患難者矣。○任音壬。有一於此。今僅有我一將為戮乎。而殺之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而免其君也。○難去聲。我戮之不祥。彼忠於君而我殺之。赦之以勸事君者。如

敵丑父，以勸後乃免之。不殺丑父。

張天如云：郤克傷矢，而鼓音不絕，此其勸王之志。會生之義，已具於廟中，所以聞張侯之言而益勸也。

【譯文】衛大夫孫桓子在新築地方戰敗逃出來，却不回衛國，就此到晉國要求出兵，魯國也派了大夫臧宣叔到晉國要求出兵，兩個人都住在郤獻子家裏。晉景公答應出兵車七百輛。郤獻子道：「這是城濮一役的兵額，當時有先君文公的英明，和先大夫子犯的整肅，纔能戰勝，這次請加到八百輛罷。」景公也答應了。晉兵開到靡笄山下。齊頃公派人請決戰，說道：「你們帶了晉君的兵到我齊國來，我齊國準備好不甚雄厚的兵力，請在明天早晨相見。」晉人答道：「晉和魯衛是兄弟國家，魯衛都來告訴我晉國說：『大國時時要討伐魯衛，發洩憤怒。』我寡君很是不忍，叫一羣臣僚到大國來請命，並且叫我們不要把軍隊久留在齊君的領土內，只能進不能退，本來用不着齊君請戰的。」齊頃公答晉人道：「大夫們答應一戰，這原是我的願望，即使不答應，我也要和你們的軍隊相見哩。」齊大夫高固衝入晉營，拿大石頭向晉兵擲去，捉住了晉兵後，就跨上那人所乘的車子，把桑樹繫在車子上疾馳着，向晉兵的營壘示威，高聲說道：「如有人要增長勇氣，我這裏還有餘賸下來的勇氣可以賣給他呢！」晉兵列陣在齊國的鞏邑。齊頃公道：「我姑且殺盡了晉兵再進早餐。」等不及把馬加上甲，便出陣和晉兵交戰。晉國統率中軍的郤克，中了齊兵的箭，那傷口的血一直流到腳鼓聲卻還不停。他說：「我痛得很了！」給郤克御戎車的張侯說：「纔交戰的時候，便有箭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把箭拔去了，還是給你御車，左輪上染了我的血，已經變成赤黑了，怎敢說一聲痛，你總要竭力忍耐着軍隊的耳目，就在中軍旗鼓進和退都是跟隨着旗鼓的，這中軍的戎車，只要有一个人鎮守，便可以完成勝利，怎麼可以因為受了傷痛得厲害，敗壞國君的大事呢？本來，身上披了甲，手上拿了兵器，原是要戰死沙場的，現在不過痛罷了，還不曾死，你總得自勉纔對！」於是郤克左手抓着馬繮，右手拿着鼓槌子擊鼓，那馬直向前奔，再也止不住，晉兵一齊跟上去，齊兵不能抵抗，全部潰退。給齊頃公御車的逢丑父，忙和頃公換了個位置，逢丑父坐上車，頃公裝做御車的人，將要到達華泉地方，頃公的駭

馬忽然絆在樹木上，車子就停止不進。晉司馬韓厥追着了，抓住了馬繮，立在馬前，向頃公再拜，叩頭至地，並奉獻酒觴，加璧進上去，說道：「我寡君派眾臣代魯衛兩國請命，吩咐說：『不要使軍隊深入齊君的土地。』我這下臣很不幸，恰巧隸屬在軍隊裏，使我無法逃去職責，而且憂懼着自己無勇以致奔避時，反貽羞晉齊兩君。我現在算是個戎士，敢告訴你我實是無才的人，願暫行代理僕御官，承繼御車人的缺乏。」逢丑父坐在車上，故意叫假裝御車的頃公下去，到華泉取水來喝。齊國有兩個臣子，一個叫做鄭周父，一個叫做宛荻，乘機用副車載了頃公逃去，纔免被俘。韓厥這時候却也發覺車上坐着的不是齊君了，只得把逢丑父獻到軍中。卻獻子將要殺戮，逢丑父呼道：「從此沒有代替君上受患難的了，只有我一個肯代替君上受患難的人在這裏，一定要被殺戮麼？」卻獻子道：「人能不把一死當做難事，免掉君上受禍，我殺了他必不祥，不如赦了他，把來勸勉後來忠於君上的人。」便免了逢丑父一死。

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入自丘輿，入齊丘擊馬陘。又攻齊馬陘之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致賂，賂於齊師之晉人不可。晉人果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同叔子非他。欲戰則戰。賓媚人致賂。賂於齊師之晉人不可。晉人果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同叔子非他。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是以齊侯之母為質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不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此並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則齊之母即晉之母。其為國君之母一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數布大命令。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乃言我必質齊。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哲孝命諸侯。不

愛同類。是。且是以不孝令也。自釋其母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告。此篇見齊國喪敗之餘國佐。詩曰。大
運王命也。於死國。是以不孝令於諸侯也。能直辭抗前卒以安全其國。詩曰。大
雅既孝子不匱。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永錫爾類。又以孝道類。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今晉君以不孝之
辭。篇。孝子不匱。無有窮匱。永錫爾類。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今晉君以不孝之
無乃非德類也乎。言諸侯實汝之族類。無乃（說破大）先王疆理天下。古者先王有天下。而疆
宜。而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宜。而分佈其利。故詩曰。所以詩有雅南。我疆我理。我有天下。而疆
東則西在其中。言南則北在其中。蓋言今吾子疆理諸侯。今汝疆界理治。諸侯之土地。而曰盡東其敵而已。乃言齊國
皆從東。唯吾子戎車是利。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通。今使盡東其敵。不顧戎勢
西而行。唯吾子戎車是利。則晉之伐齊。循董東行。其勢甚易。兵車之利也。無顧土宜。東西南北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無乃非是先王疆理天下。反先王則不義。命。則是不義。何以爲盟
主。何以稱霸。而其晉實有闕。凡此實皆晉（又責以反先王）四王之王也。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之成
樹德而濟同欲焉。皆謂立德化。而濟五伯之霸也。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宋。周。勤而撫之。能如
三王之樹德。自能。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侯。而爲伯主。以逞無疆之欲
勤勞以懷諸侯。以役王命。改王之制度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侯。而爲伯主。以逞無疆之欲
以自挾其無有疆畔之欲。而詩曰。長發。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百祿是道。故福祿之盛。皆道聚
不與民同。是失王霸之政也。詩曰。長發。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百祿是道。故福祿之盛。皆道聚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諸侯何害焉。侯之害乎。不然。許我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有。曰。述齊君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不腆敝賦。厚饋敵之兵
以犒從者。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師待晉兵。畏君之震。畏君師。徒撓敗。以故齊兵撓曲。而致。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微。不泯其社稷。則社稷之神必福晉也。使繼舊好。晉

舊有和好，使得以唯是先王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顛聲也。言齊君不敢愛。子又不許。今汝又獲之。〇好好去聲。唯是先王之敝器，土地不敢愛。舊先君之寶玉土地。以賂晉師。子又不許。不見許。

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戰敗之餘意。〇燼，似反。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借晉師。〇背，音佩。敝邑之幸，齊國幸亦云。

從也。命當唯晉，况其不幸，而又戰敗，不唯命是聽。命之是聽乎？魯衛諫曰：二國皆齊疾我矣。言

兵敗而實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其戰而死亡，皆左右親暱之人。〇暱，女乙反。子若不許，魯衛諫我必甚。則齊必甚以怨我。二國皆齊疾我矣。

唯子則又何求。汝之不許，復何所求？子得其國寶。汝既得齊之國寶，則齊國亦得地。齊既復於

難去聲。〇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榮亦多矣。齊晉皆大國，唯天豈必晉。專為伯主，晉人許之。

齊使之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之諸臣帥兵車以來。以為魯衛請。齊。〇為去聲。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藉，薦也。言若少有所藉，則可舉口為君之惠也。此乃齊君敢不唯命是聽。命之是聽乎？

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國佐，即賓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袁婁之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為齊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

〔譯文〕 晉兵追擊齊兵，攻入齊國丘與地方，並襲擊馬陘地方。齊頃公只得派了大夫賓媚人名叫國佐的，拿

從前滅亡紀國所得到的玉甌、玉磬和土地，獻給晉兵，請求議和。如果晉人不答應，那就只好聽憑他怎樣了。賓媚

人便獻上去。晉人果然不答應，說道：「必須蕭同叔子到晉國來做抵押品，同時要把齊國境內的田畝完全改為

東向。」賓媚人答道：「蕭同叔子不是別人，我寡君的母親啊！若拿齊晉地位相等來說，也是晉君的母親。你現在

把大命向諸侯宣布，却竟說必須抵押母親作為憑信，比了先王拿忠孝命諸侯可怎麼樣？而且這簡直拿不孝教

諸侯了！詩大雅既醉篇上說：『孝子的心，是沒有窮盡的，又能把自己的孝心感動旁人的孝心，永久賜及他的同輩。』如果拿不孝公然號令諸侯，那豈非不拿孝德賜及同一族類麼？先王劃定疆界，治理天下，都是依着土地物

產的相宜，分布利益，所以詩小雅南山篇上曾說：『我有天下，劃定了疆界治理，田畝依着土宜，或南向或東向。』現在你替諸侯劃疆治理土地，却竟說完全把田畝改爲東向，祇知道兵車開起來便利，不顧土地物產是不是相宜，這恐怕不是先王的遺教罷？違反了先王的遺教，便是不義，怎麼可以做諸侯的盟主？在晉國實都是闕失哩！那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四王的成就王業，都是樹立德政，實現人民的同一欲望。那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豳、周朝的齊桓、晉文，這五個伯長的成就霸業，也都是勤勞王室，安撫諸侯，服役王室的命令。如今你集合諸侯想做伯長，却利用這種勢力，圖滿足無底的私欲。詩商頌長發篇上說：『商湯敷布政令，優優地寬和，福祿都聚攏來。』你實在太不寬和了，那便是自己拋棄福祿，對諸侯又有什麼害處？如果你不答應我和好，那麼寡君派我到這裏來，也曾另外吩咐過寡君說：『你帶了晉君的兵到我齊國來，我齊國有着不雄厚而且頹弱的軍隊，預備了酒食犒賞晉兵，因爲畏懼晉君的兵威，齊兵被打敗了。你倘能加惠齊國，容許齊國要求降福，不滅亡齊國社稷，使得兩國繼續舊日的和好，因而先君所遺留下來的敝器和土地也不敢寶愛了。你却又不允許，只得重新集合敗賸下來的殘兵，再給我背城一戰的機會，即使齊國微倖得勝，還是要服從，何況仍不幸失敗，那就不論什麼命令都要接受的。』魯衛兩國勸道：『齊國對我們兩國怨恨到極點了，這回在疆場死亡的，都是齊君左右親近的人，你若不允許和好，必然更仇視我們，究竟不明白你還打算要求什麼？你已得到了他的國寶，我們也收回了失地，又免除了將來的禍難，榮幸已多。齊晉都是大國，隨着天意投給霸業，豈是一定叫晉國做霸主？』於是晉人便允許齊國和好，答道：『衆臣率領了兵車到來，代魯衛兩國請命，若能聽到齊君口裏幾句話，使衆臣有一些憑藉，回覆我寡君，已是齊君的恩惠了，敢不遵從齊君的吩咐。』便和齊大夫國佐在袁婁地方定盟，叫齊人把所佔汶陽的田交還我魯國。

■楚共王不錮巫臣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公十一年，以夏氏徵鉞殺君，故討之。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夏姬不可

取也。乃言莊王帥以討罪也。蓋君之罪，殺君之罪，今納夏姬，美而納之，貪其色也。美色也，貪色為淫。貪女

屬國諸侯以伐陳。謂淫淫為大罰。淫之為罪，大焉。周書曰：明德慎罰。言文王昭明其道，謹慎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如此

所以創造周明德務崇之之謂也。巫臣釋書意，以為務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務去之者，欲若興諸

侯。今莊王興諸以取大罰。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慎之也。非文王所若其國之而圖度之。王乃止。莊

侯以伐陳。侯以伐陳，以取大罰。非慎之也。謂慎罰也。若興諸侯。今莊王興諸以取大罰。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慎之也。非文王所若其國之而圖度之。王乃止。莊

侯以伐陳。今莊王興諸以取大罰。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慎之也。非文王所若其國之而圖度之。王乃止。莊侯以伐陳。

臣取夏姬，請以重幣聘王曰：止。禁錮巫臣，其自爲謀也。則過矣。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爲吾先君之謀也。則忠。其謀莊王勿納夏姬，則忠。忠於先君也。○爲去聲。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社稷安固。所蓋多矣。言其謀君之忠，足以蓋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利晉，將自棄之，而不用。益於晉之國家。雖重幣，則楚雖以晉將可乎。晉亦必不許我也。若無益於晉。設使巫利晉，將棄之，而不用。何勞錮焉。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譯文】楚莊王討伐陳國夏徵舒那一役，莊王打算娶夏姬。申公巫臣諫道：「君王召集諸侯的兵，是討伐夏徵舒弑君的大罪，現在娶了夏姬，那便是貪她的美色了。貪女色就是淫，淫罪要受大罰的。周書康誥篇上說：『昭明德，謹慎刑罰。』文王所以能創造周朝的王業。』昭明德，就是盡力尊崇道德的意思。謹慎刑罰，就是盡力免除刑罰的意思。若興起諸侯的兵，討伐有罪的人，結果却因了貪女色，自取大罰，絕不是文王謹慎的道理。君王要考慮考慮！」莊王便中止不要夏姬。那時子反却要娶她。巫臣又勸道：「這是個不祥的人啊！她的哥哥鄭靈公名叫子嬰的，因了她夭壽；她的丈夫御叔因了她早死；陳靈公和她私通，被夏徵舒弑死；君王就爲着這件事帶兵入陳，殺了夏徵舒；孔寧儀行父兩人，也便爲了和她有關係，出奔到楚。陳國就此滅亡，怎麼這人竟不祥到這個地步！一個人生在世，上要保全身子是很難的，那裏就找不到正當的死？天下美貌的婦人正多着，何必娶這種不祥的婦人呢？」子反也中止了。莊王把夏姬嫁給達尹襄老。楚晉兩國在郟邑大戰的這一役，襄老被晉兵殺死，晉人把遺屍送回，於是莊王打發夏姬回鄭國去。巫臣隨後到鄭國報聘。到了共王登位，預備攻打魯國，便是這年冬間陽橋這一役，先叫巫臣到齊國舉行聘禮，且把出兵攻魯的日期告訴齊國。巫臣却把全家人口一齊帶了走。申叔跪在路上遇着他，看了他的舉動，說道：「奇怪啊！他這樣出來，有被楚君派兵追拿的危險，同時他却又有秦中淫奔的喜事，宜乎在暗地裏帶了妻室逃走了。」巫臣到了鄭國，私娶夏姬同行，逃到晉國，因了郟至的關係，就在晉

國做官。子反非常恨他，請共王用厚重的財物運動晉國把巫臣禁錮起來，不使他做官。共王道：「用不着。他為自己打算，私娶夏姬，固然是他的差錯，但他為先君莊王謀劃，却算得忠心。人臣能盡忠，社稷便平安堅固，他那進諫的忠心，足以掩蓋淫罪多多了。而且他在晉如能使國家有益處，雖拿厚重的財物去運動晉國肯答應我麼？倘他在晉使國家沒有益處，晉國也要自動不用他的，何必我們大費手脚，運動晉國禁錮他呢？」

晉諸將讓功 成公二年

晉師歸，敗齊于范。文子後入。文子十廢也。時為上軍佐。諸將先入。文子獨後。武子曰：「武子子會，文無為吾望爾也乎。」其

後入。言我無功。對曰：師有功。文子答言晉兵勝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逆之。國人皆喜。文先入，我若

指為我之功。○屬音燭。是代帥受名也。是主帥有克敵之功，而我代受其名也。帥謂中軍將郤克也。故不敢。所以不敢。先入武子曰：吾知

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郤伯見，還而見君。公曰：子之力也夫。景公勞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盡其力，故能取勝也。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己之功也。范叔見，亦同見君。勞之如郤伯。

也夫。亦曰子之力。對曰：庚所命也。在代行，故推美於庚之教命。克之制也。推美其制。故變何力之

有焉。言非己樂伯見。樂伯樂書也。亦同。公亦如之。景公勞之。亦曰：對曰：變之詔也。樂書將下軍，故

以為出於士。變之教詔。士變之命。士變之命。書何力之有焉。言非己之功也。傳言將帥

孫月舉云：晉之君臣相勞各不居功，想見當時舉朝之睦，其伐齊我勝也固宜。

【譯文】晉兵在鞏邑打败了齊兵，回國，佐上軍的范文子最後一個進入國門。他的父親武子責備道：「我對

你没有希望了！」文子答道：「這次晉兵有了戰功，國人都是歡歡喜喜的出來迎接，我如果先進來，國人的耳目

就要注意我指為我的功勞，那是我代替主帥受這美名了，所以我不敢。」武子見他能謙讓，又贊許道：「我知道將來能因你可以免禍了！」卻克朝見景公，景公慰勞道：「這是你的功績啊！」卻克道：「靠了君上的教訓和各將領出力，臣那裏有功績可言呢？」既而范文子朝見，景公慰勞他也和慰勞卻克一樣。范文子道：「這是荀庚的教命，卻克的節制，我士燮那裏有功績可言呢？」接着樂伯朝見，景公仍照樣慰勞。樂伯道：「這是上軍士燮的教詔，和士卒能用命，我樂書那裏有功績可言呢？」

定王卻晉獻齊捷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晉既勝齊，至是遣大夫王弗見。周定王不出見鞏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乃王之

采邑於單邑者，王使人辭。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北狄，淫湎毀常。又淫佚沉湎，以

謝之於鞏朔。○單音管。○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北狄，淫湎毀常。又淫佚沉湎，以

敬。勸有功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夷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甥舅

也。○敗。王命伐之。伯以伐之方告事而已。告其事於天子，不獻其功。倖而獻之也，所以敬親暱，禁淫

慝也。言不獻捷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虜掠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也。

旃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謂之命卿。所使來撫余一人。今晉所使來撫

而鞏伯實來。乃是上軍之大。今晉不使命卿，以水鏡安撫王室。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獻捷而

○好音干。余雖欲於鞏伯。言我雖欲受其敢廢舊典。先王之舊法，以忝叔父。亦忝辱於晉也。夫

齊甥舅之國也。齊姜姓，世與周室為。而大師之後也。齊始封之君，太公望為。寧不亦淫從其欲。齊

豈不是淫佞以怒叔父。以此而取晉國抑豈不可諫誨。言齊雖有罪亦豈不可諫戒。士莊伯不能對。莊伯縱肆其所欲。

王使委於三吏。定王乃以鞏朔委屬於三公而待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使三吏以降於卿禮一等。鞏朔晉之大夫。雖不當待以獻捷之禮。猶降於卿禮一等也。王以鞏朔宴而私賄之。王既使人詰

以宴禮。而私賄之。徐九一云。晉鞏朔既非命卿。而伐齊獻捷。又非典禮。王命肅肅。尚有西都之氣。

【講文】晉景公派大夫鞏朔把鞏邑一役向周朝獻功。定王不出見鞏朔。派了單襄公向鞏朔辭謝。說道：「南

望東夷。西戎北狄。不遵奉王命。沉迷於淫惡。毀壞典常。於是天子出令。着方伯討伐。得勝後向天子獻功。天子親自

受獻。加以慰勞。這是爲了懲戒不敬。一方面勸勉有功的方伯。若同姓兄弟國家。和異姓甥舅國家。敗壞了天子

的法度。天子下令討伐。得勝後只向天子報告事實而已。不把所得的囚俘向天子獻功的。這是爲了不忘記兄弟

甥舅的親近關係。一方面禁止方伯擄殺太過。現在叔父討伐齊國有功。却不派命卿到這裏鎮撫王室。所派來

撫綏我一個人的。只是上軍大夫鞏伯。在王室並沒有職司。又違背了先王的獻功禮。我雖然想接受鞏伯的獻功。

可是怎敢廢了舊典。反而辱了叔父。那齊國。乃是世世與姬姓通婚的甥舅國家。太師的後裔。他或許是沉迷於

淫惡。放縱他的私慾。惹起叔父忿怒。但他又豈是不受諫戒教誨的。士莊伯就是鞏朔。他竟沒話對答。定王便將

鞏朔委給三公接待。所用的禮節如侯伯打了勝仗。派大夫報告喜慶的禮節一樣。比較接待命卿的禮節降了一

等。定王到底畏懼晉國強盛。特地賜宴鞏朔。並在暗中給了他些財物。

癸酉三年。宋共公衛。成公二年。晉知罃對楚子。成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鄧。楚囚知罃。知莊子射連尹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如罃

之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以于楚。以求知瑩。瑩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即莊子故楚人許之。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言汝久留於楚，得無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荀首答言晉臣不才，我以故不勝其任，不能勝兵戎之任，以為俘馘。俘虜也。戰則左耳也。言為楚兵所執也。戰則古獲反。執事不以覺鼓，戰事踐者之稱，不敢斥言楚君，故諱稱執事也。言楚君不殺我，而以其使歸即戮，而就刑戮，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恩惠也。臣實不才，故遣執獲。又誰敢怨？怨君乎。王曰：血塗鼓，我乎？如王又謂汝今得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首答言晉楚一國，而求紓其民，使遂其生。如王又謂汝今得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各為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然則德我乎？如王又謂汝今得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各為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O紓音舒。各懲其忿。二國各懲戒前，以相宥也。以相赦者。而釋懲焉。兩釋繫囚。楚釋穀臣之囚，以成其好。成二國之和好。二國有好，成和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其誰敢德。又豈敢以（其怨與德）王曰：子歸，汝既得歸，何以報我。將以何事。對曰：臣不任受。言我未嘗有德於君。君亦不任受德。嘗有德於我，無怨無德。我無德而不知所報。有德則報，德有德則報。王曰：雖然，難是如此，必告不殺。我以相報之事，不殺。對曰：以君之靈，借君之威靈，繫臣得歸骨於晉。使繫囚之臣，得以寡君之以為戮。我諸侯謙稱也。對曰：以君之靈，借君之威靈，繫臣得歸骨於晉。使繫囚之臣，得以寡君之以為戮。我君討其罪，死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死，而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積楚君之惠，而以賜君之外臣首。荀首之父，荀首晉臣，故云楚君。首其請於寡君。我父荀首又而以戮於宗。荀首得君之於荀氏，亦死且不朽。亦身死而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於君，而君不許，而使嗣宗職。嗣其在宗之位。次及於事。其次則及於所。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之佐。以修封疆。疆，揚。以禦侵暴。雖遇執事，將與楚之其。職軍旅之事。而帥偏師。故曰帥偏師。以修封疆。疆，揚。以禦侵暴。雖遇執事，將與楚之弗敢違。違，避也。其竭力致死。身死地。以與楚戰。無有二心。言一心事晉。以盡臣禮。事君之禮。所以

報也。言忠於晉者，乃王曰。晉未可與爭。屈。故知晉未可與爭。不重爲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之。

項水心云：中間敘事有味。見楚請知罃非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徐九一云：共王四問，而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隣好也。

【譯文】晉人把郟邑一役俘獲的楚公子穀臣和連尹襄老的屍體送還楚國，要求贖回知罃。這時知罃的父親荀首佐中軍，地位重要，所以楚人允許了。共王在送行的時候，問知罃道：「你可怨恨我麼？」知罃答道：「兩國交戰，我没有才幹，不能負擔作戰的責任，以致戰敗做了俘虜，君王不殺我，拿血塗鼓，叫我回晉國受刑，這是君王的恩惠啊！我實在沒有才幹，怎敢怨恨什麼人呢？」共王道：「這麼說，你可感激我的恩德麼？」知罃答道：「兩國圖謀安定社稷，解除百姓的痛苦，彼此德戒從前戰爭的忿怒，互相寬宥，雙方放回俘囚，把來成立和好，可是兩國和好的成立，我並沒有參加，又怎敢感激什麼人的恩德呢？」共王道：「你回國後，拿什麼報答我？」知罃答道：「我對君王既不怨恨，君王對我也沒有恩德，不知道該怎樣報答。」共王道：「話雖如此，你必須明白告訴我。」知罃答道：「靠着君王的威靈，被俘的臣子得將骸骨回到晉國，寡君辨我的罪，把我殺死，死了也永遠感激君王的恩惠，如能因着君王的恩惠，免了我的死罪，把我賜給君王的外臣荀首，荀首又請命寡君，用家法殺死我，我死了也仍永遠感激君王的恩惠。假使我父親請命寡君，不能得到許可，使我繼續祖宗的職位，漸次又達到軍事行動，帶一部分兵馬，鞏固邊境的防務，那時雖遇着楚國將帥，也不敢避讓，當竭力戰死沙場，沒有二心，以盡我做臣子的禮，這就是報答了。」共王聽了他的話，說道：「晉國有這種臣子，還不能和他相爭。」於是用厚禮待他，送他回國。

戊寅八年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成公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二年華之戰。晉使齊歸魯汶陽田。今齊既季孫行私焉。私與韓穿言也。大國制義。晉為大國。凡以為盟主。為諸侯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一心事晉。無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先是晉君謂此汶陽之田。本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而使歸諸敝邑。魯以復舊者。今有二命。今晉使故來。復。只因其二命故。曰歸諸齊。其田於齊。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義以成命。事必合義。然後小國所望而懷也。大國有信有義。則小信不可知。今既子而復奪。則是言而無信。而信不可知也。義無所立。非義而義無所立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叛。詩曰。國張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士二其行。而丈夫反不一其所行。士也罔極。丈夫之事。無二三其德。德不合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七年之中。此首尾七年。一予一奪。始則取田于魯。今復奪以歸齊。〇子音與。二三其德。士之二三。或為丈夫者。苟猶喪妃耦。猶且不得其好。而况霸王。諸侯之霸王。意相應。霸王將德。是以當推德是用。而二三之。德。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侯。詩曰。板蕩。猶之未遠。猶謀也。詩言王是用大簡。簡。所以諫諍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以晉之不能久遠其謀。而失諸侯也。諸侯之心。是以敢私言之。所以我私布此。項水心云。晉侯之反齊也。于義亦當。第汶陽之田。分自周公。行父不能懷德明言。乃私之于韓穿。沾沾耳語。胡足以見大義也。

【譯文】 晉景公派了韓穿到魯國來，叫把汶陽的田，仍還給齊國。季文子在餞送韓穿的時候，私下表示意見說：「大國遇事要根據大義，做諸侯的盟主，諸侯也就懷念德澤，畏懼討伐，不敢有異心。說到汶陽的田，原是我

國的舊疆，被齊國奪去的；晉國因而對齊用兵，叫他還給我國。現在又變更了前日的命令說：「還給齊國。」有信用纔能推行大義，合乎義纔可以成立君命。小國看了大國有信有義，便仰望而服從了。如今有沒有信用，弄得不能確知，奪取我國的舊地給與齊國，對大義又不合。四方諸侯看了這件事，怎得不解散他們對晉服從的團體呢？詩經上說：「做妻的不敢有差錯，做丈夫的行爲反而前後不同，丈夫的野心無限，思想竟二三不定。」這可以拿來比方這件事。七年以來，一次給予我國，一次奪還齊國，二三不定，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做丈夫的，二三不定，尚且要喪失配偶，何況做諸侯的霸王，遇事要拿德澤做前提的，竟二三不定起來，怎麼可以長久有諸侯擁護呢？詩經上又說：「謀國看不到遠大處，便用得着拿大道理進諫。」我行父很憂慮晉國不作遠大的圖謀，要從此失去諸侯擁護，所以敢在這裏私下表示我的這番意見。」

韓厥請立趙孤 成公八年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五年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譖之於晉侯。莊姬怨原屏，故譖之。原屏將爲亂。言趙同爲亂，樂卻爲徵，證其作亂。晉討趙同趙括。景公信之，遂殺二子。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武，趙朔子，莊姬所生，莊姬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以趙氏韓厥言於晉侯曰：「厥獻成季之勳，保謨文公之功。宣孟之忠，宣孟盾也，快而不無後。今同括故，不立其後。爲善者其懼矣。自此爲善者，皆以趙氏爲戒而恐懼矣。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七百，皆數百年保天之福祿也。夫豈無辟王？三代豈無邪辟之君，周文武皆也。但賴其先王，以爲免禍耳。周書曰：『誥篤，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其夫曰寡。所以明德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克明德，謹罰，欲使景公恤趙氏之孤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爲公，恤趙氏之孤也。

丘瓊山云：莊姬固不足責，而樂卻亦晉之豪傑，乃設陷忠良，孤人之子，絕人之祀，其惡可勝道哉。

【譯文】晉卿趙朔的妻子莊姬，和趙嬰私通，被那封在屏邑的趙括把趙嬰驅逐到齊國去，莊姬就爲了趙嬰逃亡的緣故，向景公誣譖兩人，說道：「原屏將要作亂，樂氏卻氏都可以證實他們的陰謀。」景公信以爲真，殺了趙同趙括。趙朔的兒子趙武是莊姬所生，撫養在公宮裏。景公把趙氏的田賜給祁奚，韓厥向景公進言道：「過去有成季趙衰保護文公的勤勞，和宣孟趙盾扶弼晉國的忠心，如今竟不立後嗣，從此做好人的都要恐懼了！三代有德的聖主，都能保持幾百年天祿，難道其間沒有邪僻的君王，不過靠着有德的先王庇蔭，免去禍難罷了。」周書康誥篇上說：「不敢欺侮無妻的鰥夫，無夫的寡婦。」所以文王能夠昭明他的仁德啊！景公便立趙武爲趙氏後嗣，仍舊把田還給他。

巫臣誡莒子備國

成公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巫臣自遺一子書後，請假道於莒。於莒，故假道焉。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莒邑名。渠上公莒子朱也。曰：城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莒子曰：公王僻陋在夷。言莒國僻陋，處夷狄之地。其孰以我爲虞。

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城疆土，以利其社稷者，○狡音

何國蔑有。此等狡獪之人，唯然如此，故多大國矣。所以互相吞併，唯或思或縱也。○狡音

縱其貪掠者，皆患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況國乎。况有國家者，烏可弱，雖加備豫，猶恐禍

之將及。况若僻陋而不修其城郭乎。此楚人所以乘其無備而伐之也。○揚復所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莒自謂僻陋，城雖惡而不加修，其將以德爲足恃乎。無具甚矣。

【譯文】晉景公派申公巫臣到吳國去，途中經過莒國，和莒子渠丘公站在渠丘城上，說道：「這座城太不堅

固啊！莒子道：「莒國偏僻鄙陋，處在夷狄的地方，那一個會對我有野心呢？」巫臣道：「狡獪的人蓄心開闢疆域使他們社稷有利的，那一國沒有唯其如此，所以互相吞併，大國有這麼多，並且世上有圖謀開闢疆域的，也有貪財任意搶掠的，即使是一個勇夫，他還要關緊了大門防備，何況一個國家呢！」

己卯九年

是歲齊頃公卒，子環立，是為靈公。

范文子論尋盟 成公九年

為歸汶陽之田故。

去年晉命魯以汶陽田歸于齊，諸侯貳於晉，皆為魯不平。

晉人懼，會於蒲。

蒲，衛邑名。以尋馬陵

之盟。

七年，諸侯盟於馬陵，故晉欲尋前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

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公，故與季文子語云。

曰：德則不競。

實晉景不能自強以修德，尋盟

何為？

無德而欲尋盟，人必不服。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

言勤力以撫諸侯。

寬以待之。

寬洪以待諸侯，堅忍強毅以

明神以要之。

質諸明神以要諸侯，要平聲。

柔服而伐貳。

諸侯之從服者懷來之，擄貳者則討伐之。

德之次也。

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以服諸侯。次于

有德者也。

季九伐云：諸侯以晉侯有二命，為魯不平，皆有叛晉之心。然則季孫行父所云制義以為盟主，其言洵不爽也。

【譯文】

為了叫魯國把汶陽的田仍給齊國的緣故，諸侯都對晉有了異心，晉人恐懼起來，召集諸侯在蒲邑相會，重申在馬陵地方會盟時的盟約。范文子奉命來召魯成公，季文子和他談這回事，說道：「晉國不能在道德方面爭勝，重申盟約有什麼意思呢？」范文子道：「勤力撫慰諸侯，用寬大的精神對待，用堅忍強毅的精神駕御，更在明神面前質信，要結諸侯服從，那服從的便懷柔他，有異心的便討伐他，雖不能在道德方面爭勝，也不過比道德次了一等而已。」

晉歸楚囚

成公九年

晉侯見鍾儀。七年鄭獲楚鍾儀。獻於晉而囚之。召而弔之。景公使釋其縛。召而慰勞之。問其族。問其世族何官。對曰：伶人也。樂官。世為樂官。

伶音公曰：能樂乎？問汝能作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人之職居官。敢有二事。世守父之官。敢更學他事。使與之

琴。景公使與琴。操南音。楚以在南方。故舉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問今楚君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之德。固問之。景公再問。對曰：其為太子也。言王為太子。師保教太子之官。奉而教之。以朝之嬰齊

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也。側子反也。朝時適子重之。夕時適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其他。所知止于此。他則不知。公以語范文子。景公以其言告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鍾儀如此。是乃賢人君子也。言稱先職。稱先父之職官。不肯本也。是不肯違背其父業也。○背音佩。樂

操土風。琴操南音。操平聲。不忘舊也。是其風土也。稱大子。捨其君之近事。而遠稱其少時。○大音太。抑無私也。是不私名

其二卿。斥子重子。反之名。尊君也。則是尊敬。晉君也。不肯本。仁也。不肯本則愛。親所以為仁。不忘舊。信也。不忘舊則安。土所以為信。無私忠

也。無私則不阿黨。所以為忠。尊君敏也。尊君則善辭令。仁以接事。應接事物。以信以守之。以實之謂信。以此也。所以為忠。敏以行之。才俊之謂敏。此而行之事。以事雖大。必濟。有此四德。雖大事必有成。君盍歸之。言景公

之子。使合晉楚之成。使之和好。國之要結。公從之。景公從文言之。重為之禮。厚其禮。以待鍾儀。使歸求成。送之歸楚。使求結好。

李武舟云：楚有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其鍾儀之謂乎。若使楚人能大用之。何至為鄭人所俘獲也。

【譯文】 晉景公叫那被鄭人擒住獻到晉國的楚囚鍾儀來見，召進宮裏，向他撫慰一番，問他的世族和做的什麼官。鍾儀答道：「我家是伶人啊。」景公道：「你能作樂麼？」鍾儀道：「這是先父的職掌和官守，做兒子的怎敢學別樣事。」景公便叫他鼓琴。他操着南方音。景公又問道：「楚王的為人怎樣？」鍾儀道：「這個不是小人所

能知道的了。」景公再三追問。鍾儀道：「楚王在做太子的時代，有師保奉教，早上和嬰齊相處在一起，晚間和公子側相處在一起，別的我可不知道了。」景公把他回答的話告訴了范文子。范文子道：「這位楚國的囚徒，是個君子啊！出言稱先人職官，是不背本，作樂操楚國土風，是不忘舊，僅舉出楚王做太子時代的事，是沒有私心，直呼二卿的名字，是尊重君上，更進一步說，不背本便是仁，不忘舊便是信，沒有私心便是忠，尊重君上便可見有口才了。用仁心去應接一切的事，用信實去保守所做的事，盡自己的忠心成就各事，憑着他的敏才推行所應做的事，事情雖然重大，一定成功。你何不送他回國，使他結合兩國的好？」景公依了范文子的話，用厚禮待鍾儀，送他回國轉旋和好。

庚辰十年 齊靈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繇以為君。是為厲公。

晉侯奇夢 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大厲，被髮至地。晉景公有疾，夢見搏膺而踊，以足踰躡。曰：殺余孫不義。鬼蓋趙氏之先祖，同趙盾，不以其罪，故曰不義。余得請於帝矣。我訴冤於上帝，既得請矣。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名。有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巫言如夢。公曰：何如？問其曰：不食新矣。巫言公將死，不食新麥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有良醫，秦伯使醫緩為之。秦桓公使良醫，名緩者在治之，未至，醫未求焉。秦伯曰：彼乃良醫也，秦懼傷我，則必害我，馬逃之。不知何處可以避。其一曰：居宥之上，膏之下。其一，賢子言，我當遊於宥之上，膏之下。宥，宥也。心下為膏。言音荒。若我何？彼雖良醫，醫至，醫緩曰：疾不可為也。言景公之病不治矣。在宥之上，膏之下，與公所攻之不可也。攻及達之不及，皆無所益也。言針灸皆無所益也。藥不至焉。言藥不能至也。不可為也。

不可得而治也。○按膏下言上。即今醫經所灸膏言。公曰。良醫也。秦緩之言適與夢合。厚爲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之。六月。今四月。晉侯欲麥。景公欲使甸人獻麥。甸人主治公田。饋人爲之。饋人主治之。遺歸於秦。麥初熟。食新麥使甸人獻麥。使之獻麥。饋人爲之。饋人主治。使其召桑田巫。召前此示而殺之。巫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將食。公將食。張。俄而腹脹。如廁。遽起。陷而卒。遂陷於廁而死。竟不得食新麥。

【譯文】晉景公夢見一個大鬼，頭髮披下來一直到地，一手拍着胸膈，兩腳亂跳，說道：「無故殺我的孫兒，太不合義，我向上帝訴冤，已蒙允許了。」景公夢醒後，把桑田地方的神巫召來，神巫所說的話和夢境相同。景公道：「你看怎麼樣？」神巫道：「吃不着新麥的了！」景公由此得疾，到了疾重的時候，向秦國求一位有本領的醫生。秦桓公派了名叫綽的，二位醫生給景公診治。醫生還沒有到，景公又夢見所患的疾鬼化做兩個小人，一個道：「那人是個有本領的醫生啊，我很怕他來傷害我，有什麼地方好逃？」又一個道：「我們躲存在膏以上，膏以下，他就無可奈何了。」醫生到了，替景公診視後，說道：「這個疾是沒法可治的了！在膏以上，膏以下，既不能用灸法攻這個疾，用針刺又刺不着，藥力也達不到膏育，沒法可治咧！」景公道：「真是良醫啊！」用厚禮待他，送回秦國。到了六月裏，景公要吃新麥，叫主治公田的人獻新麥來，廚司煮好了，把桑田地方的神巫召到，給他看煮好了的新麥，證明占夢不驗，殺了神巫。景公將要吃新麥，忽然腹脹起來，忙到廁所裏去，竟陷在廁所裏死了。

壬午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成公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遺鐘儀歸求成。楚使公子辰如晉。以報鐘儀之使。十年晉使欒穀如楚。欒穀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穀之使。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武子。去年華元如晉楚。至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同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好則同享。惡則同恤。蓄危心以憂恤之。○晉音災。則同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等。若有害楚。諸侯

善於則晉伐之。○則晉當為。在晉。若有害楚。亦如之。○則楚亦為。交贄往來。○二國聘使執贄帛以道路無

雍。○道路之間。謀其不協。則謀所以處之。而討不庭。○則聲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二國有敢明神殛

之。○則明神殛其師。其民也。○既音堅。無克胙國。○胙音祚。

【釋文】宋國華元從中拉攏。終於使晉楚兩國成立和好。在宋國西門外締盟。那誓詞道：「以後晉楚兩國不

互相攻伐。彼此的好惡相同。如有災殃危難。兩國同心憂恤。如遇凶年禍患。兩國盡力救濟。諸侯中有迫害楚國的

晉國當出兵討伐。若迫害晉國。楚國也照此辦法。兩國交聘的使臣。各攜贄帛往來。道路上不得阻礙。諸侯中有不

和協的。要共同謀劃。有不朝王室的。要共同討伐。兩國中倘有不履行這次盟誓。明神便殛死他。使他失去民衆。不

福佑這個國家。

○郤至辭楚享樂。成公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晉楚既克爲好。楚子享之。○楚共王以子反相。子爲地室而縣馬。○縣地爲室。

○縣郤至將登。將登堂。金奏作於下。○忽聞地下驚而走。出。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忘我先君

之好。○施及下臣。○下臣即至自稱。言楚君推。祝之以大禮。○禮之大。重之以備樂。○重去聲。

如天之福。○設若天。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何以代此。何以加此。下臣不敢。○是卻至釋其驚走之意。

姑飾辭以爲不子反曰。如天之福。言我若天兩君相見。使晉楚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
敢當此大禮也。子反曰。如天之福。言我若天兩君相見。使晉楚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
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見。其相見之馬用樂。安用此謂樂爲也。寡君須矣。我君待吾子其入也。願
時。不逼以一矢相遺與耳。○遺去聲。○焉於虔反。○寡君須矣。子久矣。吾子其入也。願
卒事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讓責也。言若二國相禍之大者。此二國交兵。其何福之爲。天可謂如世
之治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缺。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爲
乎有享燕之禮。享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宴以示慈惠。宴
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政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
所以示慈惠也。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朝夕。且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朝
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朝夕。且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朝
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如此則諸公諸侯能給好鄰。故詩曰。所以問有兔。赴赴武夫。○赴赴武貌。公侯
干城。干城其民也。○干音捍。下同。及其亂也。及天下危。諸侯貪冒。好財曰貪。侵欲不忌。遂於縱欲。
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丈略其武夫。略取雄以爲己復心。股肱爪牙。使武
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所以兔冒。盡殺其民。武之夫。以爲己復心。股肱爪牙。使武
侵害鄰國。用以搏噬也。故詩曰。所以兔冒。盡殺其民。武之夫。以爲己復心。股肱爪牙。使武
心以害鄰國也。天下有道。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公侯能爲民干城。外以爲民而制其腹心。其腹心。亂則
反之。從己腹心。爲己腹心。不復得。故其民。乃以武夫。論世道治亂。治則諸侯相朝。今吾子之言。相遺之言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不可以爲法。不爲治而爲亂。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
至敢不從。我子稱名。言遂入卒事。於是入而。傳謂子玉剛而無禮。子反又甚。焉。郟陵之戰。宜其不終也。

【譯文】晉大夫卻至到楚國報聘，楚共王用享禮接待，由司馬子反相禮，在地下鑿成一室，懸起鐘磬來。卻至將要登堂，忽聽地下擊鐘奏樂，吃了一驚，慌忙走了出來。子反道：「天已晚了，寡君等待好久了，請你進去罷！」卻至這時是楚國的賓客，說道：「楚君不慮記我先君的和好，推愛到下臣，賜我這麼大的享禮，更加上聲樂的完備，假使上天福佑兩國，兩國的國君相見，用什麼更尊貴的禮樂呢？下臣不敢當！」子反道：「假使上天福佑兩國，兩國的國君相見，那無非在戰爭的時候，也不過互相發一箭作為贈與罷了，那裏會用到禮樂？寡君等待你好久了，你進去完成這個禮節罷。」卻至道：「如果兩君拿一箭互相責備，那是大禍到了，還說什麼上天福佑？天下承平的時候，諸侯對於天子方面的事情正有閒暇，便互相朝見，於是有享禮和燕禮。享是訓示恭儉的，燕是顯示慈惠的，能恭儉便可以推行禮節，能慈惠便可以敷布政令，政令由禮節而成，人民就能安靜。百官秉承着國君的意旨辦事，只有早晨朝見，晚間不朝見，能夠如此，諸公諸侯所以結好鄰國，像築了城池一樣保衛他的人民啊。詩經上說：『赳赳然雄壯的武人，和公侯一同做保衛人民的干城。』等到天下危亂的時候，諸侯便貪愛財寶，而且恨不得把天下的財寶都搜到自己手裏，只圖滿足私欲，毫無顧忌，和鄰國爭奪一丈一尺的土地，不恤殺盡了人民，羅致有大力的武人，做自己的腹心股肱爪牙，所以詩經上又說：『赳赳然雄壯的武人，只做了公侯個人的腹心。』天下承平的時候，公侯能做人民的干城，節制他的腹心，危亂的時候便相反了。現在你的言論，正是危亂的一派，啊，不能夠認做常法的。但你現在是主人，我卻至怎敢不依從。」便進去完成了享禮。

癸未十三年

劉子論成子不敬

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

成公會諸侯伐秦，道過東門，因而朝王。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之子也。簡

成子受服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五出兵祭社之名受服受祭社之胙肉不敬。容貌之。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理。民所謂命也。天地以此理賦之。於民猶命令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爲之節文。以定命也。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以爲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能守此則者。傷生亡身。是敗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所以在上之君以禮其下民。小人盡力。其力以事其上。則盡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盡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篤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敬。而篤在守業。守業。凡此皆定命之道也。國之大事。而有大者。在祀與戒。祀者神明在前。戒者人命所係。祀有執膳。執膳。音煩。則有戎有受服。兵戎之祭。則有受胙。胙。名神之節也。明之節也。是交神。今成子情。不恭敬而惰慢。棄其命矣。是棄天地之命。其不反乎。是歲成肅公。果卒於瑕。

【釋文】 魯成公同了諸侯朝見周簡王。簡王命劉康公、成肅公會合晉厲公討伐秦國。將要出兵的時候，成肅公到祭社中拜受胙肉，容色不敬。劉成公道：「我曾聽說過，人民乘坐受天地間的中氣而生存，就是所謂天賦的命。聖人因着天地自然的道理，制定動作禮義威儀的法則，以安定這天賦的命。能遵守法則的，便能保養身體，獲得幸福；不能遵守法則的，就要傷敗身體，徒然取禍了。所以在上的君子要勤修禮節，在下的君子要盡自己的力量。勤修禮節，最好是臨事致敬，盡自己力量，最好是敦厚篤實，敬的最大意義在奉事神明，篤的最大意義在執守職業。國家的大事很多，最重要的是祭祀和出兵；祭祀完畢時執膳肉，出兵時受胙肉，都是交會神明的大禮節。如今成子怠惰，是棄命不能定命了！他這次出兵，也許不能回來罷！」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即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曰：此以下皆呂相昔逮我獻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也。○相去聲。

公及穆公相好。達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相結和好之時也。○相如字。好去聲。戮力同心。二公皆勉。加以同心。申之以盟誓。二公爲盟。不見經傳。

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相如字。好去聲。戮力同心。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之。惠公如秦。夷吾奔梁。賂無祿。秦以求納。

晉無獻公卽世。而獻穆公不忘舊德。秦穆公不忘我。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立爲晉侯。又

不能成大勳。又不能終始。成就其大功而爲韓之師。信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惠公。亦悔於厥心。旋卽改悔。用集我

文公。惠公卒。懷公立。穆公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之功。于韓原。獲晉惠公。亦悔於厥心。旋卽改悔。用集我

山川。尊行踰越險阻。日險自下。升上曰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征行也。言文公經歷諸而

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朝焉。則亦既報舊德矣。亦足以報秦。故秦穆公有德于晉。鄭人

怒君之疆場。言鄭人侵秦時。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亂于楚。故文公與秦圍之。其實鄭未嘗

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也。詢謀。擲及鄭盟。鄭使媮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使杞子、逢

市戰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皆欲致死。文公恐諸侯之生變。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秦

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之討。得以無害而歸。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大造

事也。皆誣無祿。晉無文公卽世。而文穆爲不弔。見甲傷。蔑死我君。知而輕蔑之。寡我襄公。爲寡弱

而後送我殺地。時穆公從杞子之謀。欲潛奸絕我好。奸犯斯綱。不復與。伐我保城。初無伐晉保城之

事亦誣 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費。時秦兵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費扶未反。○費扶未反。○費扶未反。○費扶未反。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滑與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襄

也。○撓。傾覆我國家。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之。○秦又伐晉。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言晉襄公未忘

女巧反。而懼社稷之隕。秦所隕滅。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於殺。事猶願赦罪于穆公。襄公既敗秦

公赦其罪。穆公弗聽。首釋憾而即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闕克囚于天誘其衷。幸天默誘成

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二年敗殺。次年晉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即

世。文公六年。晉襄公秦穆公皆卒。康靈即位。是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自出。晉之甥也。○又欲闕剪我公室。

謂文公七年秦納公子雍時。○關其月。反傾覆我社稷。傾。覆滅我。晉之社稷。帥我孟賊。孟賊。食禾蟲也。食根曰蠶。食節曰

猶掘也。○剪。截斷也。○關。其月。反。傾覆我社稷。晉之社稷。帥我孟賊。孟賊。食禾蟲也。食根曰蠶。食節曰

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搖晉之邊鄙疆場。晉之食禾也。然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助

狐。事在文公七年。故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悛。七全反。入我河曲。在文公伐我涑川。○涑川水名。停我王

官。停。虜也。王官地名。伐我涑川。停王官。經傳無見。惟文公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剪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戰于河

曲。其時秦東道之不通。晉在秦之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又有河曲之戰。絕

文)及君之嗣也。宣公四年。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曰。庶撫我手。○庶。撫我手。○庶。撫我手。○庶。撫我手。

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之利。吾有狄難。○狄。難。晉之利。吾有狄難。○狄。難。晉之利。吾有狄難。○狄。難。晉之利。吾有狄難。

焚我箕郛。箕郛。一邑名。入河縣。焚我農功。如焚草然。虔劉我邊陲。○又殺戮我邊境之。我是以

有輔氏之聚。我所以聚聚于輔氏以拒秦也。○正。義。古。人。為。文。亦。有。法。耳。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

構禍而願。徵福於先君獻穆。而徵求福於晉獻秦穆。以結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曰。吾與

女同好棄惡。伯車來言曰。秦願與晉同結和。復修舊德。日之德。以追念前勳。獻穆之功。言誓未

就。未及成就。景公即世。而晉素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君

又不祥。責桓公又萌背棄盟誓。其年秦伯歸。而背白狄及君同州。白狄居北狄之西。偏君之仇讎。

言白狄與秦而我也之昏姻也。赤狄與晉為昏姻。於傳無所考。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

世為仇讎。而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人吾與女伐狄。言秦欲與晉同伐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聞秦之

將伐女。又與白狄言。今約同伐狄而反。狄應且憎。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是用告我。以秦君

盟。言秦與晉盟於令狐。而復背之。也。而來求盟於我。于我楚國。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此述秦桓公盟楚

不穀惡其無成德。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是用宣之。因以此言以懲不壹。欲以懲戒用

諸侯備聞此言。示。盡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言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皆來親睦於晉。寡

人帥以聽命。我今帥諸侯。以唯好是求。所以來者。唯欲與利是視。大相反。君若惠顧諸侯。能惠然

顧我矜哀寡人。哀憐我晉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則寡人之願也。乃是我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諸侯矜哀寡人。哀憐我晉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則寡人之願也。乃是我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諸侯矜哀寡人。哀憐我晉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則寡人之願也。乃是我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諸侯矜哀寡人。哀憐我晉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則寡人之願也。乃是我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諸侯矜哀寡人。哀憐我晉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則寡人之願也。乃是我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之意。寧靜。豈敢微亂。以要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我不能巧。其不能以諸侯以退。當以諸侯之兵與秦。敢盡布之執事。敢以所懷盡布露。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使秦諸侯退矣。兵戰不能退矣。

而圖之。

項水心云。述已之功。過爲崇讓。數秦之罪。曲加詆誣。邱瓊山云。秦桓公既與晉有合孤之盟。而

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于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辭亦多說。不足以服秦人之心也。

【譯文】晉厲公派呂相宣布秦國的罪狀，對秦國絕交，說道：「從前在我獻公和穆公互相和好的時候，併力同心，在盟書上載着誓詞，更加上婚姻的關係。後來上天降禍，晉國，文公逃齊，惠公逃秦。晉國不幸沒有福祿，獻公薨逝，穆公不忘記舊日的和好，納我惠公，使能奉祀晉國的社稷，却又不能始終成就大功，因而有韓原這一戰，把惠公擄去。既而穆公心裏也懊悔起來，文公方始完成復國大業，這確是穆公安定晉國的功勞。當文公逃亡的時候，身披甲冑，草上陸上，走遍了名山大川，凡有險阻的地方，都踰越過去，向東所經過的諸侯國，都是虞、夏、商、周的後裔，最後向西朝秦，那也可以算是報過舊德了。在鄭人侵犯秦國邊疆的時候，我文公帶領了諸侯的兵，會同秦兵圍攻鄭國，秦國的大夫們竟完全不和我文公商量，擅自和鄭國定盟，諸侯都深恨穆公，要和秦兵決一死戰，文公恐怕諸侯生變，加以綏撫，使諸侯安靜下來，秦兵纔能夠回國，沒有遭到危害，這可是我有大恩德於秦國了。晉國又不幸沒有福祿，文公薨逝，穆公竟不弔喪，輕蔑我已死的國君，更欺我寡弱，侵犯我殺地，對我斷絕和好，攻打我保城，滅亡我滑國的費都，散離我滑國同姓的兄弟，阻撓播弄我同盟的鄭國，圖覆亡我國家，我寡公沒有敢忘記穆公納文公的前功，但又擔心着社稷的被隕滅，不得已纔有殺地這一戰。可是還希望穆公赦宥，穆公不聽，又聯絡楚國共同對付我，幸而上天點誘人心，楚成王被弑，穆公方始不能對我國逞他的心志。穆公寡公薨逝後，原公靈公登位。原公是我伯姬所生，竟又要連根剪滅我公室，圖覆亡我社稷，帶了我國公子雍那等姦賊，把來搖動我國的邊疆，我國因而有令狐地方這一役。原公還不肯悔改，闖入我河曲，攻打我潁川，俘虜我王官，佔據我羈馬，我國因而又有河曲這一戰。秦國東方道路的不通，原是原公對我斷絕和好的緣故。啊！等到你秦君嗣位，我

君景公還是伸長了頸子向西望着，說：「新君會撫恤我晉國罷？」你秦君也不肯忽然和我國同盟，反而利用我有赤狄潞氏的禍難，攻入我河縣，焚掠我箕鄆兩邑，損害我農人的耕種，殺戮我邊境的人民，我國因而在輔氏地方集中軍隊抵抗。你秦君也深悔兩國兵禍延長，願意祈求獻公穆公福佑，派了伯車來向我景公表示，說：「我從此與你同結和好，共垂前嫌，重新振起舊日和好的精神，藉以追念前人的勳勞。不料誓約還沒有成就，景公已薨逝了，我寡君因而有令狐會盟的一舉。你秦君竟又不懷善意，把前番的盟誓完全背棄了。白狄和你秦君同在雍州，是你秦君的仇敵，但却是我的婚姻國家，你秦君派人命令我說：『我和你一同攻打白狄。』我寡君不敢顧到婚姻關係，畏懼你秦君的威靈，只好接受使臣傳達的命令。可是你秦君反而對白狄有二心，說：『晉國將要來攻打你。』白狄雖含糊應着，其實很憎恨秦國沒有信用，所以把這話告訴了我。楚君同樣憎恨你秦君心思反覆，也派人來告訴我，說：『秦國背棄了令狐地方的盟誓，又來向我楚國要求盟誓，那誓詞是：昭告昊天上帝，和秦國的穆康共三公，楚國的成穆莊三王，說道：我雖然和晉國往來，我實是只圖自己有利的。』我恨他反覆，缺乏始終不變的美德，所以把這誓詞公開宣布出來，懲戒那用心不專的人。』自楚君宣布以後，諸侯都聽得這種誓詞了，這時大家都對秦國痛心疾首，都來和我晉君親暱，我晉君便帶領這班諸侯，聽候你秦君的命令。我所要求的只是和好。你秦君若肯忽然顧到這班諸侯，矜念哀憐我晉君，賜給我盟誓的好意，那原是我晉君的願望啊。當然秉承你秦君的意旨，使諸侯寧靜地退去，怎敢有意掀起戰亂？但如你秦君不肯降下這個大恩惠來，那麼，我晉君是不會巧飾言語的，恐怕只有一戰，不能叫這班諸侯撤兵的了。敢把我心裏所要說的話向執事儘情說出來，就看執事怎樣考慮走那一條路有利咧！」

甲申十四年

是歲衛定公卒。子相立。是爲獻公。
秦桓公卒。子后立。是爲景公。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十四年

宣伯如齊逆女魯成公娶齊女稱族經書叔孫僑如尊君命也以君命爲尊故稱叔孫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僑如迎夫人舍族經但書僑如尊夫人也以夫人僑尊故故君子曰春秋之稱言春秋書名

聲去微而顯義顯辭微而志而晦約言而記事婉而成章婉曲其辭盡而不汗直盡其言無所憊惡而

勸善取惡以示勸非聖人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修春秋使

按書婦姜氏有妯之常稱也若妾妯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贏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妾之貴賤也

【譯文】魯成公新娶齊國的女兒，派宣伯到齊國迎接，經書上特書明宣伯的世族，稱爲叔孫僑如，這是尊重

君命啊。僑如把夫人婦姜氏自齊國迎到魯國，經書上就不稱世族，僅稱僑如，這是尊重夫人啊。所以君子說道：「

春秋對名稱的書法，辭句微妙而文義明顯，敘事簡約而文字隱晦，婉轉曲折而自然成章，直言無忌而不掩真相，

懲戒惡人而勸勉善人，若不是聖人如孔子，那一個能修纂呢！」

乙酉十五年衛懿公季景公元年，是歲宋

子臧辭國成公十五年

晉侯執曹伯曹伯名負芻，曹宣公庶子，十二年宣公卒，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庶子，諸侯

賢之，微見天子子臧辭，不願曰：前志有之言古人之志聖達節節猶分也，言聖人達天命次守節則自

守己分而不取，如下失節其下者不安己分，取非其爲君，爲君非吾節也，言身是庶子，雖不能聖，難

于臧季札之類。不能如聖，敢失守乎？豈敢失其所守乎？遂逃奔宋子臧於是

湯駘菴云：子臧非不能君國，實爲昆夫負芻之作虐耳。與其得國，孰若全身。子臧有焉。

逞欲則非民不知信。上既無信，故正刑之刑。民不知所從，故進退罪也。或進或退，皆恐得罪，人恤所底。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其誰致死。命而戰乎？子其勉之。放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此相見矣。○復扶又反。

李九我云：申叔時料子反之略。與襄叔之料秦師敗，黃雉所見略同。

【譯文】楚共王親自援救鄰國，經過申邑。子反去見申叔時，問道：「這一次出兵，你看怎樣？」申叔時答道：「德、刑、詳、義、禮、信，這六層，是戰爭的利器。德是用它施恩百姓的，刑是用它糾正奸邪的，詳是用它事奉鬼神的，義是用它建立利益的，禮是用它順合天時的，信是用它保守羣物的。在上的能施恩，民生便富厚，民心也純正了；在下的能享用利益，在祭禮上便能中節，不會有闕失了；能順着天時，物產也就富足了；上下這樣地相親相睦，彼此周旋着，毫無意見衝突，上面要什麼，下面就獻上去，大家都知道至理的極則。所以周頌思文篇上說：『治理我的萬眾，人民，人民無不把后緩看做至極的標準。』因而鬼神降下福來，天時沒有水旱的災害，人民的生計都敦厚而龐大，馴伏地一致聽候驅使，沒一個不盡力服從上面的命令，上了戰陣，情願戰死了補他的闕失，這是戰爭必勝的由來啊。如今楚國在國內棄了人民不愛，在國外又斷絕鄰邦的和好，徒然戮殫那齊心一致的會盟，自己違背了盟約，不管是農忙時候，出動兵馬，疲勞自己的人民，圖一個人快意，人民徬徨着不知道依從那一條命令的好，進和退都怕有罪，大家憂慮前途無底的黑暗，還有那一個首犧牲生命求勝利，你真要勉力進行，恐怕我和你這一次分別，不能夠再見面了。」

變谷論楚師

成公十六年

甲午晦。月終謂之晦。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兵。陳而布陣焉。○陳音陣。下同。軍吏患之。患楚士句趨進。曰：「子也晉楚，惟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天所授者，戰則能勝也。何患焉。勝負在天。文子執戈逐之。黎其子曰：「國之存。」

亡。言晉國之存天也。晉若勝楚，則厲公必驕侈，以童子何知焉。而敢妄言乎？卻至曰：楚有六間。

言楚之隙隙可乘，有此不可失也。其不可失也，此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相和睦。此最可惡者在。王卒

以舊。楚王之兵，罷老不汰。此二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陣，而行蠻軍而不陳。蠻人雖成軍，而不陳。

不違晦。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在陳而罵。楚雖成陣，而士卒喧譁。合而加罵。陣合宜靜，各顧其後。

此見士卒各自憂顧，其莫有關心。戰鬪之心，舊不必良。王卒以舊，以犯天忌。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

以此觀之。楊昆輝云：戰陣之道，以將帥和睦為先。楚惟二卿相惡，便可致敗，何必六間哉。

【譯文】甲午日恰巧是月終，楚軍在早晨就迫近晉軍列陣，軍吏很擔憂。范文子的兒子士句趕進晉營道：

晉楚的實力同樣強大，只看天意幫助那一國罷了。擔的什麼憂？文子拿着兵器驅逐士句出去，說道：「晉國存

亡的關鍵就在這裏，我軍如能勝楚，君上必更驕侈，反是天意使晉國快些滅亡，小孩子那裏明白這個道理呢！

卻至道：「楚國有六項間隙，不能失了機會。子重子反二卿，互相憎恨掣肘，楚王所帶的兵，不裁汰舊日老弱，鄭兵

雖列陣，却一點不整齊，蠻人雖成立一軍，却不能布陣。楚軍列陣時，不知道避開晦日，布了陣以後，兵士竟在陣內

喧罵。大凡合了陣就要寧靜，反而格外喧罵，大家都顧慮着將來，沒有一個人有戰鬪的決心，那舊日的兵士又不

■ 范文子不欲與楚戰 成公十六年

晉楚遇於鄆陵。鄆陵，鄆地名。二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與楚戰。兵相接，郤至曰：郤至新韓之戰。晉戰于韓境。

惠公不振旅。晉惠公軍敗身執。冀之役。晉敗狄于冀。先軫不反命。先軫免胄入狄師死。郤之師。

宣公十三年。晉楚戰。荀伯不復從。荀伯父敗奔渡河。不能復從故道。○從平聲。皆晉之恥也。此三者皆晉之辱也。子亦見先君之

事矣。○瀟瀟必反。先君成敗之事矣。今我辟楚。○辟音避。今我晉兵又避楚而又益恥也。○益音益。是又增益恥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彊音強。其勢皆不盡力。○盡力與戰。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則子孫微弱。將今

三彊服矣。○今秦狄齊敵楚而已。但有楚國也。○楚留之亦為外懼。○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不忘無敵國。而內患亦不生。自非聖人。○降於聖人一等。外寧必有內憂。○則外之敵國既寧。必致驕侈以生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楚勿釋不至。○庶吾君外有所懼。○楚戰者。恐戰而勝。則君必驕而國必亡。○就謂老成而無遠慮哉。

【譯文】晉楚兩軍在郟陵地方相遇。范文子不願和楚軍接戰。卻至說道：「從前韓原一戰，惠公兵敗被擒，不能仍統率全軍回國。箕地一役，先軫冒險衝入狄軍陣亡，不能回國復命。郟邑的出兵，荀林父倉惶退過河來，不能走原來出兵的路。這都是晉國的恥辱啊！你也親自看見先君事蹟的。如今我又退避楚兵，那又是增加恥辱了！」

文子道：「我先君急急要求決戰，本來也有緣故。那時候秦狄齊楚都是強國，不用盡力量打敗他們，子孫就要受欺侮，一天夭弱下去了。現在秦狄齊三強都已屈服，只賸下楚國做晉國的敵人。惟有聖人在安全的時候不敢忘掉危，可以國內國外都沒有禍患，目前當然不是聖人時代，外患平定了，必然要發生內亂。何不放開楚國，留着做個國外戒懼的對象呢？」

嬰齊復季文子於魯

成公十六年

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也。穆姜宣公夫人。成公之母也。僑如與之私通。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欲去季孫氏孟孫氏。而取其室所有。使告

卻鞞曰。時卻鞞將新軍。主東方諸侯。故僑如使人而謂之。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二國政令藉以成立。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三。 嬰。齊。復。季。文。子。於。魯。 一。三。一

其謀曰。誣謂季孟二子言有此謀。晉政多門。今季孟云云。晉國政令不出於此。多門者。謂專權不一。不可從也。不可從也。從晉寧事齊楚。齊楚亦大國。

有亡而已。雖亡國。從晉矣。不能事晉也。若欲得志於魯。若欲使請止行父而殺之。季文子而

殺之。時文子從成公。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時獻子留守公宮。故言如此。而事晉。既去季孟二氏。則我叔孫專心事晉。我叔孫專心事晉。我叔孫專心事晉。

無從有魯不貳。魯國一。小國必睦。則其他小國皆不殺。若季文子歸必叛矣。則季文子既歸。勢不

兩立。故以晉人執季文子。信猶如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既執文子。魯成公使請赦之。晉人卻犇

曰。苟去仲孫蔑。言魯國若能殺孟獻子。則我叔孫專心事晉。我叔孫專心事晉。我叔孫專心事晉。而止季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子。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國。甚

時卻犇受僑如之對曰。僑如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亦聞之矣。不聞其事也。若

去蔑與行父。蔑孟獻子。行是大棄魯國。若殺二子。是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若晉國魯

國而惠徵周公之福。魯則求福于周公也。微魯之社稷。若朝亡之。朝死魯必夕亡。魯必夕亡。謂即亡

二人謂魯國社稷之臣也。微魯之社稷。若朝亡之。朝死魯必夕亡。魯必夕亡。謂即亡以魯之密

邇仇讐。以我魯國密邇齊楚。亡而為讐。使魯國亡而歸於齊楚。治之何及。亦無及也。

事。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卻犇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以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乃魯之賤官也。敢

介大國。介助也。言我豈敢請助于晉國。以求厚焉。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但奉魯君之命。若得所請。從其請

吾子之賜多矣。賜亦多矣。又何求。所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文子樂武。季孫於魯。之於魯相二

君矣。輔相宣公成公。妾不衣帛。無衣帛之妾。馬不食粟。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其僉於國可知。其僉

而忠見晉不信讓，慝而棄忠良。信僑如讓慝之言。若諸侯何。如此何以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可棄此人言聲伯奉魯君之命，謀國家不貳，而堅心圖其身。其自爲不忘其君。皆先其君，若虛其請，若不從。言聲伯奉魯君之命，謀國家不貳，以專晉圖其身。身謀也。是棄善人也。善人謂聲伯也。子其圖之。圖謀之。乃赦季孫。釋季僑如奔齊。而逐叔孫僑如。

【譯文】

宣伯和宣公夫人成公的母親穆姜私通，蓄意排除季孫氏孟孫氏，奪取他們家裏所有的一切，派人向晉國統率新軍的卻犇進讒道：「魯國有季孫氏孟孫氏，就同晉國有欒氏范氏一樣，政令都是由他們裁定。現在季孟兩氏定下一謀，他們說：『晉國政權操在許多人手裏，不能奉他爲盟主，寧可奉齊楚，雖亡國也是甘心的，絕對不服從晉國的了。』如果你還要魯國奉晉國，那麼現在季孫行父正隨着魯君在晉，請你扣留他，把他殺了，我殺死仲孫蔑，然後專心事奉晉國，不會再生異心。魯國不生異心，別的小國就都親睦，同心事奉晉國了。否則季孫行父回來，必然叛晉的。」晉人果然拘禁季文子，成公派了子叔聲伯——就是公孫嬰齊——向晉人要求釋放。卻犇道：「魯國如能殺了仲孫蔑，我扣留季孫行父，那我親近你魯國，比了親近晉公室還要加厚些呢。」嬰齊答道：「叔孫僑如的私心，你也早知道了。若殺了仲孫蔑和季孫行父，那是大大的棄絕魯國，認爲我寡君有罪咧。倘還不即棄絕，加惠魯國，求福於魯國的始祖周公，使寡君得事奉晉君，那麼，季孟兩個人實在都是我魯國的社稷重臣，他們早上死了，魯國必然在晚間滅亡。照魯國那樣地靠近仇讎的齊楚，等到魯國被齊楚滅亡，也做了晉國的仇讎，再想補救那裏來得及呢？」卻犇道：「我代你向魯君請求賜給你封地罷。」嬰齊答道：「我嬰齊是魯國的尋常小吏，怎敢請大國幫助求個人的厚利。現在我秉承寡君的命令，要求釋放季孫行父，如能得到晉國允許，我所受你的賜予已經很多了，別的我還求什麼？」范文子向欒武子道：「季孫行父在魯國，先後輔相兩君，可是他的侍妾不穿頭衣，他的馬不吃粟米，能不算忠於國家麼？聽信奸人的讒言，棄絕了忠良，怎麼可以使諸侯心服？那子叔嬰齊奉了君命，一點不存私心，他替國家謀劃，能貫徹原來主張，絕不變更，爲自身打算時，先

要為君上打算。如果竟不接受他的請求，那就是棄絕善人了！你且考慮考慮。」於是釋放了季文子。叔孫僑如逃往齊國。

丁亥十七年

卻至不叛君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侈。其性淫侈也。外多嬖。外多愛幸大夫。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更立所愛幸大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胥克之子也。宣八年，卻缺廢胥克。怨卻氏。而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厲公愛之。公將作難。將殺羣大夫。胥童曰：

必先三卻。三卻，卻擊、卻缺、卻至也。童，童也。童，童也。童，童也。怨卻氏。童，童也。童，童也。童，童也。族大多怨。言卻氏族大，而怨之者多。去大族不福。除去大族，則不福。公室，則不偏。公室，則不偏。敵多

怨，有庸。射多怨者，則怨有成功。公曰：然，厲公卻氏聞之。謂厲公欲殺已。卻錡欲攻公。卻錡，獨欲先攻厲公。卻至曰：人所以立

卻至，不肯攻公。言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德。以有三者之德。信不叛君。所貴乎誠信者，以其不叛君也。知不害民。所貴乎明智者，勇人之所以自立者。言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德。信不叛君。所貴乎誠信者，以其不叛君也。知不害民。所貴乎明智者，勇人之所以自立者。

不作亂。所貴乎勇敢者，以其不作亂也。失茲三者，若攻公則其誰與我。誰肯助我。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死而多怨。

安用之。言俱不免死。何君實有臣而殺之。言君有羣臣，其謂君何。其何以我之有罪。罪而見殺。吾死後矣。吾之死，已晚矣。若殺不辜。若無罪而見殺。將失其民。則民心不服。欲安得乎。雖欲安居君位，其可得乎。待命而已。待命而已。

受君之祿。為君之俸祿。是以聚黨。養其一黨。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罪孰大焉。罪孰大焉。罪孰大焉。罪孰大焉。罪孰大焉。罪孰大焉。

其罪孰大於此。○今按卻至之言，可謂不胥童夷羊五帥甲攻卻氏。夷羊五亦厲公所愛幸者。皆尸

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

諸朝。陳三卻之尸以暴。○朝音朝。黃石齋云：魏卻至之語，見生殺之權操之自君，為臣者，但當引罪自裁而已。待命一書，聞之可為非楚。

【譯文】晉厲公生性淫侈，外面的嬖幸很多，打算把所有的丈夫完全除去，另立左右嬖幸的人做大夫。晉童因他的父親胥克被廢，一向怨恨郤氏，這時他正受厲公嬖愛，厲公將要開始發動，晉童乘機說道：「要殺大夫，必須先殺郤擘、郤缺、郤至三個人。他們族大，仇怨的人多。除去一個大族，公室便不受威脅，殺死多仇怨的人，也容易有功。」厲公道：「對的。」郤氏聽得這個消息，郤錡首先要發兵攻擊厲公，郤至道：「人們所以能立身天地間，就靠了有信、智、勇三種美德，有信便不會背叛君上，有智便不會擾害人民，有勇便不會隨意作亂。若實行攻擊，這三種美德就完全失去了，那一個肯幫助我，為我出力，何況發兵攻擊，殺傷的人一定多，死了反而多仇怨，那又什麼用呢？做君上的有他的臣子，他殺死自己的臣子，怎麼可以責備君上？我如果有罪該殺，我死已經嫌遲了，若是無罪被殺，他就要失去民心，雖想安居君位，事實上辦得到麼？所以我只好聽天由命罷了。人臣受了君上的俸祿，纔有餘財聚養私黨的甲兵，有了私黨的甲兵，就和君上爭起死命來，那罪惡可沒有比這個更重大的了！」晉童同了夷羊五帶領甲兵攻殺郤氏全族，把郤擘、郤缺、郤至的屍體都暴露在朝堂上。

戊子十八年

■晉悼公初政成公十八年

悼公即位於朝。悼公既入朝，遂行始命百官。始命令在施舍。施恩惠，舍勞役。已責。除其逮，逮，微也。振廢滯。振起，廢，滯也。匡乏困。匡，亦救也。困，乏謂救災患。災，患謂羅天禁淫惡。淫，侈惡也。薄賦斂。取之。取，去也。宥罪戾。宥，寬也。罪戾，人之罪也。節器用。節，節用也。時用民。時，以時也。欲無犯時。不獲已，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子也。士魴，士會子。魏頡，魏子。武，趙朔子。此四人，荀家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語，荀家悼惠荀會文敏、樂厲、樂厲、無忌、魏靜，故使為公族大夫。

職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恭儉孝悌也。○共音恭。象音情。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士貞子也。按國語。士貞子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為太傅。使修范武子

之法。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傅。故使士貞子修其法度。○為于委反。故辛之先租會將右行。因以為氏。按國語。右行辛能使修

士薦之法。士薦士會之租也。曾為獻公司空。故弃糾御戎。御以和於正。故使御戎車。校正屬焉。按

主馬官也。使之屬於御戎之官。使訓諸御知義。御戎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正。苟賓為右。賓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苟

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是車右之長。使與司士。以供時之使。卿無共御。御謂

之將也。前此常有定員。立軍尉以攝之。惟立軍尉之官。聽祁奚為中軍尉。按國語。祁奚果敢而不羊

舌職佐之。職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魏絳為司馬。絳魏絳子。○按國語。魏絳勇張老為候奄。

候奄主斥候之官也。○按國語。鐸遏寇為上軍尉。信彊。故使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諫之

程鄭為乘馬御。程鄭荀氏別族也。○按國語。程鄭端而不六駟屬焉。六駟大閉之稱也。使之屬使訓

羣駒知禮。乘馬御羣駒官之長。使與六軍。凡六官之長。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晉天皆民譽

也。○皆居民所稱譽者也。舉不失職。官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易方。業。不踰易其方也。爵不踰德。爵授各

稱其人。不論師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正軍將命。卿旅不偪師。旅五百人之帥也。旅帥

言。公之政事當於民心。所以復霸也。○公復能興之。○復扶又反。

【譯文】晉悼公在朝廟裏舉行登位禮，開始命令在朝的百官對人民施恩，取銷勞役，免除舊欠，並推恩到無

妻的嫁夫，無夫的寡婦，振起過去被廢滯的德政，匡助貧乏困窮的人，救濟天災和其他禍患，禁止淫惡，減輕捐稅，寬宥罪徒，節省器用，使用人民，必在田務空閒的時候，不在農忙的時候，圖逞私欲。任命魏相士魴、魏頡、趙武、四個人為卿。荀爽、荀爽、樂廣、韓無忌、四個人為公族大夫，叫他們教訓眾卿的子弟，要恭敬儉樸，孝親悌弟。任命士渥濁為太傅，叫他修明范武子的法度。任命右行辛為司空，叫他修明士蔦的法度。弁糾御戎車，主馬官校正隸屬他，叫他教訓一般御車的人，知道節義。荀賓為車右，司士官隸屬他，叫他教訓有勇力的人，隨時聽候使用。從前有定員給諸卿御車，現在裁去，設立軍尉官，在有軍事時兼攝這項事務。任命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為中軍佐，魏絳為中軍司馬，張老為主持斥候的候奄。任命錚、過、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上軍司馬，叫他教訓士卒，互相親愛，聽候上面的命令。程鄭為乘馬御，大開的六驕隸屬他，叫他教訓一般驕駕官，知道御車的禮節。所有統率六軍的長官，都是百姓向來稱譽的人。舉用的人才，都不失職掌，居官的人，不變易官方，所授爵祿，不超過受者應得的本分，師帥不敢凌駕軍帥，旅帥不敢侵侮師帥，百姓毫無怨言。這樣，悼公所以能恢復晉國的霸業啊！

襄公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論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周簡王四年元年陳成公二十七年。紀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公十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崩，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辛卯三年鄭僖公

祁奚舉善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尉。請致仕也。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嗣繼其職。稱解狐。舉解狐以自代。解狐素與將立之而卒。將立解狐也。又問焉。誰可為尉者。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言可為尉。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為尉而死。

者。至是。晉侯曰。孰可以代之。悼公又問祁奚。誰可以代羊舌肸者。對曰。赤也可。言可佐中軍尉。於是使祁午為中

軍尉。祁奚代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言祁奚所稱其讎。讎謂不為諂。設

他人稱其讎。則是詔以立其子。子謂祁午不為比。祁奚則非其也。則心在親比也。惟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不求福。而祁奚則非詔也。

他人舉其偏。則為相河。商書曰。今引書無偏無黨。於己無所偏私。父之位。無所阿黨。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為黨。惟祁奚則非黨。惟祁奚則非黨。商書曰。今引書無偏無黨。於己無所偏私。父之位。無所阿黨。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

其祁奚之謂矣。言祁奚解狐得舉。未得位而死。祁午得位。得代其伯華得官。羊舌赤字伯華。官亦

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得舉。能舉善也。夫。可謂能舉唯善。故能舉其類。吳是

善人。故所舉皆善類。詩云。裳者華。篇惟其有之。德之入。是以似之。故所舉得祁奚有焉。此詩也。

魯非齋云。後世若蕭何之薦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者也。

【譯文】晉國的中軍尉祁奚因年老請准辭職，悼公問他什麼人可以繼任，祈奚稱許解狐，這人却是他的仇

家。悼公正預備任命解狐，忽然死了，又問祁奚什麼人可以繼任，祁奚答道：「祁午可以繼任的。」這時佐中軍的

羊舌職又死了，悼公道：「什麼人可以代替呢？」祁奚答道：「羊舌赤可以的。」於是任命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

為中軍佐。君子便說祁奚算是能舉薦善類的了。稱許他的仇人，在他絕不是諂媚；任命他的兒子，在他絕不是親

比；舉薦屬官的兒子，在他絕不是阿黨。商書上說：「對自己不能偏私，對別人不阿黨，王道所以蕩蕩然廣大。」真可

以拿來贊美祁奚了！仇人解狐得到保舉，兒子祁午代替父位，屬官的兒子伯華得到官職，選擇一官的人才，同時

成就三種美德，確可算是能舉薦善類了啊！也惟祁奚是善人，所以能舉薦同類。詩經上說：「惟其自己是有德的

人，舉薦的人所以都和他相似。」祁奚很有這種情形哩！

魏絳以刑佐民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晉悼公弟。亂行謂魏絳戮其僕。是僕者之罪也。故戮其僕。

合諸侯以為榮也。言合諸侯同盟。以為晉之榮也。本揚干為戮。其僕被戮。同何辱

如之。晉之辱莫甚于此也。必殺魏絳無失也。此刑也。對曰。絳無貳志。無有二心。事君不辟難。難而不避。有

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將其將來辭。自魏絳必來。何辱命焉。不必辱君命。言終。赤之答。魏絳至。魏絳果

授僕人書。作書以授僕。將伏劍。便欲伏於劍。士魴張老止之。時士魴為御。張老為僕。公讀其書。如下文所云。曰。日君乏使。言日來我君使臣斯司馬。司馬之官。臣聞師眾以順為武。我聞師

是為威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治軍事者。雖有死難。不敢違犯。君合諸侯。侯為盟。臣敢不敬。敬畏

懼其死。我若不討。則以及揚干。罪累及揚干。無所逃罪。無所逃罪也。不能致訓。不能致訓。至於用

鉞。至於用鉞。臣之罪重。罪其重。敢有不從。命以受戮。以怒君心。心之怒。請歸死於司寇。請致尸于

之。公跣而出。跣足也。出。先典反。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揚干為戮。何辱如。吾子之討

軍禮也。放之計。放之計。寡人有弟。弗能教訓。平日不能以。使干大命。軍族之大命。寡人

之過也。此乃我子無重寡人之過。我之失也。重去聲。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

能以刑佐民矣。言魏絳用刑當罪。反役。反自與之禮食。特設禮食。使佐新軍。馬。而士魴代張老

蓋擊鐘作樂。不拜。穆叔不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又不拜。穆叔又（穆叔不奏此三夏也。不拜。穆叔不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又不拜。穆叔又（穆叔不

人之）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名。其二曰四牡。其三曰三。三拜。一詩則穆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命來使於晉。先君之禮。以先君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子員其名也。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命來使於晉。先君之禮。以先君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子員其名也。

反。以辱吾子。為汝之辱。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令其大謂不拜。與文王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敢問此禮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元使臣弗敢與聞。

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與聞此。故不拜也。○使與並去聲。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臣不敢及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穆。敢不重拜。己之意。○重去聲。下同。皇

皇者華。其序言君君教使臣。曰。晉君以此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嘗諮問善道。臣聞之。下之所云。訪問於善為諮。諮者。乃是詢問善道也。請咨親為詢。詢之義。謂問親戚曰。請咨禮為度。此句釋詩

日度。○度待洛反。咨事為。詢。謂問政事曰。詢。○諫子須反。咨難為謀。此句釋詩二章。周爰咨謀之

臣獲五善。謂度。謂之五善。敢不重拜。敢不再拜。以謝。處人。一之。一合於禮。使乎使乎。

【譯文】魯大夫穆叔奉命到了晉國。悼公用享禮接待。樂工擊鐘所奏的樂是肆夏。詔及納夏三章。穆叔不拜

謝。又命樂工歌文王大明。絲三詩。穆叔還是不拜謝。又命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穆叔拜謝三次。韓獻

子派了通使官名叫子員的。質問穆叔道：「你奉了君命，到敝國來，你却拋棄了大樂不拜謝，反而三次拜謝，那細

小的，敢請問這是什麼禮？」穆叔答道：「秦三夏樂章，是天子用它宴享元侯的，我只是侯國的使臣，不敢參與聆

聽。」

春歌 卷三 穆叔重拜鹿鳴

二四一

聽文王三詩，是兩君相見時所用的樂章，我也不敢參與其間。至於鹿鳴詩，乃是昏君用它嘉美我寡君的，怎敢不拜謝這種嘉美？那四社詩，却是昏君用它慰勞使臣的，我又怎敢不再作一次拜謝？那皇皇者華詩的意義，是昏君教使臣道：『必須向忠信的人諮問善道。』我曾聽說過，訪問善道叫做諮，諮問親戚叫做詢，咨問禮儀叫做度，咨問政事叫做諏，咨問患難叫做謀，我既獲得五善，又怎敢不再作一次拜謝呢？

魏絳和戎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與名。嘉父使其臣孟樂以使於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而貢以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請晉國與諸戎結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韓公言戎狄無親睦之意。而有貪利之意。不如伐之。不若伐而與也。魏絳曰：諸侯新服。答言諸侯新服於晉。陳新來和。方乞和於晉。將觀於我。新服新和。其心未固。我德則睦。晉而有德。則諸侯不然而則諸侯攜。勞師於戎。晉若勞兵以伐諸戎而楚伐陳。楚兵必暇於救陳。是棄陳也。如此則是棄絕陳國也。諸華必叛。中國諸侯見晉不能說伐戎而楚伐陳。來伐陳必弗能救。無獲戎失華。雖伐戎得勝。而無乃不可乎。甚不可。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為箴。以戒王之闕失。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之官。其箴有云：芒芒禹迹。芒芒遠貌。禹迹謂大畫為九州。分為九州之地。經啓九道。於是開通九州道路。民有寢廟。民有寢以安神。獸有茂草。禽獸則有茂草。各有攸處。若民若物。德用不擾。其德無所擾亂。在帝夷羿。夷羿夏太康之篡。冒于原獸。羿善射。故食冒忘其國恤。志其國家可憂之事。而思其鹿牡。所思惟在于鹿。鹿音發。武不可重。言有國家者。用不悖于夏

家羿以重武事。故雖塞取有獸。臣司原。所掌者原野之事。敢告僕夫。敢以后羿田獵亡國之事。虞箴

如是。魏絳言武王時。可不懲乎。聞此箴者。可不於晉侯好田。嘗時悼公。故魏絳及之。魏絳本意。勸公和戎。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言如此。則對曰。和戎有五利焉。魏絳言晉若和戎。其利有五。

一也。此一邊鄙不聳。與戎和則邊鄙寧。民狎其野。吾民皆得解習。稽人成功。於是務稼穡者。二也。此

利戎狄事晉。與戎和則諸戎。四鄰振動。諸侯咸懷。遠之足以威。三也。此三

度。而用德以爲。遠至邇安。遠之。戎狄皆服。五也。此五

魏絳盟諸戎。使與諸戎修民事。農功田以時。田獵不

悼公道。「戎狄沒有說睦心。却非常貪利。不如出兵討伐。」魏絳道：「諸侯剛剛服從晉國。陳國新來求和。他們都

在觀察我。有沒有德化。我有德化。他們便同心事奉晉國。否則就要有二心了。勞動兵馬去攻打諸戎。楚國會乘機

攻打陳國。我一定不能援救。那就是棄絕陳國。諸侯一定要背叛的。戎狄和禽獸無異。即使戰勝了戎狄。却失掉中

國的諸侯。恐怕不對的罷。從前周辛甲做武王的太史。命令百官作官箴。規戒武王的闕失。那職掌田獵的虞人箴

戒道：「遠大的禹王遺迹。劃分爲九州。開通九州的道路。使人民有住的地方。有廟祭祀鬼神。禽獸也有茂盛的草

春 秋 左 傳 句 解 卷 三 魏 絳 和 戎 二 四 三

可以棲身民和物各有居處的所在，德化自然不擾亂了。在那夷羿篡位，自立為帝的時代，只知道貪獵原野的禽獸，忘掉了國家可憂的事，把心思完全放在雌鹿雄牡上。其實有國家的人，不能單講武事，后羿祇重武事，所以不能恢大夏家的天下。我獸臣本是職掌原野事務的，敢把后羿好獵亡國的歷史，告訴君王的僕御。虞人的箴戒是如此，可以不拿來警戒麼？那時悼公也好田獵，所以魏絳連帶把這事引出來。悼公道：「這樣說，是不是對諸戎和好最為上着麼？」魏絳道：「對諸戎和好，有五種利益哩。戎狄逐水草而居，把貨財看得重，把土地看得輕，他那土貨可供貿易，這是第一種利益。對諸戎和好後，邊境安寧，不會有警報，人民隨意在田野裏行動，耕種的人容易成就農功，這是第二種利益。戎狄事奉晉國，靠近的四鄰就要震驚懾伏，遠處的諸侯自然懷德畏威，這是第三種利益。用德化綏靖諸戎，就不須多勞士卒，甲冑兵器也不會損壞，這是第四種利益。把后羿做一面鏡子，用德化作為法度，遠處的戎狄都來服從，近邊的人民也安定了，這是第五種利益。你且考慮考慮！」悼公很喜悅，便派魏絳與諸戎定盟。一面整飭國內的農功，田獵都揀在農閒的時候。

癸丑五年 陳哀公元年。

文子盡忠公室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 魯季孫也。行父死，孫也。庾家臣也。庾具為葬備。具家器之所有。無夜帛之妾。其家妾不衣帛。
無食粟之馬。 其廢馬也。不食粟。無藏金玉。藏金玉無重器備。無甲兵。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以其儉於私室。可也。以其出於公室。相三君矣。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得政。而無私積。而私家無所積聚。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者。其誰能如是乎。

【譯文】魯大夫季文子死了，他的家臣理好私室中器物，做營葬的準備。却竟沒有穿綢衣的侍妾，沒有吃粟

集。故彼是此非。其事發言盈庭。發言者多。而誰敢執其咎。誰肯斷決是非。出如匪行。違謀。匪非也。用此益不集矣。

也。馮主也。言若非親任行。是用不得于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請無待晉。非也。受其咎。子駟名于道。路。而偏坐而謀之。

我當出而乃及楚乎。從子駟。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鄭使曰。君命敝邑。我鄭國。修而車賊。而汝也。賊兵也。言微而師徒。使師徒以討亂略。其有作亂而侵略。蔡人不從。從晉國之命。獻于

之人。我鄭國不敢寧處。不致安。居悉索敝賦。稱敝之兵。以討于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虞獲蔡司。獻于

邢丘。我今年會邢之時。今楚來討。公楚人以伐蔡。稱敝之兵。以討于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虞獲蔡司。獻于

保守也。言楚人。馮陵我城郭。馮道也。城外曰郭。言馮陵。敝邑之眾。凡我鄭夫婦男女。夫婦已嫁娶者。被鄭國之郊保。

不違啓處。違。戰也。啓。跪也。不以相救也。以相救其。翦焉傾覆。翦。滅也。言楚人傾危覆。無所控告。無

控引而民死亡者。鄭國人民死亡。若非子第。即其子弟。亡其子第。夫人愁痛。人人憂愁。而

夫音不知所庇。不知所以庇。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皆不得已而。孤也。與其二三

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盟出于民心。不敢不告。曲折告于晉也。得已而與之盟。知武子使行人

子員對之曰。武子肯禁也。使子員。魯伯。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

也。行李行人也。言鄭而即安于楚。遂受楚盟。君之所欲也。此乃鄭君誰敢違君。誰敢違鄭。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我晉君會合諸侯之兵。以唯君圖之。唯汝鄭君自圖謀之。明年而晉伐鄭。

孫月華云。子駟徒知一時從楚。可舒目前之急。而不知啓晉之怒。卒令晉楚俱失。誰執其咎耶。

【譯文】楚令尹子囊出兵攻打鄭國，討伐襲蔡的罪。子駟、子國、子耳，主張對楚屈服；子孔、子驥、子展，主張等待晉兵援救。子駟道：「周詩上載着說：『等候河水澄清，人的壽命有多少長呢？』既已卜兆，議論的人還是這樣多，譬如大家爭着做羅網，就難成功了。向許多人商量，各人意見不同的又一定很多，所商量的事更不會有結果。百姓被楚兵攻得急了，姑且服從楚國，使百姓喘一口氣。晉兵來了，我再服從晉國，準備着供奉幣帛，等待來伐我的人，小國對大國只好如此的啊。我把盟誓時需用的犧牲，諸侯相會時需用的玉帛，等待在晉楚兩國的境上，那一國強大就和他會盟，藉此庇護百姓，外寇不會擾害，百姓也不會疲困，不也是可以的麼？」子展道：「小國所以能事奉大國，全靠了有信用。小國沒有信用，兵災禍亂便會隨時爆發，亡國也沒有日子的了。鄭晉五次會盟的信誓，現在要完全叛背，雖有楚國來救，我已經背信，又有什麼用處？同姓的晉國來親近我，我倒不與他和好。楚國是蓄意把我們滅了做邊邑的，我反而與他和好，子駟的主張不能贊同啊，不如等待晉兵援救。晉君很精明，四軍的實力毫無缺點，八鄉又同心親睦，一定不肯棄了鄭國。楚兵從遙遠的地方開到這裏，所攜的糧食就要吃完了，必然想快些回國，何必這麼愛懼着呢？我舍之——子展自己稱名——曾聽說過，人們所倚仗的最好是『誠信』。如今我只須堅守城池，使楚兵疲老，倚仗着『誠信』，等待晉兵援救，不也是很可以麼？」子駟道：「詩小雅小旻篇上說：『謀劃的人太多了，意見不一，因而不能有結論，滿庭的人都在發言，那一個敢出來斷決是非，承受咎責，就同不向道路上行進，只是坐着談談，因而找不到正路一樣。』還是請你們同意對楚服從，駢——子駟自己稱名——願承受這個咎責。」於是與楚國成立和議。一面派了王子伯駢到晉國解釋苦衷，說道：「晉君命令我鄭國修繕你的甲兵，做飭你的隊伍，有作亂侵略的就去討伐他，蔡人不服從晉君命令，我鄭國君臣不敢安居，盡起全國軍隊討伐蔡人，擒獲蔡司馬公子燮，在那丘會盟時獻給晉君。現在楚國來討伐我，說：『你為什麼舉兵襲攻蔡國？』楚兵焚掠我郊保，迫攻我城郭，我國一般民衆已婚嫁的夫婦，未婚嫁的男女，都是惶惶地無暇跪起居處互

相援救死亡楚兵傾危覆滅我鄭國民衆快被殺盡了沒處去控告民衆死亡的，不是他們的父兄，就是他們的子弟，人人憂愁疾痛，不知道怎樣纔可以庇護他的身子，民衆知道被楚兵窮困得沒有辦法了不得已向楚國受盟，孤與二三臣子都禁止不住，不敢不把這番情形告訴晉國。知武子派了通使官名叫子員的對答道：「鄭君有楚國討伐的戰事，也不派一個使臣來通知寡君，就此安然向楚國受盟，明明是鄭君願意這樣做的，那一個敢違背鄭君的意旨寡君就要率領諸侯在城下和鄭君相見，你鄭君自己忖量罷！」

穆姜知過 襄公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魯義公之祖母，淫於叔孫僖如，欲始往而筮之。初從居東宮之時，遇艮之八。穆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爻，凡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爲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

撰著之法，遇九爲老陽，遇六爲老陰，遇七爲少陽，遇八爲少陰，二一老變而二一少不變。史曰：是謂艮之隨。

史官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爲隨。隨其出也。言隨非謂固之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將速去也。史曰：是謂艮之隨。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乃引周易隨卦象辭，以折史之妄也。撰著之法，遇五爻變者，皆

史之對固妄，而穆元體之長也。按此下一節，與周易文言略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言，乃亨

姜亦未爲是也。元體之長也。果而用之七，元始也。於人爲首，故曰體之長也。文言體字作彖字，

嘉之會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利義之和也。利達也。義主斯制，故少於和。萬物貞事之幹也。而固

幹，故貞爲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仁卽元也。元包四德，猶仁之包五常。仁者全體不息，而

足，故貞爲事之幹也。君子有嘉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利物足以和義。傷其利，故利物足以和義也。貞固

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枝葉之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是以雖隨无咎。所以雖

而其身得无咎，今我婦人，言子罪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固在於下位也。而有不仁，亂不仁

而其身得无咎，今我婦人，言子罪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固在於下位也。而有不仁，亂不仁

行不可謂元。不可謂之元也。不靖國家。不安靖國家。而不可謂亨。不可謂之亨也。作而害身。作亂害身。而不可謂

利。不可謂之利也。棄位而姤。棄夫人之位。而與衛。不可謂貞。不可謂之貞也。有四德者。有此元亨利貞。隨而无咎。乃得

无咎我皆無之。穆姜自言無四德皆無。豈隨也哉。豈當隨也哉。我則取惡。我之為惡。能無咎乎。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言必死於此。

是宮弗得出矣。決無可速。胡致堂云。穆姜一婦耳。而能通于易若此。何乃以淫行。自累也。可見婦人之失身。萬事皆瓦裂。可不慎之哉。

【譯文】穆姜被放逐在太子東宮，這時堯逝了。最初入東宮的時候，曾用著草筮一下吉凶；遇著艮卦的二爻

得八，史官道：「本卦由艮變為隨，隨有出的意義，你一定就要出去的。」穆姜道：「沒有這個道理。周易的隨卦說：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是元首，為全體最長的，亨是亨通，有嘉美的聚會，利是順遂，有大義的和悅，貞是正固，為

萬事的根幹，體仁包括四德，足以居眾人之上，君子德行嘉美，一切行動便都能合乎禮，既使萬物有利，自然和洽

義宜能貞正而固，就同枝葉有根幹一樣，足以幹事了。但這不能誣罔的，所以雖遇了隨卦，沒有災咎。如今我這樣

一個婦人，却與叔孫僂如穢亂本來位在男子之下，竟有不仁的行為，不能說是元，不安靖國家，想除去季孟兩氏，

不能說是亨，自己作孽，害了自己的身子，不能說是利，棄了夫人的位分，做出淫姤的事來，不能說是貞，有這元亨

利貞四德的人，纔能遇了隨卦，沒有災咎，我是四德完全沒有，怎當得起隨卦呢？我又是自己作惡的，能沒有災咎

麼？一定死在這裏，不能夠出去的了！」

公子貞諫伐晉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秦之力不足以敵晉。將以伐晉。景公欲伐晉。楚子許之。楚共王許之。子囊曰：

不可。言才不可許秦。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言勢。晉君類能而使之。晉悼公隨人才之舉。

子囊楚令尹。故使乞兵於楚國。言當今言勢。楚國。晉君類能而使之。所能而任使之。舉。

不失選。所得所選才官不易方。所居之官其卿讓於善。上如爲卿則各其大夫不失守。文而爲大夫

守其士競於教。於奉！致命其庶人力於農穡。下之而爲庶民則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以

爲商賈者爲工匠者爲卑隸賤官者皆君明臣忠。爲君者克明爲臣者克忠上讓下競。尊官以禮相遜當是時也

當時晉不可敵。不可與事之而後可之而已君其圖之。君其自（類能而使一段）王曰吾既許之

矣。楚王言我既雖不及晉。雖楚之德必將出師。不可失時楚子師于武城。武城之地以爲秦

援。以與秦 張佩初云子囊論晉不可伐其爲有據而又歸重于帥之代德尤爲出

【譯文】秦景公派了士雅向楚國請求出兵相助預備討伐晉國。楚共王已經答應了。令尹子囊道：「這事行

不得。照今日的形勢，我不能和晉國相爭。晉君對於朝臣，能量才使用，所舉的都不失上選，所任命的官吏都不變

易官方。上自八卿，能向勝似自己的遜讓；其次是那些的大夫，能不失職守；再次是那些士，都儘量拿自己的學問

教化人民，下至庶人，無不努力耕種。商工阜隸安於原有職業，不想另謀他種職業。爲君的英明，爲臣的盡忠，在上

的遜讓賢才，在下的互相勉勵。當這個時候，實在不能和晉國對敵，只有事奉他纔行。你且考慮考慮！」共王道：「

我已經答應秦使了，雖然楚德不及晉國，也必須出兵。」共王把軍隊駐紮在武城地方，以作秦國的後援。

晉鄭盟于戲 襄公九年

諸侯伐鄭。去年鄭從楚，故晉人恐鄭人恐。懼晉乃行成乃與中行獻子曰：「獻子有偃也。」遂圍之。言且以

未可許以待楚人之救也。待楚兵而來而與戰之。與楚兵戰不然，無成。則楚來伐鄭，鄭人又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荀彛言且許鄭盟以敝楚人。以此疲弊楚之兵力吾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

豈惟鄭。豈惟鄭國若能休和。若諸休民之力。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何恃於鄭。於一鄭乎。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按鄭背晉從楚。其失在鄭。故有載之盟。而書而爲盟。公子驪乃欲唯禮與臨是從。鄭於是無信矣。

〔譯文〕晉悼公率領諸侯討伐鄭國，鄭人大恐，只得對晉屈服。中行獻子道：「儘管用大軍圍攻，等待楚國出兵救鄭，再和楚兵決戰，不然的話，受盟還是無效的。」知武子道：「且准許他受盟，撤兵回國，藉此疲憊楚國的兵力，我可以把上中下三軍和新軍分爲三部，加上諸侯的精銳，輪流迎戰楚兵，在我是三部兵力更番而出，不會疲憊，楚兵就不能始終維持他的實力了。這比等待着和楚兵交戰好得多。如果兩國不惜暴露屍骨，國一時快意，那是不如不戰的，一經交戰，這種大勞役不知道幾時纔得休息。君子只勞心，却能治理別人，小人勞力，反受他人治理。先王的法制是如此。」諸侯也都不願和楚國交戰，便准許鄭國議和。將要在藏邑歃血同盟的時候，晉國的士莊子準備好了載書，昭告神明道：「自今日既經同盟以後，鄭國如果不遵從晉國命令，或竟發生異心的，必受連盟的大禍！」鄭國的公子驪急趨上前，說道：「上天降禍我鄭國，使我鄭國夾在兩個大國的中間，大國不肯把德音賜給鄭國，只用武力強迫服從，使鄭國的鬼神不能歡享禮祀，人民不能安心耕種，男男女女辛苦委頓，前途毫無希望，而且沒處告訴。自今日既經同盟以後，鄭國如果不對那有禮而強盛，可以庇護我人民的國家服從命令，敢發生異心的，也必受連盟的大禍！」首偃道：「把載書改一改。」公孫舍之道：「昭告大神，設下誓言，如果可改，大國也就可以背叛了。」知武子向獻子道：「我實在沒有德政，徒然強迫人家盟誓，豈能說是有禮呢？不合禮怎麼可以做盟主？姑且定盟回國，修明德政，使士卒休息一下，然後再來，終久可以獲得鄭國真心服從，何必一定在今天，我若不修明德政，晉國人民還要背叛，豈祇一鄭國，倘能休養人民，使民心和洽，遠處的諸侯還要來歸順呢，何必單靠着鄭國？」於是用兩種載書與鄭國同盟，撤兵回國。

晉侯息民 襄公九年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二 晉侯息民

二五三

晉侯歸。鄭公伐謀所以息民。以伐鄭未得志，謀欲魏絳請施舍，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盡出積聚以貸於民也。自公以下，至于卿。苟有積者，盡出之。凡有積聚者，盡出以貸之。國無滯積，不穀之積亦無困人。亦無困而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與民同。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祈以幣更。祈以幣更，祈神則以幣更，而儀牲。賓以特牲。行賓則特用，一牲而已。器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者，不新作也。車服從給，車服從以給事，不求美也。行之期年，如此行之一年。國乃有節。晉國之事三駕，而楚不能以爭。三駕，三駕三次與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鍾伯敬曰：息民先於節愛，是為國者大經綸。

【譯文】 晉悼公討伐鄭國回來，籌劃着怎樣休息民力。魏絳建議施恩惠，取銷勞役，把國家積聚的財貨輸出來，貸給百姓，自公室以至卿大夫，凡是有積聚的，一概輸出。國內沒有滯而不散的積聚，也沒有窮困的百姓。公家不把持利益，也沒有貪心不足的百姓。求神改用幣帛，待客祇宰一牲，器物不改製新的，車馬衣服不求華美，只須可用。如此實行了一年，國事都有了節制。三次出兵，楚國再也不能和晉國爭強了。

子產焚載書襄公十公

盜殺鄭子駟。子駟，公子子耳。公孫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也，聞有盜賊。尸而攻盜於北宮。既既尸，而攻子矯帥國人助之。子矯帥國人助之，子矯即公孫蕪，帥國人助子產攻盜。盜眾盡死。無得而子孔當國。子產為載書，為盟而位序，使諸大夫以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產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子產止之，令勿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不許。曰：為書以定國。言為載書以安定國。眾怒而焚之。眾怒焚而焚其書。是眾為政也。鄭國之政國不亦難乎。

以至子產曰眾怒難犯。言衆之所怒，難木王露云子產欲焚之則曰衆怒難犯及爲政鑄刑治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言衆之所怒，不爲干犯。書而曰吾以靖國也何其與所言大相反乎大抵失在行急不行以漸寬之則庶幾自新急之則責其自經之義。專欲難成。不易有成。合二難以安國。合二不難者，危之道也。是取危亡之則責其自經之義。

不如焚書以安衆。以安定衆人之心。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衆亦得安。鄭國之衆亦得其所安。不亦可乎。言此可以專欲無成。若專一己之欲，不能成禍。犯衆興禍。犯衆興禍。子必從之。而焚其載書可也。乃焚書于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而於衆而後定。衆人見所焚書，始得安定。

【譯文】鄭國盜賊殺死了大夫子駟，子國、子耳，劫持鄭簡公進了北宮。子國的兒子子產聽得這消息，趕緊去看子國的屍體，立即向北宮攻擊盜賊，子矯帶了國人幫助，盜衆全被殺死。於是子孔代子駟擔當國政，將盟誓載在書上，使諸大夫把職位做次序，一切政治法令都聽命於子孔。大夫和諸有司官以及卿的嫡子表示反對。子孔將要誅殺他們。子產向子孔勸止，並請燒去載書。子孔不肯，說道：「制定載書是爲了安定國家的，因着衆人忿怒，就把來燒了，這是衆人共同操着鄭國的政權了，要治理國家，不就很難麼？」子產道：「衆人忿怒難干犯，獨專大欲難成就，併合了兩難去安定國家，實是自取危亡啊！不如燒掉了載書，安定衆心，你的欲望既然得遂，衆心也安定了，不是很可以麼？獨專大欲是不會成功的，干犯衆人的忿怒一定有大禍，你必須依從衆人的意思，燒掉載書。」於是把載書在倉門外燒毀了，然後衆心纔安定下來。

己亥十一年

魏絳辭樂 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慳、師觸、師蠲。鄭人欲堅專言，賴之庇鄭，故納賂焉。師歌鐘二肆，歌也。肆，死也。

十六鐘同虞為一律。言及其錡磬。鐘大鏡也。磬大磨也。鐘磬之大女樂二八。者十六人。能奏樂。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人所獻樂之半以賜之。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魏絳請和。諸以正諸華。戎。汝。我。使。得。專

力以治八年之中。自四年和戎至今。九合諸侯。五年會咸。又會城。七年會鄆。八年盟于亳。九年

諸侯。會蕭魚。凡九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享樂之。樂音洛。辭曰。魏

會蕭魚。凡九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享樂之。樂音洛。辭曰。魏

辭受夫和戎狄。言晉所以得國之福也。戎狄威服從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惡。諸侯皆無

君之靈也。君一則賴我。二三子之勞也。臣一則賴君。臣何力之有焉。皆非我功。何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抑我之所願於君者。惟欲安今日之樂。詩曰。采芣芣樂。只君子。只與旨同。謂美也。言殿

天子之邦。殿鎮也。言可以鎮撫天子之國也。殿都過反。樂只君子。樂美之德。福祿攸同。故為福祿。便蕃數也。

來。在其左右。便。亦是率從。亦於是相勸。夫樂以安。君子致樂以治。所以安。義以處之。安。則既

毘連反。蕃音煩。禮以行之。事既合宜。必有信以守之。實之心而堅守之。仁以厲之。厚之化飾。厲風俗。而後

有以殿邦國。如此而後可以鎮同福祿。可使福來遠人。便蕃左右。所謂樂也。言非徒金石而已也。書

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今日之安。當思則有備。能知所慮。則有備無患。則無可患之事。敢以

此規。敢以此言。安不忘危。公曰。子之教。悼公答言。汝敢不承命。承汝之命。抑微子。微無也。前此若

寡人無以待戎。接納諸戎。不能濟河。而南爭鄭。夫賞而必賞。國之典也。此乃國家之典也。藏。在盟府。此賞

器。藏於司。不可廢也。豈有國典。子其受之。此賞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命謂鐘也。禮也。

禮大夫有。鍾伯敬曰：悼公以樂賜魏絳，而魏絳固辭，辭之而誠固與功乃賜樂。之其於賞功居功之道，皆得之矣。君臣之賢可想哉。

〔譯文〕鄭人爲了博取晉悼公的歡心，獻上樂師名叫慳、觸、鐻的三個人，節歌的鐘二列，共三十二鐘，以及稱爲鐻的大鐘和大磬，又有能奏樂的美女二十八人。悼公分了一半賜給魏絳，說道：「你教我與諸戎狄和好，專力糾正中國的諸侯，在這八年裏面，九次會合諸侯，如音樂一樣的互相應和，沒有不諧和的，這回請與你共同快樂一下。」魏絳辭謝道：「那戎狄來與晉國和好，乃是國家有福，戎狄所以服從；在這八年裏面，九次會合諸侯，諸侯都不生惡意，乃是君上的威靈和衆臣的勞績，我有什麼功呢？不過我却願君上在安於今日快樂的時候，思念到永遠保持。詩小雅采芣篇上說：『樂美的君子，可以鎮撫天子的邦國；君子樂美，所以福祿同歸，遠處的人不斷地到左右來，大家相率服從。』講到音樂，君子是用它治心，安和心德的心德，既安，處事就都合宜，再用禮節去推行，用誠信去堅守，用仁厚去飭厲風俗，然後便可以鎮撫天子的邦國，福祿同歸，使遠處的人不斷地到左右來，這纔是所謂音樂的真正意義。書經上說：『在安逸時候想到將來有什麼危險，能這樣想就會有準備，有準備就不愁有危險了。』我敢拿這點意思規勸君上。」悼公道：「你教我的話，我不敢不聽，但如不是你，我不致對戎狄和好，也就不能渡河和楚國爭奪鄭國。賞賜是國家的典則，賞賜的典策藏在盟府裏，不能廢除的，你總得接受我的賞賜。」於是魏絳從這時起，纔有金鐘石磬的音樂，原是應有的禮啊。

辛丑十三年吳子諸

晉諸將相讓襄公十三年

荀彘士魴卒。二人皆晉卿。荀彘中軍帥。晉侯使士匄將中軍。士匄范宣子也。辭曰：伯游長。士匄辭以荀偃將中軍之讓。士匄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以代荀彘。辭以趙武。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復讓趙武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讓趙武君其聽之欲韓公從己之請使趙武將

上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位如樂廩將下軍亦如魏絳佐之晉國之民范宣

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所以諸侯睦睦言禮以辭讓為主也晉

子讓士句先讓荀其下皆讓所以其下諸樂廩為汰難以其讓之汰侈不弗敢違也亦讓韓起晉國

以平晉國之民數世賴之數世之後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句之讓一人刑善一人以善而百

姓休和則百姓化之皆可不務乎為刑善為務乎刑書曰刑書云一人有慶天子刑善兆民賴之下

之民皆依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言士句之讓周之興也文王與其詩曰大

儀刑文王儀善也詩言萬邦作孚故為萬國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及至周衰其

詩曰山之篇大夫不均夫勞逸不均我從事獨賢我所以特從王事言不讓也自云己賢世

之治也天下治安之時君子尚能而讓其下有才能者在下位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小民則

以事在上是以上下有禮君子讓下小人而讒慝黜遠為讓隱者由不爭也由

上下不爭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天下危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功在上之君子則自稱己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在下之小人則自矜其是以上下無禮君子加小人亂虐並生上

虛而下由爭善也蓋由上下不讓謂之昏德國家之敝國家所以恆必由之其始常由於

形吳元行曰發明誦德以爭字相利害曉然亦有可玩之處

【譯文】晉國的中軍帥荀偃，下軍佐士魴同時死了，悼公任命士匄爲中軍帥。士匄辭謝道：「伯游年長啊！於是悼公改任荀偃爲中軍帥，士匄爲中軍佐，派韓起統率上軍，韓起辭讓趙武。悼公又改任欒黶也辭謝道：「臣的才力不如韓起，韓起還願趙武的職位在他之上，君上該聽從他的請求。」悼公便任命趙武統率上軍，韓起仍爲上軍佐，欒黶統率下軍，魏絳升任下軍佐。晉國人民因而大大地和洽，諸侯也都親睦了。君子說道：「讓是禮的主要，范宣子士匄先讓，以下的幾個人也都讓，欒黶的爲人雖汰侈，却也不敢違反，晉國因而和平，數世以後還可依賴着，士匄真是能把善德叫人效法了！一個人把善德叫人效法，百姓便能同化，獲致休美和平，在上的人可倚不從這方面做去麼？周書呂刑篇上說：『天子一人把善德叫人效法，有了福慶，百萬人民都倚賴着，所以國家能長久安寧。』士匄也足以當得起罷？周朝崛興的時候，詩大雅文王篇上說：『文王用善法，萬國信乎。』就是說文王把善德叫人效法啊！等到衰微時代，詩小雅北山篇上說：『役使大夫勞逸不均，只有我替王室做事，一個人獨賢。』這就是說不能讓啊！天下承平時，君子尊重有才能的人，雖那人在下位，也要讓給他，小人盡力耕種，事奉在上的君子，所以上下都有禮儀，讓，人惡人就同被驅逐一樣的避得遠遠的，這是由於上下不爭的緣故，可說是懿美有德的世界。天下危亂時，君子稱道自己的功勞，陵迫小人，小人誇耀自己的技藝，侵侮君子，所以上下都沒有禮儀，虐政和作亂一齊發生，這是由於上下都自己爲不錯的緣故，可說是昏暗無德的世界。國家所以敗壞，往往因了這個緣故呢！」

壬寅十四年魏康王元年

師曠論衛出君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樂師名曠侍晉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言衛人逐衛公。不亦甚乎？以臣逐君，不太甚乎。對曰：或者其

以諫。所謂百工正月孟春。夏正建於是乎有之。有道人衛諫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度。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生民而立之君。爲愛其民也。所以其愛其民也。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天豈肯使爲之君者。以從其淫。

○從音孽。而棄天地之性。怨人君不能司敬。故肆淫。必不然矣。言天意必不如此。○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致懼君心。與孟子之討爲獨夫。君

此語意尤極也。○林非聲云師曠此段議論。足以懲懼君心耳。

【釋文】晉樂師名叫曠的侍立在悼公身邊。悼公道：「衛人竟把國君逐出，不是太甚了麼？」師曠答道：「或者先由衛君太甚也說不定。賢良的國君當獎賞善人，懲罰惡人，養百姓如養子女，庇護百姓如上面有天的覆蓋萬物，如下面有地的容載萬物，那麼，百姓事奉國君，就愛慕如同父母，仰望如同日月，尊敬如同神明，畏懼如同雷霆，運肯把國君逐出麼？本來，一國的有君，是爲了奉祭祀，做神明的宗主，同時對百姓施給恩惠，滿足百姓希望的。如果做了國君，却使百姓困苦，空有神明，不去祭祀，百姓的希望斷絕，社稷沒有主宰，也就用不着有這個國君，不願逐他做什麼？天生下百姓來，必立一個君長，使他管理教養百姓，叫百姓不要失去性情的純正。而且有了國君，就有卿佐爲副貳，做國君的師保，不使國君越過一定的常度，所以天子有三公，諸侯有卿佐，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宗子的副貳，士有講習的朋友，庶人作工的，皁隸和牧養牛馬的，都有親愛敬信的人，互相輔助。在上的有善德，便宣揚出來，有錯誤，便矯正過來，有惡難，便加以解救，有違失，便加以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補救政事的錯誤，監察政事的得失。又有史官記錄善惡，替喉作詩諷刺，樂工歌着箴諫的歌辭，大夫規勸誨導，士可以由大夫傳達諫言，庶人在道路互相議論，商人在市廛中陳列不正的器物爲諫，百工各獻所執的藝事爲諫，所以及者，胤征篇上說：『行令的官搖着木鐸，在路上徵求歌謠，官師大夫自相規正，百工各獻所執的藝事爲諫，在正月孟春的時候，便有這徵求歌謠的舉動，是爲着防免人君失了常度，徵求直諫啊。』上天對百姓真是愛惜。」

得很，那裏是使一個人在百姓上面放肆，任意淫惡，棄絕天地愛惜百姓的心性呢？必然不會如此的。」

癸卯十五年。是歲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

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宋國或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樂也。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言我以此示能治玉者。玉人以

爲寶也。故敢獻之。此爲獻以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言我以無所貪取。斯之爲寶。爾以玉爲寶。玉爲寶。若以與

我。玉雖我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失玉。皆喪其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得玉者。稽首而告。言我小人也。稽首而告曰：「

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一不可以越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得玉者稽首而告諸子罕。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一不可以越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得玉者稽首而告諸子罕。

罕實諸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實諸所居之里。使玉人爲之攻之。使治玉者爲盜所訐。納此以請死也。能免我死也。子罕

李九我云：子罕之安置獻玉人。可謂得其道矣。不貪廉也。使攻義也。使富仁也。後世如楊震之暮夜卻金。庶幾似之。

【譯文】宋國有個人得到一塊玉，把來獻給子罕，子罕不收受。獻玉的人道：「我曾給治玉的人看過，治玉的人認爲是寶物，我纔敢獻上來。」子罕道：「我是把不貪認做寶物的，你却把這塊玉認做寶物，如果你給了我，你

和我都喪失了寶物，不如各人保全着各人的寶物。」獻玉的人頓首至地，哀告道：「小人藏了這塊玉，就不能走

過一鄉，所以獻上來，免得我被盜賊殺死。」子罕便將獻玉的人安頓在自己所住的里巷中，叫一個治玉的人替

他攻治，使他賣了玉，成爲富人，然後着他回到家鄉裏去。

6



]